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二十七輯
沈雲龍 主編

小航文存

王照 著

文海出版社印行

小航文存

庚午仲夏開雕

WE175/06

胡適之先生序

去年九月、我來到北平借住在大羊宜賓胡同任叔永家中。十月八日有一位白頭老人來訪、我不在寓、他留下一大包文字、並寫了一張短條子留給我。我看了他的字條、才知道他是三十多年前的革新志士、官話字母的創始人王小航先生照。我久想見見這位老先生。想不到他先來看我了。第二天、我把他留下的文稿都讀完了、才又知道這位七十二歲的老新黨、在思想上、還是我的一个新同志。他在

雜誌上見着梁漱溟先生和我辯論的文字、他對我表示同情、所以特地來看我。我得着他的贊許、眞是受寵若驚的了。

第三天、我到水東草堂去看王先生、暢談了一次。我記得他很沉痛的說、中國之大、竟尋不出幾個明白的人、可歎可歎。我回來想想、下面沒有普及教育、上面沒有高等教育、明白的人難道能從半空裏掉下來。然而平心說來、國中明白的人也並非完全沒有。只因爲他們都太聰明了、都把利害看的太明

白了、所以他們都不肯出頭來做傻子說老實話。這個國家吃虧就在缺少一些敢說老實話的大傻子。

王小航先生就是一个肯說老實話的傻子。他在賢者之責一篇的末段有這八个字、

朋友朋友、說眞的吧、

我去年十月讀了這八个字、精神上受着很大的感動。這八个字可以代表王先生四十年來的精神、也可以代表王先生這四卷文存的精神。讀這四卷文字的人儘可以不贊成王先生的思想、但總應該對

他這點敢說眞話的精神表示深重的敬禮。

說眞的吧、這四个字看來很平常、其實最不容易。必須有古人說的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方才敢說眞話。在今日的社會、這三个條件之外、必須還要加上一个更重要的條件、就是要時髦不能動。多少聰明人不辭貧賤、不慕富貴、不怕威權、只不能打破這一个關頭、只怕人笑他們落伍。只此不甘落伍的一个念頭、就可以叫他們努力學時髦而不肯說眞話。王先生說的最好、

時髦但圖聳聽、鼓怒浪於平流。自信日深、認假語爲眞理。

其初不過是想博得台下幾聲拍掌、但久而久之、自已麻醉了自己、也就會認時髦爲眞理了

王先生在戊戌六月、在拳匪之禍爆發之前兩年、即已提倡「國人知能遠遜彼族、議論浮僞萬難圖存」的反省議論。庚子亂後、他還是奉旨嚴拿的欽犯、他躲在天津、創作官話字母、想替中國造出一種普及教育的利器。他冒生命的危險、到處宣傳他的拼

音新字。後來他被捕入獄兩月餘、釋放後仍繼續宣傳新字、到了民國元年、他在上海發表「救亡以教育爲主腦論」、主張教育之要旨在於使人人有生活上必須之知識、主張教育是政治的主腦、而一切財政外交邊防等等都只是所以維持國家而使這教育主義可以實現的工具。到了民國十九年、他作實心救國不暇張大其詞一文、仍只是主張根本之計在於普及教育。這都像是老生常談、都是時髦人不屑談的話。但王先生問我們、

天下事那有捷徑。

我們試聽他老人家講一段故事、

戊戌年、余與老康(有爲)講論、即言、、、、、、我看止有盡力多立學堂、漸漸擴充風氣一天一天的改變、再行一切新政。老康說、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這條道如何來的及。迄今三十二年矣。來得及、來不及、是不貼題的話。

我盼望全國的愛國君子想想這幾句很平凡的眞話、想想這位三十餘年拙論不離普及教育一語的

老新黨、再問問我們的政府諸公、究竟我們還得等候幾十年才可有普及教育。

民國二十年五月三十一夜胡適敬序

附胡先生來書

小航先生　大示敬悉。匆匆草成小序、鈔呈

斧政。不知可用否。

大集中以文字論當以行脚山東記爲最佳、必傳無疑。以史料論、此篇之外、尚有戊戌二摺字母各篇及書後一篇、及答丁文江書等篇、皆是歷史原料、關係甚大。拙序止論

先生的思想大旨、不能徧論諸篇、甚爲歉然、匆匆

敬問

安好。

胡適敬上

自序

小航生平認文字爲人生應用之物。不認世間有文章之名。故除在前清考試外、凡所抒寫、皆無文之見存。今老矣。更不暇飾爲文人。茲編名曰文存。非文章之謂也。不過曰在小航餘稿中、以此爲文話之文一類耳。然此編中、對皇帝奏章、尚有殺鬼子語。而皇帝不怪之。爲廉孝子作傳、尚有爸爸喫飯哪語。孝子家屬印行之。而當時首揆靳雲鵬贈廉孝子詩、即采爸爸喫入句中。皆若忘其字之鄙俚何也。誠以文字應

用必須恰合情事之眞。既欲揭土匪情狀。傳孝子口吻。則殺鬼子爸爸喫飯等句。萬不容代以文言致成紙上文章。故直書如此、乃足以激動人心耳。此可爲知者道。難爲文人言也。此所以爲小航之文、不過藉以存其文中之事。非敢自居爲文也。庚午仲夏王小航自叙於水東艸堂。

余半生奔走流離。何暇存文稿。暮年無事。乃搜羅陳蹟。得若干篇。不忍盡棄。簡擇錄存。知不足貢獻於世。聊以自爲紀念耳。小航又誌

小航文存卷首

寧河王小航原名照著

總目錄

首卷目錄

戊戌禮部代遞摺
劾張蔭桓摺
庚子山東行腳記
庚子創造官話合聲字母原序
摘錄官話字母癸卯再版凡例十一條

脣舌齒腭小舌與喉相助成音圖
六者相助成音表
錄官話字母原書用法各條
書摘錄官話字母原書各篇後
附錄勞玉初致讀音統一會意見書
致資政院江議員書
救亡以教育爲主腦論民元在滬原印時名續讐國論

卷二目錄

京畿河道善後意見書

屯田議

書昌黎諱辨後附類記一則

書東坡晁錯論後

致徐總統書

勸王聘卿勿上台書

論三綱不可廢

古來女子軍事序

楊琴亭女士告同鄉女界書代作

復楊雲史書

識金剛經後
跋倫哲如家語疏證提要 增致王晉卿書一篇

卷三目錄

廉孝子傳
處士欒印心先生墓誌銘
歸鼎伯烈士墓誌銘
何叔甫母壽序 附記銅鏃
姚郅庵先生九旬壽序
追記大森觀梅

復江翊雲轉謝丁在均書
李彰九事略
選定彰九文稿序
跋彰九文稿
提示某青年
致閻錫山書
致梁漱溟各篇總序
示漱溟第一篇
示漱溟第二篇

示漱溟第三篇
示漱溟第四篇
示漱溟第五篇
補書致漱溟各篇餘義
曆法平議附記二則
卷四目錄全卷皆係致李石曾書分爲兩封
致石曾第一册前另束
第一册十二章之總序
第一册各章

右各篇爲第一封。就近面託姚同宜女士（石曾之夫人）轉交之。且言明尚有第二封。尤爲切要。乃石曾擱置近百日。至其二次南去。始由姚女士加箋送還。箋曰。此封石曾已讀過。今倉猝南去。臨行屬遵命送還云云。余見其已無虛心聽受之意。故第二封不復寄示。然諸篇原非爲石曾個人而作。故並刊於後。而不改對石曾之語氣。從吾便也。

事實舉隅

根本錯誤
誣指退化為進化
應先求能比現代國家
一孔之見
誤恨錢幣
人情外無政治
豈有目無社會原狀之政治家
將來之禍烈於蘇俄
原有民德不可抹煞

中山先生平腳不平頭一圖最宜體會

不澈底覺悟必難挽救

實心救國不暇張大其詞

三十年來、耳食者動云王照參倒六堂其實余本應詔陳言而堂官違詔擱置月餘余面詰其抗旨之理由許應騤羞憤乃具摺劾余其中發很之語曰請聖駕游外洋安知非包藏禍心臣等若貿然代奏他日倘有意外則王照之肉其足食乎故 德宗震怒當日立發上

戊戌六月禮部代遞奏稿

爲朦混拘牽難行新政請布綸言以祛眾惑廣慈訓以定眾志設教部以釋眾疑併摺呈請代奏仰祈聖鑒事　竊自本年四月奉上諭明定國是以來每有諭旨有識者莫不歡躍以爲天相中國牖啟聖聰四萬萬臣民福命未絕即西人寓此者對中國人喜形於色脫帽頂祝曰貴國皇上如此英明爲目前各國元首所少有惟俄國昔年之大彼得第一彷彿相同此臣所親聞非諛詞也惟兩月以來皇上振厲志在

諭有朕心
自有權衡
無庸該尙
書等總覩
過慮語至
抗旨不奏
及具摺參
余皆許應
緊一人所
爲懷塔布
原以內務
府大臣兼
禮部堂官
到部特甚
稀在他處
畫稿而不
閱稿陡聞
革職出淤
日我並未
見人家的
摺子說的
什麽話跟
他們一同
革職寬不
寬其餘四
侍郎亦不

風行而諸臣遷就彌縫陰怙舊習上以誠感下以僞應其號稱持正者相與欷歔歎息詛呪聖躬而衆人習聽不以爲非若不早令憬悟恐皇上力愈奮而勢益孤矣謹陳轉移觀聽之法以備采用　一請旨宣示削亡之禍已在目前竭力挽回猶恐不及勿空言萬全以貽誤也甲午以前我國之力已不足立於羣雄之間所以暫容作大者賴羣雄適互嫉耳自俄路東指英人束手日人乃急發難我國既受大挫而大臣不悟反欲倚俄益致列國生心自去冬以來環迭

以抗有爲然。但不敢違許應騤之意。梁啟超於清議報之揑造。余相語之外。更揑造事端。專罪懷塔布。而後生皆信之。

先是英人欲以水師屯巨文島。意在防俄人之吞朝鮮。而中國不許。甲午之戰。日本人實因我國窴頑。眼看西比利亞鐵路將成。大禍在即。追而出

進攘。未嘗歇手。夫西人雖在攻戰之際。亦盤敦從容。況對於我國、已無須攻戰。而諸大臣、則以爲目無烽燧、耳無鼓鼙。前此小有損失。事已過矣。樂得貌爲鎮定。謂改舊章爲傷元氣。謂倡新政爲啟亂萌。以空談正學術爲純臣。以大言輕外夷爲良將。狂瞽之論。不知紀極、今到處亂民滋事、無不託言殺鬼子者。士大夫反稱之曰義民。謂此爲中國之元氣。實則外人割要害、吸膏髓、我皇上一人自痛之。而所謂純臣良將義民者。仍舊妄自誇大、以爲無若我何。而未覺其痛

此也乃李文忠及在朝諸公不恨俄而專恨日往事已矣至今我國多數人執迷更甚於昔豈天佑俄人故奪我國人之魄歟

日手一編之新舊書生但知義和團起於庚子不知北省徧地久已徧育蝗蛹至載漪剛毅始扇令大起也更有理想家謂因康党變法所激而出

也。此其受病。譬若痰熱狂叫。必以涼劑平之。使其先有感覺。然後可施培養。然後可望健壯。今日於彼此優劣。勿再諱言。應令國人皆曉然於强弱之分。自有根源。各國士農工商人人講習之功。非一朝一夕之故。必難以一時之策略。妄希淩駕。此涼劑之謂也。夫各國視我內容。久已洞若觀火。我何必掩耳盜鈴。苟不於此顯揭劣敗之由。此等僞純臣僞良將僞義民。在在掣皇上之肘。以致變法無效。迫目見國旗之換。若輩始知滅亡必且死而不悟。仍歸咎於皇上之變

義和團尤其不通天下大事如是之易於忽現耶我國人尤無此銳敏之力也。

是時荷蘭爲女主西班牙母后垂簾余故云然

法。縱有一二警覺亦已遲矣。擬請降旨剴切揭示國人、知能、違逐、彼族、議論浮僞、萬難圖存、令地方官刊印徧佈。俾人人知危急存亡。朝廷苦心挽救。庶海內從風。反求諸已。不爲浮囂所惑。此轉移之術一也。

一請皇上奉皇太后聖駕巡幸中外、以益光榮而定趨向也。自中外交通。我皇太后聽政三十年。憂勞備至。所有變通之端。皇上繼之。實皆由皇太后開之。與維多利亞東西媲美。非荷西諸女主所能並論。惟因諸臣奉行不力。致勞我皇上今日之奮厲。而皇太后

自翁同龢黜後大臣抗命者皆陰恃太后然太后先年原喜變法此朕因不得干政激而陰結頑固諸老實不過爲權利之計耳余爲皇上計仍以變法之名歸諸太后則皇上之志可伸頑固黨失其倚頓矣而張蔭桓之爲皇上謀與此意相反南海祖張謂撤簾已久之太

起衰振靡之夙志久已表著於中外矣今者合萬國之歡心以隆孝養正宜奉慈駕遊歷鄰邦藉以考證得失決定從違應自日本始中日匹敵禮教相同日主日后佐我皇上以捧觴上壽不啻姪男女歡洽何如淺見者必以先往爲降尊抑知各國習慣不以往來先後判尊卑今世各國英俄最大前者各國遣使賀俄加冕俄主乃即躬蒞同洲各邦不以過恭爲嫌英主每歲避暑至法不聞有關榮辱俗儒之見不值一辨也又西洋國主或隨意偶遊街市百姓見之不

后不容再出且清朝不許朝臣言及宮闈犯者死罪雖調和亦不容出口余仰梗在喉非言不可故假借遊歷外邦之大題目出此架空之論語氣所壯似不在兩宮嫌釁之事言者無罪而調和之術行乎其中矣余不苦心時人之解妄謂欲有陰謀中借外勢以制太后又

過脫帽爲禮以表愛敬或兩君相會億兆夾道歡呼而不之禁此我皇上入鄰境不必獨異者也即在我國境內亦宜力祛舊習近世凡有巡幸地方官先期飭令御路所經城市鎮村將廟宇民舍修葺完美以壯觀瞻夫古之天子巡狩陳詩納賈就問百年惟恐不得周知民間實狀今乃以閉目塞耳爲官吏之効忠警蹕之本意果如是乎擬請皇上先稟命於皇太后特下明詔以後鑾輿所經勿得修飾隱匿斯境內境外眞象悉呈興敗之機旣著得失之故可思矣然

或謂秘結聯日拒俄之約皆不啻小孩語也嗟呼時機去矣德宗往矣風塵中有無解人又何足輕重乎

後體皇太后之意以變法善則稱親以孝治鎮服天下天下孰敢持異議此轉移之術二也　一請專設教部以重宗教而袪糾紛也近來談時務者特標明西法不外儒書意在衛道就理論而言固可通也乃至拘文牽義攘臂而爭欲專就儒書取人才如科場新章必就第三場經藝如額取中夫前二場政藝各科所選之人平日功力層累繁重亦甚難矣乃入選之後三分黜二使多數用功有得之人不得自効以後志士灰心必致羣騖於空疏之文章一如曩日矣

是時英國以女主維多利亞兼充耶蘇教會總監督其爲至高無上可知然學堂別爲一統係

夫孔子之道無所不包而德行與政藝亦各占科目相貫而不相揜相通而不相混譬如醫理遍身之知覺運動皆由腦筋固也而教醫者倘專務理論令弟子之學治手足胸背臟腑牙骨之疾者皆於腦求之是不啻廢醫術而已矣夫西人之尊奉耶教也亦恆謂一切有用之學皆以其教爲本亦非虛誕也而其分職也則有特設之教會總監督焉所以握人心風俗之大原全國之分監督及教會教堂隸之與學部無涉而學部所統則爲各等學堂除禮拜日外每日

今俄羅斯教學並廢中國人效之更不屑法西人矣

朝夕雖亦頌偈祈禱而自以學科爲重其不設教會監督之國教與學統於一大部而仍各爲統系分治而不相牽混人人在教中亦人人在學中而教與學仍爲兩事今請以西人敬教之法尊我孔子之教以西人勸學之法與我中國之學特設教部就翰林院爲教部署以年高之大學士統之輔以翰詹各官專以討論經術維繫綱常各省督以學政改名曰教政佐以教職各邑各鄉增設明倫堂領以師儒聚講儒書生徒之外許人旁聽立之期會令鄉老族長書其

是時尚狃於育才之習語。不以諭進民衆知識爲言。甚可笑也。擢用器使等語。尤爲淺陋。教育之重要。豈在備官材乎。水東自許。

品行之優者具結上陳。教官覆核之。由教政考以四書各經經義。每州縣拔取數人以至二三十人。統名爲優行生。以備用爲教官。並備學部咨取用作學堂之國文教習。表以章服。樹之風聲。此教部之專責。無難陸續奏請擴充者也。至學部專轄各等學堂。企入專門。亦自博大精深。層累而上。應許各就所學較優劣。若學堂之學生有曾爲優行生者。格外加以榮銜。儘先擢用。其餘因材器使。不以文字之短而黜廢。此學部之專責。以實用爲重者也。兩部之事相輔而行。

其報紙已作焦色觸手破裂仲遠護而存之可感也

不相牽掣庶乎道可衛而學可興矣此轉移之術三也倘蒙采納施行則疑惑祛除然後新政遞頒概無阻滯矣謹奏

此稿余久已不存相隔幾三十年文冗不能全記今孔教會長陳仲遠兄以所剪留當年之廣州報紙借我觀讀恍如隔世詞多蕪雜出自故我之手不堪入今我之目然其大意不謬其志事尤可悲矣故謄而存之其首段豫防愚民之頑梗二段陰弭宮闈之變亂三段默化徐桐等偽儒之反側皆

戊戌政變內容十有六七皆爭利爭權之事假政見以濟之根不堅實故易成惡果

鍼對當日之事機隱爲補救似緩而實急者也區區用意與康南海小有不同故雖蒙聖恩嘉獎竟無所補今鼎革之後更不必辨矣丙寅仲夏追誌於水東草堂

又按是時　德宗親信之臣以張蔭桓爲第一其爲人最好貪嘗獨吞洋債回扣是春太后命抄其家產懿旨已出蔭桓求慶王急進奉十五萬得以收回查抄之命故蔭桓與太后勢不兩立南海偏信蔭桓之言一日余謂南海曰太后本是好名之人若皇上極力尊奉善則歸親家庭間雖有小小

嫌隙。何至不可感化。南海不悅曰。小航兄。你對於令弟感化之術何如。乃欲責皇上耶。余不復辨。丙寅

又記

戊戌七月劾張蔭桓稿

爲私罪被革之員蒙混列保。請旨辦理事。　竊臣近閱邸抄。恭讀二十日上諭。張蔭桓另片奏保已革山東濟東泰武臨道張上達、山東候補道黃璣、降補通判臨淸州知州陶錫祺、均著開復原官原銜發往山東河工、交張汝梅差遣委用。俟此次河工事竣。由該撫給咨送部引見。欽此。臣不勝駭異。緣張上達、黃璣、皆人所共知劣迹昭著者也。伏查光緒二十年十一月十五日　上諭李秉衡奏參庸劣不職各員一摺。

水東

山東候補道黃璣攬權納賄聲名狼籍著即行革職欽此又光緒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 上諭李秉衡奏參開缺道員張上達請旨嚴懲等語開缺山東濟東泰武臨道張上達前充河工總辨憑權藉勢賄賂公行屬員求得差委拜認師生購買樁料等項任意尅扣若不予以嚴懲無以挽回積習張上達著即行革職以示懲儆該部知道欽此又查李秉衡原參摺於張上達朋比分贓言之尤晰自悔受其蒙蔽聲明其小有才大吏易受其欺逆料將來必鑽營回東

此段辭氣非遇英明之主必以誹謗罪之矣

臣竊維李秉衡廉明清正詳於察吏精於綜覈歷官各省人無閒言但於中外交涉事宜非其所長守舊之流妄事標榜誠爲太過而李秉衡所參貪吏尚未有誤張蔭桓役志於聲色貨利爲外人所輕笑於洋務僅識皮毛今乘 皇上日不暇給之時蒙混保此劣迹昭著之員卽行開復前此上諭具在使天下人疑 皇上講求新政遂翻然於用人之際不論賢奸不別貪廉從此中人之志節皆隳仕途之痼習愈深張蔭桓苟知時務不應有此其如何懲戒之處出自

當日舊黨疑我爲康黨。而康黨疑我爲舊黨。

聖裁。臣受　皇上破格之恩。死無以報。既有所見。不敢不言。伏乞　皇上聖鑒。謹奏。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右稿余亦不存。今歲奉天梁素文觀察。以金五十元由故宮善後管理處買得此原摺。託樂亭武向臣屬余題識。余既跋之。小兒守恆又謄留摺稿。茲依守恆所謄覆錄一過。守恆已歿百餘日矣。丙寅仲冬小航揮淚記。

附錄爲梁君跋語

今之燕冀大學即此八旗奉直小學由南橫街遷入直隸會館繼續而成者也是爲京師各校資格最老者

右摺確係戊戌七月余劾張蔭桓之原件今隔二十八年矣新民梁素文觀察勤搜掌故以五十金、於故宮紙堆中選購此摺賁以錦裝玉軸託余友樂亭武向臣持來屬爲題識展閱之下愴然集感、不可爲懷憶余自戊戌正月創辦八旗奉直第一號小學堂種種勞怨無可告語六月以後肝肺兩傷喘嗽甚劇不能自作小楷前後呈牘奏章皆屬他友繕寫獨此摺確記係託蔣惺父太史代繕今字跡宛然不誤也按是時張蔭桓蒙眷最隆雖不

入樞府而朝夕不時得參密勿、權在軍機王大臣
以上康先生與蔭桓至厚。聞余調查賄保張上達
案甚亟。特來阻止。曰樵野是皇上的人。不可參也。
余曰不見得。他是皇上的人。他敗壞皇上的聲名、
我就看他是皇上的讐人。今設如珍妃瑾妃賣缺。
我也必參他。及此摺上。蔭桓蓋已先佈置。另旨著
山東巡撫張汝梅查明覆奏。欽此。於張蔭桓不應
奏請一層、不置可否。其實張上達等賄保、本由張
汝梅轉託。令汝梅覆奏、其結果實與令蔭桓覆奏

無異矣。其明年、余在日本閱報。得悉李文忠公奉
旨赴山東查勘河工。卒將張上達黃璣嚴參革職。張汝梅旋亦休致。兩李公雖新舊異派。而鷹鸇之逐有同情焉。丙寅大暑日王照追記於水東艸堂。

行脚山東記依華北書局初印 時常稷生之圈點

庚子陰歷四月二十一日晚過威海至烟台口占一偈曰

繞岸寒濤泣海風　亂山峯落夕陽紅

晚來舟泊芝罘港　又聽笙歌醉夢中

投日本人所設之旅館對吾國人自稱臺灣和尚有招遠縣歲貢生叢姓於一舍中設帳以中語教日人聽其音曰居有樣有視其書曰猪肉羊肉先生課罷向和尚施禮叩里居謂和尚曰日本國甚好爾爲臺

灣人、已屬日本、今來中國何事、和尚曰、我是中國人、心戀中國、不願爲日本僧、聞山東多名山、故欲尋一佳處、且小住耳、老貢生起敬曰、大師父駐錫山東甚好、此去山南十五里、有竹林寺、廟產甚富、可駐之、和尚曰、我將先游泰山、貢生曰、泰山去此有一千三四百里之遠、而且廟會已過、和尚曰、貧僧不趕廟會、一千餘里甚近耳、貢生咋舌、又曰、和尚心戀中國、此來盼中國興旺乎、和尚曰、善哉善哉、但貧僧不知時事、祇知念佛耳、若中國　大皇帝信佛、必興旺、貢生曰、

唉、 皇帝不信、 皇太后聖明信佛的很、和尙曰善哉善哉、時和尙所服、乃日本僧衣腰以下有襞褶、談次託貢生代做一 中國式麻布大衫、貢生先索錢五元、允三日做成、遲六七日、屢催未得。聞人言貢生吸鴉片貧甚、乃尋至貢生家、小婢延入、見貢生與其妻、雙管諧吹。其妻蓬首垢面、似永不梳洗者、和尙求其速爲製成、加給二元、又期三日、街市塵穢、居久悶甚、時團匪之亂、已有消息、一日於旅館遇一劉姓典史、高談雄辯、意似對台灣人自炫才華、其言曰妙峯山

四月十八凍死百餘人其兆甚凶光緒皇帝前年信用康有爲無故的要變法我們中國鐵桶的江山叫他鬧壞了和尙問曰康有爲何人典史曰謀篡位者也和尙問康有爲何官曰主事也和尙問主事之權其大何如典史曰非也保康有爲者有多少大官耳和尙曰余嘗聽山西梆子腔二進宮等戲文於保不保三致意焉康有爲何人竟得如許之保乎典史曰然也和尙曰今康有爲巳殺否曰未也逃跑耳和尙曰今朝中大臣尙有奸者乎曰無矣剛榮二中堂皆

忠臣和尚曰阿彌陀佛中國即將興矣。典史方再有言和尚則合眼擊木魚高聲誦經咒矣又一日於旅客手中見膠澳新約細圖始知租界百里乃係以青島爲中點周環皆距中點百里實圓周六百餘里海陸面積三萬餘方里無何貢生送衫來即日服之西行凡皮袋等物皆不敢攜恐因洋貨致禍也惟肩布包二木魚一雨傘一手持朱漆鐵如意一柄九十里宿海岸夜見海中有光閃閃英軍艦防夜之電鏡也二日行百八十里至登州是日端午出北門過水城

登蓬萊閣水城中皆船塢前明屯水師防倭處閣踞城北山上渤海諸島嶼列眼底如沼如樽閣下爲道觀院中有碑某翰林書鋪張乙未正月鎮將夏辛酉防守之功大致謂倭連日若何來攻官軍若何回擊倭敗遁不敢再攻登州云云按是時撫帥駐濰縣日人得遼南半島後分兵專注威海陸軍由榮城登岸以掎其背慮大兵來救知中國地方官功罪在名城不在要地故遣艦於海中向登州虛擊一炮則撫帥必以全力備登州不暇東救而丁戴諸帥之援絕矣

視中國大帥如小兒隨所戲弄無不如志日人破威海毀而棄之海面縱橫無囘顧憂仍併力專向遼榆制京畿死命而求無不遂矣區區登州何用有如許攻戰之事哉書生論武往往膈膜如是和尙讀碑但曰阿彌陀佛明日由登州西行上下崎嶇每數十步坐地喘息荒山如亂塚寸草不生於山頂望見輪船之烟日色悽慘海風凜烈又占一偈曰

傷心禹域舊山河　獵獵寒風海岸過
行李兩肩天壓重　萬山影裏一頭陀

行約三十里過一小村路出澗濱白沙綠樹時見山花數折出山入平野疲甚卧地以雨傘遮風風大傘破棄之復行向村僮乞水酬以錢僮不受和尚贊歎晚宿村店屋中堆馬糞蚤聞客來爭集膚上其數多於毛孔蓋輪噬之徹夜不能合眼也明旦行至黃縣去登州僅六十里黃縣城中多杆斗其太史第匾額有王錫蕃和尚之舊友也和尚問店主王錫蕃何人店主曰官侍郎因誤保康有爲而革職人却不錯今居濟南和尚足腫破自黃縣附商貨車西行五日四

百五十里至濰縣、所經萊州府昌邑縣等城、招遠平度掖等州縣境、山川景物和尙皆不記憶、惟記萊州近處有一村、多賣硯石者、其街談巷議、大抵不外天滅洋人、李鴻章賣江山、光緒爺奉教、袁世凱造反、康有爲封六國聖人之類、和尙嘗聞大人先生言民心可恃、卽指此也、更有言康有爲帶六國兵來、現在僧裝住烟台店中者、和尙曰我自烟台來、未聞也、將至濰河、車夫及貨客預囑和尙莫下車、端坐莫輕語、和尙如其教、至渡處見舟子方向多人索錢、車擔騾驢、

多停積岸邊、惟和尙之車夫昂然謂舟子曰、你先莫講別箇的事、快把我的車渡過、不然大師父又著了急了、大師父從北京下來、有公事、舟子唯唯聽命、旣渡、和尙大笑、和尙後於靑州過彌河、亦試此法、良效、想見山東人重僧、濰縣城小而完、東關外有市集、商賈闐溢、大抵粗野之貨、城內外多估衣鋪、和尙購得一黃葛僧袍、時德人方將布鐵路、插旗買地、土人喧傳凡鐵路所經若干里內、禾稼皆死、將爲聯莊會、齊向洋人拚命云、然路礦大利、交通大權、被德人奪去、

土人毫不能解他日見禾稼不死卽爲悅服洋人之日矣大人先生所養之民心概如此也濰縣至濟南四百里亦有貨車可搭坐價甚廉議定先就宿於車夫王姓家去濰縣二十里晚大風雨是爲五月十一日後於林邑道中見風所拔合抱之大樹多株問其日卽此夕也相去六百里暴風相同車夫置和尙一人於場圃屋中四無居鄰中停一棺破凳二張破燈一盞風雨打窗夜二鼓和尙方瞑目獨坐闇屋中忽有聲開目見一物高如人尖頂無面目無手足徧身

黑毛破屏而來和尙心知非棺中物低眉端坐斜睨之及近前來其上部突出一長五寸之小烟袋手指亦隨露出乃人也是車夫之表弟夜爲村中巡更因風雨戴氈帽披狗皮斗蓬手與面皆蒙其中寒縮不敢露及近燈始於領際出一手執小烟袋吸烟也吸烟片時得煖始去其氈帽向和尙寒暄談及其表兄有田多頃麥秋穫五百石該處每石合官斛石七斗糶銀皆存於商鋪尙自著補綻破衣執鞭奔走慳吝異常明日仍雨車不能行車夫供和尙秫飯鹹菜又

以眠蠶進和尚不食又明日晴車夫言泥濘過深非三四日後不能行和尚苦悶有車夫領袖張姓者以酒殽來謂和尚曰自前日在濰縣東關外見爾言赴省城化緣我即知假也爾之來必有大事和尚曰出家人焉有大事惟貧僧所住之廟敗壞不堪故往各處化緣張曰爾對我勿作此言我在周村一路做車脚行頭四五十年閱人多矣豈有如爾之化緣者哉和尚曰我實無大事張曰我不與爾辨今貨車非半月後不能行爾不必待此去由某路步行可通至周

村、一百八十里爾至周村無論入何客店即言自張三撩處來則店掌必有照應周村爲通省絲聚處每日皆有自省城送絲之回空車爾題張三撩即乘之、隨意畧給酒錢即可也張三撩我之綽號也大和尚他日莫忘此地有張三撩和尚唯唯明日遂行王姓車夫扣留飯貸過當按北京方言有曰瞎撩謂多言也張三撩其瞎撩乎明日至青州張三撩所指之路不由青州和尚欲闖名城故特至尋城垣周三十里街衢寬濶城北另有滿城駐旗營樓櫓亦頗壯觀山

東通省佛寺稱長住許游僧挂擔者惟青州濟甯二
處。青州之長住寺近滿城是時方丈名天增交通官
府權力甚大和尚往視之研詰詞窮大爲所窘幸其
網開一面令和尚順原路向東同去和尚叩謝出負
行李果東行恐其耳目多不敢違其教也東行十餘
里始北折而西繞過青州又明日至周村如張三擦
之教店掌殷勤照應周村闤闠殷富四衢皆樓爲北
方村鎮所罕有按山東蠶桑古稱衣被天下日本人
言山東土宜桑葉大盈尺他處所無然山東人多治

他稼蠶桑甚少其故何歟自周村乘回空車赴濟南程百八十里中途宿章邱縣明旦乘車出店門忽有縣役七八人攔頭喝住聲言押赴縣衙門再說話和尙無詞徐察之乃奪車供官差者也俗名拿官車北方常有之事車夫方以和尙之勢力與縣役支梧和尙曰我不管爾事負行李走去晚過華不注至濟南華不注孤峯起於平地秀拔葱蘢似揚子江心之焦山近處村人引流植蒲荷蓋即古華泉也自濟南東門外乘二把手車穿城行七八里赴西門外寓鴻昇

棲、連日游大明湖、千佛山、趵突泉、舊聞鐵公祠之勝、今見新建之張勤果公祠、亦枕湖濱、宏敞壯麗、後來居上、鐵公祠院中有碑、刻巡撫福潤書書經一篇、於祠於湖、皆無關會、不知何意、意者修祠時因福潤自命善書。故官紳以此媚之。令其多捐錢歟。和尚於鐵公祠作一偈曰、

傳檄聲言清君側　千古亂臣如一轍

金陵僧牒走水關　忍死流亡終落寞

舉世同利無異詞　史筆猶然諱老佛

鐵公碎骨讐錚錚　獨爲燼餘彰異色
殺人滅口技終窮　生氣凛凛横東嶽
五百年來幾滄桑　今向祠前問風月
老衲一片水雲心　不與世人爭論說
嗚呼論說那堪爭　世人他也傳衣鉢

舊聞鐵公祠有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之聯風景果然又見一聯末句云倘添將滿郭樓臺便眞似六朝烟雨想見金陵當年之景若今日之金陵殘破荒涼雖濟南不添滿郭樓臺亦不多讓矣時。

濟南人傳述義和團之戰功端王爺之英勇眉飛色舞又稱有旨召袁撫袁撫不敢往和尚每聞一言輒曰善哉善哉居濟南四日將北行資斧絕百思不得計乃貿然往求參謀營務處某太守素不相識也投一柬曰先年閣下駐兵處去敝鄉不遠故知閣下為通品今敝師清老和尚病危貧僧匍匐求醫過此乞佈施一二太守不復詳問贈銀二兩即日北行棄朱漆鐵如意於店中牀下因慮有追者以此為識故不得已而棄之此鐵如意日本詩僧鐵眼之物河井長

生所贈河井高士以鐵筆名家自灤口渡黃過林邑縣境三日至直隸吳橋縣城城南十餘里有道觀村人言該觀有田多頃道士皆縱淫賭今縣尊勞太爺以事繫之奪其田三分之二以予書院和尙問勞太爺情官乎贓官乎曰清官也但有一樣不好他奉洋教去年冬天殺義和團十餘人和尙曰阿彌陀佛入南門登東南城隅於奎星樓簷下卧片時宿西門外客店店掌及過客皆稱京城義和拳大獲勝仗海水涸洋人跑不了又言邑紳某大爺巳吩咐俟義和拳

大衆來卽將勞知縣細送免得大衆被累云明日赴連鎭將趁船北上路聞人言洋人於井中撒毒藥於門上抹血行鎭壓術實皆拳黨所爲也村人蠢如鹿豕萬無覺悟和尚又於禾苗深處自揀包中地圖册手簿鉛筆日人中島雄所贈之小袖等物埋之至連鎭聞運河沿岸皆義和拳殺人掠物船皆不敢北連鎭北街屬東光縣亦有拳壇然不敢殺人畏吳橋令也南街直屬吳橋則大師兄絕迹矣和尚困店中三日北行不得又聞洋兵破大沽口進圖天津乃決意

南行、盤費又絕、直回吳橋、赴縣署化緣、亦素不相識也、託名北京和尚、得佈施八金、出縣署、赴桑園鎮、是爲五月二十六日也、桑園人夜譁、謂天上眞現紅燈、是活神仙降下、洋鬼子那得不滅、明旦赴德州、復入山東界、路見村民砍電杆、州牧所派彈壓之人、戴紅纓帽、徘徊其間、口稱不要砍哪、不要砍哪、其聲婉轉應節、與砍杆丁丁之聲、如一歌一吹、相屬不絕也、至德州、宿南關外兩夜、州人尙多稱義和拳功德、有敗兵來言、聶軍門戰死、人多不信、六月初一日和尙出

德州南行路有綠呢轎儀仗甚盛新放福建大主考意氣揚揚八之夢夢一至於是和尚詢知轎中爲母舅某公也甚憫之末幾聞其因聞天津失守薨于江南途中晚過平原明日過禹城見自德州撤歸之砲隊先是和尚在吳橋與大令言洋兵破天津團匪將南竄成流寇貴治恐嘗其害宜速稟請東撫遣駐德州之砲隊進駐連鎭以固山東門戸並有援直隸之名則貴治藉以無憂矣直督亦無以加罪也大令曰我巳如此請諸東撫矣然團匪技倆必不足成流寇

也至是知其所請未諧又明日過齊河縣渡黃齊河之黃河寬不過數十丈中多淺灘灤口無灘而更窄萬里來源尾閭乃僅如此按同治初銅瓦廂之決河臣議主挽回故道合肥爵相奏稱大淸河寬五十丈深五丈足容黃流因而導之便當時爲省費故朝議是之今病久矣夫寬五十丈深五丈未必足容黃流況淺深之變朝夕倏忽何能指爲五丈戊戌冬合肥奉命當其役應爽然矣齊河南隄外村人植荷稻風景宛似江南將至濟南路旁小山數座不相連屬各

具嶔崎磊落之致再入濟南改寓撫署後小店中時
京津危在旦夕撫帥對司道痛哭而濟南人皆黨拳
匪謂拳大勝袁撫失勢是以哭耳明日去濟南而南
宿張夏鎭自歷山有小路百二十里至泰山頂較張
夏路爲近和尙因有戒心不敢由之又明日入泰安
城實泰山南麓去濟南百八十里土人終日仰對泰
山而不知有泰山名之曰奶奶山和尙將登山店主
人曰爾有願心朝奶奶頂我代爾多買金銀紙錁愼
勿吝願心大小奶奶皆知也和尙詭詞謝之曰我暫

不上山也、出門直登山、過斗母宮、見青鞠小衣之少年、叅比邱尼禪者、始起路不甚峻、亦不見林泉之勝、路旁石刻題字義多淺腐、挨孫文定公記泰山路旁男女數千人乞錢、蓋廟會也、和尚幸未值廟會、海天雲影、獨往獨來、尚不失登嶽氣概、山東通省之山皆少樹、惟此夾路有松、亦不甚多、二十餘里過一橋登山至此爲及半、有施茶者、告和尚曰頂上寒甚、雖伏暑亦必重綿、爾未帶棉衣棉被、及早歸去爲是、時和尚僅衣一單葛、自悔倉卒、及下山明日遂南留泰山、

之半。為他年之游、過汶河、去泰安僅五十里、回望泰、山低於京城之望西山矣、古以齊魯宋鄭間為中原、故泰山、得至高之名、實則即余所見妙峯、匡廬已非、泰山能比、況宇內他大山哉、明日過泗水有祠為孔子設教處、望孔林未及詣、入曲阜去濟南三百六十里、生平所見之城無有如曲阜之完者、拜孔廟大成殿、狀如保和殿而較麗、看守者以錢磕陛上磚輒微潤、謂為漢磚、入衍聖公府至三堂、有人自內出、敬謂曰大和尙自北京來乎、和尙諾之、然恐其詳問也、遂

出、公府不似京師貴邸之警衛森嚴。亦足見孔夫子之道氣也。聞今衍聖公好武。出必乘馬。前列小隊。曾有德人游曲阜。向曲阜令言欲見公。令不許。及德人謁聖廟、公自見之。德人大歡、沂水在南門外、和尙浴焉。又南二里許、有碑。刻二大字曰舞雩。大雨後曲阜以南路斷、明日肩行李踏水南行、望凫繹山。宿凫繹村、有坊額曰孟子故里、一孟姓人喝和尙曰、爾非天主教剃辮子逃跑者乎、有太后懿旨就地正法、和尙曰何所見而云然、孟曰爾小褂非圓領、是假僧也、和

尙曰、暑汗多換衣、途中何從購僧服、我佛門弟子、爾汗我爲天主教造孽、造孽、孟子老佛爺有靈、也要怪罪你、孟大愧謝、明日過鄒縣、城南有孟廟、過滕縣、凡孟子蹟、皆有碑表於道、明日傍微山湖、至韓莊店中、有義和拳所遣造謠言之專差、背黃袱、稱有太后密旨、店掌以欽差目之、和尙先不知、誤言大沽口已破、觸欽差怒、幾爲所阨、明日遵運河而行、左山東、右江蘇、聞徐州秫米斗錢二百、兗州則四百、道路不修故也、至台莊、尙爲山東嶧縣界、山東人有語曰、天下的

村數、周村天下的口數、漢口天下的莊數、台莊言街市最盛也、然台莊今甚冷落、明日登舟、入江蘇宿遷縣界、實庚子六月十六日

官話合聲字母原序 光緒辛丑一印於江戶 癸卯後屢印於北京

今夫朝野一體。未易言也。國家與社會之關系國家與個人之關系。社會與個人之關系。公德與私利之關系。以及人生必需之知識。其理非奧。而其緒至繁主治者欲使人人明其大畧。非有自幼漸漬之術不易収尺寸之效。世界各國之文字。皆本國人人通曉因其文言一致。拼音簡便。雖極鈍之童。解語之年。即爲能讀文之年。以故凡有生之日。皆專於其文字所載之事理。日求精進。即文有淺深。亦隨其所研究之

事理漸進於深焉耳。無論智愚貧富老幼男女皆能執編尋繹。車夫販豎甫定喘息。即於路旁購報紙而讀之。根基如此。故能政教畫一。氣類相通。日進無已。其朝野自然一體。而吾國則通曉文義之人。百中無一。專有文人一格。高高在上。佔畢十年或數十年。問其所學何事。曰學文章耳。此眞世界中至可笑之一大怪事。且魯鈍之人。或讀書半生而不能作一書柬。惟其難也。故望而不前者。十之八九。稍習即輟者又十之八九。文人與衆人。如兩世界。舉凡個人對於社

會對於國家對於世界與夫一己生活必不可少之知識。無由傳習政治家所云教民皆屬空談。請爲之淸夜詳思與東西各國對鏡應知其進化難易之大相懸絕有由然也。且吾國古人造字以便民用。所命之音必與當時語言無異。此一定之理也而語言代有變遷文亦隨之。孔子所謂述而不作係指禮教之實。而言非指文字而言。故以孔子之文較夏殷之文。則改變句法增添新字顯然大異。可知係就當時俗言肖聲而出著之於簡。欲婦孺聞而即曉凡也已焉

乎等助詞爲夏殷之書所無者實不啻今之白話文增入呀麽哪咧等字孔子不避其鄙俚因聖人之心專以便民爲務無文之見存也後世文人欲藉文以飾智驚愚於是以摩古爲高文字不隨語言二者日趨日遠文字既不足當語言之符契其口音卽還流愈速百里或歲不相通千里或世不相通異者不可復同而同國漸如異域妨害多端誤盡蒼生無人覺悟矣今歐美各國教育大盛政藝日興以及日本號令之一改變之速固各有由而初等教育言文爲一

容易普及實其至要之原余今奉告當道者富强治理在各精其業各擴其識各知其分之齊氓不在少數之英雋也朝廷所應注意而急圖者宜在此也茫茫九州芸芸億兆呼之不省喚之不應勸導禁令毫無把握而乃舞文弄墨襲空論以飾高名心目中不見細民妄冀富强之效出於策畧之轉移焉苟不當其任不至其時不知其術之窮也此可爲知者道難爲文人言也戊戌秋有福建林舍人輅存奏請用新字詔下所司核行未果其時未有拼話之新字但就

福建蔡氏所作速記之字而言。於拼話實未適用也。
余今者偷息津門。空耗歲月。故自課以創製官話字
母。閉戶揜卷。逐字審聽。口呼手畫。積數十日。考得一
切字音轉變皆在喉中。喉音爲總。不可與脣舌齒腭
並列。凡反切之下一字。皆必用喉音。反切舊法牽合
支離。類例繁多。半眞半假。徒亂人意。即西文東文各
字母。亦皆喉音未備。不便採用。於是創爲喉音及音
母字共若干。皆假借舊字減筆爲偏旁形。概用兩拼。
使愚稚易習。一日余方凝坐執筆審音嚴範孫先生

來。持書一函示余曰。閩君創作拼音字。深恐獲罪。盍藉此御定音韻闡微為根據以保險乎。余受而讀之。欣抃不能自已。歎曰。有是哉。今而後有所稟承不慮人攻擊也已。是書世宗御製序稱聖祖以國書合聲之法命李光地等作此書。又釋其旨曰。緩讀之則為二字、急讀之則成一音、出於人聲之自然、無所勉強。其凡例曰、反切上一字皆用支微魚虞歌麻諸韻之字。又曰天下之聲皆出於喉而收於喉。反切下一字必用喉音。睿慮精詳。指授所及、先獲我心。惟是書告

成之日、聖祖上賓已久。纂修諸臣無由隨時稟承。故拘於韻書、拘於見溪等三十六字母。凡前人韻書所無之音不敢設法增補。以致各部中註合聲者不及十之二三。而今用協用等名目十之八九。且表明影喻二母中無其字、故旁借近似者用之、不能悉如合聲之法、云云。是以聖祖之旨意爲不可行、而顯然背之也。夫國書合聲之法、本爲中國古人所不知。聖祖既明明訓以一如國書合聲之法。是爲創造便民文字之一大機會。乃必囿於六朝以來文人所命不完

之音失此良機。惜哉。今余私製此字母。純爲多數愚稚便利之計。非敢用之於讀書臨文。乃不期而與聖祖旨意闇合。庶幾於朝野一體之治化不無小補焉。當不至因此重干罪戾也。已然士林訴謗、仍知不免。吾儕小人但顧實用而已。敢登大雅之堂哉。庚子季冬蘆中窮士自叙於天津城東寓所。

按庚子後、余尙爲奉旨嚴拿之罪犯。詭稱趙姓。舊友皆呼爲趙先生。潛踪京津保一帶。宣傳拼音新字。冒險已極。至甲辰三月入獄。五月始獲赦詔。並

開復原銜似已恢復自由。而那拉氏實仍忌之。密遣御醫某入吾所設大佛寺官話字母第一號義塾。僞爲學生肄業。意在伺察尋隙。房主崇祿、理藩院旗官也。向某探得其情。爲言以息事寧人爲便。因此序推尊御定音韻闡微。且官話拼音教科書中有太后老佛爺等字樣。託某據以回奏。於是那拉氏之意消。然學部堂司各官。除嚴範孫先生一人外。皆始終反對。是時雖無學部干涉義塾之例。而間接妨害。在在掣肘。十年之中堅忍進行。傳習

至十三省之境拼音官話書報社。先設於保定。後移於北京。編印之初學修身倫理歷史地理地文植物動物外交等拼音官話書。銷至六萬餘部。至宣統二年載灃當國。因拼音官話報觸其忌諱。乃悍然發令。飭各省嚴禁傳習官話字母。並飭京師巡警局封閉拼音官話書報社。而余十年苦心、付之東流。雖仍邀合同志紛紛上書請願於資政院。力求挽回。因學部反對之故。逾年未有結果。清社已墟。而北京歷代相承之京話可當國語與否。亦

從而生出問題矣。庚午夏小航追記。

摘錄官話字母癸卯再版凡例十一條附各圖表

一用此字母專拼白話語言必歸一致宜取京話因北至黑龍江、西至隴、西南至滇、南至江、東至海、縱橫萬里。約二百餘兆人。皆與京話略同。其餘桂粵閩浙吳楚晉、與京音不同、亦且各不相通。是推廣之便莫如京話。故可定名曰官話。官者公也。古今皆有此解公用之話。自宜擇其占幅幀人數多者。而蘇人每藉口曰京話亦雜土音、不足當國語之用。殊不知京中市井小有土語。與京中通用之官話自有

不同。不得借彼點此也。原第一條

一凡聲、必大小長短呼之、皆不與他聲相混。始可名爲一聲、故各聲勢均力敵。任何字音以某一聲讀之、皆自可長可短可大可小。總不失其本聲。乃蘇人某、造爲四聲分於長短之說。毫不切實。北方人口耳中於陰陽兩平分別甚確。與上去二聲皆自可長可短可大可小。勢均力敵。而無入聲。夫各任其便南人發語自不妨用其入聲耳。茲既爲拼官話之用。固不得徇偏隅而誤統一語言之實用。原第

二條

一合聲之法。仿於國書。爾時措詞不得不然庚午小航補註轉以四聲。則凡與北京口音略同者讀書之音無一不可注出而其大用則在語言之音無一不可寫出用熟時以筆代口任意揮灑毫無滯礙因漢字喉音甚少不得已而創造之此爲另一種便用之字於漢文無礙也。原第三條

一字音皆出於喉而收於喉喉音不可與脣齒等音平列至脣齒各音亦不能一一分列天下未有一

物不與他物相遇而能成聲者也。試審每一音之呼動，除皆有喉音外，有用脣者，有脣齒並用者，有脣齒舌並用者，有脣舌腭並用者，有舌與腭內喉外下垂之小舌並用者。閱吾後頁圖表一幀，人人可以確識。而音韻家用文章立柱之法，劃分脣舌齒牙喉爲五音，强以一切字分屬之，毫不切實。齒音之外又加一牙音，尤其玄虛，牙不發音，凡音韻家所指爲牙音者，實皆小舌與腭之作用也。文人喜其可飾觀聽，不復用口耳認眞體驗，務名而不務實，習慣如是。亦猶於道理藝術，動卽分屬金

木水火土以飾觀聽而眩愚蒙此等硬立股柱之陋習乃吾國一切學問阻礙進步之大害至今學者尚多此風也今此字母但以發音處之內外爲序將强分五類之陋習一埽而空（原第四條）

一音母喉音共六十餘似爲太繁然反切舊字既不足用東西各字母爲數似少而拼用時加以變音雖少實多且往往非其音而强名之用熟時忘其不合初學時口耳不洽全憑强記又往往用三四以至七八字母始成一音茲則爲愚蠢幼稚一律

此凡例中有括弧者皆表示爲新字母也

按辛丑至辛亥十年之間因余爲那拉氏及載豐等忌惡之人暗中傳衍新字不敢出頭點者乘隙紛紛取而假冒除伊澤修二及天津劉某略

易習計。故不過兩拼。似繁實簡也。原第五條

一清輕重濁開口合口或喉音隨音母而變或音母隨喉音而變。皆出於自然。一(ㄴ)也合(五)則爲溫。合(く)則爲陰。合(夕)則爲薰。一(ㄅ)也合(了)則爲花。合(ㄱ)則爲灰。合(ㄴ)則爲昏。日本伊澤修二不明此理。近日剽竊此本妄加增改。謬矣。原第七條

一御定音韻闡微成書時聖祖久已上賓。纂修諸臣泥於古韻麻與歌通故漫謂反切上一字用支微魚虞歌麻之字。其實麻韻字能變(ㄱ)爲(一)。變(ㄱ)爲

變字形外、尚有高陽齊某取余之字母不變字形但變次序用高陽一帶市井俗用之五方元音各字為主而以余之字母附會分隸之取余之十二喉音名之曰康熙字典十二攝形不變而實已大變公然印行且抄袁督批准保定大

(乙)變(乚)為(乛)。變(丨)為(亅)。故不合音母之用。天津劉某竄余作於六韻中。獨不用麻韻字。以為漏也。於是取余作改變其形。多用麻韻字。殊不知麻韻字乃余始用之而後棄之者也。原第八條

一用法遇所欲成之音與某音母適同。即專寫音母。不須綴以喉音。今支微中宜依一類之音、及魚虞之各音已盡備於五十音母中。則烏迂衣三喉音可不復用。故庚子初稿先有而後刪去。至(千)(丅)(幺)(水)(ㄑ)(寸)(日)等字所含之喉音。初作已盡列於音母

學堂學生呈請推行官話字母之原批

學堂學生呈請推行官話字母之原批冠其卷首魚目混珠點金成石有礙官話字母進行者甚大余無如之何惟桐鄉勞乃宣較爲光明先對余表朏切之同情謂余曰新字之不得暢行實因京朝及學部嫉君之故我設法助君運動

中郎因無用而缺其喉音字也。原第九條

一初作爲音母四十九喉音十五今改爲音母五十喉音十二。吳摯甫先生東游叢錄所稱道、係庚子初稿辛丑夏印於日本東京者實不如今之精當也。而伊澤修二遽借爲藍本略變其面貌冒充爲彼之另作。原第十條

一拼音字之便用。在易習不在易寫。福建蔡氏所引各國之快字。乃另一種救急偶用之字。非各國常用之字也。凡人腦質印記形象。別異愈甚。記認愈

之必能有效於是取余原字母外加寧音蘇音杭音各若干仍以京音爲主而統名之曰簡字勸江督周韻奏請須行卒不能轉移京朝之意而其增加南音徒犧牲用京音統一語言之本旨迄今思之同爲枉勞心力而已

庚午夏水東

易且能倉猝不誤。故各國字母筆畫皆不專務減少。蓋筆畫單簡過甚、則省手力而費腦力。書易就而讀易訛也。茲間用二畫三畫以至四畫。惟求易記且通行後化爲行草亦不至混淆。近有人謂宜概用一畫。蓋因無親授愚蒙之經驗。不知筆畫太簡之弊耳。原第十一條

癸卯春日本文學博士服部宇之吉來北京託余之門人王璞轉致意於余謂字母太多不如用三拼之法可減其數余不答蓋服部未嘗親自教授愚蒙故不知愚蒙學三拼較之學兩拼其難數倍況魯鈍之資學三拼有數月尚不能用者兩拼則無論若何魯鈍如法習之十餘日必能用凡事非潛心經驗不知其中甘苦文人一切但爭理論以飾聽聞不可

追記

與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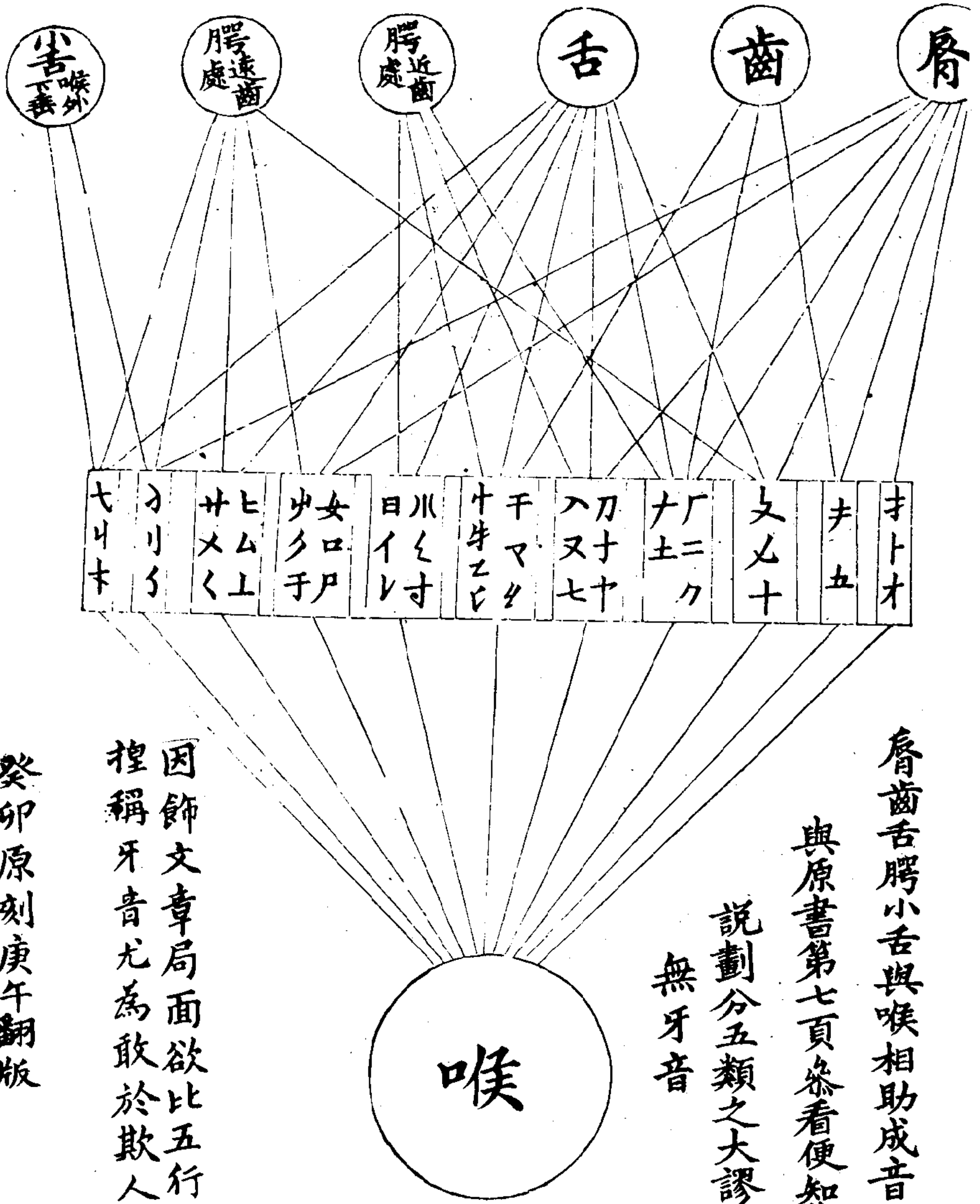
一此字母專爲無力讀書無暇讀書者而設。故務求簡易。專拼俗話。肖之即無誤矣。今如兩人晤談終日。從未聞有相詰曰、爾所說之晚、爲早晚之晚耶爲茶碗之碗耶。爾所說之茶、爲茶葉之茶耶。爲查核之查耶。可知全句皆適肖白話、即無誤會也。若用以拼文詞、則使讀者在在有混淆誤解之弊。故萬不可用此字母拼文詞。原第十二條

一此字母雖爲貧人及婦女無力讀書者而設。倘讀

書人習之以備教人且可與多數愚人互通函牘。亦快事也且讀書人習之尤易不過五六日即熟。盍小費工夫一試驗之。原第十三條

原書凡例共十六條右摘錄十二條庚午立秋日後水東記

附錄十二喉音五十音母表及喉脣齒舌腭小舌近喉下垂者六物互助成音圖按喉音原有十六僅用十二者因迂烏衣及詩日等字所含之喉音已於音母中盡取之也若音母與此不同而仍襲用此十二喉音則罅漏多矣



脣齒舌腭小舌與喉相助成音圖
與原書第七頁參看便知舊
說劃分五類之大謬矣
無牙音

因飾文章局面欲比五行之數
揑稱牙音尤爲敢於欺人也

癸卯原刻庚午翻版

265-33版 印607张

喉與唇舌齒腭小舌共成各音表

喉音	了 麻韻之喉音　一 唉音似　ㄱ 安音似　乙 江陽之喉音　亅 蕭豪喉音　以上四喉音皆起於了　㇏ 歌之唉音　㇇ 悲韋等字喉音　ㄴ 音恩似　㇆ 翁不用唇　丨 尤韻之喉音　丶 爺不用舌腭　儿 北人之兒字
喉唇共成之音母	扌撲　卜卜　才末　凡音母皆先作陰平聲讀至拼用時加點於四角以分四聲
喉唇齒共成	扌夫　五丘
喉唇舌腭共成	夊皮　乂必　十米　右因唇音重故次於扌五
喉唇齒舌腭共成	厂粗　二祖　夕穌　ナ都　土土
喉唇舌腭共成	刀初　扌朱　中書　入入　又奴　七盧　右之腭為近齒處
喉齒舌腭共成	干辭　マ姿　幺絲　忄德　牜特　乙低　ㄷ題
喉舌腭共成	小池　纟之　寸詩　日日　亻挪　乚洛
喉唇舌腭共成	女女　口呂　尸居　屮趣　彡須　于于　右之腭為遠齒處
喉舌腭共成	匕尼　厶力　丄基　廾其　乂希　𡿨衣
喉唇腭小舌共成	扌孤　刂刳　亅手
喉舌腭小舌共成	弋戈　屮科　卞禾

錄官話字母原書用法各條

將各字母及各喉音之四聲熟讀後心中若欲寫何字音則審其出於某字母即先書某字母偏旁於左再審其含有某喉音即書其喉音於右併成一字之形口呼字母喉呼喉音而字音成矣惟字母之多恐倉卒擇別不得須知由才至卡之次序起於脣終於小舌由外而內有迹可求故欲寫何音一涉想閒已得其所在凡字母喉音合併呼之自然成其所欲寫之音方爲不誤若小有不類必係

誤用須更審擇也今設如欲寫軀字先審得字母爲舌著齒腭交際之牙字次審得喉音爲乙合寫成乣呼之恰合若誤取字母近似之乚字涉想間已覺呼之不類急棄而另擇也餘彷此熟時不待依迹而求自然無誤

凡欲寫之字音有適如某字母者即單寫字母居中加點分聲不須以喉音並寫如欲寫僮僕之僕則作扌欲寫歡樂之樂則作乀欲寫不知道則作卜く以也

凡欲寫之字音有適如某喉音者卽單寫喉音居中不用字母如欲寫歎聲之唉則作丅欲寫人呼而我應之聲則作ㄅ欲寫呼痰之聲則作亠ㄍ丨亠ㄍ丨ㄍ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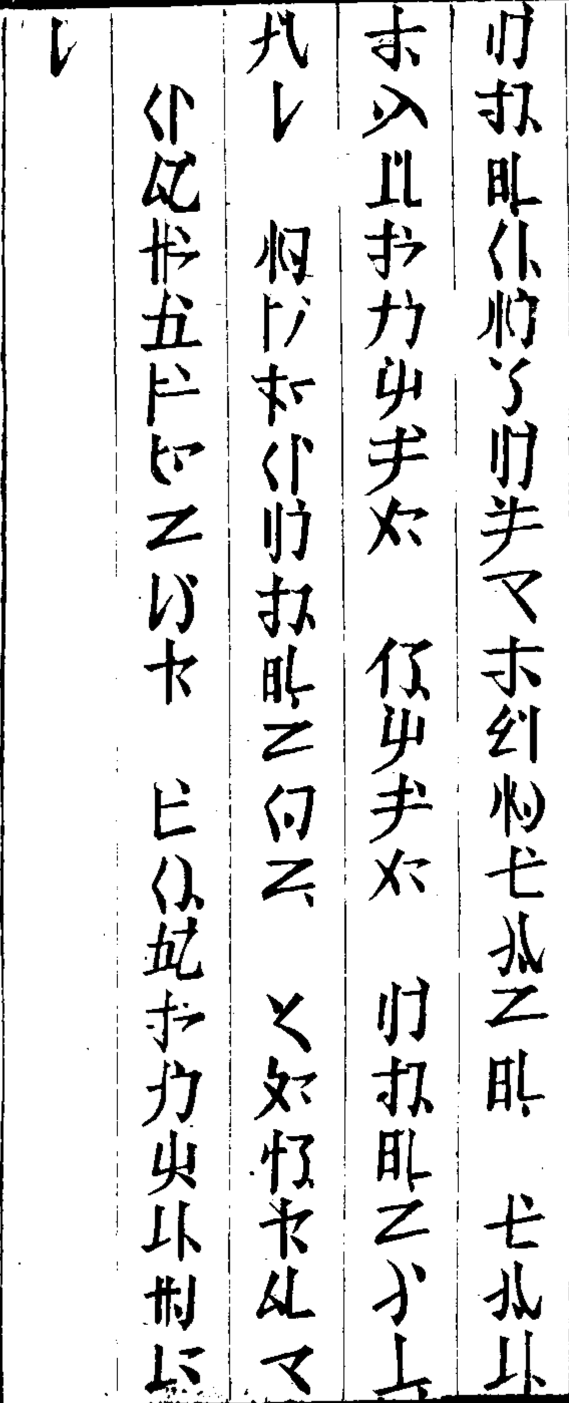
儿字多用爲語助與上之實字合爲一音如有童子名喚三兒三字應作ㄌ此兒字卻緊連不可另占一字須作兌方合也餘仿此若寫一兒一女則此兒字乃獨爲一字須作ㄑ儿ㄑ女也餘仿此

凡了マ乙レ匕七儿等字單用作語助時不加四聲

之點因其音宜輕讀未能分聲也

凡兩拼之字不宜加點者亦甚多如哥哥媽媽怎麼我們等類之下一字皆輕讀不分聲也

拼話式樣



翻漢字

孔聖人又稱呼孔夫子是周朝魯國的人　魯國就是如今山東曲阜縣　那曲阜縣　孔聖人的古蹟多啦　城北還有孔聖人的塋地　一片大樹林子有兩千五百年的老樹　你若往山東去就瞧見咧

還音孩　若音要

書摘錄官話字母原書各篇後

吾國二千年以來文人積習以人事爲賓、以文章爲主。故無論講論何事。動即於事實之外、先立格局以壯門面。而後以本事塡入。遇事理與其所立之格萬不能合者。亦必勉強牽拉、彌縫粉飾以附會之。蓋寧失事理之眞。不肯破其揑砌之格局。凡道藝各端、自漢以後一切不復如三代以上之進步。全坐此弊也。音韻乃稭餘之事。至小者耳。夫口中發音、爲人人能自驗之事。本不足當一種學問。而音韻家飾智驚愚。

造爲不眞切不賅括之四等且列脣舌等爲五音揑造牙音而於內外腭與小舌之有關發音却不之及千數百年承其學者不悟其非余之官話字母原書中凡例第四第七第八第十一諸條所舉各端與非文人者講解無不聲入心通而與文人辨論則十有八九不肯審察先入爲主可爲浩歎昔嚴範孫先生與張仲仁(一麐)言袁項城獨能極端贊成官話字母而張南皮自命大教育家對此反格格不入實因受文毒過深之故誠篤論也(袁世凱提倡推行官話字母間接助余之處甚多自甲辰

載灃借此飾為知文亡國之主昏愚顛倒往往如是

至癸丑十年之中、屢令人致意欲與余一晤、余始然終婉言拒之、因其背光緒帝而依附慈禧隆裕也。

清末民初學部諸人反對官話字母、則別有意見、其時學部衙門與上海各書局以財結合、引類呼朋、有江浙會館之綽號。其反對之門面語、雖無不曰恐漢文因此而廢、載灃耳中亦入此言實則陰忌北京語為官話之故。雖勞玉初取余字母增寧音六、蘇音十、杭音八、欲以消弭此隙、而學部諸人仍嫉其以官話為主。始終掣肘。民國元年、蔡孑民商諸袁氏、請由教部召集大會議行拼音字。袁氏韙之。意謂為白話教育之用也。

蔡子民原意專爲白話教育計、絕非爲讀古書注音、

乃未及籌備召集而蔡氏因他故辭職南去、代理部長者爲董鴻禕毫無主見。以籌備之權委諸專門教育司長無錫蛩子楊曾誥實由無錫吳某指揮操縱。案此事應屬社會教育、乃特意屬諸專門司、已入韻學範圍、將白話教育普及之本旨抹煞矣。於是純任一二人之意見先定爲開會宗旨規程印爲一册。於聘請召集時先寄會員每人一册、俾資遵守。册中各條種種玄虛荒謬、不可殫述。開宗明義先定會名曰讀音統一。讀音云者讀舊書之音注也。既爲讀書之音註。自不得違韻學家所命之字音。則多數人

余由、寧、動、身、之先、教部電問行期、余告之、及至天津、余變計、翔翔三日、而教部依前期遣員在前門車站歡迎、連接二日、余未到、乃遣役何之、余到、先投松筠庵、甫卸行李、董部長即來、告以前二日遣員迎候事、是時董以教長兼總統府

通用之語言自然被摒矣。時余在南京。於二年一月接到教部聘書。以爲此係社會之要務。不可放棄。於是北來。過天津。見嚴範孫先生、述及會名。先生立時覺悟。謂余曰彼既以讀書注音號召。與我輩倡行此事之原意迥爲兩事。君之赴會。恐不能有好效果矣。余至京。入籌備處。見其布置已定。會期限三個月。所召集之員分三項。第一項曰延聘員。聘書雖部長出名。實由吳某隨意指聘。此項之薪費由部出。共三十餘人。而蘇浙兩省占二十五人。無錫一縣即占五人。

大禮官郎言、大總統屢次問先生來否、意甚殷厚、先生今日稍休息、明日必須往一談、余答之曰、我是閒人、大總統是忙人、不便去攪、董曰、先生不必多心、大總統一定歡迎、似乎不宜辜負他的盛意、余正色曰、我由南京來、專以爲社會

第二項曰各省代表每省限以二人。薪費由其本省自籌。遠省既憚路遠。又多視爲不重要。故不樂費款。每省有僅送一人者。且有直至開會尚未送一人者。即如最近之直隸。亦延至開會後十餘日未送一人。余屢電催直督馮以未得其人推諉。請由余代擇。余不得已乃就近薦門人王璞。其餘一人仍請由省自派。以尊定章。又遲十餘日其人始來。足以概見各省對此之情狀矣。第三項曰部派員由教部於本部員司中指派。此項十餘人。實皆與吳楊沆瀣一氣用以助威者也。開會之日。各省代表多未到。第一第三兩項中之江左人三十餘員。已過全體之半數。票舉吳某爲會

之事、非看作官事也。倘往見大總統、報能必有登者、人必謂王小航混入官場、我的臉面丟的大了、萬望閣下以閒人不敢攪忙人的話代為婉達、董乃無詞、隨即命人搬余行李於籌備處。

長。余為副會長。其後各省代表陸續報到。精神散漫。不能抵制伊等豫成之團結力。正式開議之日。吳某登臺演說。標出讀書注音一大題目。於白話教育之義一字不題。吳某大書見溪等三十六字母及四等於黑板。發言曰。這是我們中國人的老祖宗給我們留下的。我們應該遵守。會員中有蘇人顧實者。平日亦反對白話教育。此時却向余低聲笑曰。三十六字母原是和尚創的。今天我們先認了一個和尚祖宗。余為之粲然。余登臺演說造新字母原以拼白話為

是時未有歐戰世界第一強國屬德

緊要主義聽者漠不爲動。蓋以其與會名不合。疑爲題外之文也。吳某提議三十六字母中之十三個濁音。必須加入新字母。余反對之。北十餘省及蒙藏川滇代表皆與余一致。蘇人之江寧以北者亦不助吳某。因十三濁音母、除蘇淞常杭嘉湖數十縣人外皆不能讀也。連日爭論極烈。吳某百計巧辯。謂濁音字雄壯。爲中國之元氣。且言德文濁音字多。故德國強盛。吾國不強。因官話不用濁音之故。有時吳於主席位上大唱弋陽腔。令衆人審聽其濁音字之雄壯。狀

似瘋癲。如此相持三十餘日。吳某恃其主席之權。每至請其付表決。輒改提他案以亂之。硬說濁音本爲古音所有。加入新字。自是當然。不成問題。實則吳心中畏表決時反對濁音者占多數也。會期僅九十日。爲此延誤將及會期之半。原訂議程、第一步爲製定字母。第二步爲將常用之六千餘漢字逐一審定註音。今濁音案不決。則不得正式議及第一步、是空耗歲月、等於未開會。此時余亦微慮兩方人數相埒、表決時無十分把握。乃與王璞馬體乾劉繼善共謀、借

耶蘇教阿利千會堂（在教育部街口外）別開一會。集合北十餘省及川滇閩粵各代表三十人。連會三日。余提議曰、字母加入十三濁音。則是以蘇杭音為國音。我全國人子子孫孫受其困難。今吳某拼命力爭。恃其有基本隊二十餘人。我各省人雖意見相同。倘臨時有怵於勢利者。事必失敗。眾皆慷慨誓無變更。余曰、大家既有決心。但恐今日不到此堂之員、仍有首鼠兩端者。余更有較穩之一法。請大家采納。眾許諾。余曰吳楊二人專擅籌備多聘蘇浙人。本太不公。常例以

人數表決、不宜用之於此會。我想擇定國音應以省爲單位。無論每省有一會員或十數員、皆同爲一個表決權。我們再到會時、不必題濁音、但提出一新案曰。每省一個表決權。此案不通過。則我各省人自行解散。讓他蘇浙人自開讀音統一會。如此作去。庶乎有濟。衆皆鼓掌。定議。及到大會。余提出每省一表決權新案。吳某大吼。聲震四壁。蘇浙人或坐或立、聲音嘈雜、有蘇人汪某者。大言曰。若每省一個表決權。從此中國古書都廢了。余問之曰。汪先生之言作何解。

汪不語。余曰是否蘇浙以外無讀書人。汪仍不語。余曰、你既別無解釋。是承認我替你解釋的話了。仍請你即刻回答。再問各省人承認不承認。汪乃出位曰、我的話錯了。遂逃去。於是大衆環請主席將新案付表決。定例、非由主席正式付表決、雖明明大多數贊成亦無效。吳某倚恃此權。堅執到底、不付表決。蓋吳某雖有蘇浙之基本隊。而蘇籍會員亦有背之者。自知付表決必敗也。先是爭獨音最烈時期中、一日江寧籍會員黃中剛、借直隸會員馬體乾於會場外好言勸吳勿再堅執、吳瞪眼仰天大言曰、獨音加入若不通過、我就死。黃中剛曰、你說話

不留餘地他日你定死矣、顧實亦每於會場中特意觸吳之忌如此又延宕三日。吳氏之意寧使此會全無結果不肯讓步。余乃偕北省會員淩晨赴董部長宅、向董部長辭行曰、江浙讀音統一會。我等外省人闌入多日。甚爲抱歉。董曰王先生莫向我生氣。前兩日會中之事我已聞知。我個人自信、絕無江浙之見。但是無故往勸吳先生、恐有部長干涉會事之嫌。今衆位有何辦法請就此賜教。我藉此往向吳先生作從旁之勸告。是我個人所至願。余曰。按權限、多數會員請付表決、主席無不付表決

之權。吳稚暉倚勢違法。我們所求、不過令主席依法將每省」一個表決權之新案付表決而已。並無他求。董曰每省一個表決權、極其公道。早就應當如此。我回頭就去勸吳先生。今日下午開會、非付表決不可。且一定通過。今日之事我負責任。請衆位放心。衆乃退。及開會。第三項會員卽部派員皆已遵董部長勸告、不復助威。吳某神氣沮喪。依法付表決。自然通過。省權既均。於是十三濁音之案、無復題及、不打自消。始得正式從事於第一步之製定字母矣。余爲爭此兩案。

濁音打消、每省一權。晝夜憂勞。雖得除去大害。而精疲力竭。痔發甚劇。有時於座中血流及踝。旋又欬嗽咯血。此時會期僅賸四十餘日。而議程中第二步之審定讀音、須將普通常用之六千餘漢字逐一審查。共同決定。豫計最爲繁難。而期限已迫。即令無復爭持躭擱。亦已不易藏事。以故余已變爲消極主義。不復逐日出席。而蘇浙派亦多消極。不出席者日多。吳某旋即去職。董部長謂副會長照例接辦、義不容辭。而蘇浙多數人謂余擠走吳某、側目於余。余勉强任主席三日。

讀音統一會所注漢字之音。忽南忽北。皆亂可笑。且字字遵吳某之命。先綴以見一溪二等字樣。而所拼之音。又往往與是兩歧。尤其無謂。余不暇指摘。而王璞於甫閉會後。即據以成

遂以病劇辭職。皙不到會。於是王璞代理會長。剋期程功。敷衍收束。以故字母於注音拼用時之不適用、及漢字定音之不正確。無人注意。實亦無暇注意。此讀音統一會所得結果、南北兩方皆非滿意之情形也。溯蔡孑民提倡開會之初心。實與前此十餘年中余與嚴範孫諸人專爲經營白話教育之苦心、本爲一致。吳某亦非不解此意者。乃因陰懷以蘇音爲國音之主義。深忌「北京語爲國語」之爲多數人承認。不易攻破。於是佯爲不知白話教育用高壓手段、假讀

國音檢字一書首請余序。余笑而拒之曰。爾爲生財計未爲不可。值不得作序也。

古書定音之大題目、將國語問題拋開、既爲讀古書之用。斯必恪遵古人之說、將濁音加入此案。若定傳習久之、則國語問題自然黜京話而歸蘇音矣。此吳之計畫深曲。以爲必勝。余洞燭其情。與各省同仁、劉硬塞打死仗。吳某狡展百端、終不得逞、空將九十日之光陰耗去過半。於是吳某灰心喪氣。而余疲憊不堪亦變爲消極。付之王璞。餘日無多、僅成草草了事之局。使蔡氏提倡之、熱心竟無結果。皆吳某偏私譎變所致也。及民國七年、傳增湘爲教部長。始倡議開

國語統一會其實元年蔡氏本意卽爲國語統一。被吳颺聞傅氏來草堂面邀余出爲領袖余以年老力衰不願再淘氣辭之而吳某竟靦然加入是役於白話教育極端贊成此可顯見其前此之以古學唱高調爲佯作糊塗巧以濟佞矣庚午秋水東補誌

字母選音若能諦當斯緩讀爲二字急讀爲一音自然天成無須囁嚅吞吐此勞玉初致讀音統一會書中所以歎爲拼音之極詣不可不師其法也勞書節錄於後

凡愚蠢幼稚學三拼較學兩拼其困難不啻數倍余

於官話字母原書凡例中駁服部宇之吉三拼之說、已痛論之。乃讀音統一會所製注音字母終蹈此弊。因會員除但依附人者不計外。其中夙有研究者亦十之八九、專習韻學家之口訣名詞。不肯用己之口耳認眞體察。卽余之門人王璞、亦但飯碗主義、隨世浮沈、不能有中肯綮之言。其中實有教授經驗、於難易之故了然於心、能助余者、僅直隸延聘員中王修德一人耳。每有討論不能一場解決。又兼日限已促。故余於爭得每省一表決權、打消十三濁音之後。亦卽聽其自然、不復力疾辨論。而多數通過之注音字母。因務三拼減省音母

之美名。將余先取後棄之迂烏衣三喉音、用爲介音。減去二十餘音母。不但未爲愚稚及忙入涉想。且罅漏紛出。即如删去余含烏韻之音母十三。以爲有烏爲介音、即補之矣。不知其缺欠多端。不堪枚舉。今設如欲拼盧字。以爲但用勒（注音字母之ㄌ）烏。按古入四等轉音之論、可成盧音矣。殊不知勒烏所成之音、與勒嘔所成之音無異。實爲婁。因盧字音非起自撮口、不能成。若借用勒母起自開口、必成嘔韻之婁也。其餘此一類之字、皆同此誤。又如删去余含衣韻之音母七。

以爲有衣爲介音、卽補之矣。不知其鈌亦甚多。設如欲拼批字。以爲但用坡（注音字母之文）衣。按四等轉音之論、可成批音矣。殊不知坡衣所成爲坏。因呼批字非起自舌向上擠、然後出氣、不能成也。其餘此類之字、皆同此誤。以此音母與介音兩拼錯誤之字。而加之以三拼。其不穩不確、更何待言。譬如武術。三節鞭較兩節鞭、雖僅多三分之一。而學耍三節鞭、較耍兩節鞭其難數倍。況其近手之兩節又係錯扭者哉。今之教授注音字母者。不能任學生口中自然拼成之音。必

光緒乙巳、公理會牧師梅踶良於燈市口教堂中立第七號官話字母義塾、開學之日。請余臨視。梅氏演說曰。我們美國所用英文字母。很不方便。不如王先生的拼音字、又恰當、又易學。將來我們也改良纔好。梅君對於國際。無我無尔

須令牢記所命之音類如勒烏、命名爲盧坡衣、命名爲批一。切此類之字皆如是。是與余凡例中所指洋文變音之拙劣何異。夫難易之所關至大矣。三十日習成、與十日習成、其難雖僅三倍、而有三倍之難、則輾轉傳衍之遲滯。卽不啻十倍百倍矣。況忙人鈍人望而生怯。更不僅遲速之分。嗚呼。吾國最後創作拼音字。本可擇取便易、勝於他國。豈料落入中西舊法之窠臼。致普及之效難於速見。豈天命也乎。水東又誌。

純以客觀眼光判事。故肯出此言。不似文人政客守舊者傲世、迷信者盲從。皆昧其真知也。

節錄勞君乃宣致讀音統一會意見書

（上略）惟近來王氏所作官話字母於音母中備有開齊合撮每母等各爲一母作拼音之上一字而其韻母不分等專用開口之喉音作拼音之下一字合而呼之躍然而出天造地設不假安排。人人入耳而能通矢口而能道允爲切音之極詣迴非前人舊法所能及今定音標萬不可不師其法（下略）右段在勞氏原書第四頁勞氏此書共十四頁成爲一冊約五千餘字其中多扼要

教授官話字母。雖極鈍之人。令其信口呼之。不必費一毫心思。每日一小時。十日即能成熟。不似學他種拼音字。須有研究而後不誤也。而音韻家日。不須研究。即不尊貴矣。

之語。如定音須從各省之多數。如不可加入濁音。如勿用三拼四拼。如用官話字母爲藍本。注音字母之十二韻母。雖改變官話字母之筆畫。實仍與十二喉音毫無分別。蓋由於背後有勞氏此書。吳某不得不敷衍之耳。

按勞氏係托病不到會之延聘員。爲蘇浙多數人所景仰。此書於開會之始。由淶水送交本會（勞氏隱居淶水）時會中收發記錄等員皆無錫人。故吳某一手遮天。將此書掩滅七十餘日。以自便其爭濁音等案。大衆不知。直至距閉會僅餘十數日。勞氏委其長女孔夫人到會

勞氏爲會中要人此書以代出席萬無不付討論之理黨魁作事敢於違法概可見矣作一會長尙如此況握至高政權哉

場旁聽於休息五分鐘時密以告余余問有底稿否孔夫人曰有副本在舍下是晚余偕直隸河南會員四人往太僕寺街衍聖公邸向孔夫人取得副本明日開會余袖藏副本登臺問吳曰勞玉初於開會之初卽送來意見書一册你何以不給大衆公閱吳悍然答曰玉初給我個人的書我給你們看不給你們看是我個人自由之權余袖出副本展開示之曰我已向勞先生索得原稿在此你說是寄你一個人的這書

勞氏意見書初到時若不被吳某掩滅則會事成績必能較良至此時始發現會中一切事已一成不易無討論之餘地矣

中擡頭上欵是諸公共同酌定我且問你你是姓吳名敬恆耶是姓諸名共同耶吳瞪其大眼一字說不出遂提其皮包下臺而去口中嘟嘟囔囔曰我本來早就不願意幹了此吳某辭職慰留不囘之一大緣由也大偉人敢於舞弊穿窬之醜如此倘亦崇拜偉人之時髦意想所不及乎又誌

致資政院議員江君謙書 宣統庚戌作會由拼音書報社石印

益圃仁兄大人。昨聽高論快甚。惟告我以習洋文之人習官話簡字韻母中缺迂烏衣三字。此不可不早辯明之。拙作庚子初稿喉音中有迂烏衣三字。設而不用。癸卯後始去之。緣京話萬語千言中、含有迂喉音者。僅于彡屮尸口女六音。含有烏喉音者。僅才卜才扌五厂二クナ土刀十ヤ入又七オリう十九音。含有衣喉音者。僅乙工匕Δ丄井乂く入音。皆已用之於音母。此外口中言語、再無一字須用迂烏衣作

韻母者。故前數年中萬人拼用。譯書多卷。而此三字者作贅旒於卷首。無人理之。同人皆以爲無謂。弟始割愛而去之。弟前此不肯去之之故。亦恐習洋文之人拘於成例。妄議之也。至音母中于丄く三字、與喉音迥別。我兄當自知之。伊澤修二嘗爲以母爲父。彼未經吾人口授。難與遥辯。使其來親聽吾人讀音母丄與喉音烏之迥異。自爽然矣。且弟之法與洋文迥異。洋文拼法。音母皆爲無音字。彼當初作者不知選音。故不得不然也。弟所選有音字、能隨各韻母變化。

其功用與無音字無異而又各占一言語中最多之字音不待拼而直用之故此項官話拼音每拼一篇論說其中不待拼者恆有十分之四洋文無此便利此弟苦心擇別所得勞玉初昨日所謂此正小航製作之妙處也彼習洋文者未曾實驗遥望而即生訾議使其習此三日必自笑前之輕率矣何患焉知我兄本明乎此但恐辯論時不能如弟之縷悉故贅言如此以備院中答問

救亡以教育爲主腦論

民元壬子作會於上海鉛印專對袁世凱而發

今夫愛身者飲神調劑不敢作誇大矜張之想重自量也愛國何獨不然國爲人之積人有自立之能力乃有結合之能力吾國多數人知識不足謀生非教育普及萬不能救而近年畏民智如蛇蝎之政府實爲教育上一大障礙物去之良爲快事所快者後此救亡主義進行無礙之謂也非共和政體一成即足抵抗列强之謂也救亡主義全以教育爲主腦然既非前此學部所持尊孔尚武保國粹之謂亦非令人

人明於共和政體備有參政知識云爾也。所謂教育者瞻矚雖及高遠、而致力專重卑邇。撮其要曰、使人人有生活上必須之知識。定其旨曰、生活主義融和乎道德主義。倜人生活主義融和乎社會生活主義。一國生活主義不悖乎世界生活主義。循理守分。質直光明。得尺則尺。得寸則寸。教育之方針在此。而政治之主腦亦卽在此。蓋致力於此、非有地步不可。非有光陰不可。故財政也外交也邊防也警務也法律也。所以保持安甯之地步與光陰、以濟此教育主義

者也。若農商也工礦也交通也宗教也兵學也則與此教育主義表裏源流息息相通者也。節目雖多以專注之眼光分營之認定主腦以持權衡輕重得宜。步步踏實。對內對外順理易施。無誤用之營謀無枉費之財力。縱有二三好用霸術之强鄰祇可持以相當之交涉。已破之甑不能强完。未決之隄不令驟潰。迨教育大進。而實力自生。萬無昧乎輕重。勉强效顰、較量海陸軍備之理。昔李儀叟言我於北洋糊一紙老虎。夫澤麋虎皮。智士所戒。自知非虎。能令人視爲

眞虎哉。迨見其無濟。始悔前之不度德不量力。而形勢大變。蓄艾已遲矣。吾觀新大總統者。以練兵爲主腦之政治家也。而一時政客、又多意氣揚揚。發爲膨脹之言論。重心點既失其眞。而勢力又足以刧制與論。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一往莫遏、勢等懸流已矣。夫吾何人斯。能置喙哉。抑使時賢政見所得結果、能不似吾所逆料。是固吾之所深願也。

小航文存卷一終

甯河王小航原名照著

京畿河道善後意見書

五大河滙流津沽。由直隸山西歸綏察哈爾熱河等五省區，及河南山東之北部，縱橫二千里，除灤汾沁薊運數小部分外，二百三十餘縣之水，迴環輻輳於寬僅四十餘丈之一線海河。來源廣而尾閭狹，較淮倍甚。是爲國內水道第一奇局。誠應爲國家之大役。非一省之任也。五大河之上游。如永定、如大清之豬

龍如子牙上受之滹沱如南運上受之漳河。每一支河。伏秋偶漲。動卽寬一二里。若以五大河各支河全數與此海河較之。蓋不啻百與一之比。是則漫爲巨寖者勢之當然。安流順軌者時之偶幸也。言仲逵所指五大河來源皆舉其偏者近者小者姑不具論。惟是五大河所以成爲斯局固地勢使然。亦有繫乎人謀者。宋以衞爲邊防餉道。明淸專以河運供天庾而借漳衞合流爲南運。借潮白爲北運。遂爲一成不易之局。憶光緒二十三年仁和王相國督直。余曾上一書。大致言北運可由王家務

引河開濬下游自行入海。子牙與南運併而爲一。開濬滄之捷地、青之興濟、橫趨岐口入海兩皆斷其赴津之下游。而南漕悉數改折商購。以所省出之欵爲南北兩運及子牙開濬改道之費。相國交水利局議之。不果行。爾時因國家尚有數十萬石之河漕。故當事者視爲奇談。今漕運已廢。請申此說。蓋直隸水道、比之摺扇。南北兩運河比之兩大扇股。凡被包其中者無論有若干股。不能不會於扇軸。此千年來受保運道之病也。查南運減河有四。曰四女寺。曰哨馬營。

曰捷地。曰興濟。靳官屯減河下游仍入大沽故不計捷地興濟由歧口入海。地段較短。且滹沱自獻縣入子牙。若於興濟以上相值之地。導子牙東趨過運。亦似便易。前日見某報載熊督辦將開濬南運減河洩之歧口。誠扼要之圖。為興濟歟、為捷地歟、總以擇其一而挖濬寬深為宜。而挽子牙東趨之說、似可請其勘議也。又四女寺減河。光緒十三年曾經李文忠與東撫張勤果會奏、開挖由鬲津古河入海、長五百餘里、鬲津河兩岸有隄。河身原寬六七十丈至一二百丈不等、四女寺減

河行於其中寬八丈、當時併閘填橋等工、計之僅費銀十二萬餘兩。今若查勘挑濬、寬深二三倍之、果放溜暢適。則斷恩縣以下之運河舊流斯漳衛洪流。於直東交界處已自消去。而歧口專洩子牙。必益得力。則山西之忻代平遼澤潞各屬、河南之彰衛懷各屬、直隸正定以南各屬、以至山東臨德一帶、百餘縣之水。皆可不至天津。此亦似可請當事勘議者也。北運原有箭桿青龍灣（即王家務引河）筐兒港三減河。近年已浸有自行改道之勢。擇其一而用之。以青龍灣爲最宜。

惟七里海中引河須挑挖寬深。而甯車沽京奉路之鐵橋口門應長二三百丈。又凡當興濟撻地四女寺引河之津浦路鐵橋皆宜長二三百丈。如此則天津海河僅受永定大淸二大河之水。再將陳家溝下逮東隄頭金鐘河至甯車沽、開濬加寬。則來源之大河有二、去路之海河亦二。勢平理順矣。蓋下流吸受、則上之淺者可化爲深。下游紆回、則上之通者亦化爲滯。如是而後徐圖上游之工必無虛擲之虞。今天津及本會俱決定自下游入手。是已得其要矣。航衰病

不能赴會。書此塞責。伏乞采擇

再者熊秉三之精密。王鐵山之廉幹。本會中蓋無其匹。本會爲事外之輔助機關。對於辦事機關貢獻所得。理應無所煩擾、無所爭執。否則恐懸者利用本會、多生無益之支節。誤時失機。而使辦事人負責之心輕矣。諸公高明。祈注意共防之。

右已未年作。時徐總統爲京畿河道善後討論會會長。以余爲幹事。余不出席作此塞責。

屯田議十一年七月作會經財部印刷局軍學編輯局兩次鉛印

我國非裁兵不能圖存固不待友邦勸告始有覺悟也今統一有望規畫盍亟然操切行之病且立見病起而又治以兵輾轉循環害將更烈故今之遲回審愼固其宜也竊聞近日之議約有數端一曰缺額不補汰弱留強分爲三期終合限額此誠穩健之道然時局緊迫恐無此廻翔之暇況夜長夢多對觀則互起猜疑內省亦誰敢自信故目前卽宜認眞點驗檢舉空額不咎既往或卽減去若干倘曰二期三期則

失之太緩耳一日改爲工程隊倡此說者聲言倍其俸餉少其工作其口頭潤綽令聞者心喜抑知無論中外古今工程之事必先估定所需工作始招工人不能先養多數工人以尋工作姑就鐵路一項而論本係商業性質設如勘定某路需借欵若干招股若干豫計路成每年收入若干必能償息償本各若干通盤籌畫始能不敗必先不敗始能推廣其中土工一項由某地至某地共若干土方每方定價若干限定何日報竣俱由承辦人立合同負責必驗收後始

盡發全價所有一切工作概皆如是今以厚餉之軍人充之其程限必無把握即令鐵路公司任此餉糈之半公司亦未必合算是有裁兵之名而仍存養兵之實於路工無益也況鐵路者相生相剋之事也設有甲乙兩線豫計甲路先成乙路後成始兩有裨益倘乙與甲爭先乙先成而甲或即敗諸如此類主者自有權衡故鐵路所欲招之工不能與軍隊所能任之工適足相當既已坐食厚糈不便令其賦閒則爲人覓事急欲興工外人趁此競爭分頭投資而政府

反有急不暇擇之勢其貽累可勝言哉惟河渠土道可以安插少數然河工興辦亦有次第往往岸左岸右上游下游利害相反各持一是中央必精於統計審定利害之輕重始能興工倘以大股軍人之勢左右其間恐無復詳審之餘地總之凡關乎工程必隨時招募始能伸縮自如况倍其餉則無異增兵有何益哉一曰改爲警察此亦可安插少數多則反害敝政蓋警員由本地操縱始能相宜倘由規定指派而來挾有特殊之勢力與民治必不相容耳以上三策

分別酌行約不過能裁十之二三其距離限定之額尙違非別有痛裁之法不可而求其猛進無弊則舍屯田莫由矣古時寓兵於農井邑邱甸依法徵集有事入伍罷役歸田秦以後按籍徵調久或不歸兵農遂分惟唐之府兵略近古制而未能持久屯田一法始於西漢歷代閒有仿行大抵多因疆場相持既非急戰、又難撤防以此爲就地籌餉之計是謂以兵兼農今將以屯田濟裁兵則名曰裁兵實存寓兵於農之意嘗計每人授田五十畝則百萬人所需之田、不

過爲方百里者十耳查口北三區、及東三省寧夏青海、新疆、川邊、雲南諸省區、可墾之荒何止百倍於此。今姑就口北三區言之、前此每有放墾消息、則黃河流域各省貧民、莫不翹首跂足、倘有官力資遣、則道途加遠、亦不成問題矣、東南諸省各就舟車之便而擇所趨、應亦無甚困難、謹擬訂辦法十條如左。

一、速由中央令行邊區、查報可墾地段也、計縱橫十里之地、爲方一里者百、爲畝五萬四千、足敷兩營人每人五十畝之用、其地段非方整、但相接近有

五萬餘畝者其用亦同。縱橫二十里之地爲方一
里者四百、足以分配一旅而有餘。其地段非方整、
但相接近有二十餘萬畝者其用亦同。而廬舍溝
道營市操場皆在其中矣。今應卽令有荒之省區。
派明幹之員履勘、繪圖貼說。限日册報、以備指撥。
一改軍官名目註籍農部也。應先令各省限期呈報
可認裁改之某師某旅某團某營確實數目。俟各
荒區册報到後。卽由中央分配指撥。行知各該省。
則地已有著。卽先改軍官爲農官。團長以下仿周

先求集事。務在簡捷、不必遽言新器新法、以免紛擾、至於改良進步、乃大端既定以後、數萬農官百萬軍人自然之能事、何必豫先紛議或致貽誤實行。舉大事者務審輕重。

官之州長黨正及管子之連長軌長等名目、師長旅長暫仍舊名、而冠以農字、皆即註籍農部。改名之日、即已耳目一新、對外則表示決心、得信任而易於借債、對內則立消猜忌、趨正義而互欲爭先、磊落光明、大計定於此矣。

一資送赴墾加餉六月並養育一年也。除本年十二月以前仍照舊按月發餉並補給欠餉外、自明年一月起、每名加給兩個月之餉以爲川資、始收其軍械、去其肩章、改編爲某屯某字號第幾農夫、到

墾地後又加四個月之餉並豫發三個月之餉購製農器搭建房屋每十人搭建五間每連成一村村之地基三倍於現有之房間以備四年後獨力建屋之用每月仍照例發餉又七個月而收穫功成永遠停餉矣

一規定分利也地爲國有或爲蒙古有或爲土司有理應徵課加餉六個月之款由於借債勢必償息且軍械雖不用仍宜由督理籍備官長雖受田亦應略加津貼今姑假定每人五十畝之歲收豐歉

平均三十石按粗糧之價平均每石約五元共爲一百五十元應規定以十五元納租課以五元納債息以五元納督理處備械以五元爲農官津貼收穫時令每農以糧六石先交官倉請就近之地方官派員協助招商公開糶價除開銷各項共假定三十元外倘有餘仍由官倉代本農存儲其本農不交官倉之糧每人所得尙値百二十元亦由官稽核、戒其浪費除供十二個月用度及添購器具籽種外勸以儲蓄交可靠之銀行生息官爲保

証以備凶年約計四年之內每人可儲一二百元遇有正當事項或建屋娶妻或迎養老親或請假歸鄉及其他事故核准支用其詳細規則隨時酌定之

一師旅以下各農官皆受田親耕也運甓習勞英雄本色考明永樂間制定督屯之官皆自種樣田以爲表率太原千戶陳淮因樣田多穫特詔褒嘉唐郭子儀封王後尚自耕百畝吳大帝八牛一耦父子親耕以勵屯政蓋賢者並耕而治其說未可盡

非況以軍職而任農官、髀肉生慨。必不肯坐食津貼。惟與袍澤同其甘苦。庶伐檀之譏可免、而田畯之喜皆迎矣。其受田等差、由百畝至三百畝。獨力不能終畝、得以傭工協助。

一農官仍任訓練也。春蒐夏苗。納之軌物。蓽路藍縷。不廢箴勤。凡屬農民。概應董勸。況此輩壯丁。豈可任其流於窳敗。故宜舉人生應有之道德及國與民之關係、與夫世界進化之情狀、編為演說及歌詞、於農隙為之講解。課之諷誦。俾志氣增高、而守

身益固並用木棍代兵器抽暇操練冬日貧瞳尤宜導以運動務使袪偷惰而振精神備而不用其無形之益不待言矣

一改工輜爲專業也從來軍屯所在荒僻之地轉瞬而成邑成都因百工商賈趨之也今使工程兵以一年之養育餉爲資本經營或獨力或合夥之工業輜重兵以一年之養育餉爲資本經營或獨立或合資之商業工輜之軍官佐亦可或爲經理或司市政量材任用其市政亦抽稅助償債息昔管

子令工商農各自爲鄉公與國高分帥之而爲三軍其編制之詳固不可考而相輔相需互結不解其意可思也至各省馬礮隊暫可不裁蓋人缺易補馬缺難補不宜輕棄耳

一有缺即補勿任荒蕪也此項農夫或因過於懶惰滋生事端而革退或因不得已之故自行告退或因歷年儲蓄及私蓄足以成家而自願遣回原籍則田屋騰出即與原人斷絕關係可限日招鄰近之工商認充倘過期無人報認即咨附近省區招

願改農業之軍人帶資充補此係熟地自易招徠。
一特例賞罰也農官註籍於農部而陸軍部仍存其名每歲由農部派員考核成積優者有獎凡公罪、由農部處分之私罪處分之外並咨陸部降革軍職凡農夫勤惰之賞罰由農部自定之另由司法部派員設廳於屯所以司刑民等事訴訟罪重者、處分外收其田屋。
一特任督理大員也此項農屯不便隸於地方官而事無大小皆直接呈報中央亦嫌煩瑣應以舊有

勛勞之督師大員仿宋代營田制置使、屯田大使、名自特任爲正副使隨地勢遠近人數多寡、劃區分隸每副使約統三四萬人每正使約節制三四副使凡屬農政財政民政司法路政警政各事由各級農官或呈使署或呈使署而兼報部或呈部而兼報使署分別辦理正副使皆負督理之責秉彈劾之權尊其品秩優其俸薪正使護兵五百人馬二百匹副使護兵二百人馬五十匹凡設警察、立學校、開渠、修道、護送行旅、籌款抽丁分別事之

輕重由正副使咨中央該管部施行其已爲成例之事則徑令施行報部備案其正副使署官屬另規定之

右十條率擬大致即令急起行之庶一年有成不容稍緩亦不能再速雖多費六個月之餉而一勞永逸福惠無疆謹議

按我國情勢與各國不同以最多之人口踞圜簇之地勢但重邊防所應限定之兵額不過人口四百分之一原不必實行徵兵自尋紛擾惟

募兵則家室住址散錯無定於續備後備之計畫甚覺困難若依此法屯田訂會操之期存部屬之式倉猝應變易於集事其有助於邊防者大矣中華民國十二年一月九日補誌

書昌黎諱辨篇後 附類記一則

考周人所謂諱。但口不呼之而已。非廢其字改其字也。詩書不諱臨文不諱二語、於一切文字括之無遺矣。蓋詩書指前代之典章、不應擅改、臨文指現時之著作、儘可直書。今周孔遺文具在。不諱之證歷歷可指。何能誣也。故古之言諱者。皆謂口不得呼其名焉耳。至廟中不諱。是又於不得呼名之中而有別例。如周公口中固不得呼武王之名矣。而對於太王王季文王、讀册時。必直呼曰惟爾元孫發遘厲虐疾。必曰

以旦代發之身。後之史臣轉錄時、雖代以某字。而誦此書者、苟非至愚、皆能默會當日口中之爲發字也。蓋臨以遠祖。則不能諱近祖之名。臨以先王、則不能諱今王之名。情之自然、理之當然。所謂廟中不諱者此也。苟偃對神呼其君曰彪、蒯聵對神呼其君曰午。雖非廟中。實同廟中不諱之義。至如樂歌中、克昌厥後、駿發爾私、俾爾熾昌。雖用之廟中。不過爲一切文字不諱之通例。與廟中不諱自爲兩事。總之、凡古所論諱與不諱。皆就口呼而言。與文字渺不相涉。凡文

字中有君父之名。（指直舉君父之名而言、至若同字異義者、更無論矣）或有不必讀出之時。而筆下必如其字而書。斷斷然也。左傳述申繻之言。晉以僖公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令後人有因諱改字之疑。其實不然。蓋名司徒、名司空、皆同徵在之二名。而朝堂之上於此官亦必連呼二字。（朝堂之上對大臣或呼官不呼名、如宋元公曰、司馬以吾故是其例也、）連呼二字。適同先君之二名。自覺觸耳驚心。以故當時本國改此官名焉耳。非一切文字皆不得書司徒司空也。不然。當晉僖宋武之世。周天子尚統馭

海內。豈能對於周京佐王倡牧安擾邦國之大司徒大司空、亦拒其政令。而斷絕文告也哉。至廢二山之義。若何而廢。今不可考。觀春秋明書公孫敖。可決知二山之廢、與文字無涉。況展禽、士燮、皆以先君之名爲名。甚至王孫滿、之於穆王。鄭伯突、之於武公。國諱祖諱。兼而犯之。日本德川據國時、世世皆以先君二名中之一字命名、不以子孫犯祖父諱爲嫌、吾國文士東游者、詫之、豈知其與吾國三代古風固不相悖哉、此四人者、或爲名賢、或爲親貴。豈不諳禮制者哉。誠以此名非彼名。呼此非呼彼。理無礙也。夫名之犯諱、尙且無礙。況一

切文字哉。徧證秦以上之書。瞭如廓如。毫無疑義。雲漢宣王之詩、不諱禰廟之胡、小明幽王之詩、不諱禰廟之靖、不韋親事始皇、其書不諱政、黃歇逮事頃襄、其書不諱橫、此類不勝枚舉、故文字之避諱、漢以前之聖賢夢想不及也、 因諱而改變文字、自漢人始。韓子曰、不聞諱滸勢秉機。豈不知卽諱書虎世昞基、亦爲漢以後之陋習也哉。吾知韓子熟習周孔遺文而洞明其義之當否也久矣。積重之下、不敢深辨焉耳。踵事增華。晚近益甚。子路曰、爲孔邱。不諱師名。乃自太白以後、詩文無敢書孔邱者。其尊師勝於子路。孔子書臧紇。不避父名。近代人刻書、且

有因家諱而改古書字畫者。其孝親勝於孔子。夫漢人作俑。不過恭而無禮則葸耳非有他也。至近代人。直借此爲藻飾之端。夫恭本於誠。不誠卽不恭。倘曰性情然也。然則孔子子路必應受教於近世諸人。而後完其性正其情也哉。皇侃於爲孔丘下疏曰子路稱師名者聖師欲天下知之也表章孟子者以韓子爲第一人而原道篇曰軻之死亦此義也近世人心日益浮僞與古人用意大相反甚至於前代人之未甚尊顯者亦概舉別號以飾文藻吁可厭也

凡無益之端。人或解之曰姑從之、亦無損。夫人生僅此晷刻。事理僅此竅要。既無益。何能無損。吾今

連類而有深慨焉。馬關之役。以國書無御名、伊藤詰責李文忠大窘。忸怩曰、非臣下所敢請耳。韓國獨立。吾國與日本約中已承諾矣。而對韓則越三載始認爲鄰國。交換國書。先由外交部繕稿呈覽。稿中韓帝低一格。中國高一格。且不留署御名之地。 景皇大怒。面斥該部大臣糊塗。御筆勾擡韓帝一格。且飭令留署御名之地。而該部章京出而竊竊私議。仍以上之自卑爲非。夫子孫對外人而尊已之祖父過當。是爲祖父招辱。苟非下愚、必明

此理。臣爲君謀。何獨不然。禮尚往來。東西各國。皆以元首之名致書友邦。吾國獨悖其例。各國匿笑已久。夷狄人者。人亦夷狄之。不摘其高帽而以握實權抵制之。高帽何益。世俗戴高帽一語。實傳神余無以易之。戊戌以前。外國使臣覲見。中國皇帝高坐不動。中國使臣至外國。其元首立待。握手歡迎。苟非隱恃例外之實權在握。人誰忍此。伸於彼者屈於此。吾國陋習使然。景皇帝毅然革其陋習俗儒斥爲喜新。其實證之於古。予小子發。予一人釗。天子對諸侯且稱名。而列國稱名相交。更無論矣。東西各國。猶近我國三代之風。我國對於三代。

反居化外。凡見侮於外人。皆由自召。俗儒陋習足以亡國。此郭筠仙先生所嘗歎息痛恨。其結果已見。至今日國體既變。而言愛國者、人人以妄自誇大爲强國之捷徑。甚囂塵上。不容異詞。仍此千餘年來僞忠積習所發酵而成者也。潛心於心理者自知之。小航附識

書蘇子瞻晁錯論後

鯨布之叛。四皓勸高帝親征。非謂漢廷諸臣。無帥才也。謂其資望皆在布下。則氣易爲之懾也。今七國皆漢之親藩。挾帝胄之尊。平日漢廷異姓大臣。恆不敢與之抗禮。一旦以淸君側爲名。其氣勢十倍於鯨布。此中外上下震悚驚疑之會也。惟皇帝親征。則順逆立顯。日出雪消。七國之魄可奪。此事機之當然。更亟於鯨布之役矣。觀於後此周亞夫持重於梁郊。不敢遽張撻伐。與明代李景隆平安諸人拒燕之態度。

竟無大異。則當日眾人之意見、大可知矣。故亞夫之卒能成功。乃天幸耳。今因亞夫之成功。遂訾議親征之非計。不亦謬乎。況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之語。馬史所無。而班書增之。核諸事實。頗覺支離、何則。七國稱戈於東鄙。而闕以西無他敵也。故天子自將與否。自爲惟一之大議案。至何人居守。何足相提並論。此其支離一也。丞相職權。能令行守相。太尉職權。能令行軍將。果至天子親征決定之日。則撫軍監國。分別去留。自有丞相太尉領袖百僚。鼂錯以新擢之御史大

夫何能目空朝右。自命爲與天子對待之一人乎。此其支離二也。晁錯生平好談兵略。英銳喜事。果天子親征。方且躍躍欲試。以艮平爲不足道。何肯於建議之初。自甘落後。此其支離三也。吾謂使天子自將。固爲錯之本計。而已居守。是爲怨家周內之辭。若果有是。史公聞見較親。何能諱之。至東坡謂若晁錯自將討吳。未必無功云云。誠足爲美談矣。夫以新進書生。大言不慚。動欲自當滅敵之任。此宋以後文字中所習見。古之文臣。何鮮有如是者。東坡快談。固爲重視

晁錯。錯而有知。惟有遜謝不敏焉耳。設使錯不自量而自爲大將也。其資望更遠遜亞夫。是與親征之本計極端相反。一舉而天下瓦解。其貽誤可勝言哉。

致徐總統書 民國十一年

菊人老前輩鈞鑒。敬啟者。時機迫切。不暇為頌禱虛詞。近日劉鶴慶又指使財內二部以強迫實行房捐。市民全體反對。聞各團體不日將往新華門哀求。前歲八月。照於房捐會著論說。登北京日報。其中引倫敦市房捐之重。與我國根本不同。種種異點。政府中曾涉外洋者。決不可效顰忘醜。並於法理事實反覆抉摘。精實透徹。頑石亦應點頭。社會同聲許可。劉鶴慶想亦讀過。今乃悍然逆施。又揑造謠言。稱係奉軍

之意。以恫嚇市民。倘同人電奉請示。吾知聰明剛正之張雨亭必不犧牲人格以代豪奴受過。是弄巧成拙。當場出醜。使我公無以自明也。萬望速行制止。實爲兩便。抑更有進於此者。邇年都下有收入七陽之謠。指慶字與章光綱襄等叶韻也。前歲天津同鄉李鵬飛等訐告徐曹諸詭名賣灤州商埠一事。初次呈文。我公尙問徐知本爲何人。二次呈文明揭之曰。徐知本卽徐世章。由是懸案不問。而當時某報載徐世章向天津某君聲辨之詞曰。此事曹李諸人曾遣溫

世珍來言聯美抵日利國利民我答以既是利國利民我極贊成然不便列名云云夫介弟贊成。則奸商之胆壯矣。不便列名則仰承意旨捏名徐知本。推之爲首以便分贓矣。此奸人習行之例。三尺童子亦知之。閱歷數十年者反不解此耶。就果係曹李諸人捏造徐名。徐本不知。今已知矣。此何事也。損失國權。脅奪民產。牽連十數省區。伊等分贓之後。於其中即無權乎。則爲賣國。有權乎。則爲叛國。苟徐世章少知自愛。强則必與曹李興訟。弱亦必灰心退隱矣。既未肯

派大員查辦。是使徐世章不得脫嫌疑犯地位。乃於此懸案時間。仍發命令派徐世章兼某某差。仁人愛弟固如是乎。參戰收沒敵產。應歸中央。毫無疑義。乃井陘煤礦。擅歸省有。及攷其內容。則有交換條件。以徐世綱爲督辦。每煤一噸。交納徐世綱一元。計每日平均二千元。每年徐世綱一人所獲七十餘萬元。曹邊諸人亦可想見。此二十幾省區之公產也。設有偉人甘入下流。戲遣一弟來請分盃羹。竊恐不得以地盤二字拒之。其餘光襄諸韵。亦時見報章。照不暇詳

記。夫親族迴避。舊例綦嚴。民國雖未規定。而歷任總統之子弟。從未有揚干亂行叔魚黷貨者。自我公一門競爽。家相多材。各省效尤。赤狐黑烏。橫行無忌。指桑梓作有庳之封。我民奚罪。竭膏華飾萼樓之盛。衆怒難平。縱頌之諛之曰非貪非私。此等實在情形。其堪令西南各省東西友邦見耶。清室西太后世所稱第一專制女主也。慶王嘗面奏桂祥貧困已極請令管理崇文門稅務。后艴然曰。朝臣貧者多矣。桂祥我親弟也。有我在。決不能任以優差。今我公何人也。專

制進爲共和。乃如此乎。抑更有不能已於言者。人生在世。要有足以自立之精神。既已任總統之職。功罪毀譽不在正式不正式。我公數年來事與願違。誤在見解。而不得已之苦衷。未嘗不可自白於天下。何必忌國會如蛇蝎。天下事非蒙頭蓋臉所能了。南北統一。關鍵本在法律。所謂事實者。爲自然之附帶物。舉凡疏通也地盤也分配也。種種怪名詞實足騰笑。我輩老學究自謂亦知法律。實於法律要點熟視無睹。如隔重山。開口便錯。至今爲梗。無人敢一揭破。奉勸

我公埽除已見。虛心追索。庶能洞見竅要。迎刃以解。否則虛耗歲月。誤盡蒼生。豈不痛哉。君子愛人以德不以姑息。獻曝愚誠。幸垂察之。言所未盡。已託鄧君面陳。詳明解釋。肅此。即頌鈞祺。王照鞠躬。四月六日

勸聘老勿上台書 錄十一年五月三日北京日報

據與王聘老接近之某君言。聘老此次翻悔不肯上台。實因受其同鄉王小航一封勸告信之影響。該信內中所述不必登台理由。聘老大爲感動。故特晉府懇辭組閣。力悔前約云云。茲將王小航原函照錄如次。聘卿先生台鑒。遜敵者執事操守謹嚴。宅心正大。爲吾鄉第一人。今被雲霧籠罩。有欲代人受過之勢。航甚爲吾鄉惜之。航與先生交淺。不便言深。今以簡單之言奉告。一日不能以恢復國會容納南方護法

之意不必登台。茲將航累次直接勸告東海及曾登各報間接勸告之文數篇彙呈一閱。必可瞭然。無待贅述、一曰不能廢止妖異之督軍團制、不必登台。查軍人會議。惟有協同動作之軍務可暫用之。行政官之代表會議。惟於依法行政之中謀齊一其範圍以內之手續可用之。若以軍民長官之會議決定中央政局。則中外古今無論君主民主國體皆所未有也。洪憲之末始發現此破天荒之怪制。欲依以留戀總統地位。而卒不成。然能令倡義之唐蓂賡輩冷落如

彼抵抗義師之人物煊赫如此。此即督軍團之效果。亦即中國之所以分崩。人民之所以塗炭也。由是而倚督軍團以推倒黃陂。推倒國會。推倒河間。河間之南巡也。倪嗣冲刼諸蚌埠。惡聲面叱。河間驟啕痛哭。如小兒之受責。而安福之世界成矣。夫合肥之所以勝。卽合肥之所以敗也。然合肥固別有獨具隻眼之政策。猶當別論。東海則標文治統一之幟。而數年來四面玲瓏。八方崇拜。以中央紀綱爲贈餽之具。凡所徵集。無一非督軍團之變相。借其威力以恫嚇南方。

以抵制國會。人壽幾何。而苦心事此。此航所代爲痛心惋惜者也。今新式督軍團又發現矣。執事幸勿自誣。云云。（下略）

此篇原稿不存。亦不記憶。今搜尋舊報紙得此。因非整篇。故錄該報全文。按此聘卿因悔約無以對徐。故借余函解嘲。送報館登之。非由余處送報館也。水東補記

譚復生戊戌入京後。已悔其廢三綱之說矣。乃梁氏乘譚死後表出譚之舊說以張大其勢。梁氏譬如新開襍貨店廣取他家之貨、略改製之而貼以已店之發票。其改製之劣、損及他家門市。不顧也。

論三綱不可廢

此篇曾經章行嚴登入甲寅月刊

吾國廢三綱之說、始於譚嗣同。今學界青年極力鼓吹。流毒之深。國人尚未覺悟。夫綱之爲用。乃萬事萬物天然自有。不能或廢者也。所謂三者不過舉此爲標、以概其餘。考紀綱之名。始於夏書。而綱字之釋義。始於商書之若網在綱。蓋結繩爲網。固以衆目爲體。而非統之以綱。則目亦盡失其用。今設有綱焉、不循衆目之條理而錯迕於網中。抑或偏繫一角之目。而斷離其全綱。則是失其提挈之用。自應改製而提挈

265-33HK.S7607ZX

之。固爲事所恆有矣。而遽謂必廢綱任目始協均平之理。不亦顚乎。夫考驗行星。必以太陽爲全系之宗。測繪地球。必以兩極爲經線之會。植物之枝柯必擎以本榦。而本榦或護以棘籬。動物之肢體必運以腦筋而腦海獨厚其骨殼。列車何以讓車首居先。築室何以讓棟梁在上。非有意偏重之也。物理之天然固如是也。今獨於人事而曰必廢綱而後還其無階級之原則。於理可通乎。舊時官場有曰憲綱。其語雖甚鄙俚實亦未可厚非。蓋凡一時政權所寄、責任所歸。

君之爲綱非必帝王也商有商綱教有教綱舊時大城市之乞丐亦有綱頭焉豈有專制之嫌哉非綱則萬事不能舉異說蠭起輾轉千年終不能逃此公例

斯即重心所在部下理應服從倘容負責輕者違而撓之則百績無成上下俱敗故由一國至一機關下至一小商店合組之中必推有負責之人而後能有條不紊凡此負責之人皆君之類也父者家之君也君父之所以爲綱出於萬事公例之不得不然即禽蟲之靈慧者亦往往闇合此純爲天然之理非有權勢之說雜乎其間也至於夫婦之道中國古人本云合體同尊因男女體質強弱不同故天然演成之慣例男子出而奔走女子留守家庭固非有尊卑之別

榮辱之分也。事勢所便。家與家之交涉。國與家之交涉。不能不許男子以代表結約之權。責男子以全家履行之任。亦如舉網之必握綱也。設使對於一家之交涉不握此綱。則事事必須穿房入闥。一一面命而訂結之。一一耳提而責備之。其貽誤可勝道哉。余昔見南海何沃生所譯英律。凡女子既爲人妻。即在禁置產之列。（禁置產三字爲一法律名詞譯者所用）可知西洋舊俗國與家之交涉、家與家之交涉。亦握此夫綱、乃事理之不得不然。與中國不謀而合也。今中國輕狂之輩。爲便

其放蕩之私圖。誣綱字爲專制。舉數千年進化所成之法制禮俗、廢棄無遺。以奔走叫囂爲榮。以守分安常爲辱。條理無歸。責任無屬。夫天下事日益繁賾矣。節節歸納、猶恐日不暇給。更容若輩擾而紛之、播而散之乎。吾願喜新厭故者。就事實一思之也。何沃生（南海縣人。名啟。孫中山嘗言何沃生是我之好友。然何沃生始終未入黨）

古來女子軍事序

古人云。戎事不邇女器。又云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誠以陽剛陰柔。性質之異。稟自生初。故古今中外。皆以當兵任務。專屬男子。雖各國歷史中。女子有裨於軍事者。代有其人。然究屬少數。不能視爲公例。乃此次歐戰。德法諸國。因用兵之多。過人口之半數。故除衰老幼稚外。舉凡守後路輸糧械等事。不得不以女子承其乏。而看護傷病修理軍裝等任務。平時已半屬女子者。無論已。由此推測。苟非華府會議有縮

減兵備之案。則各國新憲法中。將加入女子當兵義務。爲勢所必至矣惟吾國情勢與各國不同蓋以最多之人口。踞特殊之部位。國際爲重國防爲輕。故養兵之數。卽充量言之。加以續備後備。亦當不及人口二百分之一。於此而言女子軍事義務。誠多事耳。然法制固有其常則。而情理必觀其會通。夫兵卽民也。小戎板屋。圻父尸饔。人情之常。必不能割絕室家而始言愛國。則捍患禦侮。既爲男女共同利害之事。卽成仁取義。不得謂爲女子獨無責任之端。由此言之。

苟義烈之風盛於女界。斯平日室家交警所以作男子同仇之氣堅男子敵愾之情者。必非尠也。故謹擇吾國舊籍中。女傑之事蹟言論。密切乎軍事者。輯爲斯編。以爲愛國精神之助。勗哉夫子。庶有豸乎。

楊琴亭女士告同鄉女界書（代作）

中華民國十一年秋七月灤縣周劍影女士集合開會。發起女子請願參政團。謂意在勵女學。非爭權利也。女界同胞加入者日多。而報界及兩院議員亦多贊許。預料所擬請將憲法草各條中男子字刪去。必能通過。然竊為我女界前途一喜一懼。喜者冀從此女界潛心求學。無有限量。懼者慮生誤會。非懼外界之誤會。懼我女界自身之誤會也。略疏各端於後。用以自鏡。並乞我女界同胞不棄芻蕘。一一俯察。

一勿沾染惡習以入政界爲榮也國民各營職業本自有發表意見之權而其中必有一部分捨其本業而執事于政界此係無可如何之事當其事者不獲避免未當其事者亦何苦鑽營乃因惡習未除自身本無救時之確見而逐臭附羶不能自已遂演成近年結黨運動種種醜態此正吾人對於男同胞憐憫悲歎之時也而又可與之化合乎

一勿躐等速成反荒實學也世界文明各國皆教育普及於生活必須之知職人人完備然後層遞而

上漸進高明。蓋不先有普通知識、萬無高等知識也。我國教育成績、學生與戶口比較、尚不及百之一二。而男子熱心婚宦。前此負笈東瀛者、往往學無根柢。只求法政速成。卽實業各科中人亦多輕其本業而好談政治。以致國內相習成風。造成今日世界。日言參政。實無參政之能。其去眞正民治益遠。我女學方始萌芽。正宜警心怵目。引爲大戒。倘誤認彼爲民權之發達。效其所爲。遽設法政速成科。必致沈潛向學之賢媛、半爲市井叫囂之政

客。豈不大可惜乎。且男女體質不同。秉賦互有長短。就多數而論。其發揚蹈厲敢於猛進者。男子之所長也。鎮定沈默慮事周密者。女子之所長也。以女子之所長補男子之所短事理固爲當然。然無論男女。必先有其治生之本能。盡其與生俱來之責任。然後進而通於民之與國、國之與世界、一切關係。若厭小務大。忽近圖遠。趾高氣揚。天下尙有實政乎。且棄其所長。用其所短。是不啻我女界自殺之策矣。

一勿放棄保育子女職責也。愛護所生。原爲世間各種動物之公共性。而人類中女性較男性鎭靜和緩堅韌有恆。故教養子女與調護病人皆女勝於男。天之因篤如是。是即天職。非僅乳哺一端而已也。夫賢母之愛子女也。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寢食之頃。亦息息相關。情不自已。無暇豫計將來之報也。而載籍所傳。孝於母者較孝於父者爲多。此皆天理自然之感召。人生本然之趣味。今時髦之言曰。不必爲子女作馬牛。但宜設公共區所。僱傭保

姆以育養嬰兒。姑無論易子而養、迹同心異、其成效相去天淵。且天性未漓之人、亦情不能捨。彼爲此說者。以爲世間除男女愛戀之外別無性情。實以短期之慾火銷鑠其恆常之天性。故假託新學以濟放蕩耳。人格何存。且傭雇之保姆非國民乎。以己之不屑者令他人任之。如社會之公理何。日本夏田氏家政學有云。雖富貴婦人。有錢傭雇乳母亦仍以自乳爲宜。即此理也。我國民普通知識、較文明各國遜之尙遠。不知虛心反省。而偏欲以

輕棄禮俗爲奚過外人之捷徑躁氣宜騰直令外人聞而作嘔耳此類歧途貽誤於男界者已多矣我女界愼勿更蹈之

一勿輕視家政也西洋都會住民有衣服飲食皆取之於商店家中可不舉火者然亦未能一概通行況我國社會情形不同環境迥異旣不能無家則經營衣食整理門庭養老待賓防災禦患一切經常及臨時各設備皆應有條不紊此而不能自治遑論地方遑論國政夫男女平權似不能專以家

政責女然男女中或任內事或任外事必應分司不便輸值有生之初男女形體構造不同假令女子在外奔馳必有不便之日故從來習慣恆以女子為內主者任其所宜也倘視任外事為尊榮未免鄙陋之見矣譬如男子與男子共設商店孰守賬櫃孰出交涉孰去蒐買亦必量材分任豈嘗以此判尊卑乎又如官骸一體耳目常靜手足常動豈賤耳目而貴手足乎我國古時國體雖異而天子親耕王后親蠶亦隱寓內外平等上下均勞之

意。與今之新學理未嘗相背。由此言之。卽縫紝烹調列入學課、有何忝辱。晚近人心浮薄。欲以高談政治。遁入偷惰之途。其禍國之實。與專言尙武略同。此亦男女通病。吾儕求學之時。不可不厲戒之也。

總之天下事萬無巧捷之途。不知詳察貧弱之所由來。降心埋頭計程以赴。徒欲以一時轉變之策略。儻外國而上之。我國人全體之通病已然矣。蒿目時艱。女界固與有責。老氏曰。知雄守雌。夫雌也者。潛心毅

力。乃所以爲雄之原也。孔子曰。坤厚載物。我女界其共勉之。

雲史前來書言徐梁二人欲印大同學說

上古決無大同之世。戴氏揑造。因揑造大同以致後人藉口拋棄治法。二戴之罪上通於天矣。中國一切病菌皆生於漢。此其尤劇者也。

復楊雲史書

前書示及康南海自悔大同學說。誠爲南海老年進境。梁氏欲印行。是有迎合時好之心。太無守矣。竊以爲舉世之大變。非一人之學說所能左右。譬如人之身體。必中氣已虧。血脈無力。而後瘟疫得而入之。病至於死。其由來者遠矣。康南海一時之學說、自認罪過。是仍未通盤澈悟也。玆爲一暢其說。有生之類。由蟲而獸。由獸而人。原係一嗜慾世界。此造物之無可如何。夫教也者。因懲於嗜慾之相攻相取。不足並育

孔子但求寡過。不敢云無過。豈似僞儒所附會哉。

誰不欲高言動聽以成高名。而誠實人不忍也。

並生。故設爲禮教訂爲約束以補救改良而政治亦於是出焉。湯曰有慾。孔曰窒慾。孟曰寡慾。聖人所能盡力者如是而已。非不欲如佛之高也。事理萬不能也。故無論爲個人謀爲國家謀。皆以自知其短。勤勉惕厲。並知衆人之短。力求進步爲務。不能以高尙之理想造作空言。而唾棄數千年政教家之一片苦心。孔耶各教。平易近人。如是而已。我中國二千年以上之帝王師儒。及二千年以來之賢君賢相政教之要。純乎在一警惕抑畏之心。此孔道之眞也。請觀周易

唾棄禮教。減輕刑律。皆害人生命之事。而今人昧其良知以害人。爲人道。謂一聞標語。而人心皆純潔矣。何用刑禮。

尙書古文諸篇。神不外散。雖西漢楊劉諸儒。且隔膜遠甚。況魏晉哉。清代僞儒。肆其瞀說。竟褫儒教之魄。

尙書左氏春秋（公穀不可同日而語）論語、以及戴記中精粹諸篇。莫不字裏行間挾一欽抑之精神。在修身方面。則戒愼恐懼。在治國方面。則業業兢兢。存亡得失之機。切於民生日用。何暇有文學之見雜乎其間。更何暇有誇大之念雜乎其間。自秦火以後。尋章摘句之儒。但知得一師承爲榮。苟以成名而自足。積數百年。矜誇之情日熾。又雜以陰陽讖緯欺飾愚人之術。以爲名高。不知孔道專在實際也。不知經術應有常尊也。不知義理原有定系也。根本謬誤。以致流爲六朝華

今六朝毒餤復騰亦認賊作父之一端

藻之文學而孔道幾滅三千年之統被篡幸隋唐而後返樸歸眞黜華崇實浸漬久而始由唐之經學遞進而爲宋之理學孔道於是重光周易尙書諸書實宋儒理學之大原也雖經五季胡元之頓挫而大體無損焉明代尊朱過當雖失之偏（朱子常有以文學爭名之心較二程張陸諸子實遜）然因是而唐之政刑宋之德禮相承無失遂養成人心風俗比戶皆知以忠孝節義爲重夫有明一代若論詞章考据諸學固遜於前宋後淸矣而禮俗之成確乎不拔豈可誣也淸代入關政俗一襲諸

他人有長處我立即承認則以後他人之進化皆成我之進化

康熙文化在在皆眞乾隆文化在在皆僞

明末嘗隕越至康雍之際一道同風夜不閉戶其時物阜民康爲中外古今之冠歐人且豔羨之（曾見嚴又陵戊戌前所作書中引歐人某於康熙末年游中國記以爲內地之村村富庶爲世界各國所不及）是豈運會之適然哉實由仁皇尊重正經崇尚理學承繼中原五千年輾轉遞進之統緒以有此效也因仁皇之設心專務實用故虛心兼采西學中外貫通爲後此二百年來所莫及苟能世世如仁皇相承至今則中國久已爲世界模範何至風氣囂浮外强中乾傲然自足陰被東西洋所目笑執迷不悟如近世哉天

亡中國者乾隆也。滿人舊俗之陋無害於中國。因其歉然歸化於中國也。雖多爾袞之妻嫂。而不奪姪位。與公羊氏極口贊歎之叔術無異。蓋孔子以前。義禮未有討論。中國陋俗亦似滿洲。惟公羊假託孔子賢叔術。則不啻毀經矣。賢叔

棄中國。日中則昃。席豐履厚之乾隆。驕矜達於極點。欲以文學飾成超越千古之名。於是黠者抵隙而來。競以一孔之見、半面之詞、考据成書、純盜虛聲、以飾鴻博。致積成閻惠一派。翻案毀經之惡習。借漢壓宋。以便其私。所毀諸經皆宋學之根源。至近五十年來。學者以宋儒理學為頭巾氣。以言忠孝節義為淺鄙。馴至今日以言倫常為悖逆矣。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豈僅區區一康南海大同學說之咎哉。昔桐城方植之有言。秦火以後。漢如耕耨、宋如收穫、既得收穫。則宜食穀粒

術賢齊襄二条皆附會經文謂孔子追褒支離大甚足見決非聖門之徒而何休更不足道矣不解南海何以迷信。

以肥身體可耳。乃返而追數其鎡基耰鋤之名目。嘗收穫者之不當。以爲名高。則是空言稼穡。仍令人人餓死而已。其比擬最切。乾嘉以來之假漢學宋與近年之高談大同。皆此好名爭勝之私念而已。而黃炎之裔遂成魚爛不可救藥。哀哉。因康南海大同之說而縱論及之。請雲史仁兄察其然否。

識金剛經後

謹按五常三達德爲孔道之要。三者五者。其實一也。分其端而指之。不能分其體而離之。就其體天心而言。則爲仁也。而義禮智信皆在仁中也。就其循天理而言。則爲義也。而仁禮智信皆在義中也。就其持守之方而言。則爲禮也。而仁義智信皆在禮中也。就其虛靈不昧而言。則爲智也。而仁義禮信皆在智中也。就其眞實無妄而言。則爲信也。而仁義禮智皆在信中也。就其自强不息剛健中正而言。則爲勇也。而仁

義禮智信皆在勇中也。總之一誠也。而孔教之誠、即佛教之般若也。佛法以六波羅密完成一般若與儒之五常三達德大致相同。比而類之。布施波羅密、仁也。亦義也。持戒波羅密、禮也。亦仁也。亦義也。亦勇也。忍辱波羅密、義也。亦智也。亦勇也。精進波羅密、勇也。亦智也。禪定波羅密、信也。亦仁也。亦智也。智慧波羅密、智也。亦仁亦義亦禮亦信亦勇也。有六波羅密之實功。然後能充其般若之全量。般若一誠也。此即自明而誠。自誠而明之道也。夫明本於誠。即以明存誠。

牟尼一串。豈異說哉。孔子之言剛曰。純粹精也。曰、棖也慾焉得剛。孟子之言剛曰。是集義所生者。曰、心勿忘勿助長也。涵泳此經時。一遇之。夫經之字義。曰、法曰常。故必從有體有用著想。此經中凡單言布施處、皆賅六度。亦猶凡言色、皆賅六塵也。省文也。讀者倘泥於字面、望一漏萬、差繆多矣。余以爲非有六度之功、不足言實相。敢揭之曰、六波羅密外、無金剛、無般若、無經。

欲難人者必尊重其所引據假使子讎因欲難鄭而造則當出以簡貴文體胡爲如是拉雜而先標一孔序揭之曰意爲增損也乾隆提要黨人之攻擊古人每將古人揑成非常之愚蠢而不顧爲悄理所無

跋倫哲如家語疏證提要 戊辰春仲作

古書之應存應廢。原不以文筆之優劣爲衡。家語一書。瑕瑜互見。不能與論語等量。然其關係亦重矣。孔衍家語後序云。屬文下辭。往往頗有浮說。煩而不要者。又曰。呂氏專漢。取歸藏之後。被誅亡。此書散在人間。好事者各以意爲增損。又曰。與諸國事七十二子辭。妄相錯雜。不可得知云云。是初次收輯之孔衍。已不認其爲完書。特以眞贋皆在其中。爲聖祖遺緒所關。不敢輕爲筆削耳。王子讎註本既存孔衍序。則是

柯劭忞在中東文化會場對胡玉搢大言曰，王肅造家語，偵所謂有醜面目。

矜愼之心一如孔衍也。夫此散漫雜冗之文字，必非子雝筆端所能出。凡通人自知之，而曲僞之華士別有肺腸，自不知耳。今我執友倫君表章陳琢軒家語疏證，以破彼門戶攻擊之陋說，挽救乾隆四庫提要之遺毒，洵乎衛經事中切要之一端。其於琢軒書外所補各條，皆顚撲不破，而瑕瑜不揜之家語自存其眞。愚再三尋繹，深服其精，當因更貢愚見數條，開列於後，用效壤流之助。

一家語田恆作田常，避文帝名矣，而微乎敢不避景

帝周主徹重不避武帝且也拜而後稽顙之稽反異戴記之文而作啟曑朝而退之退反異戴記之文而作徹可確知此書修纂在文帝時不前不後恰與孔氏後序諸呂誅後好事者意爲損益等語脗合此斷非子雝所造之一證也

一舜典書傳子雝說也陟方乃死傳曰方道也謂升道南方而家語則曰陟方岳夫兩文之優劣玆姑不論但思子雝倘敢筆削家語則肯留此與已背馳之語乎可知子雝先註尚書後得家語孔氏有

主人不敢擅改此斷非子雝所造之二證也。

一家語孔子稱子貢亡吳霸越子雝註辨明吳亡在孔子卒後七年何不徑改一字令原文不悖史傳以取信乎此斷非子雝所造之三證也。

一註中據他書以駁原文之處尚多如聽宜爲德禮宜爲化昭宜爲招等句倫君未一一徧舉但概括言之令讀者自尋耳

倫哲如名明粵人熱心衞經所作補四庫書提要甚多其中表彰衞古文尙書之書達二十種茲之表彰陳氏家語疏證因此書亦爲僞鄭學家所讐視誣毀王肅與誣毀古文尙書有關也小航誌

小航文存卷三

甯河王小航原名照著

廉孝子傳 辛酉作

廉孝子名繩同。字蘭如。直隸甯河縣人。戶部侍郎諱兆綸號琴舫公之孫。浙江知縣諱佺字仲偓公之第四子也。髫齔知以勤讀悅親。稍長益銳敏。入杭州高等小學。升入浙省陸軍測量學校。敬業樂羣。試輒冠等。弱冠畢業。值杭城亂。助兄營衞父母徙家滬上。父故廉吏。至滬幾斷炊。命蘭如返杭爲戚家蒙師。所教

孤子也。授課勤懇。兼為料理家務。僅取月脩五金。除薙髮洗衣等費外。悉以寄滬。旋充測量局製圖員。月薪稍豐。除膳費外、悉寄滬。又供弟繩枝、入杭州商業中學。一日弟病。僱肩輿送入醫院。力攜弟之衣物隨輿步馳數里。不肯並乘、恐多費致父母囊殆或缺也。其一生刻苦自勵、厚撫諸弟姪、以釋父兄憂概如此。在測量局時、有同學病歿。身後蕭條。乃先函請於父。然後求局長豫借兩月薪金。悉以賻之。並醵資郵其家。其一生篤於朋友概如此。甲寅父北歸。以不得隨

侍爲悲。丁巳辭職歸京。父爲議婚。再三辭曰。不如先爲長孫成婚、父母得早多見一代。父不允。是後歷充參謀部製圖員、農商部經濟調查事務員、債券局二等科員、皆以勤愼稱。又爲悟善社員查戶濟貧。終日奔走無暇晷。矜愼詳密、一如在官。所在上官同僚及社友皆倚重之。公餘除事親外、惟閱書史考掌故。祖琴舫公、於咸豐甲寅乙卯間奉命督辦廣饒軍務。廣信之役、浙江衢鎭饒廷選越境來防、克保危城。關係東南大局。實由公先機奏調。否則爾時總兵無越境

征剿之權、豈沈文肅夫人一紙私函所能呼召。彼私家著述。瞻徇標榜。又詡新奇。不顧事實。而琴公之偉績久沒。蘭如發書。笥得琴公當日調饒鎮之奏稿、御批、及召浙撫稿。並其他籌謀饒廣戰守牘稿多件。呈送清史館立傳。又檢點琴公手註之楞嚴會歸、金剛經心經等本。擬即刊行。此皆仲偓先生有志未逮者。蘭如能仰體如此。辛酉正月。仲偓先生寢疾。諸子多任職他鄉。蘭如衣不解帶二十餘日。湯藥飲食起卧便溺、皆獨任之。而病日劇。乃默禱於天。自割臂肉。縱

余會思索代此話之文句輾轉改易數次實無能逼肖聲情者故寧當俚俗之誚不忍變孝子原來語氣當時甚爲心歉廉家刊印廣送用代徵詩文啟斬總理贈七律一章將爸爸喫鼻涕手巾等字皆采入律詩句中饒有古致同聲相

橫二寸許煎湯以進父不知服之卒無效而歿蘭如偕兄弟敬理喪務臂有巨創親朋無知者每日對父遺像依時進盤帨茶飯如生時呼曰爸爸喫飯啊爸爸洗臉啊居喪始終茹素每對遺像誦金剛經大悲呪於父之手澤片紙隻字皆寶存之且常懷袖父病中拭鼻涕之巾時時嗅之每慟必就他所不敢哭於柩旁恐增母痛也睡夢中常哭呼爸爸如是匝月日漸委頓病三日值父歿之五七延僧諷經乃強起往就叩拜求受八關戒爲父誦大悲呪事畢力不能支

應。轉覺余文未可厚非矣。然貽笑大方家。知不免耳。

凡對揚休命之奏章。雖語皆典重。而述及前蒙批知道了。必不敢以文句代之。竊以爲文字本爲情事而設。拘於文例。致與情事稍違。吾不願也。故戊戌第一

歸臥忽謂家人曰我病不能活矣。又曰我極傷心。又曰我本不敢傷心恐傷生非父意也。又曰我不能不說。我所傷心者母老弟弱。我死後何以支持。嗚咽斷續不能成聲。又三日屬纊之際。神尙淸明。其夜兄在旁理醫藥。尙囑兄多著衣勿受涼。天明忽欲坐。兄弟扶之起。跏趺合掌而逝。其在苦中與友書云。侍奉無狀。皆同之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正棘人之謂也。其痛親罪已如是。然其他語言繼述志事尙多。遽染疫而死。實所不自料也。妻名門女。有遺腹未產。

褻章有殺鬼子字樣。以非此則外間情狀不能合盤托出也。隔一年而大師兄遂以紅帕登朝。嗚呼。大聲疾呼。何恐不及。退日文哉。

王小航論曰。余所聞割肉奉親之事多矣。今乃有廉孝子者。今何世也。時髦以縱慾煽誘青年。奔走叫囂。斥舊倫理爲進化之障礙物。謂孝爲造作名義以爲桎梏。非人心所固有。廉孝子爲學生。亦熟聞之矣。乃情所不能自已。成斯至行。始終哀親罪已。自謂不孝。然則吾國之舊倫理。果爲造作之名義耶。抑人以縱慾日久。窒塞其性耶。吾聞孝子平日之言曰。吾惟願以重道德、保秩序、黜浮華、興實業、爲救國之術。使天假之年。其有補於世。較之叫囂輩爲何如也。割股二

字乃習俗語。史家亦爲所拘。以余所聞。曰割股者、實
皆割臂也。此次余曾親揣蘭如之臂而摩之不欲襲
書割股　辛酉三月杪

處士欒印心先生墓誌銘

淸河欒印心先生。所居村名欒家窪。其先於明永樂間、由山東甯海衞徒籍。於是窪名欒家。可知原爲汙下廢荒。由欒氏創墾矣。本支蕃衍。至明末富甲一鄉。世守詩書。至先生之父望遠公。家漸落。以授徒資事畜。至行純備。先生恪遵望遠公入德之訓。與德配王夫人、竭誠仰事。並厚待兩妹、以悅親心。厥後望遠公鰥居。先生於飲食起居。扶持調護。無不躬親。夜卧時、仍偕王夫人環侍。審聽鼻息。必至睡熟而後去。長子

澤霖、以案首補縣學生員。弱冠、遽夭。望遠公痛孫郎於是年逝世。先生俯仰悲痛。謂十一齡之次子汝霖曰。我家詩書世澤勢將就湮。余當老益壯窮益堅。仍親教汝。汝其立志、勿墜家聲。於是勤為講授。並策勵躬行。時就人情世事以詮經義。無何王夫人歿。繼以葛夫人。先生時勖以謹持內政。體貼子女。並恤已嫁之兩妹。無不周摯。遇鄉鄰凍餒婚葬。竭力佽助。不足乃加以勸募。必濟而後已。於聰穎後生無力就學者。代任教誨衣食之需。鄉人有一善可取。必力為揄揚、

以資觀感。其桀驁不馴者。勸導使軌於正。或怙惡不悛。因羞成怒。因怒成讐。以至拔刀相向。先生仍曲與周旋。終令改悔而後已。改悔之後。有善必亟稱之。有災必復救之。拳匪之亂。波及清河。先生隻身排解。保全十數村。生平為鄉里捍患事甚多。大率類此。値清季廢科舉。命次子汝霖入北洋速成學堂。升陸軍大學。任差之始。勖以盡瘁事國。於義利關頭。必明必決。民國三年。東匪延及清河。汝霖奉先生命。設法衛鄉。數年之間。先生始終督責。注以全神。八年大旱奇災。

季子為霖奉先生命、散財救急。汝霖旅京。隨救濟會往賑。又請得薩海軍總長捐衣粟賑濟。皆先生志也。於諸孫恆勗以勿羨富貴。但能守先人八德之訓。勿染時習以辱我門庭。足矣。生平與人晤談。無不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相勸勉。照得從汝霖遊。恆見其座右所揭箴言。無非此志者。問而知得諸庭訓也。今年先生八旬晉一。忽於夏歷六月初五日晚棄塵世。照未得往弔。遥寄輓聯。有想因病俗憫時遽爾涅槃辭濁世、及固應淨土勝塵寰等句。及汝霖來京出其所

述事狀。始見先生臨終自作歌詞得大解脫。與照之輓詞不謀而合。是照於先生爲有緣矣。屬以誌銘奚敢辭哉。先生父望遠公諱登峨。母趙太夫人。配王夫人。勤劬茹苦。孝於內外。嚴慈惠於一切親屬。以勞瘵歿。子女皆所出。繼配葛夫人。長子澤霖。次子汝霖。又次爲霖。長女適石。次女適張。孫周桐唐桐衛桐岐桐嶧桐豐桐亳桐。女孫長適牛。次適魏。銘曰

國之四維。八之八德。君子反經。斯民先覺。粵欒太公潛龍隱躍。三物克敦。堅貞卓絕。大孝繼志。作述無憂。

仁彼旁潤。逭近承流。不念舊惡。是用希。任卹睦婣。
感而化之。遭家不造。就淺就深。孟光舉桉。共苦同辛。
痌瘝乃身。無德不報。欒社重興。神之所勞。勞生休死。
歸去徜徉。雲霄騰踔。世仰餘光。肯構肯穫。遺澤孔長。
貞珉式勒。萬禩無疆。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一月某日
甯河王照拜撰

歸鼎伯烈士墓誌銘

歲在壬戌十一月三十日余由京師將遊大名至邯鄲下火車入旅館聞舍後金鼓迭奏其音悲壯館人曰此追悼歸連長也連長年二十四無妻子隸十五混成旅騎兵營於本月二十日率兵士在肥鄉縣剿匪困賊於空村中身先士卒登屋逼賊飲彈而亡而部下遵囑殲賊無一脫者自十五旅之來我數百里內出水火而登衽席今歸君陣歿遠近商民尤共悼之余聞而肅然盥漱畢赴會場柩前行禮旋乘摩托

車至大名。晤鎮守使十五旅司令孫禹行。詳問之。禹行告以歸君某縣人。名某。字鼎伯。曾畢業於某學校。以戰功遞擢今職。家有老母。而一弟一妹皆幼。其生平孝友。且好義。氣象俊偉。袍澤中期望正殷。不圖中折。言次深爲痛惜。不啻子罕之慟陽門焉。禹行又言。將厚卹其家。召其弱弟。命葬之於保定昭園。昭園者。禹行自置之莊也。囑余豫爲誌。爲銘。余固先有意。爰就兩次所聞。實述如此。銘曰。

桓桓歸子。國器儲。胸無婚宦。大丈夫。爲民請命。靖萑

苻。何期彈雀碎隋珠。千軍萬戸涕漣如。考叔有毋隕螯弧。勇戰爲孝聖賢徒、

何叙甫母壽序 附記銅鏃

余友孫禹行、癸丑後、脫身虎口。潛涉東瀛。轉入遼海。又復冒險穿幽冀之野。越太行。渡龍門。蟄伏太華之希夷洞。嘗爲余歷述。聆之如聽稗官說部。而尤以圍長閬侯何叙甫之任俠倔强。寧折不屈。爲事中之肯綮。使我動魄驚心。腦際常繪有一偉岸雄奇之何叙甫。在至壬戌冬、余游大名。道出邯鄲。登覽趙武靈王叢臺。臺在東北城角。基與城連。高過城頭十仞。於時城下正濬池築隄。余徘徊間見臺右廣厦前、有面貌

慈祥之貴媼立城上似有所指揮余亟避之未遑請謁默念斯人必女中豪傑昔襄陽城角之朱序母蓋不是過也是日至大名以所見告禹行禹行日此何叙甫之母孫太夫人也叙甫今爲我長參謀恆赴外縣剿匪久未歸阿母現居邯鄲城上余聞而深以未能拜謁爲悔歲甲子三月二十一日余偕王毅庵游十剎海風暖波恬拈花度柳緩步溪橋忽有年少翩翩逐迹而來者呼毅庵毅庵回顧笑問日爾許我箭頭可予幾枚其人日昨已言三枚矣何不相信之甚

也、余問是何件頭。毅庵曰、趙武靈王之銅鏃也。余因目眴少年曰、此公自邯鄲來乎。毅庵曰。二君何以至今尙不相識。此水東老人王小航。此何敘甫也。於是敘甫與余共道傾慕。余因問今太夫人仍居邯鄲城上乎。敘甫曰、舍弟迎養來都中矣。兩日前以六旬之慶、有徵詩文啟。致送未徧。明日當補呈。倘肯惠以嘉言。幸甚。余敬諾。竊念叢臺未拜、今得補過也。其明日敘甫遣人貽銅鏃二。並致徵文啟。受而讀之。知太夫人生平、挽鹿奔馳、丸熊刻厲、高瞻遠矚、裕後光前、俯

仰百年、往還萬里、以一身爲孝婦令妻賢母之極則。凡啟文所述。想知好諸君子詩文、必論之已詳。無煩贅語。茲謹拜手自陳其敬慕之夙忱與納交叙甫之緣、如此。啟文又云。辛卯秋闈、太翁漢渠與其胞弟季望同榜、而是科余捷北闈、舊俗謂之同年。則余於太夫人得稱年嫂。然余與漢渠季望二公、生平未得一晤。茲因禹行得交叙甫。禮本乎情。名緣義起。應稱伯母。質之太夫人、當亦不以爲謬也。歲在閼逢困敦穀雨後穀旦王小航拜叙於水東草堂。

銅鏃三脊。短小僅及嘉道間戰陣所用馬箭四脊鐵鏃之半。不似箭鏃。古有所謂銅弩者。曩意其爲以銅作弩幹。今乃悟以鏃得名也。叙甫言得諸邯鄲城東曠野土坨中。土人指爲趙武靈王埋箭處。按武靈乃好戰之主。邯鄲居四戰之地。戰國又非櫜弓之世。何所據而云埋箭。考邯鄲當日爲最繁華之大都會。其城垣必廣。今之邯鄲縣城縱横不過一里。意今城東曠野亦在昔之城中。此土坨者、即趙之武庫址耳。或在趙遷被虜、邯鄲垂破之日。

恐貽敵用。故毀其庫而埋之。不得謂爲武靈之鏃。土人因武靈叢臺尚在。遂以鏃屬武靈。余今改名之曰何夫人鏃。以爲叙甫兄弟四人各執一業、懸弧之志、成就尚未有艾也。小航附記

姚郅莽先生九旬壽序

乙丑歲七月七日爲我年伯姚郅莽先生八旬晉九壽辰保定親朋稱祝甚盛照伏處都門未之知也越月始克與聞謹補上壽言如左今夫人無論賢不肖所同歆慕者名是也而洪範五福名不與焉何也先叔父子箴公嘗訓照曰世人所爭莫甚於名而造物所忌亦莫甚於名無其功德而獲虛名者無論已即實有其功實有其德而獲適當之名是亦發洩無餘而蓄積薄矣故名之騰噪於一時者造物已陰折其

實也名之屈抑於一時者造物必默補其虧也先叔蓋閱歷有得之言爾時照在抑鬱之中未能領會今觀於郅葬先生事狀乃深識老輩存心若合符節而孔子所稱確乎不拔之詣惟以不成乎名遯世無悶者當之其義理可深長思也先生早年積學才冠同儕而一不得志於名場即決然捨去更以藝術濟人屢遭世變爲地方禦災捍患成功不居居會城之中而未嘗緣附聲勢平生率性而行不慕浮譽幽潛之德積厚流光哲嗣丹坡同年擢巍科登仕版勤勞鞅

掌悃愊無華介而能和清不絕俗文孫靜瀾世兄亦多藝多材善自韜晦皆先生身教所致其世澤未有涯也今先生以大耋之年耳目轉益聰明每自閒步街衢不須扶掖莊敬和藹惟恐人目爲封翁蓋樸厚之精神有可以歷刼不變者期頤之享更何足云昔崔子玉座右銘曰世譽不足貴依仁爲紀綱又曰行之苟有恆久久自芬芳子玉言雖見道而世譽羣累未遂其情惟先生身體力行成效乃能大著小子不敏忝附通家得沐芬芳於恆久何幸如之歲在旃蒙

赤奮若桂月上浣穀旦年愚姪王照頓首拜撰。

補記大森觀梅

余初至日本。聞其梅花最勝處有二。一曰月瀨。梅林百里不斷。地近西京。余未見之。一曰臥龍梅。在東京之東約二十里。隔小河數道。余曾往游。因起身過晚。至梅園、天已暝。株株尋之。佝僂迫視。見老幹皆如古松。縱橫偃蹇。屈曲盤拏。枝頭之花。栩栩如舞蝶。惜無燭無月。悵悵而歸。己亥冬。寓本鄉區。其警署所派保護之警士某君告余曰。城南有地名大森者。梅開正盛。盍往觀乎。余從之。行穿日本橋區、京橋區、芝區。出

東京南數里警士命停車請余步至高原上見梅花盈五六畝高高下下疏疏落落或天佁或癭瘇或拳曲或傺暢各有姿態余欣然默謂此大森之梅亞於臥龍梅信可觀也盤桓半時許賞玩已足警士請登車余以爲歸矣乃車仍南行余問何往警士曰往大森余始知此非大森行又數里過小橋遥見林外遥天有白雲一片擁護一小山又進三里許始知擁山者非雲也卽漫山溢谷之梅花耳是大森也山上酒樓軒敞靑帘高挂時有古裝婦人開窗捲幔須臾車

至梅林。不復見山與樓。車行花下。仰視不見天日。香風撲面。團團簇簇。淺深各色悉備。以綠萼為最多。約半里始至山根。下車拾級穿花而上。入酒樓。憑欄俯視。滿目花海。洶湧驚人。東望梅林外。別有一山秀拔葱蘢。似京口之焦山。却無梅花。自成格調。其外則綠水滔滔。浪頭翻白。東海也。飲酒食牛炙。因囊中錢少。不得留宿。歸至小橋。已入夜。下車小憩。明月當頭。樹影在地。倚橋回望見梅林中燈光閃爍。咨嗟不已。迄今將三十年。此景此情。每徘徊於胸次。近與岩村成

允會飲於宣武門外。談及前歲日本地震。問以愛宕山及芝濵海樓諸名勝。仍如原狀否。曰皆頹矣。問大森如何。曰其山其地皆爲海矣。爲之三歎。歸而追敘如此。以寄憑弔之情。乙丑孟夏小航記。

復江翊雲兼謝丁文江書 己巳四月

翊雲仁兄如晤。二十八日貴友丁在均先生持尊函枉顧。愚因病未能擁篲。歉歉。手示囑以梁任公戊戌事蹟、奉告丁君以備爲梁氏作年譜資料、愚實不能詳知。不如另訪知者。戊戌任公得罪。純屬連帶關係。不在政局之內。就愚所知。任公先在滬每於時務報中代南海鼓吹。戊戌前南海已蜚聲海內實任公文章之力也。景帝閱報。知梁爲康之高足。乃於戊戌春召見康時。囑令傳旨勸梁來京。其年四月梁氏到京。

五月得召見。清朝故事。舉人召見。卽得賜入翰林。最下亦不失爲內閣中書。是時梁氏之名赫赫在人耳目。皆擬議必蒙異數。及召見後。僅賜六品頂戴。是仍以報館主筆爲本位。未得通籍也。傳聞因梁氏不習京語。召對時口音差池。彼此不能達意。景皇不快而罷。是時梁氏口音呼孝字如好、呼高字如古、諸多類此、此余所親聞者、於是孫壽州惜之。託人延攬。委充大學堂編纂員。梁氏不得已而就之。每日赴差次。勤於職務。南海代爲怏怏。託他友致書於汪穰卿。勸令將時務報館總經理之職。讓與卓

如謂卓如新蒙寵眷可令該報聲價躍起汪氏不服答以卓如原爲吾所聘任藉吾報以得榮顯何遽欲反客爲主汪之書宣諸他報而南北諸報紛紛評議皆右汪而左康大傷南海體面梁氏乃作一長篇辨明書歷叙在時務報館有運動鄂湘籌欵之功亦登他報汪氏又於他報遥駁之勢成騎虎南海急不擇路乃運動奉特旨以康有爲督辦時務報欽此督辦云者將由康派梁往滬爲總辦也小題大作用獅搏兔人人驚異汪氏聞之因早有豫備不慌不忙即日

水　東

廷寄者由軍機大臣轉告奉皇帝面諭也

將時務報改名曰昌言報。門額及報之封面皆換昌言字。騰出時務二字。以待欽差取用。實則昌言報仍係時務報之原式。未有一期停印而銷路如故。蓋汪之運動力本不減於康梁。而又得同業之多助故也。以輿論機關而出自欽命、津滬各報無不隱諷者、南海又運動奉廷寄令兩江總督劉坤一撥款助時務報。劉氏僅允籌款三千元。實不敷另創報館之用。延至七月杪。此案未得結果。南海始有意放棄其派梁氏南下之計畫。託余密保梁氏為懋勤殿顧問。是時南海上摺須依司官體制。由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加

由北京日本公使致電東京外務省。因事關外海兩部。故必經閣議通過。始來電令。及至日本、入馬關、航內海、泊於嚴島、待禮二日、由外務省派秘書高橋氏、來迎贈衣物、始偕赴東京

封代遞。不如余以京堂資格宮門徑遞之簡潔也。當日南海戚然告余曰。卓如至今沒有地步我心甚是難過。及余之摺入。已在楊崇伊邀合京中大員密摺籲請那拉氏訓政之後。雖那拉未卽應允。而景帝已惴惴不自保。將前此開懋勤殿選顧問之謀已暗消矣。又數日而變作。南海於八月初四日先得楊銳傳密旨避去。梁氏初七日出京。余初九日出京。十一日黎明至塘沽登日本大島兵艦。見梁氏在艦中。問知已在艦中度兩夜。又候十六日。該艦始奉到日本政府回電。已派他艦換防、

淮大島歸國。九月一日接防之艦至大沽口外。大島鳴礮起椗。兩艦相遇。停一小時遂啟行。此任公戊戌北來滯留百餘日。實不得意之實在情形也。百餘日中任公從未上一章獻一策。蓋因不在廷臣之列、亦不在司官之列。苟欲有言應依士民由都察院代遞之例、不便故也。凡此問諸五十餘歲曾留心於是年朝報及新聞紙之人皆能瞭如者也。至於南海諸大奏章是否有任公贊畫外人固不得而知。然是時南海住南海試館。任公住新會試館。相距二里。余與南

海爲同年兄弟、累年舊交、所寓又在半里之內、且與康幼博又最契。南海胞弟名廣仁、與余意見十有九合、余嘗勸南海、宜多聽幼博話、故兩家過從頻數。回憶是年於南海座中遇任公者僅二次。尚不如徐子靜父子楊譚諸人相遇之多。故其贊畫想亦不過如游夏耳。但因剛毅裕祿徐桐輩最惡報紙。故借其師生名義、與南海連帶加罪。迨逃至日本。任公帶有李端棻梁之妻兄所贈赤金二百兩。立即於橫濱創辦清議報。大放厥詞。實多巧爲附會。如製造譚復生血書一事。余所居僅與隔一紙槅扇。夜中梁與唐才常畢永年三人謀之。余屬耳聞之甚悉。然佯爲

睡熟不毀譽任情。令人不覺。因揭宮闈秘事。大半揑
管他。
造那拉痛恨。懸十萬之賞以購之。聲價十倍。於是駱
賓王之筆。勝於徐敬業之戈矣。戊戌政變記揑造景帝口出恨那拉之言。
因此景帝幾造不測之禍。吳德潚會寄書責梁氏。吳德潚亦時務報主筆。梁之舊侶也。此書登昌言報。
余所知任公戊戌事蹟僅如此也。此萬不足副丁先
生盛意。仍乞代向丁先生以病婉謝。請另訪能知任
公者。儘量敷陳。以成快文。此復。即頌侍祺。

李彰久先生事畧

吾友李彰久君墓草再宿矣。憶君初沒時。其門人東莞張江裁述遺命以行狀屬余。余以與君為神交而於君之履歷實不詳知、辭不敢任。今忽忽過兩寒暑。江裁仍申前命。情詞肫切。加以君之外孫王君大書自千里外以事狀寄來、重相委託。余雖自顧拙劣不足以傳君。而此情不能恝然。按君生平、識高曠而情沖澹。自處儉約。待人寬厚。其教弟子。精神貫注。相悅以解。能使鈍者銳而驁者馴。其為鄉黨造福成績最

顯者尤在創立龍泉寺學校。此余所已知者也。今讀王君所述。始悉君之內行純備。根本之地有厚焉者矣。謹撮要如左。君字彰久。亦字彰九。名鴻春。灤縣人。幼承庭訓。跬步不違。枕葄功深。年近弱冠。始就外傅。即蜚聲庠序。後隨太翁應京兆試。太翁病歿京邸。哀痛之中。小歛大歛。經營周備。扶櫬歸。值秋潦滂沱。跋涉泥淖三百餘里。比至家。憊無人色。又手自髹棺。中漆毒。遍體鱗瘡。奄奄一息。危極獲全。鄰里皆以爲天佑孝子云。其事母也。先意承志。曲盡歡心。因貧奔走

衣食而就館。必擇近地。以便不時歸省。其家書不逾旬日。必詳述在外風景之佳。境地之樂。使太君寤寐之間。無不喜悅。光緒乙丑恩科舉於鄉。以知縣揀發黑龍江。君志不在功名。嘗一就黑龍江財政廳某君優厚之館。而思親情切。到即辭歸。主人殷懇挽留不聽也。迨太君歿。壽已九十。君年五十有三。孺慕深情。仍爲子皐之泣血。居恆每有佳肴異味。必先薦祭而後食。哀戚之容。家人感動。終身如是。太翁太君皆好任卹。鄉里稱爲善人。君則養志繼志。始終無違。兄弟

三人伯氏早卒君自幼與弟文春友愛甚篤白首無間以故姪男姪孫皆親如所生一秉君之家教不染時習德配牛孺人無子有女四人嫁後皆不失儒家風範外孫中王君大書最爲君所鍾愛飲食教誨以至成名立業仍爲循謹之儒生余又見君之門人升入北京各大學畢業者二三人皆無浮囂習氣因余爲君之老友敬如父執今何時也乃能有此亦可以見君之德化矣己巳中秋寧河王照撰 時年七十一

選定李彰久文稿序

文者肖心而出者也。吾老友李彰久。性行純潔。表裏如一。始終如一。故其文氣暢達。千篇一色。蓋直養無害有大過人者。然運蹇命慳。中年以後恆以盡心教授爲生活。先後生徒以千計。既不暇曠覽名山大川以自廣。其心寧靜。其情肫摯。與生徒息息相通。故其爲文專以足爲目前學員模範爲務。有發攄而無蓄納。良師樂育之情如此。以彰久天才、非僅能爲此格。余固深知之也。今彰久往矣。其門人張次溪謀以詩

文遺稿付梓。將以傳後。此非如彰久生時專務餉遺生徒。故委余愼爲選定。昔信陵君得晉鄙軍四十萬僅選鋒八萬。用以耀威邯鄲之郊。今余愛彰久之詩文亦猶信陵之愛魏軍。故於文擇尤二十五篇。詩三十四篇。餘者付彰久遺族尊藏。亦如遺歸大梁之三十二萬。仍爲守國之勁旅也。質之次溪以爲何如。歲在屠維大荒落白露節前寧河王照叙於爽襟樓

跋彰九遺稿

世之有文字。爲實用也。非美術也。用以紀事。用以闡理。用以發聾振聵。用以繪景傳情。雖其用之大小不同。輕重不同。公私不同。而當其用之之時。一心以適肖所欲抒寫者爲務、惟恐不能悉合、而實仍不易悉合。無暇紛其心於塡奇字造拗句摹古調炫異采爲也。凡古聖賢大儒之作、文莫不皆然。雖筆下偶有奇奧。亦當時心手所觸、會逢其適。而注意決不在是。又如昌黎集中乃有佶屈聱牙之曹成王碑。寔因曹王

被彊有力者妒害。負罪以終。退之與王結契甚深。不敢直誦其功德。故多用奇字拗句溷雜其間、以期不能入時人之目。庶免淮西摧碑之禍。此其不得已之衷。與離騷之混蕩飄忽用意實同。非今之無病捧心者可比也。且此類不得已之文題固自甚稀。以故大家之文不以此類為正軌。至若廬陵南豐之流則純乎以道為衡、無文之見存。故字字剴切。不肯絲毫攙入緣飾。蓋設有不得已之難題、則暫為擱筆可耳。抑或藏之名山可耳。何必滑稽囁嚅、身入疑陣、自亂步

騈特留啞謎、使後之讀者惝恍迷離、可以人自爲解、終不足當一確證也耶。蓋知文之本爲實用。則萬變不離其宗。孰爲斜曲、孰爲康莊。自有不可混淆者。李彰久先生修辭立誠、不失此意。故每一涉筆自然透達明快。不容持偏見者於本文之外别生枝節。夫彰久根柢所在、固純乎一忠信篤敬坦白和易之君子也。文章其見端也。倘以一偏之見臆造一類似楊用修徐文長之李彰久、强爲附會引讀者之視聽入於歧途。疑鬼疑神。按之實所無有。則彰久文字之眞不

被其淹歿殆盡乎。夫今之文學青年被毒多矣吾無責焉。若流毒及於我輩。小航不敢默爾。己巳寒露小航跋

此篇因某君序而發

提示某青年

文字者。適用之物。非角勝之物。若喜奇不喜平之說。是兼康莊而入僻徑也。孔子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夫反中庸與中庸。非如陰之與陽、左之與右、力足相抗勢足相當也。中庸者、並育而不相害。並行而不相悖。其途徑日益寬。反中庸者、矯揉造作、立異矜奇。其途徑日益狹。故小人之名稱、非惡人之謂也。乃自尋入於狹小之謂也。學道如斯。學文亦如斯。今譬之學丹青者。以務外之念、急欲見功。遂誤以爲繪低眉

之菩薩、端正之美人不易見長也。於是專繪青臉紅髮之鍾馗、與夫獠牙獰目之小鬼。又譬之學優伶者。誤以爲扮龍行虎步之劉備雍容鎮靜之孔明、不易見長也。於是專飾藍臉卤莽之典韋黑臉暴躁之張飛。凡初觀畫初觀劇之婦孺莫不聳動於鍾馗小鬼典韋張飛之新奇。心以爲此畫工此伶工、能爲其最難者矣。豈知其執業於偪窄之途。離奇形怪狀不能下筆。離鬍髭虬髯不敢登場。故數月一下筆。數日一登場猶可適用其技。若令到處寫眞隨時扮演。必至

於一切人物皆用畫鍾馗小鬼扮典韋張飛之技形容之。其拙劣立見。此亦所謂途徑日益狹也。惟彼善繪菩薩美人善扮劉備孔明者。心細手和。神清氣靜。久之本其細靜之工。於常怪美惡各態、自能一切旁通體會無遺。以故千餘年來畫家皆以工筆爲本領。同光以前京班皆以老生爲臺柱。（舊時北京戲班稱全班之領袖爲臺柱）正足以御奇常足以賅變。此亦所謂途徑日益寬也。邇來世風一切多昧此義。即文章一道亦崇怪僻而廢平正。今日不談中國文學則已。若仍有意於中

國文學。則必洞明此理。乃不至沾染邪毒使漢文用途日狹、馴致漸歸淘汰。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子歸而求之有餘師。文章亦然。吾願天姿穎異如足下者。莫誤入於枉費心思虛擲光陰之路也。

致閻錫山書 庚午五月

自來人之秉賦、善惡不齊智愚不齊勤惰不齊巧拙不齊。中山遺書民權第三講中、聖賢才智平庸愚劣八等平腳不平頭圖說、最爲明通。此不齊之由、非政教不良之故也。即使法令教化極其完善、期以萬年。此等不齊之狀仍必不能泯滅。此天賦如此。非政教之力所能悉泯也。古今中外政教所能爲者。勸之懲之、匡正之、扶助之、使其大致順軌。以積累之功、待其進化者漸多而已。而紙上空談家、以爲短期訓練之功、

標語宣傳之力能使人人驟進於聖賢、人人皆變爲才智。豫作萬年以後之夢遽欲本此高尙之幻想、創爲法制、施諸政令掀翻五千年民衆經驗所成之社會其害可勝言哉。夫今日之青年學士其本身未嘗一日爲民者實居多數。但由紙上之外國社會學說、激成一種妒恨之心性。不復能知中國人事。吾所欲與言者身曾爲民之人而已。今設有甲乙丙丁兄弟四人分受其父母之遺產、戚族眼同分配銀錢若干、器具若干、毫無厚薄。無人議爲不平矣。逾二三年再

視之。甲因勤儉刻勵、銀錢毫無損失。乙因懶惰驕奢、不特失其原貲、而欠債纍纍。丙以敬愼愛物、器具毫無損失。丁則行動粗浮家人放肆。其器具破壞殆盡。此時外來之人、觀四人現狀、似太不平矣。實則不平之緣由、豈甲壓迫乙、而丙剝奪丁哉。此等情事村村恆有。夫一父之子、自幼教養相同、且不能齊如此也。又北京東交民巷西洋工程師經驗之言曰、中國瓦匠砌牆、每人每一小時砌磚平均數為六十五塊。西洋瓦匠則每小時砌二百五十塊。成績相較幾差四

勤惰巧拙之分不在臨時其所由來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倍此北平第四中學某教員今春爲高等學員講演者第四中學之職教員多係國民黨人必無揚外抑中之捏詞夫同一鐘點同在一監視之下而勤惰巧拙之分若此此可見西洋人工價之貴中國人工價之賤未可遽謂不平焉爲壓迫矣但就以上二事類推之同是人也不齊之實狀明明如此則積至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有不貧富大異之理哉此外一切緣因類此者尙多青年赤化家一概茫然不揣其本而欲齊其末以有用之光陰但事咒罵旦善捏造壓迫剝奪榨取等許多名詞以釀成一種妒富之心理

殺人不見血
該派但邀眼
前之浮譽耳。
昔人云一將
功成萬骨枯。
余謂一政客
名成億兆之
骨銷矣

大端已誤。不自覺其可醜。且於其中紛紛辨論。分為
急進手段緩進手段。以為紙上之鬬爭。其實大桀小
桀。無非孟子所謂戕賊人以為仁義也。今專就緩進
一派而論。如消滅資本生息。勞資合一等說。在紙上
固似言之成理。若核以民生之眞實情狀。就令天神
下降。依若輩之計畫而經營之。積以百年。不但不能
就緒。且必治絲益棼。但以滅絕吾民五千年閱歷所
得之本能。造成一不可收拾萬刼不復之局而已。今
不澈悟。造孽何窮。（下略）

右因閻錫山自命爲海內第一政治家。親自編爲勞資合一等論、登其機關報。滿紙夢囈。將以流毒全國。余故託劉竹坡面遞此篇、以警醒之。原函即非箋牘式。小航自記

致梁漱溟各篇總序

梁漱溟熱心急切。近年主張村治。唾棄一切。庚午夏歸自河南。專任北平村治月刊。意氣愈盛。余連讀數期。見其命意則迴護已說、主觀太深。其遣詞則迎合時髦、以期多助。余中心如噎、不忍坐視其陷溺日深。夫吾國數十年來各派政客之通病。皆在自寬自足、自慰、自大、避紆就捷、避難就易、以故遲誤至今。此余生平所恆言者。今漱溟以大師資格於此六病鼓之舞之。令其加甚。要譽於一時。計誠得矣。萬無回顧矣。

該政客亦不盡是憑空揑造大概戶口在鄉村者原占十之八九而官役查戶口塡表一家五六口入九

其如他日情現勢絀已不可救何吾恐漱溟之意氣由盛而衰可立而待也小航補序

雲端人干涉下界事 示漱溟第一篇

前淸末年士大夫腦中無各項統計民國政客知識較優然往往揑造調查表以裝飾門面卽如農人數目各政客著作中之調查表紛歧不同大致總在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上下夫百工之事農居其一中國雖云農業立國不過業農者占多數耳若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上下則必男丁全數自孩提以至耄耋

氏。但問家長一人填寫何業。凡人有二畝地之家。家長必日填農業。官役藉此了事。其餘諸人作何業不入表。而政客不明事理。即以業農概之矣。時髦知識單簡在在如是。地利助人。事半功倍。與機器之助人事半功倍無異。價買機器。而

皆荷鋤外。再加以女子口數十分之六七始足此數也。其去事實不太遠乎（苟一用心、未有不噴飯者、尙肯筆之於書耶）夫吾國古來文學家、於百業之中獨偏於描寫稼穡艱難。實因三代以粟爲祿、國家歲入專取之於農。漢以後直至清之中葉、仍係十之七入取之於農。故儒生欲防朝廷之貪暴。必專就農人措詞。其實農以外之他業、非不苦也。天之賦人手足相等。而農之憑藉地力以用手足、較他工之無憑藉以用手足者、猶爲事半功倍。用力與閒暇分時而獲利較有把握。以故轉移

貫與人。必收其息。何以不日壓迫不日剝奪。請大政客大學員一思之。

任一孔之見。悍然以壓迫剝奪等詞。誣毀良善。以奮鬬打倒等詞。煽惑勞工。而陷勞工於作惡。其結果實並勞工而盡害之。

百執事之人。風塵奔走往往懸一歸農之目的而不可得。每每情現乎詞也。是農人非獨苦。他業非獨甜。凡會親在鄉里爲民者、無不知之。近時農村日不聊生之狀乃因二十年來橫征暴斂及新派敗壞風俗。人心皆變。良懦不得安心營業之故。至若舊時農人之衣食儉嗇。乃敦樸習俗。雖有餘財。亦仍短衣矮屋。不忍厚享耳。政客一概不知。夫社會組織。勢必不能人人皆爲農。此事理所限也。時髦日夜設法壓迫地主欲奪其產以予佃農。誠爲善事。然而需惠者仍僅人民之一部分在全民中。仍係不均不平。而舊日地主無罪而血本被奪。田產皆由價買而來豈不傷天害理。吾

動即藉口於土豪劣紳。土豪劣紳之爲物。我直隸各縣稀有。想必撰標語之大政客其家鄉多此物耳。奈何以互鄉童子攪亂他處。

知馬克思列寧之子孫必曰何謂血本、老夫敬告曰。血本二字乃從來吾國社會中人人所習語者。凡民人之資本皆由積年心血積年血汗勤儉刻勵換來者。故曰血本。二字顛撲不破除萬分之一、軍閥大官外。其資本皆血本也。而馬克思列寧之徒不通人性。不聞不知。一生飄在雲端。妄議下界事。且妄動手。怪哉。

賢者之責 示瀓溟第二篇

王鴻一本年四月在北京演說。有「本黨淸共之後實未剷除共產理論」之語。鴻一此言、不肯昧心。誠爲時髦中不可多得之人。是爲我黃炎四百兆人同生之機。夫共產理論、與所謂非共產之本黨理論是一是二、界畫甚爲難淸。中山先生口中、本有應倣法蘇俄、之語、本有三民主義卽是共產主義之語。今賴高足弟子精義入神、析及毫芒、以別白之。不致涇渭混淆誠至善矣。而普通人於倉猝傳習之際、最易歧誤。吾

新空論之不切實事甚于舊八股。漱溟對于青年浮僞。每作祖護語氣。是卽與庸醫誤人性命相等。

國古聖賢之道最重杜漸防微。故曰言爲君子之樞機可不愼乎。又曰綸出如絲絲出如綍。卽爲此也。中國古來講學及法令莫不兢兢於杜漸防微。是爲後開化之西洋人所不解。苟不處處以杜漸防微之精神嚴厲提警。則共產理論決無剷除之日。蓋馬克思列寧部下之各黨派皆習於空論。深入詞障。致失其與生俱來之知識。此等人之知識。尙不如孩童而時髦專搜羅此等著作。近來守舊派、及國家主義派、往往對時髦作文字之辨論、作科學之辨論。是以空敵

空。正落入彼之詞障彀中。彼躲閃自有餘地。何能爲眞理屈。余以爲與詞障中人辨論。非就最俗淺、最實在最顯明、之實事指點之、則必無了解之日。前者余欲解李石曾之惑。曾用此法。今對時髦崇拜之梁漱溟亦不妨仍用此法。

今設有甲乙二人。能力相等。出而作工。勤務亦正相同。所得酬金亦同。此二人無所謂不均不平、雖孩童亦明瞭矣。然甲家有一妻一子。皆有能力、能不坐食。且甲布衣疏食。毫無嗜好。乙則家有拙妻蠢子。且全

天然不齊之故甚多。茲舉一隅。其不齊者。造物主亦無如何。今以高於造物主之時髦。齊之看事甚易。實則紛亂之生必更多。舊者既滅。新者亦終陷於不可救藥也。賢者試平心思之。豈有五千年億兆人之摩練。反不如一時人所造法術之理

家皆好奢華。於是乎事所必至。理有固然。五年十年之後。甲家餘資數千金。乙家負債纍纍。此兩家遂現出不均之狀矣。然究其實。理有不平否耶。情有可妒否耶。雖孩童亦知其理無不平。情無可妒矣。斯時甲之餘金應收沒歸公否耶。雖孩童亦知其不應收沒矣。夫積蓄死物。何有絲毫之益於人。甲以勤儉刻勵。不貪早年快樂。換得之積蓄。政府應禁其用此營業否耶。雖孩童亦知政府萬無禁止之理矣。方甲勤儉刻勵之時。其心所豫防者。人生有死亡之變有疾病

時髦動即舉美之油礦、大王為至惡、之標木、究之美國之勞工較他國之勞工、苦耶樂耶、

之變、有生子女娶婦增加擔負之變。有力衰不能工作之變、其他種種意外之變、慮有不給、故寧先自苦、以為後日防害計也。時髦必曰、不應有儲蓄之心。以後變故、自有公家代為補救之、我問漱溟先生、以上所舉各變、漱溟為鄉長、有調查清析補助敏捷之能力否、況浮躁之小時髦哉、

於是甲用其積得之資購置機器。招工織布。賣布得錢若干。除去每日開付工價、及買線價、甲獲餘利若干。以為機器價本之息、即是為先年自刻自勵之

原人時代。先現強淩弱之病。繼現衆暴寡之病。五帝三王之世積累進化始漸去二病。請問今之資本家強耶。衆耶。何所見之黑白倒置乎。

酬甲資日益多工人亦皆喜而時髦未嘗身入民間滿腹西洋社會學說。不尋事理之眞。硬行挑撥曰布價除綫價外應盡歸勞力之人。今甲坐而獲利。是資本壓迫也。是資本剝奪也。是資本榨取也。資本萬惡。必須大仁大聖之我輩設法代報不平此時少數之明白工人、心知時髦之妄。而多數之愚蠢工人、莫不喜其口惠。更有極少數之偷惰工人。乘風鼓浪。從中煽動。自然恢復上古衆暴寡之原狀。於是大仁大聖之徒業已得意。更不屑俯察中國社會事實之所由

務請虛心察之不可漫信一孔之見。

來矣。夫工廠所付工價、及器物資本、一一皆主人五年前十年前之血汗也。當時不忍用以爲自身之安樂、精神體質拼受積年之虧。以成此積蓄。今始用以買機買線、及給工人之僱價、而獲息利也。請問大聖現時之勞爲勞、應得享受、昔時積年之勞、蓄留至於今日者、卽非勞乎。今謂之以錢僱工。妒心人卽誣之曰壓迫剝奪榨取。究其事理之眞。則以錢僱工云者。實不啻以勞換勞之代名詞也。此顯確之事理。雖孩童亦易明瞭。而大聖大仁之時髦。不知至若地主以

價買之田、與佃分糧。其以勞換勞之情理、亦與置機僱工毫無分別。亦孩童可以明瞭者。時髦但圖聳聽。喜壓迫剝奪榨取等醜詆之語。並喜打倒奮鬭推翻等釀亂之詞。鼓怒浪于平流。自信日深。認假語爲眞理。淺躁之氣、積成一種抱不平之熱心。由愚妄而生。橫暴輾轉傳衍。變本加厲。到處皆成炙手可熱之大威力。雖賢如梁漱溟、亦依違其間。躲開要害問題、不肯一爲討論。於燎原潰隄之際、顧而言他。嗚呼。賢者如此。於彼多數執迷之青年更何咎

未嘗身入民間之學生政客、妄以爲列肆家家得利

焉。

至軍閥貪官、在資本家人數中至多不過占十萬分之一耳。豈可借以爲例。且專就軍閥貪官而論。其罪惡在前之尅餉吞贓。不在後之營業也。時髦於詞窮之時、即舉軍閥貪官以概一切之資本家。是孟子所謂遁辭知其所窮無賴之至。朋友朋友。說真的吧。

凡經濟之貫注。有得即有失。有利即有害。惟人民以自有之資本營業、權衡利害得失、可以自由擔任。規畫久遠。斯於小失近害。視若尋常。寬舒活潑。故其所

年年無失、故欲攬經濟大權於同類少數人之手、蘇俄前車之覆、該學生政客茫然不知

用之勞工、及相交之小營業。直接間接、皆得裕如。此非政客紙上呆定計畫、所能比其萬一也。數千年摩練而成之社會。其水乳交融之端多矣。為政而不培養元氣以任民眾之自謀。乃欲任政客撥弄造作、妄行伸手。是猶村醫之技、離硭硝大黃別無方法也。目前時髦十之八九盡成一邱之貉。所見根本錯誤。眼看黃炎遺族被北歐社會學說所滅。燎原潰隄、勢已難救。而賢者乃顧言他。知識真不足歟。此段原函所無

救國之心宜熱不宜急　示漱溟第三篇

漱溟北游所見紀畧中、批評山西村治語語認眞。愚甚欽服。但其對於山西每村皆有學堂占村治經費之大多數。謂爲非村治之需要。訾之曰無用。惜之曰白費。愚則以爲山西村治中惟此爲根本之圖。不可忽以近功。近年政治家之通病。在不知事理之繁重。急欲見功。但尋捷徑。不肯認路之本遠者必無捷徑也。今譬如有一住荒野茅庵之老僧。曾見名山古刹、浮圖林立。於是急欲將其所住之荒野茅庵、改建爲

塔。而未嘗諦視諸塔之質料皆甎也。遽欲取其天然富有之土墼。現出浮圖。日夜精量細算。計其若何高大。若何玲瓏。若何而粘以灰。若何而箍以鐵。虔心宏願。謂不久便見功德圓滿。徒子徒孫、亦皆信老師尊、有超越中外古今之大法力。斯時有以必須先謀砌窰用火燒墼之說進者。老僧曰。窰不能代塔基。火不能代灰鐵。非目前工程所需也。迨至開工之後。邪許之聲、與崩潰之聲循環相應。空擲累年光陰。終成一堆亂土。老僧始瞪眼結舌。默怨我佛之無靈焉。吾國時髦

之知識皆與此老偕同

漱溟報中所述胡適之先生之題目曰我們走那一條路。愚未得讀其文。不知其涵義如何。但就走路二字論之。竊以爲目前之中國。不能先及此問題。蓋走路云者、必指合全國民衆共走而言也。無論何路。必須先驗看多數人之脛腳能力如何。倘未具能走脛腳。遽說那条路。就令指出方向。其距離多數人之一致去走、尙如隔水隔山也。作此篇時未見適之之本文故有此議旣而得見其文乃知適之非言遽走也

村治月刊云必須同志皆肯以作村長爲志職各各回家辦村治則全國治矣

師大社會學會之題目曰中國怎樣纔能好。愚以爲必先有說怎樣就能怎樣之資。然後有此問題。譬如用糯米粉揑作人物之工匠。擔有和水之糯米粉。口中說怎樣。手中即能揑成怎樣。故有好之把握。倘僅擔數斗灰沙。其質生硬粗糙、毫無黏性。而問怎樣。亦不過喧嚷怎樣。以飾聽聞而已。

今就鄉治而言。鄉治誠爲腳踏實地之要圖。然亦應思及、必不能賴少數之區長村長村副閭長而現村治之實效、生村治之實力也。今所能盡力者。不過引

請問貴同志才智能任村長者共有幾人全國村數若干數十年來政客每以滄海一粟談政治

其趨向而已。至若眞實之成效。必須各村中人人有贊成之知識、人人有監視之知識、人人有互助之知識、人人有自立之知識。而後可期也。否則以數月訓練之村長等人才。本因趨勢而來。終不過敷衍官事。全體村人精神不屬。其隔膜之態。不但無贊成何事之能。亦且觳不上有反對何事之見。此必然之現象。愚以爲經營鄉治。必應時時以教育普及爲根本之圖。鄉治固不可緩。而其全效必在二十年教育普及以後。倘有欲速之心。於開辦鄉治時視教育爲辦理

之一端而責以目前有助鄉治之效愚敢正色對之曰蓄三年之艾不能管一年二年以內之事也然倘因心急而不蓄延至七年之死期悔之晚矣孟子曰終身悔不可追之謂也

羊油之黏等於胰皂而攙入胰皂則毀人之衣砒霜之甜等於糖蜜而攙入糖蜜則害人之命教育而躲不開急於見功之躁氣吾恐鄉治結果有令梁先生咧嘴大哭之日

大謬 示澂溟 第四篇

憶庚子四月、余以僧裝由日本潛入山東。南游吳楚。八月北歸天津。潛伏一年。創製官話字母。辛丑八月、赴北京賢良寺謁李合肥。合肥託病不見。委其最親信之幕僚于式枚代見。于氏曾與余同司也于氏謂余曰。老前輩從海外歸來。必有挽救我們中國的策畧。請就此暢所欲言。轉達老相。余曰。我無策畧。況且天下事非一策一略所能轉變。我們中國大缺点在四萬萬人知識不穀。俾思麥言。布魯士能勝法國之功。全在小

學教員。日本埋頭用功二十餘年。教育普及。纔能打倒中國。我今先莫說秀才舉人進士沒有能爲。就說都有能爲。全國共計二十萬秀才舉人進士。比日本五千萬受過普通教育的民。少二百五十倍。以一敵二百五十。還有什麼策畧可說。我的下等見識。中國政府非注重在下層的小學教育不可。但是中國的下層教育。有比外國最難的原故。非製出一種溝通文語的文字。使文字語言合而爲一不可。一切政畧。我是外行。音杭 于氏不悅曰。這不像老前輩的雅言。

吾國人不開眼一切事皆以滄海一粟等於無之端空談功效

老前輩必有雄謀碩畫。不屑對我們小角色說出。余知其不懂人話。乃謝之曰。我眞是外行、不是不說。遂辭而出。前清直到末年、管教育的大員、但抱定造就人才的標語。所成立的學堂、與戶口比較。不啻滄海一粟。實等於無。入民國後。各縣正式小學堂、較清末有減無增。前清所謂造就人才者、造官材也。民國標語較多。教育法術、總不外教以爭權、教以吹法螺、教以駭嚇洋人。令人人含有出風頭之妄念。亦仍是放屁不羈之新樣官材而已。於眞正民事何涉。總計三

十餘年未嘗一日眞辦教育而論者動以興學校三十年毫無效果之言抹煞世界各國不二法門之大根本此一謬點與未嘗試行眞民選議員而妄謂已行妄謂不宜於中國憑空抹煞世界公認立國必需之德謨克拉西制共爲兩大謬点此兩大謬点一爲不要血肉一爲不要腦筋已足送此一堆白骨入墓矣

示漱溟第五篇

漱溟年世仁兄台鑒。昨蒙枉顧。蓬蓽生輝。彼此暢言。了無忌諱。快慰之至。賜示陶器二件。愚非賞鑒家。然略一拂拭。亦已確知其爲穢土所成。毫無堅實性質。不值得品評。不必以此分我輩之神。今一時風氣。此類貨甚多。任其在市上喊叫欺哄小兒可也。茲愚有管見。請一閱之。賜以教正。

尊著云。中國何以停頓不進化。 余觀由五帝至周朝。政、刑、禮、教、城郭、宫室、儀器、用器、冶金、刻鏤、文釆、錦

繡、樹藝、畜牧、天文、算術、機器、醫藥、見於正經子史。及專門之書、或地上地下遺蹟尙存者、歷歷可指。雖不能如今之西洋事事物物、皆極精巧。而在當時應有儘有。實與二千餘年以後之西洋大致畧同。若以較同時之古西洋、其遠勝於彼、更何待言。請細思上古爲幼稚。進化之事、愈先愈難。乃吾國竟能由近於上古之渾噩世界、首先進而變爲如是可驚的文明狀態。就此可知中國人原來性質、絕非似尊著所引上田茂樹所說安逸倦怠等等狀况矣。倘我國人常能

日本人說中國事往往聽斷。且往往別有用意。其於中國病根往往明知而諱言之。甚且於病根助長而中國青年反喜之。英人不屑也。今世好人難作。壞人易作。

不失三代以上之步驟。自然繼長增高。不急而速。再歷二千餘年以至今日。則無論世界何國。能望我肩背哉。惜乎經戰國百餘年之混戰。繼以秦皇之横暴。遂於必須換一世界情形之下。造出漢以後斬斷唐虞夏商周遺緒。阻礙社會進化之一大怪物。以致近世與西洋相形見絀。而人人尚不悟其作梗之端何在。

漢高祖以布衣滅秦滅楚。劃除黃帝以後三千年貴族管轄土地人民之舊習。封建制度已不存在。漢初諸侯

王雖名曰封國其國中政權全操之國相國相由中朝簡任比郡太守祿較優而位較尊負裁抑王朝之責即孟子所言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的辦法與清代王府莊田旗地皆屬於州縣相同有諸侯之名無諸侯之實況不及百年而翦削殆盡就政治故封建之弊至漢已絕胡適之之言非妄

上而論漢高祖爲吾民衆提高身分是爲不可磨滅之大功吾無閒然及漢室大定距秦之焚書坑儒已數十年苦心孤詣之老儒始得抱經而出文教重光此更爲維持世道之大功不可磨滅吾無閒然

吾所指爲作梗之大怪物者在僞儒乘機而出所造成之僞文學也因漢室以平民宰制天下爲前古所

太史公曰儒以文亂法轅固生譏公孫弘日公孫子勿枉道以徇世主之欲足

未有由自疑之心積而爲防患之心所最畏忌者上則前代遺裔（卽周禮所謂以貴得民）及並世功臣（亦能以貴得民）下則富豪任俠（卽周禮所謂以富得民以任得民）欲統於一尊抑制諸端絕其號召之路消其覬覦之萌非假道義運用於無形不可惟儒道二教一積極一消極各有適用之端故文景以後內崇黃老外重儒術二者競進取媚迭爲消長而儒據帝王經典傳系之正統與朝廷體制有密切之關係諸儒投機技熟心思活潑迎合世主心理牽拉附會雜以揑造卒能消納黃老於文學之

以表漢代僞儒全體之技倆矣

中以成大致統一之勢試考貴人應多妻傳種之說黜技巧之說黜工商之說甚至假陰陽讖緯等神說以飾天命而鎮人心附會周孔實背周孔蔽聰塞明凡足以斬斷周以前三千年進化之緒而使社會陷於消極停頓者皆自漢之文人開始也其操術之要則在文學高於一切矜爲神奇使文學與世俗分而爲二於其中又增爲色澤典麗奧衍曲飾多端使農工商賈以爲高不可攀而得側身於文學之途者亦遂對于各業民衆不屑俯視夫上古之製文字本爲

替代語言之一種用物耳勞勞人事中日不暇給豈有文學一事哉陽明先生有言文字不過爲實事記簿之用斯言也三尺童子莫不明瞭而長大入魔者反昧之也古之創作文字原以社會一切事物爲主體而漢以後俗儒霸占世界反以文字爲主體視一切事物不過爲文章之資料此其黜實爲虛尊虛爲實文之地位既高一切經營職業之人不復得用文字爲討論研究之資此一奇變較之唐虞洪水黃巢闖獻巨烈何止十倍百倍魏晉六朝變本加厲益多

以此等浮詞而責令胡適之一一駁辨之是不啻令蜜蜂浴身於屎坑也。

粉飾華藻愈多。於競爭之中益加工巧。唐宋明清用各種詩文取士。大同小異。始終不脫桎梏。以至民國標題雖異。而認虛為實。仍為二千年之餘習。絲毫未改。自余觀之。或且加甚。洋八股紙上鬭勝。汗牛充棟。無非鑿空。美其名曰學說。曰政見。實是一種新式之浮詞。其與民事真際隔閡之遠。不啻雲中之鳥與水中之魚。顛倒如此。而敢於作為饕飻之盛。不可嚮邇。賢哲之士。尚欲拋卻事實。別求捷徑。躲開胡適之先生所說充分採用世界的科學知識與方法。一步一

步的作自覺的改革之平正切實途徑。余所不解也。愚以爲若能於三代上何以進化、漢以後何以停頓、得其眞實緣因、則於眼前時局亦不至被浮詞所震眩而枉擲千金一刻之光陰矣。

補義　二千年來文學所以能吞噬一切、使人人屏息於其一尊之下者、亦陰藉帝王爵賞之大勢力也。故凡資質在中人以上者、無不被此一途吸收、其餘則資質既薄、不得入安然培養之境、尙何有活潑發展之機。黜工商爲末業、斯工商自

認爲賤於開闢新途不敢涉想矣而文學中人久以黜奇技淫巧爲口頭禪則於物理藝術更無降心囘顧之理文學之中舊所有者即定爲有舊所無者即定爲無文人動即曰天不變道亦不變其所謂天者乃漢以後人造之天也惟曆算醫藥軍事數端因帝王認爲延長國祚延長身命所關故歷代皆占官祿中之一途自漢至清曆醫二事皆有專官且爲近御之官所用人才不在科舉之內至武與文始終對峙文人陰畏之故不至深受影響雖範圍廣狹不同而各有離文學以

獨立之餘地。文學吞噬之力。不能趕盡殺絕。雖
文人狡獪多端。假託天道。於曆象、則造爲分野
占驗吉凶神煞以亂之。於醫術。則造爲五行生
剋等說以擾之。於軍事、則借古聖賢射不主皮
可使制梃等說以阻撓之。而身當其職業者。被
惑甚稀。因此數事、或爲目力心力測驗考察之
眞形。或爲億萬生命之關係。故於彼等玄玅之
說、雖不敢摒絕、亦止可存而不論、置之不理。不
容其分我專注之神。如蒼蠅薨薨不能大損於

勞人飲食也以故中國惟此數端繼古人而進步尙有可觀

璣衡測算自唐虞以上積功已深歷代逐加更訂綜其更訂之大者如漢之鄧平洛下閎劉宋之何承天元之郭守敬莫不精益求精西洋陽曆之法明明亦在中國自堯以來推算之範圍中而球面三角法創自郭守敬傳入西洋爲歐人之導師至明末淸初中人西人一堂討論若合符節我國毫無遜色此因僞文學中人大抵

明之中葉佛郎機傳入中國而歷四百年中國之武器不進因八股匠自居天朝謂小夷不足慮干羽可以化三苗也。

體惰性懶故對於甚費精力之端、未能深為作祟也。

醫學則中國內科經驗年久、別有專長。吾姑不論。而漢末華元化之割剖術。明末傅青主之洞視臟腑。皆發明在歐人之先。而能與近世西洋醫術逼近。此亦文學中人未能作祟之故也。

軍人以軍器為決命之要端。晁錯已知之。諸葛亮發明多種火器。元人以礮火傳入西洋、為歐人研究火器之老祖師。此因文武分途。文人無

所施其作祟之技也。

然若無盤踞社會自居主體之僞文學。則此數端之進步。亦必不僅如此。

補書致漱溟各篇餘義

自利的心根於求食的心自衛的心。人生來便有求食的心自衛的心。我敢說倘沒有這心、從上古就沒有人類的存在。近年學生政客普通流行病是昧心說話。口頭唱高調。硬說要人人不自利。這原是我國古來高等人自省自責的話。豈可當作對於民眾的話、但圖紙上美觀。把意造的虛象當作可以實現。我敢說這些唱高調的人、眞能乾乾淨淨消滅自利的心。大概是千中無一。何苦在這中國民族危如纍卵的時候、到處橫攔豎遮。唱這高調、

以假亂眞。躭擱救國的光陰。阻止求爲現代國家的正路。我盼望先生們掏出一分良心、費一小時的腦力。替世界民衆想一想。自利的心由何而起。是否出於天然。必有法術先把人人求食的心自衞的心去掉。然後可說教人人去掉自利的心。七年前蘇俄厲行共產陰自後悔的時代。我國往彼遊歷的人。曾眼見一個老叟臥在炕上、喫他老妻的肉。（見民國十四年出版的新俄回想錄中）就此一端。可見人生求食的心發於天性。以親眷較本身且有等差。設如有人被賊砍斷胳臂。慘

聲喊叫。他那澈心的疼痛、比眼見兄弟被賊刀砍必加數倍。就此一端。可見人生自衞的心發於天性。以親骨較本身且有等差。一人對於他人、天然有私、明明如此。由此層層遞推。一家對於他家。一國對於他國。全是這樣。所以一人自利的心、一家自利的心、一國自利的心、全不可罵爲心惡。既有自利、便有競爭。這決不是西洋人的私見。我國古人說、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天下熙熙皆爲利來。五千年的聖賢君相所設施的政刑德禮。無非就這有私慾的民、自利競爭

之中、設法開導補救。教他留他人自利之餘地、以爲一己自利之穩圖。不要法外損人而已。我國歷史實狀明明如此。豈可信筆搆造粉飾耳目。至於藐視夷狄、欺侮異族。以武力爲榮、最是我國人的特性。不幸屢次被北狄打倒。不得已而假作講和忍辱求全。陰存報復。每至躍躍一試。更加挫辱。醜態畢露。至滿人入關、統一蒙藏、纔爲結局。絕非中國人退讓的心如此。數千年歷史分明具在。大概每因虛氣驕盈、不屑詳察他人的長處。屢試屢敗。氣肚臌脹。窮無復之。直

乾嘉俗儒爭誇考据、每借偏僻孤証、作其立說之根據、不惜毁經蔑史、夫庖丁半生熟察全牛、然後得大窾。窾目無全牛可也。若蚊虻目光、終身未出一寸、咂得牛肌、自謂知牛可乎

到近年的對外洋、始終全是這一個態度無從掩飾。今梁先生憑虛揑造。硬說我國人超過人生第一態度、入於人生第二態度。爲早成熟的民族。以兩態度劃分兩時期、本是肌造。我國似梁先生所說第二態度之論說、固似不少、然究其實、不過儒釋兩教中曠世稀出之賢豪而已、豈可借作社會實狀。大言炎炎與我國歷史眞情及現代實狀全不符合。此等高調對於我國人現當急起直追的救命途徑、生出絕大的阻力。對於我國多數人驕惰的心理、却是臭味相投。至於所引羅素等虛譽的話。尤其助長我國人自寬自足自慰自大避迂就

揑避難就易的六大心病。羅素偶來中國、耳所得聞、全是招待人對外粉飾遮羞的話、何嘗似終身居中國傳教的外國牧師深悉社會實狀況、彼自對於歐洲欲伸張己說、樂得佯爲糊塗、借中國爲立說之資料、我國民衆實狀須我國人自覺自察、而乃借碧眼黃鬚來嚇本國人乎、凡梁先生的論調、時髦十有八九甘之如飴。可怕哉。砒礵若不是味甜、每年所害的人必少數倍。但圖一時利市。不顧黃炎遺族性命。我前者對梁先生拘於情面。說話不敢透澈。這幾個月見梁先生的月刊越加高興、沒有一絲一毫自反的意思。我如鯁在喉。不忍不說。衰病殘年。寧可對不起梁先生。不可對不起黃

炎全族。

再者、梁先生每以蘇俄奸細煽成的僞潮流脅制對方。本年村治第一卷第二期、對漆某郭某的詈詞、崇拜的了不得。摘要述錄。極端贊美。占月刊中二三千字。而且勸胡適之先生購讀其書。我讀月刊所述。已連日作嘔。當時就月刊頁上、用紅筆批駁十數段。今錄一段於此。老夫爲爾舉出一證。高陽縣、與南通無錫並有模範縣之稱。振興實業。二十年來以機器織布爲大宗。每年所獲純利與全縣人口比較、每人可

攤二十圓。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余與高陽友四人同汽車赴溫泉。是時市黨部嚴刑禁買日本貨。高陽友人歎曰。日紗若絕。我高陽人生活之路斷去大半。余怪而問之曰。我國人知與外人競爭已經多年。至今日豈無自造之紗、可以替代日紗乎。高友歎曰。不是無有。但是我本國人所織的紗太不適用。價雖賤。織出布來、銷售不動。若不然。誰願買外國人的紗。就此一端。可以明白漆郭的話、與胡適之的話、誰眞誰假誰實誰虛了。這段批詞原是專駁漆郭。其實梁先

生所倚仗的潮流、一切根本錯誤。但看我這一段駁詞。舉一反三、即小悟大。一概不足評判了。但是梁先生正在詞障中得意的時候。萬也不能覺悟。怎好。

曆法平議十八年一月作是時北平城中之改體肆意橫行余故作此篇夾入提示李石曾第三册諸篇中茲刻文存原訂將示石曾諸篇專占第四卷因致梁漱溟之第五篇與此有密切關係故將此篇提前附此以當補註

前清戊戌、已有改曆之議。康氏奏請已准。未行而變作。民元決然改用陽曆。內而俸餉等事之豫算、外而國際經濟之交涉、皆較簡便。吾人亦以爲然。然商民私事、仍互認陰曆。亦自有其情理。其中毫無反革命之意。考日本自明治初、改用陽曆。而五十年中。其商民仍兼用陰曆。余於明治三十一二年間、習見其鄉村家家有陰

日本改歷之始。實含有借西勢壓中國之意。今中國何必以此爲首要。

陽合曆之册。政府不禁。誠以於政務無妨礙也。今吾國萬端缺欠。先其所急、尙恐惟日不足。乃時髦於緩急輕重似茫無所見。却於此間中尋事。自去冬北平對商民之私用陰曆。厲行禁止。黨部所立之僞民團偵察挑剔。翻箱倒籠。搜得一字把柄。濫罰無辜。一似陰歷有若何重大之妨害、必令消滅無遺而後快心者。余考其由來。乃誤會三民講演民生第一講末段數語之故耳。夫中山先生文章馳驟。篇幅旣長。則字句間難免有不經意處。雖孟子亦不免 且講演固出於親口。

而記錄不能盡出於親筆。或書記筆述時字句有一二字之小差。語氣遂致歧誤。茲謹述其文如下。從前的天文學、錯認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所以計算歷數每三年便有一個月的大差。後來改正太陽是宇宙的中心。每三年後的曆數纔有一日之差。考此段講演用意別有所在。原非爲貶陰曆而發。今時髦於此誤會。生出舛謬多端。余以爲中山先生不任其咎也。茲不憚煩。分疏其誤於後。

太陽爲本系中心。百數十年來中西公認。童子亦知。

然歐人行星繞日之說。亦僅萌芽於十五世紀。直至十七世紀始爲歐洲天文家多數所公認耳。而歐人之用陽曆。則遥自紀元前七百五十三年定爲每年分十二個月是爲陽曆具體所自始至紀元前四十六年。羅馬新曆定爲三百六十五日六小時爲一年。而閏日之法始漸密。總計由紀元前七百餘年、至紀元後一千六百餘年共二千四百年中已皆爲歐人用陽曆之時代而實皆歐人亦誤認地球爲宇宙中心之時代。是陽曆之創造與認太陽爲宇宙中心乃

截然兩事也。故由明萬歷末迄清乾隆初襄助中國曆法之客卿。如利瑪竇、龐迪我、熊三拔、龍化民、鄧玉函、湯若望、陽瑪諾、羅雅谷、南懷仁、紀利安等。無一非出自用陽曆之國、挾其西籍西器而來者。其談天、則以日輪天攙入宗動天以下之八重天中。出自西人之口。印入中人之書。是前此西人雖用陽歷、亦尚誤認地球爲宇宙中心。史事具在。証據昭然。諸客卿皆不提倡哥俾尼古之新說。亦非必不信。實因歷數家專重實用。故當時但依逆留遲速等舊率。其於諸行星測驗所得、與知行星繞日者相同。故未暇以新得爲高也。今乃誤以爲西洋用陽歷。

卽本於知太陽爲宇宙中心。是因宇面而捏合兩事爲一事。高視西歷以黜中歷。誤會一也。

地球繞太陽之軌道。偏南偏北。卽天文家所謂黃道。周而復始。是爲一年。而地球本體之每日旋轉一週。其於一年中共若干週。必不能與偏南偏北之一大週恰巧碰爲整數。故爲三百六十五度又約畧四分度之一。此物理不能恰巧齊一之當然者也。中國先哲研究三百六十五日又約四分日之一。求其密率。在羅馬人得此數之先二千餘年。是陽歷之大端。創自中國。陰歷之中。本包含陽歷。今人未察也。而陰歷則月之繞地每晝夜十三度有零。其

積若干月而與地球繞日之週亦必不能恰巧碰為整數。故每年差十餘度。此亦物理不能恰巧齊一之當然者也。凡此所謂差者皆指天然不齊之相差非推算不精而差之謂也今時髦誤會其差為法術精麤之分。故認大差僅差為一抑一揚語。陽歷中要訣為先覺陰歷陽歷兩法、皆於原不齊者設法以齊之各極精細不差纍黍。中西天文家兩相瞭然令人卒然誤會。奪我四千餘年已得之古法而屬諸三百年來歐洲發明行星繞日之人。遂視陰歷為中國人之奇恥大辱、而急欲消滅之誤會二也。

吾國自帝嚳序星辰至堯而陰歷閏法已漸精密四

日行一字。固爲地上人眼中之假像然二百年以前用陽歷之西人亦如此說法勿妄挑剔、此不過假借字法

時節候舉二至二分之中星爲標準。且言三百有六旬六日。是明明以日行黃道周而復始爲一歲之實日數矣。古人文字簡括、故堯典言三百六十六而周髀言三百六十五。實因約畧餘數四分度之一、乃奇零不盡之小數。故一則化零爲整、直日六十六。一則截去零數、直日六十五。是四分一之積零歸整。唐虞三代皆在測驗考較之中。至漢落下閎鄧平輩、始有漸密之率。較四分度之一、微有不足。與歐洲近世之格勒革里歷所謂五時四十九分十二杪之說數已

事實所在。豈可誣枉。

逼近。而實早於格勒歷一千六百餘年。凡此皆吾國人於用陰歷之中。實兼考驗陽歷。凡陽歷所謂四年閏一日之差。已於陰歷建大建小中如其時而齊一之。足爲歐人之先覺。絕非陰歷中無陽歷閏日之密法也。唐堯以前。測驗星辰之功。至少亦必在千年以上。而由羲和以至鄧平何承天郭守敬徐光啟輩。所費心血之多。比於河流矣。王小航最不喜講國光。然今之大偉人多以珠寶墨畫爲國光而津津道之。却對此五千年遺留之實績。不但不表揚。且欲消滅之。吾不解其何心也。且欽天監由天崇至康乾、所用習於陽歷之客卿。皆能助我陰歷之考驗、因是時歐洲天文家以月輪天與日輪天各

占一天而並列故於陰歷之若干月置閏以合於節候亦所素習絕非歐人用陽歷即於太陰歷置之不理也按明史載回回大師馬沙等所譯回回歷三百六十五日爲一歲歲十二宮又三百五十四日爲一周周十二月各有閏若干年總會云云是回回歷數家兼究陰陽二歷也西域自古爲中西之媒介故西洋人亦夙明月閏之一法今乃望文生義認爲太陽太陰取徑各別一是一非誤會三也

夫爲國內國外財政計以改用陽歷爲便此固爲勢所必然者矣而因中山先生書中一時不經意之字句時髦遂誤認陰歷爲中國人拙劣之端必欲斬斷

其緒消滅無遺。諸大偉人非無曉事者。胡不平心一察之。夫時髦安於不知不覺之境。不明中歷。實亦不明西曆。我中國因訓詁詞章作梗。固事事落後。而歷法不落後也。西人自三百年來。因儀器精良。心志刻苦。於天文學始多精進。而其優點不在陽歷也。凡西人於天文精進各端。有與曆法密切之事。有與歷法不關緊要。有與吾人世界將來有影響。有與吾人世界影響甚遠。而其種種眞跡實理。要皆人生所應知。是固吾國人所當用心共求進步無有止境者。然此

八至正之否聞乃近代欽天監人以忌諱媚主之例不在本法之內故不計

去冬第四中學出文題問陽歷陰歷孰優小兒守謙之文云陽歷陰歷各有不

諸端與陰陽兩歷關係相同不得以此分陰陽兩歷之優劣也吾國五千年先聖先賢殫竭目力繼續心力所以資國民生活之實用即為東西各國文明之先導者豈可由一時青年悍然抹煞而使天下人不復一顧夫陽歷陰歷互有短長陽歷之長僅在各月之氣候年年如一不似陰歷近閏之前後有十餘日之推移耳陰歷雖置閏一整月而節氣錯前錯後最甚之時不過十四日有零謂為一月之差亦未恰而陰歷之長處則不止一端茲分疏於後

陽歷歲首在冬至後九日卒然創行漫然襲用毫無

合民用處惟有創行依二十四節分爲十二月以立春爲歲首則較兩歷爲優余按童子所見亦頗可取然理雖正而勢不能行言之無益且身在校中豈宜多言

以黃河流域爲基一語吾知無錫偉人見之又發恨聲。

理由吾國創行陰歷之初於歲首斂費斟酌建子、建丑、建寅經二千餘年幾多較量始決定以夏歷爲最善。誠以夏歷者因民事而來也。豳風在建子之朝而日二之日栗冽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實指建子之二月爲卒歲也。繼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大地回春之日乃爲農民鼓舞振作之時。前此隆冬祁寒塞向墐戶。歲首何爲此陰歷歲首勝於陽歷者一也。吾國古以黃河流域爲基而洪水之餘鮮食與艱食並重。冀兗青幽河流冬凍業漁者必待鷗鷺窺冰鴨

鵝報暖始爲結網理棹之謀前此則水澤腹堅歲首何爲此陰歷歲首勝於陽歷者二也

日入而息固爲恆言而帶月荷鋤亦農忙時所必有外此他業披星戴月越陌度阡更爲常事用陰歷則坐而屈指不誤時機而用陽歷則某夕某朝月光有無不得豫計此陰歷之以朔望爲月勝於陽歷者三也

海水潮汐起落丈餘至二丈隨太陰所在而移其時刻此事西人知之中國新言不屑知也由朔至望由望至朔定期不爽

余問諸廣州友人亦云如此。獨政客不肯知。

古人所謂潮有信對陰歷有信也吾國海岸九千餘里。大小川溪之通海者數百道。其潮汐起落泝入內地近者數十里。遠者二百餘里、沿岸之船業漁業。皆日日計潮汐之時刻。以爲收放進止之期。違則有不測之損失。計此船漁兩業不下千萬人皆不能一日離陰歷而生活。而此數百道通海之川溪。又各有夾岸數百里之農田取水灌漑亦逐日隨潮汐時刻而赴工。吾鄉飲河水每日汲者、亦皆依陰歷逐日之口訣因瑪頭離水面之高低隨潮汐有便有不便也、況農田之抖水哉。此項農人又不下千萬新官僚嚴禁印行

近日聞友人言、海軍中人亦言廢陰歷不便。此其關系之切、與沿海九千里之船業漁業農業正同。庚午夏小航補記

陰陽合歷、而此等眞正國民性命所關、不能廢滅陰歷。何苦讐視五千年先哲貽謀、以害數千萬執業之眞國民。此陰歷之以朔望爲月勝於陽歷者四也。

凡此四端、不過舉其要者。此外關係之端尙多。是以利瑪竇諸人、雖祖陽歷、而未嘗有一言於兩法妄爲抑揚。今吾國之青年、隔靴搔癢、忽舍有代中國古人愧歉之意、而欲消滅其迹、吾勸諸位先生不必如此費心耳。

昔中國未敗時、用陰歷者計本國一。蒙回藏在內高麗二。

歐人亦分四季夫分四季與改十二個月是一事同爲傳自中國其古時一年分十段必無四季也

越南三暹羅四緬甸五緬甸用陰歷與日本之用陰歷而不爲屬國同日本六琉球七印度八中印間二小國十是時陰歷正朔相同之國占世界最大部分而彼邇西諸國則俄有俄歷回有回歷與歐西歐南諸邦各有歧異且歐洲古昔一年分爲十段其改爲十二個月明係由西域重譯輾轉而成半化是則吾國歷法爲世界鼻祖曾駸駸乎有統一全球之勢此言固非誇也小航生平不喜誇本國老友皆知之不幸而中國日衰歐洲日盛而歷法優劣之見亦隨槍礮爲轉移今日隨勢力而改從陽歷誠爲

一成不變之局矣。然舊歷非無特長。天文臺成規具在。何必吝此歷書中每頁半紙而不許陰歷附於其末乎。余以爲不特應載在歷書也。先聖先賢腦血之留遺。學校中亦應有肄及者。今校師教天文者、於恆星但用西洋星座之名、且不窺天。夫李申耆、嘗以歐人新得之恆星、盡增入中國星座之名中、於測驗何損、胡爲而必廢中國星名也、至若君主時代之時憲書中種種神怪。如五行值日、十二屬象、二十八宿值日、古人用二十八宿記躔度、豈有每日一宿輪值之理、喜神財神吉凶等說。實屬愚民之術。原非歷法中所有。概宜删除盡淨。並嚴禁星命家傳述。固不待言。

此與陰歷無干

至清朝而僞
漢學又加盛。
故逢西學東
漸之日。乃格
格不入。

凡不研求實
理。但隨一程
式而風靡者。
是爲腐化。今
時髦毫不用
心。但隨聲附
和、讐視舊歷。
乃腐化之尤。

此等邪魔。與夫占驗分野等等謬說。皆起於漢代。與我五千年之歷法毫不相關。漢代僞儒兼采陰陽五行家讖緯家等等邪說。以媚主。求榮。以驚愚飾智。割斷我三代以上進化之遺緒。害盡後生。不啻爲中國腰間一鍘刀。我中國事事落後。毒根在是。不得因此而訾及光明正大之陰歷。假如因有魯班神廟而禁止工業。因有土地神廟而禁止農業。因詞賦冒充文化、而禁止中國語言文字。豈非太無分曉乎。西洋三百年前天文家亦有吉凶占驗之謬說。不足爲西洋歷法之累也。歷算乃世間第一精細繁難之事。中國聖人視爲民事之首要。故於五千年上已多用心於此。此情應爲世界

如李申耆之專門講學。精於測算。貫通中西。今豈無人。

人所同慼。若從今斬斷遺緒。則後人追尋墜緒。至不易矣。豈不痛哉。即今各省中兼通中西歷之學者、未必無人。奈何但圖就時髦省心之便。小航於此道始終自知爲門外漢。特畧識其深淺。不敢似時髦之矮人觀場。妄以已意爲啼笑。貽誤後生之趨向耳。石會成童以前。於此等事本已畧識端倪。今於時髦之淺謬。未必不了然於心。萬一未能了然。亦不必問諸貴老友之冒充知西學者。因彼夙於一切事不求甚解。敢於武斷。至今年老益驕。決不肯復費腦力以

求眞是眞非。今有捷便之法請石曾任一自尋歐洲用陽曆起於何年。歐人發明太陽爲行星系中心起於何年。則知青年人以知太陽爲中心、攙入中歷西歷優劣之評論。是誤會矣。生於其心。害於其政。青年人以一孔之見。盲從瞽進。視不如己意者皆爲敵人。一切莫不如是。

余作此時。因北平之同鄉商人、述及黨部產生之僞商民協會、作福作威。藉禁用陰歷之題目、法外搜索。濫罰無辜。使商家無所措手足。余是

時尙以爲此專爲北平青年之妄及本年二月初旬閱報見葉胡諸偉人之議論及安徽黨界學界嚴厲向商民禁行陰歷大舉用威乃知北平非其甚者也嗚呼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古之當道者自認出言爲天下之樞機愼之又愼今則無數青年人發言輕率無往而不作無意識之奮鬬萬事莫不如此天下事尙可爲乎

民元余居上海適蘇省某氏歸自歐洲由其同邑某君介紹晤於文明書局相得甚歡又經數

十日。文明書局印行某氏所作科學小說。余首先購讀。見其於各種科學誤會而武斷者七處。余不時純出於愛護某氏之誠。乃爲之條條更正。詳明解釋。費二千餘言。另紙粘於書上。面示某氏。以便其自行删改。乃某氏口頭虛謙。而眼神大現不悅。余始悟文明書局印此已墊巨資。發行順利。某氏慮吾傳播有礙目前利市也。乃婉言將書及另紙皆留與某氏。並自明決無由我發表之意。是後某氏自行删改與否。余不過

問。此余得罪於某氏被其讐視之始。今尙記憶其中有一條、係講火鏡之攝成倒影。妄引一事爲同例。言有人於曠野建一板屋。門窗皆杜塞。周圍嚴密不透光。屋中全體昏黑。惟於一面板牆斲一小圓孔。透入外光。此小孔透入之光、可以滿小孔對面之後牆。然孔外太陽光中之一棵樹影。由此小孔攝在後牆、則爲倒影。與火鏡所攝無異。某氏於此加以武斷曰。此因小孔過膛之空氣。中厚邊薄。故所得之影與中厚邊薄之火鏡相同云

云。驢唇不對馬嘴。夫小孔過膛之氣與小孔內外之氣本皆相連。何由而分厚薄。不通一。小孔之氣中何以厚。邊何以薄。不通二。氣自是氣。玻璃自是玻璃。小孔之氣何能變爲中厚邊薄之形質。不通三。玻璃兩面皆堅滑。受光而中厚邊薄。以斜度遞射。故成倒影。若小孔之氣。其影一直透過無折光之硬面。何由而同火鏡。不通四。夫板屋小孔射入倒影。與火鏡之折成倒影。各爲一理。迥爲兩事。此日本高小學童亦能明瞭

一物理之誤會。揑造固其小焉者也

者。而吾國之偉人無此常識。恃其曾浮住西洋。敢於揑造。以欺本國學生。而學生卽多信之。天下事何一不壞於此輩。小航又記

小航文存卷三終

教育普及者。謂人人得其生活所關必須之知識也。時髦引入爭自由爭參政之歧途。變實為虛。變沈為浮。而普及無益有損矣。

小航文存卷四

甯河王小航原名照著

致石曾書第一册前另柬

石曾仁兄世大人英鑒。逕啟者。吾國人口空多。利源蘊閉。百未闢。一礦林農牧製造交通諸業。因風氣閉塞。時局飄颻。知識不充。信任不厚。本國人不能集股興辦。坐視貨棄於地。致外人垂涎。故數十年來。談抵制外人者。於憂教育不普及外。更以資本家太少為憂。與俄國前此帝制時代資本階級挾國家勢力以

毛依皮而合，非皮藉毛而合。由資本集合勞工，咄嗟立辦；由勞工集合資本，如

欺勞動階級者迴乎不同。且吾國資本勞工從無衝突。去今十八九年前，入各鄉覽眺，凡有關村之貧戶、皆房屋整齊、老少敬讓、態度從容者。問之，皆其村中有二三大戶之故也。至若南通無錫等縣，因知識階級早能集合各種公司，而全縣數十萬人直接間接各有活動之餘地。遇水旱天災，他縣流亡載道，此等縣不受影響。勞工與資本家相依爲命，如毛與皮之相親附，此民衆之眞實情狀也。若夫勞工受資本家之害，以吾國程度、不知幾十幾百年後、或能發現此

秀才謀反三年不成。前此勞工之情親於資本家者。何嘗出於愚懦哉。事實所在。何能以假亂眞。

症耳。曩者軍閥專橫之時。害權其重。孫中山勢力太薄。非鼓動多數人躍起則不易成功。而鼓動之術非用片面淺語難收速效。故姑借西洋社會黨論調。以勞資衝突作呼召之資料。此蓋勢所不得已。識者固默會而諒之也。至今則非其時矣。而數十萬時髦。習於鼓動。不能自已。喜叫囂之易於得勢。憚沈毅之緩於出頭。（出頭之念與作官之念有大異否。）時過形遷。仍施舊術。不暇審察於實際。似懸崖不能勒馬、急溜不能回舟。此豈中山先生之本意哉。今就弟所目見之口號標語言

醫必因病而定藥劑之分兩、鋪張病狀、動輒開篤大藥方者、皆殺人之醫也、凡國之法律官署、皆爲應事而設、非爲尋事而設也、今乃以炙手可熱之勢、爭出風頭之人、到處設最高機關、先畫出虛懸之輪廓、然後日夜尋事、以塡之、走造事、而已、

之。其中最近平正者。如剷除土豪劣紳、剷除貪官汙吏。此固最合公理之語矣。然吾國各地資本家之中、由貪豪而來者。不過良民萬分之一。（河南友人逃來北京者曰吾鄉近日諺語曰有土皆豪無紳不劣）我兄於高陽、弟於寧河、固可詳察而確悉其概矣。若夫上海天津租界中之貪豪。比之二十七省區之全民。不過滄海一粟。政客乃以上海天津租界狀況、概視全國。純出於憤激之情。以爲政策。使地方匪徒得所假手。奸猾得所藉口。誤盡蒼生。誰任其咎。俄國七八年前所施政策。視地主商店皆

夫鴨之智能遠遜於人故人自命爲鴨之司命猶可說也至若輩政客除習空談外知識遜於吾民衆之自謀乃欲包攬全國經濟大權於一派人之手視我民如鴨

如罪犯鼓舞游惰以害小康之民以致良農寒心不復竭力於稼穡商賈絕跡一切蓄貯轉運躉賣皆成官吏獨有之權游惰陡增數倍無知之青年揚揚以施濟自任不啻以便宜坊填鴨之法待其國民（余嘗手自填鴨矣一二日後到填之時刻若偶不填則羣鴨揚脖張嘴向空以待雖滿盆米麵鴨皆忘其低頭伸舌之能力餓死而不能自救）美其名曰均食自以爲有普濟羣生之能力其實籌畫不密統計不精調查不周轉振不捷收發不靈以致一年之內餓死近二千萬人人肉公然列於市肆此豈列寧之徒衆立意不善哉實因牛

古今中外爲治之法。未有不以任人人自謀爲原則者也。右語。若曾未以爲然我亦無可如何。

寃氣彌天而政客不動心。

生高談學說之學生政客。萬不如畢生各自爲謀之農工商賈經驗較熟計畫較詳也。其結果安能不如彼哉。夫一年之內喪其全國人口五分之一。俄人非不自知失敗矣。乃有心怙過以欺哄中國之學生政客。强飾其詞曰、是臨時過渡政策。於是始變計而出新經濟政策。始許民間資本營業。請問前此逃亡者已不能復業。戕害者已不能再生。果因何罪。列寧之徒衆、撫心自問安乎否乎。而吾國中奉加拉罕鮑羅廷爲謀主之人。至今分散各地。潛煽日多。雖政府表

中國舊學之是非另是一事。茲所言杜漸防微之法意也。是西洋人所不知也

示防共而彼欲陰行共產之實者。陽謝共產之名。狡辨自有餘地。實因新學說、新政論範圍廣廓。可以兼容並包。不似我國古說、以杜漸防微爲第一要義、法戒顯分不容遷就也。今當建設時期。非眞誠不能發生實力。豈可憑藉威權。輕心以掉。 執事資望、在鄉親中爲第一人。今日衆目所屬。卽爲他日功罪所歸。弟竊慮之。以弟之固陋。何能有補於英賢。惟所知吾民眞實狀況。未必不多於我兄。謹揭十數篇於後。以當獻曝之誠。我兄肯一閱之。舉一反三。默存諸心。則

中山先生而在見此必不殺我今時髦則不能容。

孔子之書至純正也而後之僞儒以偏見附會之則害世亦多、

判斷多數政客所說之是非。庶不至狃於一偏。閱罷、仍乞全冊擲還。勿容第三人窺見。以全七旬老友生命。不勝悚惕待命之至。專此奉懇。即頌仁祺。世愚弟

王小航拜上　十七年八月十四日

第一篇十二章總序

中山先生書中、民族民權二卷。五花八門。使各種意見、皆得兼容並包。民生一卷。關係切要。其中肯綮處、除平均地權外、則爲社會與工業之改良運輸交通收歸公有直接徵稅分配之社會化四項辦法。第二

不先成立眞正民選之眾議院則一切不可施行。

今之學生教工人者。不在生活必須之智能。不在自勵自克。而語語皆自高自大。一若一轉移間即是捷獲之境。害工人不淺。

項運輸交通收歸國有之策。清末已趨向於是。第三項直接徵稅。清末倡議者已多。入民國後亦未嘗有人反對。此項施行之難。非目下人才所能辦。若輕率下手。必至弊害百出。茲姑不論。此兩項因政局紛亂未暇及耳。至第一項。除其中之改良工人教育一端外。其餘各端。行以國家之威力。萬不如委諸社會之自謀。況即改良工人教育一端。若未有普及教育人人勤愼明白之基礎。而任熱心如熾之學生專勸工人以傲惰起鬨之術。是豈中山所謂改良至第四項分配社會化。最易變爲以官代商。夫

人才、并僅執事之人也。周環監視億萬人皆須人才也。民生困苦一由於營業之知識不充、且往往因貧而心反浮偽、斯合作之信用愈失而生路益窮。欲醫此病、除弗平正之教育普及外、別無捷徑。乃日日嗾使貧人爭政權

歐美經濟狀況與人才程度、非吾東施所可效矉。況我數千年士農工商互相依賴以成社會之習慣。商賈本非逸獲、民皆知之、而窮光蛋之時髦、因妒心而不知也。本無壓迫欺凌情狀。若近時國民之有苦樂懸殊、乃時局使然、政客軍閥之罪、非社會舊俗之罪。而乃多數青年橫生煽惑、借以達其以官代商之目的。俄羅斯醜態昭昭在人耳目、分明官也、而冒充社會領導之名、分明民也、而反誣為社會之敵。顛倒至此、為害何窮。愚本欲一一抉摘、奈言之長矣。茲姑就地權一項、為一隅之舉、而先以資本生息之

求逸獲長躁氣是背馳也。一由於兵亂無已。政局不定。人心搖搖。故無論大小資本家皆束手惕息。不敢爲各種實業之集合。以致勞動家工作之途盍狹。欲醫此病。除政府謹循軌道。使民共信其能保安寧。別無捷徑。乃創驚人之策。濫用宰割。是背馳也。

理爲根。其餘統俟續陳。九月杪小航自叙

余以爲上古。中古變爲近今。皆非人之惡意所爲也。乃智識所爲也。今人若誣爲退化。欲逆天然之人事。而强還上古。顚矣。

第一章

上下數千年縱橫千百國。社會經濟推遷之狀況。似乎難於綜核。其實但設一短期片土之狀況、可以明其大概。今譬如我汗漫遠游、忽發現一亘古未闢之武陵桃源。移萬人而分占之。計口授畝。無厚無薄。此固眞平均也。已然積月累年。此萬人中、性質必有不同。或勤奮儉樸。或偷惰荒嬉。十年之後。則見某甲也敦龐信厚。孳息成家。某乙也瘡痏淋漓。債臺高築。其貧富之殊。乃一勤一惰一謹一肆

罔識社會學說者一心妒富。不暇溯其根源。妄加以剝奪等惡語。

所致。豈有任其欠債不還使勤謹人受虧之理。斯時某乙自必求鄉老說合。計其地力出息之數、訂爲相當之價、或計一分或計八厘以售田於甲。乙得此地價。藉以別謀生計。或商或牧或織或林。用此資本加以人力、所得歲息或在一分以上。且甲之原資、倘不買此地。用諸他途。所得亦必在一分上下。此乃人事之自然。凡有血氣心知。未有疑甲欺乙者也。夫甲以闔家多年刻苦自勵犧牲快樂換來之儲蓄。一變而爲此田畝。故招佃分種。以收

原資什一之利。其得為佃戶者。無不視甲為公道。甚至所招之佃。即是先年為此地主之乙丙。乙之良心上亦必視甲為公道。乃有遠方不知世事之文人。洋文人即非文人耶。請思之變相之八股匠耳驀然來此。問其各家之所有權。遽謂甲為奸巧豪奪。乙為愚懦受欺。出言挑撥。煽火生風。凡此桃源中人。人知此文人輕躁可鄙。而共惡之矣。請問民之眞實情狀。在此乎。在彼乎。石會應知吾國各地民產多寡不同之由來。數千年之轉變。大概與此桃源短期之轉變不

甚懸殊。而欲以一派僞學說造成之强權濫施予奪。可乎。夫學生政客既以民之名目爲標榜。則請降尊而身入民間。一一察之。勿但圖紙上動聽

第二章

余嘗聞鄧和甫述北大學員之言曰。銀錢爲國人公共流通之物。儲蓄銀錢者借人用之。理所當然。不應取息。（王小航嘗借債出一分五厘至二分抑亦五厘之息每以爲苦聞此學說大樂）抑亦思儲蓄之事。因何而有乎。凡人之情。奔走者必思息肩。晝勤者必思夜卧。故豫防之念。人人有之。鼠

倘響粮。蜂猶積蜜。人生有疾病之患、有衰老之憂、有眷口之漸增、有時變之猝至。故凡不知儲蓄者、徼倖苟活之人也。王小航之流是也 若夫儲蓄之人、多謹愼厚重之君子也。而學生必曰、依吾派政策。人生變故、皆由吾黨政府統爲籌畫、無須個人豫防。嗚呼。人與人智能相等耳。若輩豈獨爲聖人乎。況親切與不親切、較則同等之能力、其得失必殊。政府少數人之代謀。何能及多數民人之自謀。吾且問、今之學生政客、綜核之才、施行之術、以及應變之

余所言皆不堪入自命高尚者之目。然非先明此等卑下之事、不能洗去其讐

轉捩靈捷較七八年前列寧手下之人、果能遠勝否耶。此語而不敢即答也。則姑勿鄙薄國民之自爲儲蓄者矣。夫苟能悟儲蓄之不背理。自能知一分內外之息、不爲罪過。倘不肯平心審察但驚高論、則謂愛人如愛己、信人如信己、可矣。豈有愛人過於愛己信人過於信己之理。夫存銀錢以備緩急。在他人手中必不如在己手中取攜之便。此其取息一分不爲過。一也。借債用爲資本。以應機生利。而債主遇機、反坐視而無計可施。此其取息一

視舊社會之心。舊社會本非鄙惡。而若輩恨妒人之心亦決不足爲高尚。

分不爲過。二也借債還債固爲常理而不得歸還、喪其原本者亦往往有之。有一分之息斯九得一失猶可以利抵害而不至甚虧。此其取息一分不爲過。三也人孰不願錢在手中。忠於人者有幾。設使無出息之累則債務者雖力能還、亦必延擱不還。債權者皆與拋棄無異。此其取息一分不爲過。四也。即此四者足以明債之有息理所應然絕非階級之壓迫。夫借債不取息其名義固高。窮光蛋王小航最樂聞之。然使中外古今社會以無息爲定例斯儲蓄

凡是眞民無論貧富皆民也。誰能壓誰。黃口孺子假充爲民實借國家之威顚覆社會。乃眞壓迫耳。口罵官僚。其自身乃新式最橫之官僚也。

請石曾查考。何以不謀而合。

新人物皆以資本有息爲階級壓迫。罵

者必多秘密蓋藏。以致流通斷絕。金融緊迫。日甚一日。需欵者借貸無門。百業停頓。此其痛苦尤在貧人。曩年北京因兵亂而當鋪連月閉門。王小航即大感不便。而街鄰亦多蹙額相告。夫當鋪固三分之重息也。貧民尙樂其救急。而不恨其貪苛。況普通一分內外之常息哉。是利息也者爲社會中互助之良媒。故各國習慣不謀而合。苟不察此而但據不切人情之理論。以聽斷政策之是非。幾何不害盡蒼生而不自覺也。吾於此忽絮絮論債息。

之日剝奪。不通之至。凡新人物極端之謬論。皆由此一端生出。故余之破陣。必始於此。

信賴與否。利害分焉。亦天然策勵惇信明義之資也何可鄙視債權家。學生概不解此。假充高尚。實令社會道德墮落。

非爲債息而發也因必先明乎此然後還論地權方可不至過於荒謬矣

第三章

原夫借債之通例。本銀在萬金以上又爲長期。則其息在一分以下。本銀在萬金以下。又或短期。則其息依各等情形、有一分以上至二分內外者。亦有在一分以下者。其息之輕重與信賴之輕重爲反比例、人之計畫必得失相抵故也。夫此借債之利息何以各地大概畧同。因大銀行大錢莊梭織各

此定理豈流蚍光蛋之妄言所能破乎。

凡所言息之分數皆就佃租、或與佃所分得之糧而言。

地。借大欵者此地與彼地既必畧同。斯小欵之等差亦即不至懸絕。此定理也。借欵之情形既不懸絕。斯置產計息自然亦不懸絕此又定理也以愚所親見。如寧河買地者之習語曰。彀一分息間有以一分以上計之者。因地居下流、防不測之大災、往往有連年顆粒皆無者也。豐潤境內買地則僅計六七厘。因地高無異災永久平穩故也。他如河間保定之田產、亦以一分息為通常之數。是直隸縱橫千里情形畧同。蓋同此人心。同此計畫也。推

已身無可信之資。則必以眞實把柄授之於人。始能換到實錢以自救。此意出於借債人。非出於放債人也。

之各省。買田什一之息、必不能大異。蓋產業之轉移、與借債之流通、雖各爲一事。而影響至切。不啻在一爐冶。自然而然。田地不啻一種本身別有作用之大錢幣矣。耕田之得利。較空拳勞動之得利。逸獲多多。故田地自有用爲錢幣之理。亦隨有天然之定值。倘曰人人由國家授以田地。使人人逸獲。殊未思社會中不能人人皆農也。則逸獲與否。仍不均平。請党人降心思之。凡錢幣之爲用。持以作何營業、皆能獲什一以上之息。故買賣田地。亦

誰能壓迫誰。俗語云。知縣怕窮漢。

天理人情自然演成之均平。方是眞均平政客筆下所造之均平。非眞均平也。

兩家各有權衡。倘買主貪賤。則賣主可顧而之他。賣主貪貴。則買主可顧而之他。皆不慮更無接應。其理其勢。無異冷氣熱氣兩地自然塡補而爲温。東淀西淀兩水自然相劑而爲平。此非佞口所能誣強力所能矯也。請石曾降尊於高陽縣中平心察之。除民國所出之二三新財主外。闔縣小康之家、其田產不由勤儉而來者有幾。乃千百政客來自海外。但知海外之一派學說。舉十萬中不及一分之廣州上海天津情形、而概視全國。嫉妒良善。

此姑設地主佃農各半分糧以指其事理而已其實各處分糧規定不一如寧河皆佃六六主三三三六主三三三實抵則佃六生四因地之肥瘠不同也

而思敗其產以託均富之美名詖詞知其所蔽此之謂也

第四章

今譬有甲乙二人各有銀二千元兩無交涉此固無所謂不平石會必知之矣適遇有某丙出售二十畝地其地價二千元每年穫稻四十石每石價值十元斯時甲出二千元購得此地乙爲佃戶種之每年交甲稻二十石甲得賣稻之銀二百元乙餘稻二十石亦賣二百元於是政客見而叫囂曰不

然地主之買價亦隨之不同。則寧寶二縣之地主佃戶全體大致仍係公平。推之廣東一歲三獲之田。其地主分糧必遠過於北方。實則買地之貴亦遠過於北方。而佃戶較地主雖或所得較少。而因地力之豐不勞而獲。廣東之佃較北方之佃亦優。

平矣。乙費力甲不費力。乃攫其半。豈非資本家剝削勞工乎。石曾須知乙之原資二千未用於此施之別途。亦獲二百元之息。甲之體力未用於此施之別途。亦獲二百元之利。二人之資本勞力若兩皆不閒。則所得相等。倘兩人中有一缺點。或甲不用其力於他途。或乙原來無與甲相等之銀。斯所得之數始不同矣。然此豈事理之有不平哉。石曾石曾苟不研究民之事實。但於挑撥之僞說。卒不盲從。豈不冤乎。爲圖於後。請三復之。當可了然。

資力互濟錯綜活動

乙資別用處（乙、資）	二人資力合作處（甲資、乙力）	甲力別用處（甲、力）
乙資別用比照甲資亦可得二百元	甲資乙力合作各得二百元	甲力別用比照乙力亦可得二百元

但得太平日久。則此理循環互劑自無不平。社會友助之平乃眞平也。夾入官勢乃假平也。古聖人言恭言安豈是腐敗。

水東

右錯綜圖式。雖極單簡。推之大小百業千變萬化。總不出此自然交互之理。我國數千年敦厚信義。大多數人尊重公理。若損已利人則鄉鄰不齒。乃政客學生、以自己肺腑中產生之壓迫欺凌情狀誣衊全國人格。妄哉。

第五章

今再設一比喻。使石曾迷藏消除。今有甲乙二人。比鄰而居。皆以趕馬車爲業。各有房二間馬二匹車一輛值價二千元。每日馬車忙閒均算獲賸利一

圓二角。是此兩家者各有二千圓之資本又加以勞力皆每一年得利四百元。此其房車馬三項之二千元資本與彼二十畝田之二千元資本、其功用相同。石曾必能知之矣。此業馬車之兩家資本相同、加以相同之人力年中獲利亦同。無所謂不平。石曾必知之矣。久之甲因未娶妻室、又省喫儉用。且亦未遇他項意外災累。六七年後積銀二千元。乙因日用繁費不知儉省抑或別有牽累。六七年後。虧債二千元。心中暗服甲之能經理能慮遠

耳。無一毫不平也。石曾必知之矣。斯時託人說合。將房馬車三項共照值價以二千元售之於甲。而乙爲車夫。甲爲房四間馬四匹車二輛之總掌櫃。從此乙每年僅得工價二百元。甲每年得利共六百元。新其衣冠。娶妻共居。斯時學生忽來觀其情狀。卽決然指乙爲受壓迫者。石曾必知學生爲妄言矣。然請石曾再思之。此房馬車三項之資本與彼二十畝稻田之資本豈有二理。豈可明於此而昧於彼乎。勿以余所言爲瑣細。世界之大乃瑣細

之積也。

第六章

馬車比田產。石曾或仍疑焉。謂田地爲天賦公共之物。不能以馬車比也。余再設一譬。今有二人。其貧相等。一賣豆腐腦。一賣杏仁茶。皆每日晨出夜歸、奔走喊叫。固皆無田地車馬之資。而每日皆大街小巷巡行三五十里、手足不停、以獲其利。此其據以爲基者。已身天賦相等之手足而已。無可剝奪也。而豆人因不知節儉、且又有他累。虧本若干。杏

人因節儉慮後、謹慎無過。積錢若干。於是豆人借杏人之錢若干。每月納息一分。而豆人所賺之錢、歸已家者僅賸其半。此不得謂之不平。石曾閱余前篇所論債息之理。當已了然矣。夫謂田地是天所以賦予勞農、不應資本家以價買而取息於佃農也。一似天經地義矣。其實渾蛋加入級。請問豆人之手足、係天地父母所賦予人人均等之物、較田地之賦予不更堅確乎。而借錢之後。利分各半。與將兩手之一兩足之一、換錢轉給於杏人何異。

夫杏人之富、因節儉慮後而來。實由不縱口腹之欲。不任懶惰之性。以前之苦易後之甘也。今政客學生疑爲杏人奪豆人天賦手足之半代抱不平。爲奪回之。使天賦手足之利均等。自以爲公道矣。究其事理之眞。實使杏人前此犧牲己身之快樂、以供豆人之快樂也。公道固若是乎。石曾倘知此之代抱不平實爲糊塗。則亦應知彼之論地權亦爲混賬矣。

第七章

憶一故事。為　石曾言之。三十餘年前敝村蘆台有某甲、富戶也。田產百頃。有某乙、秀才也。亦似王小航之窮光蛋。一日某乙大發善心。向某甲曰。村中貧富太不平均。尔應每年以若干銀米交付於我。我約合同志立一同善會共盡義務、創興慈善事業、以救貧人。尔若不允。我能聯合千萬人尋爾起鬨。某甲曰、謹遵台命。於是請本村村正、定期於關帝廟召集鄉老全體會議。以決定進行。不料開會提出後、多數不贊成。其贊成者、僅一粗心浮氣之

時髦但知妒
工廠商店之

窮光蛋王小航。其餘諸鄉老同聲論之曰。秀才先生既託名行善。我等小民誰敢反對。然實逼處此。天良難昧。能不一言。我輩同居此村數十年矣。親見某甲世代謹厚。以勤儉興家。除甲之家族飽暖生活、亦與我等貧人無大異外。其歲入所餘之錢米。周轉於村中。故吾村各家織牧商販。百業活動。且居恆相語、皆以甲之勤儉興家爲互相勸勉之模範。又如甲自開之工廠商店。多係賠賺無常之事。有虧則甲能任之。不至閉歇徒夥數百人不憂

取利。不知統通算計其賠錢者約十之三也。以時髦知識之單簡。加以四面八方監視力之薄弱。遠欲縱任施行所得稅於資本家。其禍可勝言哉。

市恩之念。害人等於鋒刃。石會知之否。

輟業。因力厚始能謀遠。非小有資本者所能倣效也。雖無行善之名。而村內外直接間接、陰倚以生活者數千家。比於他村之無富戶、家家生計窘迫、無法活動者。相勝遠甚。凡往來過客、望而即知。是甲家歲入之豐、何負於衆人。何勞某秀才作此代抱不平之呼。而欲借甲資以市恩於我輩乎。凡富戶之中除錢多而寄頓於外國銀行者、及原由於搶奪欺騙而來者外、則凡一人主百萬之財、與百人各主一萬之財、其無傷於社會一也。因百萬之財主、其本身之銷費、雖較貧人爲奢侈、所損之物資亦無多、其全財之支配、仍流通於社會也。況就工廠商店而論、凡大規模者、則影友僱工、必較小規模

眞工徒對資本家從來相親。萬惡之學生每擇其懶滑不守規則者句引之煽惑之。豈可認爲眞相。

者寬裕。是以吾鄉鄰中凡學徒受僱之人。得入大規模之工廠商店者。親友皆慶之美之。石會若能久入平民社會中。必能瞭然知此情形。夫大規模者何以較寬厚。因其資力雄厚。可以通三年計算通十年計算。不以一時小有得失爲意也。若小規模者。則力薄膽怯。非時時錙銖計較不可矣。就此事理而論。若入政府人之手。雖勢可如意操縱。而前後必應接替。人人各有主張。欲如民人自謀之通盤計畫。豈可得乎。欲不顧一時之得失。豈可得乎。是政客之智能。即云高於民之自謀。亦無盡善之把握也。況目前口出大言之小子也。 且慈善事業。乃委曲極多。條理極密之事。非思慮周詳。更事夙多之人。不能勝任。否則罅隙百出。不特擲黃金於虛牝。且驅人入於徼倖坐食之途。反成爲製造驕隋敗壞風氣阻

吾村敗矣痛哉言乎。

人進步之具如某甲與我等經驗之深僅能見層層部勒之難。尚不敢自謂能當其任。況某秀才一流、終日高談闊論、未嘗更事者哉。若以此權授之。吾村敗矣。於是多數否決。旁聽數百人、歡聲雷動。閉會後、鄉老又閒話曰。某村無富戶。僅有少數小康之家。已甚可憐矣。乃其村中游惰之人。不自思其缺乏之知識有種種致貧之他故。反聽信政客、歸咎於少數之小康家、而欲害之。真自殺政策也。我等不敢多言。於是眾人欷歔而散。王小航亦與某

自漢迄宋、言井田者、皆不通事理之文人也

秀才抱頭鼠竄。迄今四十年。每憶鄉老眞實之言。尙令我愧汗發背也。蓋必身爲民者。始可談民事。若夫終身未嘗在內地。爲一日之民。而以談民事飾觀聽。不啻雲中之鳥欲支配海中之魚。豈有當哉。敝村此故事。乃小影也。册中獨此段爲寓言。然事假而理眞也。

第八章

今使全國耕者田皆自有。誠爲快事。故中國書生夢想井田者。歷代皆有。無如授田百畝之制。周公是否實行。本爲疑案。孟子追溯。已甚恍惚。蓋地權轉

今讓一步言之就令若輩之目的達到且能持久亦仍不平若貧均平必四萬萬男女人人受田若干乃眞無向隅之人矣否則田已占盡之日又有許多人向政府索地政府取於何處以應之

移。乃勢所難禁。而轉移必有代價。代價必有償息。此皆爲民命所關。非君權所應妄爲干涉。故易土可買、語見春秋。買道而葬、語見禮記。至史漢篇中曰求田問舍。曰買田宅。習見不鮮。可知以代價得地、卽以代價獲息。因而打破按夫授田之規、三千年矣。今政客大聖大仁發此均田之大宏願。亦應俟政府有此非常之巨款。靜待願賣者而買之。必兩相情願。如民與民之互相交易。勿以策略恫嚇其間。所買之田以無價授諸貧人。得尺則尺。得寸

英國因糧不足用。農田無稅數十年前、其政府以相當之價和平購田於田主。授之農人。今中國政客、無故想出困田主之法、又定爲强買之律、咄咄逼人。不知由何國學來。

則寸勿急於見好。但作爲慈善事之一端。方能有益無損。而乃慷他人之慨。俗所謂拿野猪還願、一揚一抑、威脅勢迫、使其勤儉刻厲換來之產、受制於佃傭。陰已損其地價。自然損落、非謂少報、此語學生不解、心寒氣喪、遂出於不容不賣之途、且又定爲强買之法、果因何罪而受此敵視乎。

第九章

前此中國以國稅不苛、聞於世界。日本地形邊多腹少、稅重乃自然之勢、明治維新、因志大事多、而地

稅加重政府向下議院請求徵稅至地價千分之二十五即百分之二五通國譁然久始通過下議院見政府之志盛氣銳豫防其歲出日多必再增地稅於是於通過時附帶一條曰他年政府因外患之來無論若何拮据再加地稅永遠不得過百分之三後至明治三十一年（即光緒二十四年）大隈內閣即援此信條議增稅地價千分之五以滿百分三之限度閣中議決尚未及向議院提出大隈已被劾下野山縣內閣繼之仍取大隈計畫向議院提

是時東三省主權已盡在俄。中國人若無事然。

出。因俄羅斯已吞滿洲故也議院堅執不許。日主解散議會。朝野相持不下。於是在野之伊藤博文近衛篤麿等力爲山縣內閣援助。歷游四十三縣。到處講演。民漸諒解。至三十二年冬。召集國會。始通過。爲此千分之五。而日本國民與政府相持一年。知此關係生活最切故也。吾國大聖大仁之政客。聞此得毋笑小日本之民太不開眼乎。使中國地主與政府如是相持則以反革命殺之矣。

第十章

佃良仲良皆石曾之族叔。

且民之性質才力不同。政府所不能强。即民之意見計畫不同。政府亦不能强。今譬如有李伯良其人者。性質敦重。其購佃種之田也。必擇離家甚近。佃戸老實。可以永遠省心者。雖價重息輕、年利平均僅五六厘者。亦樂購之。以圖高枕無憂。即令有人加價買之。伯良不願賣也。因其安常之性。不願以資本營他業也。又有李仲良其人者。耐勞多術。其購佃種之田也。雖距離遠。佃戸刁動多攬纏。仲良不懼也。但價輕息重。即購之。若他人欲轉買仲良

舊刑律。強買婦女與搶掠婦女無異。凡不樂出賣而強買者。有價無價。其不合理一也。地土何獨不然。

亦無留戀。因其以資本展其才力。無往而不得一分以上之息、故也。今以新政客之術。施諸仲艮。仲艮於喫虧之中、尚能補救。若以施諸伯艮。則視如塌天大禍。欲報實價乎。則恐荒年不敷官稅。欲報少價乎。則官一強買。其悲戚同於搶去妻子。左右無以自全。然則新政策者專殺謹厚之人者也。其他地息雖薄價輕而不願賣者。其故尚多。姑不徧舉。總之雖無一厘息之田。亦有死守不願賣者。此吾民天賦之權。何物官府。敢擅行強買。

第十一章

漲出之地價收歸國有。中山之言固極有理。然若今人鹵莽行之。弊害尤多。茲仍就愚所習知之寧河證之。寧河荒地。價賤於熟地十倍。若墾荒爲熟。第一年翻掘工價、已數倍於買價。就令地主動手自翻亦應計算工價因此工力若用諸他途。皆能得錢故也。而學生政客不知。且必須歷年屢翻屢曬。延至三年。始能與熟地同等收穫。再加以挖溝培埝之工價及躭擱二年之賠息。雖自有之錢。亦應計息。因此錢若不用之於此。用之於他途。無論何業。皆可得一分以上之息也。而時髦不解。以及糞溉

等費。始得收穫與熟地相等。斯原來賤十倍之地價自漲而與熟地相等。此其漲出九倍之價皆田主之血本血汗也。血本二字。含有悲意。民身心無限之苦。皆在其中。各處商農之習語。遠近皆同。而學生政客不知。今若懸出漲價歸官之條則我民誰復敢竭力於畝畝者。其效立竿見影矣。且設如一地、近鄰於官挖之河。政客指爲因官河而漲價。田主指爲因自費工資而漲價。有煌煌諭旨在前。積威所壓。必不能爲平等之爭訟。且血汗所增之價、爲全價中幾分之幾。官河所增之價爲全價

即此慫恿佃傭、挑撥是非之空談。已陰令地價陡落。石曾知之否。向何人索賠。小航固無一畝田者也、勿以學生之心度我、

中幾分之幾。以何爲確據而判斷之。況遇田價有漲則政府收之。從來政府築路開河等事民田受影響而損價者。亦往往有之。政府能包賠乎、然則是民沾政府影響之益。則如敵國之外交。錙銖必較。而民受政府之損、則取償毫無證券也又口口聲聲曰。廣州商埠上海商埠云云。夫開商埠之地。在全國中不過百萬分之一耳。就此百萬分之一分。以爲標准。而定爲漲價歸官之法。其如全國何。且即就新開商埠一類而言價漲歸官、固似有理。

誰賠得起

豈知前清之末各省區開商埠、及新勘路線新放官荒、等事。官招民買。民即趨之若鶩。買得之後。價漲致富者固不乏人。而計畫終左、冷落數年、欲減價轉售亦無人過問者亦常有之事。石曾胞兄苻曾即曾吃此虧。此亦石曾所共聞。凡此之類。官能包賠乎。二十餘年前溝邦子鐵路未通瀋陽。先有由溝邦子達營口河北之小鐵路。於是營口河北曠野成一鎮市。地皮踴貴。埒於商埠。蘆台人往占者千五百戶。小航游過其地。鄉人爭進酒食衣履。似漁人之入桃源。後數年、溝邦子達瀋陽鐵路成、而小路廢。營口河北踴貴之地變爲半文不值。今又久爲荒野矣。此類損失。有誰包賠。凡政府對於民人錙銖必

較則其眞實結果民必偏虧人人側足而立損害社會之進化不可紀極古聖無爲而治非老氏之無爲也故曰輔之翼之使自得之是任億兆人之經驗任億兆人之自謀任億兆人之摩礪孔子所謂因民所利不言所利與舜之無爲而治同一法也政客曰腐化可厭余不敢辨矣

第十二章

政府對民之職任有提倡有開導有保護有調和如是而止耳若夫動手干涉非政府職分內所應有

也。今乃以少數騰雲駕霧有舌無腦之人。廢除人人之自謀。離間人人之感情。破壞人人之互結。純用脅制之術、以行絕大之干涉。（中略）天其鼓動佃傭。且加苛稅。以困地主。令其心志懸懸。終日如坐針氈。迫而出於不得不賣之途。久之田產皆歸國有。而以無價授諸貧人。於是農人皆自有其田。誠美事矣。先害數千萬以至萬萬之良民。固不足惜矣。斯時也。自必永禁民與民自行轉移。而後有以對前此被害之地主矣。倘再有不自耕或耕不盡

力者。政府必即收之以授諸他人。方能保此規制。此法之必應然者矣。豈知人事無常。或某農人也。忽有必須遠出三年始歸之事。某農人也。身攖瘵疾、調養醫治延至一年二年三年始能致力於耕。事變之多。不可枚舉。姑舉二端。此等人、心中誰不欲事竣病愈之後、仍種其田。乃被官力所奪。止有椎胸灑淚與此田永別而不容自展一籌。學生政客曰。自種則食於此、不自種則不食於此。是為公理。有何爽虧。抑知田之為物、腴瘠半由人力。出積年之培養。而他

凡人民因其時機因其環境橫計監計係理多端惟本人之親切始能明瞭豈官府代謀所能及哉

人享之。誰肯甘心。此法行。而人人心志搖搖。如暫寄逆旅中。通國農業有退步無進步矣。又如果木之類。有先費工力令其今年少穫明年多穫之法。有務在延年不求多穫而使年年必穫之法。瓜菜之類。有竭其地力使本年大獲數倍轉年歇養之法。有不令地力驟竭以保年年均獲之法。凡此之類。不勝枚舉。皆農人自由之計畫自由之權衡自由之伸縮合前後通盤打算。故吾國地主對佃戶有永不許增租奪佃之通行例。各處皆然。即爲此

2051-33號 ...

政府對民。無察及秋毫之理。況亦不能

也。若半途因事故被政府奪以授人。不容本農育議價轉授之權。其被損害者多矣。若云政府可調査情形、許其貼錢若干。吾恐政府中人、雖皆爲從古未有之聖人。而其所信任各地之無數小聖人、將治絲棼如。且就令能不棼如。而既許貼錢、則數十年後自然仍變成代價買田之實際。實同而名不同。天然趨勢、人不能持之止之也。倘云審察情形、可許僱工代種、則其僱價、必不能限以必用此田以外之銀錢。必許以此田所獲之物代銀錢。此

石語石會必覗爲腐敗。我則仍盼石會背虛心。

情勢所必然。如此積年之後。自然多默成佃戶之實際。此皆事理遷流之自然。學生政客雖皆三頭六臂。亦不能節節以威刼制之也。事理既如此。結果既如此。則將來回顧今之讐視田主非一世惡魔乎。凡有挽救之力而坐視不救者。能掙天下後世之耳目哉。萬乞三思。不勝仰望之至。八月二十四日

以上各篇爲第一封

事實舉隅

中山先生曰我國無富人不過有大貧小貧之分此言最爲沈痛今時髦不注意此語而摘取中山書中泛論世界之詞以推演之對於小貧誣之曰資本壓迫誣之曰資本剝奪甚且捏造曰虐待非中山之意也夫所謂資本家除去地主另在地權類中論列外自係指商店工廠而言從時髦眼中觀之如商店之掌櫃者長衣緩步坐而陪客認爲皆大富翁不費已力而役使人者及問店中徒夥作功之時間則夜靜

始歇。黎明開門時。髦遂譁然曰。掌櫃不執一役。而徒夥服勞至十五小時。是為虐待之確據。須我輩代報不平。此均富均勞、救民救國之要事也。不自知、其可厭殊不知商店中、買賣之來。非能如銀行衙門之限以時刻。或一兩時間無一主顧。或一半刻間主顧紛來。待事之人不得少。而支配其事則不能勻。故凡為徒夥者。袖手之時與忙碌之時互相調劑而飽食安臥心皆泰然。至若掌櫃者。則店內外百事百物、以至眾人之動靜、一一皆其精神所注。雖一分一杪亦不敢自寬。

凡貿賣人能致富。其道德多高於讀書人。此小航四十餘年所恆言者。商賈貿賣獲利。以一分內外為平均數。因商賈競爭之術。必以多賣出為第一要義。倘一人擡價。他人賤賣。則此一人吃虧。故商賈無任意擡價之權。亦如廠主無虐苛僱工之權。其理一也。

徒夥鼾聲雷動之際。猶是掌櫃腸迴九轉之時。君不見高陽齊鶴峯綢衫緞履。儼然紳富態度。而面黃皮縐。年甫半百、即癆瘵以終。今其徒夥尚多面澤如童子者。當鶴峯支持商店之日。其龐家最村之家屬。布衣糲食。與勞工之家屬亦何嘗有異。此石會之親家。石會不難察之。凡商店工廠內容。百中九十九大概如是。此則石會及學生所不知。而在民間奔走一生之王小航所稔悉者也。凡鄉下人得送子弟入商店工廠後。每遇介紹人。必感謝薦舉之德。遇本店掌櫃。

則感謝教誨子弟之恩皆出於至誠凡徒夥之倚恃掌櫃無異家中長親掌櫃之視徒夥亦如教養子弟此吾國無論城鄉之商店普通情形也且商店工廠賴用人以營業何爲虐待徒夥非不許告退何能虐待如後母之愚而不德者虐待前子萬中或有一焉若因此萬中之一而遍地宣傳天下父母皆是壓迫子女之物必須我大聖大賢之學生政客出而制裁之請問石會其效果當如何矣且商人於科學固遜於學生若論本業之傳授閱歷各有其深遠繁密必

非信口大言之學生所能及其一二。今若輩用揑造之術。誣盡中國數千年勞資間養成之相依風俗。橫生挑撥。處處勾引游惰以破壞之。令出資本者自然寒心。以便施行其以官代商之私計。害民造亂。勢如山崩隄決。將來欲挽回難矣。夫革滿族之命。革軍閥之命。皆當然之事。乃青年輩得意過甚。並無認清病症之知識。尋事不已。於無的處亂放其矢。遂在在以四百兆良善爲讐敵。此古今中外物類中所無。而況儼然人面乎。假使今日中山尙在。當必有以矯正而

挽救之惜乎諸徒眾不能窺中山舊日之苦衷以卒成中山之美也

根本錯誤

日兵占濟南之時小航與東方文化會中國同人共同登報宣言退委員職不與日人合作而柯劭忞等陽爲退職陰與日人密商在柯家開研究會送書於瀨川處暗領津貼始終未斷小航嚴拒之故小航非媚日之漢奸尙能自信然黨部所產生之反日會小航不敢贊成觀近日北平反日會屢次宣布之議決辦法種種虐待無辜之華商視如盜賊豫製站籠四架以威嚇之於商店先已買入而未賣出之日貨分

別抽捐如大宗棉布類先捐百分之五十絲類先捐百分之九十可以見時髦胸中如壘如漆矣夫商店此類大宗貨賣價高於買價或百之十幾至多亦不過百之二十耳而先捐以百之五十至九十是令千金之貨均拉定賠五六百至七八百也商店非有餘錢也錢皆在貨中且存貨之數大抵多於資本之數今設如石曾有銀五千元委託令親齊懷方開一布店數月後往視店中架上之貨未必不值一兩萬元何也通常經商之法每於本錢之外借他人之錢出

較輕之息以購較重利之貨。多多益善。此各地商店所同然者也。故捐至百之五十。即不僅資產一空矣。而一羣窮光蛋行過商店。見其五色陸離。即生妒心、似陳涉之友、驚呼夥頤。心以爲是必皆銀錢山積。罰其貨之半價、於其富豪無大損。而不知立擠多數小貧於死地矣。且商人之心。但視居民所需而供之耳。其買日貨、豈有絲毫媚外之心。該光蛋等對日人不敢直接觸犯。乃藉口以虐待中國之勤苦商人。光蛋亦人也。雖財迷心竅。何以毫無天良發現。我爲溯其

某少帥言不禁止研究共產請問研究與宣傳有界劃否。

該會所散放之大布告。種種苛虐視同種類人如祖上肉。微有良心者無不髮指。

病源皆由近年社會學之書汗牛充棟造成青年人一種妒恨之慣性故也。（此日本所以禁學校研究社會學也）古人云。罰懲非死人亟於病。該反日會期以十一月十五施行。而自月前已登報宣揚數次。聲稱以站籠站奸商。當其議決宣傳之日。商店皆驚心動魄。即有不恤賠累減價三四成以求速賣者。其受害亦如宣傳地主農工不平足以損地價、不待實行之日也。此北平一處之事似不值一論。惟是國際觀瞻之地。尙且敢於如此。由此可知、時髦心理根本錯誤、以後千六百縣、產

北平市黨部黨員宣言曰、各工會是我們的武器。請問誰是敵人、而黨部必用武器也、若飾之曰、對外也。吾知外國人不但不畏此兒戲之武器。抑且由此澈見中國之短、而坐伺其亂隙也。豈不可羞

出無窮之惡事、將有不可思議者。石會石會。可以佯爲不辨是非而置之乎。

按此篇作於十一月十三日。就該反日會屢次宣布之議決辦法而言。至十六日。聞昨日實行之期、因商會之哀求、官界之勸告、尙未實行、似有轉圜之望。十一月十六記

誣指退化爲進化

時髦聲調激昂妄謂上古遠祖原是共產以爲至治標準抑知古來阻碍進化之二大端惟有强淩弱眾暴寡今苦心經營置產之人皆非强非眾余仍舉一隅以著其實卽如吾人食桃而甘意爲造物所賜抑知造物不能以甘桃賜人也上古之人於此一桃中亦經許多困難而後得貢獻於世蓋榛狉之世羣居野處餓卽攫食桃樹稞於羣莽之中固爲公共之物人人爭食決不知因被惡卉之侵擠果不得多而且

大也。亦不知因未到成熟之日、果不得大而且甘也。有細心人焉。費幾許日力。察及被摘之理。察及不熟之狀。而手自去其叢莽。耐心守待成熟之期。羣衆不知。爭來攫食。此人曰。請諸君暫往尋食他桃。我將破費工夫以驗此桃之多而且大、大而且甘。然後與諸君共享之。則物與我皆無遺憾矣。他處野桃尚多、諸君何必爭此一樹。衆人方在飢不擇食之時。疑此人不許我食。定係留以自食。忿不可過。拳棒交加。一鬨而髡其樹。此人身被痛苦。而一片愛惜此桃之心、培

護此桃之力付之流水惟有飲淚而罷焉耳久之別籌辦法先用苦口勸化費幾何年始有慭而慧者許不攪亂而遠近不服者尚多防不勝防於是又加以結羣看守之法畫爲畛域以少禦衆不知經幾次議戰議和始幸延至培護成熟請衆人分嘗羣情大樂漸知奉此人爲師各擇一地奏效顯能回思是人之積年痛苦發於天良羣皆奉養之不令再勞此上古之人翻强凌弱衆暴寡之局强衆反被寡弱馴服之一端也亦即不歸共有始能進化之一端也石曾就

此種桃人之大翻身豈有壓迫征服等情形乎而時髦用征服等字以誣之遂報之以打倒奮鬬等字石曾降心思之則一切旁通不爲謬論所惑矣

出共產而變爲私人治產之由。大概如此。

中國三千年聖賢久以均貧富爲志矣。非似外國僅近世爲社會學者始知患不均也。特均之之道自有平正之法。中國聖賢最知操切之害。故孔子唱歎大同而一生却小康。專務由以躋昇乎。

桃之爲物思之。上古時代能免此情狀否乎。其餘一切人生用物皆如是。可知原人時代。多數獷悍之夫衆而强。少數優秀之人、寡而弱。而得翻轉其淩暴之局、若是之難也。今欲均貧富。不肯耐心於養育積年以、漸而成之正道。乃妄思有捷速之策。誣指進化爲退化。退化爲進化。助强衆而讐弱寡、害盡眼前之弱寡害盡他年之强衆而不恤。且誣攀祖先爲證、吾知五千年有功進化之先靈。痛憐後裔、淚溢黃泉矣。

應先求能比現代國家

各國用機器工業發展方興未艾。我國既不能阻止自不能不亦步亦趨。美國因機工之盛。勞動者直接間接並受其福。若因機器之多、而勞工受害。歐洲各國中或有其事。在蘇俄已是無病呻吟、虛詞煽惑。至於我國、則毫不切題矣。茲因時髦論機器壓迫勞工。余舉一故事以指其謬。當段祺瑞執政之年。北京學生往河南煽動福中煤礦工人長年大罷工、是冬北京紅煤由每噸十一元漲至每噸二十二元。凡用紅

煤之鑪十有八九皆棄置不用。是時余與友人論之曰。我中國土地不應任外人取利。福中為英人資本媚蘇俄者。欲以罷工困英人。理由固似充足。然以利害之實際計之。外人以三百萬資本來內地營業。每歲得餘利約不過三十萬上下。即為厚利矣。而挖煤之工人六千、以及礦內外各項執事人、皆我中國人也。每歲得工價約計不止百萬。而周環二千里得運輸之價者又若干人。以及煤商之賺利。共計又何止百萬。是吾中國依賴福中紅煤之各色人、每歲至少

中國人目光如豆處處不開眼

亦得二百餘萬元也。福中公司出煤每歲若千噸、余固未能得其確數、然以每噸十餘元之常價及其礦內礦外所必需之費計之。則可確知每歲出煤至少之數亦不下二十餘萬噸。夫此二十餘萬噸之煤皆供吾國商民利用。其利用之益若千。姑且不計。但計此出地二十萬噸之毛利。中國人得十之八九。英國人得淨利十之一二。今學生唆使罷工、爲害英國人乎。吾知罷工日中、碧眼人睇睎而笑已耳。且燃料爲民生必需之物。有於此即省於彼。計二千餘萬噸之

二千餘萬畝可養八口之家者百萬戶。開接之大利。明明如此而吶喊之學生茫然不知。但信資本壓勞工之習詞。

紅煤、足以抵四萬個方里二千餘萬畝所產之柴。畧以每畝能出十元之柴計算、而有餘。而此煤礦不過動地下數個方里之地耳。是開此一礦、又騰出地面四萬個方里二千餘萬畝之田可以別作農牧等業之用。其利益等於開疆拓土也。是外人挾其區區數百萬之資運用機器、侵入中國而實有益於吾國已如此也。況中國人自用資本自用機器多立公司其利於全民爲何如。請問吾國多貧民之故在此乎。在彼乎。革命家欲赤手推倒惡劣軍閥。不得不特作聳動貧人之語。以生出

驚人之事端。乃大局已定。終不復平心論事。以權術為常經。致使億兆粗淺人。讐視資本。讐視機器。誤盡蒼生。而不顧。究其結果。仍不過如俄國剝奪多數之民權。攬入新官僚之手。舉一廢百。舉一廢萬而已。石曾石曾。此何時也。舊害雖除。而造孽又在月前。計君年亦將五十矣。何不一悟乎。

數年來時髦所譯撰社會經濟學說。汗牛充棟。瀰漫世人耳目。報紙有揭其被第三國際金錢運動者。不為無因。然余姑不論其受敵人運動也。苟其

學說與我國社會實情有一二分切合則雖出自寇讐煽動亦尚有可以容留之理無如其說皆無病呻吟與我國實狀毫不相干乖謬已極但能利用腦筋單簡之童騃以害盡良民而不恤蓋吾國赴西洋留學之青年多於本國事未嘗體驗其中沉潛求學者固有其人而多數輕躁之輩憚於用心於西洋切實有用之科學不能領會又不肯自認卑劣於是於校外尋得此等速出風頭之捷徑得意而歸宣布國中而國中未得赴西洋之學生

亦多憚於對實學用心。見此紛紛歡迎。不數年遂
害盡青年。成此躁戾風氣。憶五年前報紙登日本
政府嚴禁學生研究社會學說。爾時余尚心以爲
日本操之過促。今而知日本所以保持其頭等國
人格地位者。出於洞燭禍機。其措施悉合吾國古
人杜漸防微之至道也 小航又識

無論中西。凡社會原狀十之八九。皆由數萬年民
衆全體經驗所得。節節相生摩練而成。蠹魚類中謂數千年
今中國貧弱之故。及各國之小有流弊。皆別有種

中山先生之言。顧惜社會原狀處頗多。而時髦于其不利于已說者。則割棄之。

種眞切之原因。尋其眞病原所在。以補救之。可也。乃時髦不肯用心體察。但沈溺于紙上之社會學說。概歸罪于社會原狀。誤認數萬年無量數民眾摩練所成之進化階梯。為少數豪傑所造成。于是醜不知羞。欲以該派少數人紙上口頭之高論該派人自顧二三十萬偽同志。以為是多數也。其不知分量在在如是。推滅無量數先民之成績。以害盡無量後生。敗壞世界。可謂膽大妄為。若小有天良。豈不愧死。又

歐美房屋整齊。豈是由政府硬造得來。

一孔之見

憶光緒壬午二月（去今四十八年）余騎驢出德勝門度南口、迤邐緩行至張家口數百里中所見鄉村、無不房屋整齊安居樂業。行者歌於途。心中絕不知有路刦一說。且六日途中、得看梆子腔野臺戲者四次。其時近畿景象大概不甚懸殊。迄今回憶、乃如仙境矣。又二十年經拳匪亂後余歷游京北京西半環勢二百餘里各村鎮。較壬午狀況猶不甚相遠。又二十年、至民國十一年、余往游京西怵目驚心。不啻換一世界。如

此忽然退化之故。一在民國軍閥之增兵。一在新派種種宣傳。令人心風俗大變。匪人日多。勤儉人不得安生。豈可諱言不痛心於病症之實。以養育之。乃復造爲假脉案。以施震眩之藥劑

三家店本鎮市也。曩曾見其比戶整齊。商賈闐溢。至此乃變爲瓦礫之場。往時曾於此喫羊肉麪、火燒夾醬肘。此時則穿行三四里。欲尋一燒餅、尋一雞蛋。邈不可得。然是年海淀猶存鎮市形狀也。及今夏路過海淀。則其荒涼。亦與六年前之三家店無大異矣。廿年兵亂。我民在飄蕩之中。人人朝不保夕。無復作營業之想也久矣。而時髦但習紙上空談。謂中國貧人之多。專由於資本壓迫。富豪剝奪之故。此等初出孃胎、腦筋單簡之子。除社會學說各種西洋書外、別無

所知。目見北京十萬戶中高樓大厦者幾過半數。遂謂中國貧人之多明是由於富戶兼併剝奪。毫無疑義。殊不知區區北京半城之富戶較之直隸一省之貧戶。不過一與千之比。經濟學理不能以此入算也。又或見每縣十萬戶中多卑陋不堪之室。而其城鎮高門大厦。亦往往有之。此又富人兼併剝奪之明驗。殊不知仍是數百分之一。不能入算。余屢言不能入算。

石曾必疑余為偏袒富戶。余今可令石曾言下立悟。今設如拆毀瓦房一間。而以其椽分貼於百間

非不可入算也。不暇入算也。

草屋。則每間不過得其一椽。此百間草屋卽加固否耶。又以其一間之瓦、分貼於百間草屋。則每間不過得十瓦。此百間草屋卽增美否耶。石曾於此應恍然於彼之卑陋。非由於此之華美矣。夫一之不能損百也。如此。況數百分之一千分之一哉。明於計畫者。何暇以此入算。夫醫者不見病之眞源。妄揑造一假病源。卽任意動手。其爲殺人之醫無疑。奈何以我四萬萬國民之生命。而揑造病源。准備動手也。

右篇亦一隅之舉。沈潛之人、自能類推。非僅謂區

區房屋一小事也。十一月二十三記

興八年前列寧黨徒之說脗合。該教員固不自知。今黨員教員日夜傳習。無不假中山之名以趨列寧之實。中山先生不任咎也。

誤恨錢幣 此亦舉一反三之用

石曾心中病根在終疑上古共產爲至善。今學校中教員講演曰。「上古共產。人人快活。自從錢幣之制興。而資本操縱之勢成。始破壞大同之道。以後我黨必須廢除錢幣。始可恢復大同。人人得平等自由。永享安樂。方爲三民主義之成功」該教員此等不通人理之語。因其生平於事理之本然。未嘗用一毫心思也。夫上古之人飢則攫食。本與禽獸無異。不知愛惜物力作來日之豫備者、實占多數。其爭奪互恨。因力弱

今歐洲治優生學者謂腦筋單簡一類人傳種之力足以滅知識詳密之人。愚爲之更進想一步迨至精細人滅絕以後則人粗之互滅亦甚速必還爲上古矣。此可爲痛心之事。而中

而被毆死。與因被破壞而窘死者。不可勝數。是以自有人類雖已閱數十萬年而去今四千年時、極口言民之多者。尙僅曰兆民。五帝三王以後。人口始遞增、何也。信義漸興很戾之性始漸馴。橫爭始漸少故也。卽如錢幣一事。亦確爲輔助信義之一端。今逆想未有樹藝等法之先。固爲共產時代。其時人之爲人手如鷹爪。口如血盆。餓始攫食。獨得則暫喜。並趨則互妒。芸芸九州。每日毆傷毆死。不計其數。其間不容有評議之暇。此原人共產時代一定之狀況。觀於各大

俄二邦之新學者乃顚倒是非。與天理相反。

凡事，因者多創者少，而主豪傑，其能左右人羣之勢力，實甚渺小，而粗心者大視之。

世間精深之理，皆由淺積之淺外無深

洲增進。人口皆在近五千年以來，可以知上古之大概矣。蓋歷若干年之摩練，漸知互害之損、與互助之益，始有信義互約之事。此三皇五帝時進化之情形也。若云先有大同不爭之世後乃退化有是理乎今言及錢幣一事。此乃衆人經練遞衍而成，豈聖人獨意所造。今就上古中古之間人生困難，爲石會舉一隅。譬如有三族焉。甲族業農而得有存餘之粟。一時缺乏者、布也。乙族業麻而得存餘之布。斯時甲族之心謂可快然以粟易布矣。豈料乙族雖有餘布，而亦不缺粟，其所欲換得者、

此至簡之三族舉其困難其繁於此者困難益甚可見矣。然舉一反三非半生叫囂之士所能也余獨與沈潛之士言耳。

釜甑也。而甲無餘焉。則乙與甲之交易不成也他處有丙族者業陶冶而存餘釜甑。乙謂可以布易釜甑矣。豈料丙不缺布。而缺穀。一時此三族者。各有急需、各有存餘而交易則不能遽成。斯時乙必因其所急需、先問明丙之所急需。歸而先以布易甲之粟。始背負此粟、而往易丙之釜甑。三族至簡也。而間接交易。其多費周折。已至如是。況推之百族百業、無數間接之交易哉。多一層折。卽多一遲誤。且易生乖舛。此非結繩之法所能救濟矣。後之聖人乃有書契之制。乙

可因甲之求。徑以布予之。而令甲寫欠粟若干之契據。乙手握此輕便存粟之契據。可隨時尋得餘釜鈇粟之丙。不費口舌之辨。不費負米之勞。而得其所需矣。是書契之省人氣力省人光陰已隱然爲錢幣之小影也。然於閒接之層累多者則有舛焉。於日月之遷移多者則有舛焉。仍屬手續遲鈍藏有疑竇之代價物也。又歷若干年之摩練。乃用物質之堅定不變攜帶便易者。爲借物之代價。即中古所用儷皮貝殼等物是也。然仍病其價值之有狡頓也。又歷若干年。

精益求精。始進化而用錢幣爲代價。遂得歷三四千年、至今承用。且各洲各國不約而同因其爲事理自然所推衍故也。石曾用心一思之錢幣之由來、爲平爭乎爲操縱乎。玄學一派人、但圖筆下出風頭、逞其邪說。反指錢幣爲聖人賊民之物。今之政客、又盜此說憑虛造出上古共產人人快活之說。欲驟開倒車。以害盡蒼生。我四萬萬辛苦遺黎。何負於諸大偉人。而無肯用一毫心思於民事者也。

謂人人但有利他之心無自顧之心。豈宣傳標語

所能實現凡已身辛苦得來之物不能以無交換條件甘捨諸人此決不悖乎天理五千年中外聖賢豪傑無不依人之常情爲治今諸偉人自以爲高出五千年之先哲豈眞自信如是哉聊以欺飾幼童耳目藉成一世之僞名而已

列寧之初年廢錢幣末年復發行紙幣俄民不敢信任紙幣之價日落列寧無可如何其後紙盧布三十萬抵銀盧布一枚之價夫以至多當至少之紙幣亦笨重之甚矣而俄民猶用之者以有此紙

幣雖大捲笨重較曩日之必負米抱布以遊者猶爲便利也列寧之害俄民其烈如是今學校教員黨部指導員猶日夜襲列寧之唾餘而不自覺由此以往我民尙有噍類乎

自戴記造爲大道之行也一段在其本文中原即爲撇筆以下全文至終篇皆孔子以三代之禮教政刑爲法且堯之道德應不在今之政客下矣而政刑禮教爲三代之嚆矢內姦外宄兢兢以五刑弼教爲務生民有欲非單簡宣傳所能化爲純潔

中西各教之先聖所以憂人心者至矣苦口勸化而不敢以大同爲咄嗟立辦之事今偉人過信浮浪子弟以爲尊奉數條標語即非惡人且受其宣傳即非惡人天下善人如此易於手造則中西數千年之先哲皆爲拙矣有是理乎且時髦目爲劣者即應弭耳認爲劣時髦目爲豪者即應俯首認爲豪時髦認爲純潔平民者即可惟所欲爲人情孰不避難而就易凡淺躁者無不樂於浮動由浮動而得路則無不永安於淺躁古所謂從善如登

從惡如崩。人心風俗一壞而不可收拾豈小事也。而政客姑作一試。

無論何國。皆以民爲主體。古今歷代世界各國政治作用。不過因勢利導。將順匡救而已。萬無由少數聖

人情外無政治

開闢以來。世有進化。決無退化。其間或小有退化。仍不過進化之暫遲者耳。如中國自漢以後。俗儒眼中。萬事皆是文學。遂將最能助人進化之語言文字。變作專家之死物。是爲世界中阻礙進化之一大怪事。然俗儒以外。同時之各色人等事事物物。本天然之人情。以自然進衍。猶足抵俗儒之退化。是則俗儒流毒。但令堯舜周孔人情大順之進衍遲滯而已。尚不至眞退化也。凡一國中規制禮俗。固因世代之經驗逐步而進。實由社會之人情和合而成。故凡學士高踞几案。懸虛理想。以爲可卑可鄙之端。往往實爲至理之所存也。故古語云。王道本乎人情。又曰。人

神造爲定式。强多數人盡棄原狀就我範圍之理。周禮管子二書。皆漢之文學家所附會。周公管仲必不如是之生揑硬造。明於事理者自知之。

情者聖王之田也。蓋物有物情。人有人情。即國有國情。皆自開闢以來。順情遞衍。非少數之某帝某王某某聖某豪。所能反易。是以古今中外聖賢豪傑。未有敢由我一人作法。自謂至善。擅爲翻弄改造。世人便如我意。如列寧者也。余今不避偉人嗤笑。又爲石曾說俗情焉。夫晝動夜息。夏育冬藏。天運之自然。倘無寒無燠。四時一致。則無天機矣。刻厲勤勞。舒放休養。人生之調劑。倘以上壓下。裁制如一。則無人趣矣。吾何以言此。因時髦芒乎不知平民情狀。於多數小地主

人心本最靈活陷身政網中至於知識不能自由太苦矣

雖佃種之農人較空拳之工小本之賈猶為逸獲也田地之能加

之所由來疑為豪奪夫吾國男丁兩萬萬其任農者與任工賈者約料不過各占一萬萬（士兵官役等相較太少不及二三十分之一不必入算）而農之為用作息因時非每日每月皆為定程按平均數一歲勤動之期不過占八個月餘暇四個月亦或為工為賈故通而計之工賈約占男丁數三之二農約占男丁數三之一（家庭工藝小本坐賈中有女人猶未加入此工賈數內）石會倘能脫出政網單身徒步積月累年遨遊各地自知余言之不謬矣風塵跋涉草草勞人觸目皆是路旁乞水對於守家作息之農人常有

功於人如是也此其另行抵償計息之所由來也何故妄云剝奪

學生遇屬惑不動時輒恨我民知識不足然則叫囂恨人爲天賦之知識耶

羨慕之心每當息肩旅舍卸擔談心伸其懶腰弛然自慰曰我前年在某處活計不斷年底回家買地三畝去年活計不多僅保五口不餓今年亦不如前年何時我能置地滿三十畝則在家款粥不多貪矣石會試味之凡奔走四方之工賈以及教書匠與夫他色執役等人口吻大概如此此吾國平民大多數之情也百役有各殊情形隨機服務不能皆如工廠計定時刻而不聞有怨天尤人者多半皆心中懸一努力積錢添二畝地者也偉人鄙之乎數十年中耳聞

目見無論徹縣寧河貴縣高陽、各色服勤之人。十有八九心理如是。此即產生小地主之最大原因也。蓋他年養雞畜豚之地主。即曩時牽牛遠適之勞工、固同類也。即如高陽之工商勤儉得來之財、購買布機若干架。分賦於織工、而分收利息。與曩之積錢購地、仍一類也。此中有壓迫剝奪乎。石曾苟能明瞭此情。必不至似幼年人之詞氣、狂悖視地主如民賊矣。至若數頃數十頃之大地主。每一縣十萬戶中、至多不過數十戶。其中由作官吏貪汙而來者、至多不及十

明明如此而偉人不知。可哀可哀

馬克思之鑽研紙上。即雲端也非人類也

戶。石曾於高陽可立考而知此在戶口全數中、萬分之一。何暇攙入大計其貪官汙吏以外之數十大地主。則多係被鄉鄰推爲模範者每聞父老勖子弟曰。某家也父子忠厚。某家也兄弟勤儉今皆家成業就矣某家也父子奸巧。某家也兄弟驕奢。今日現吾眼中、結果如斯矣。我直隸老輩風俗人情、大概如此。故貧不如富而以學富自期易事通功相依相輔此爲眞正國民所共悉而雲端之新式聖賢茫然不知也。且我河北未有學生挑撥之先。從無所謂勞資衝突。

倘軍人政客爭端平息休養復元使有資本者敢於放手營業此乃勞工之所共同希望今雖當學生挑撥以後而附和生事者仍不過少數之敗類虛張聲勢冒充民意而公道自在人心凡眞正工人皆暗識學生之可厭十之八九不受煽惑此本數千年社會道德之所涵育故雖經百端翻弄而基址尙未全頹惟是時髦日夜設謀偉人未有猛醒假中山之名爲列寧之實一二年後不知其景象如何倘至已如蘇俄則挽回不易我民人人自由伸縮之權衡埽滅盡

請石曾追探
八年前俄國
內容莫再存
迴護之意。再
探目前俄人
改悔已遲無
法挽救情形。

淨。待飼如鴨。服軛如牛。依令而行身如木偶。天賦之本能全廢。時髦之雄略獨張。我民尚有一毫人趣乎。我五千年辛苦進化之先靈當同聲一哭也。

凡舊俗習慣之人趣。不可輕易廢棄。故中山講演、亦曾言以原來之家族觀念爲基。即如民間習慣之誓語曰。我養兒養女望上長、不能作此事。又曰。我若如是、入不了李家祖坟。此類口頭習慣語。家家有之。雖不能盡指爲眞道德。然其本於陰隲觀念。隱然有天然統系。較之徐桐門下座右格言、與

十七年七月天津河北省黨部議決取消私家坆地，吾姑不論其理之是非。但以河北正當民不聊生萬端無法救濟之時，而諸人閒情逸致，提此議案，吾不解是何肺腸。

初學養蜂者，每失之動手過勤。致蜂羣不旺，亦此一理。俗語云幫

今之時髦街頭標語可靠爲多。今以憑虛理想之空談。趾高氣揚。抹殺數千年養育之風俗。橫施威力。日夜以破除舊俗爲急務。恨不一躍而成八年前之蘇俄。吾不知其何心。蘇俄如已曝之骨、不能再變爲活人。目前之蘇俄、亦半人半鬼矣。害盡俄民而仍可迴護。他日害盡中國民亦仍可迴護耳。此時髦心中所以有恃而不恐也耶。

但由時髦口頭紙上、造爲死格律。不容我民恢復天然之生趣。即是絕我民之生機。今譬如養魚焉。有大池縱橫十丈、深三尺之水。養小鯽三萬条。計

腔莫上台。凡少數之君相黨魁政治家。皆不過幫腔角色耳。奈何妄以主者自居。

其水爲三萬立方尺。是每一魚享用之水爲一立方尺。然因朝夕冷暖陰晴等關係、魚不能匀布水中。有時皆沈於底。有壓伏之狀。有時聚於一偏。有擁擠之勢。養魚老手。聽其自然。培護池塘。保護水源之外、袖手待之。不三月而一寸之魚。皆長七八寸。肥瘠畧同、何也、魚與魚平等、本無相淩之勢。一任天機、梭織游泳。自有此效也。而輕躁之人不然。一旦窺見沈底聚邊之狀。遽詡其智識。大聲呼曰。不均不均。乃創造三萬木格。每格一立方尺水。納

入一魚。自謂加功助魚。必能肥大矣。姑無論其動手分配之時、魚已被傷過半、即令有極精細之手段、分配無誤。不及一月、魚必盡死、萬無疑義。何也、羣魚天機浩蕩、原是一池活潑之水。今定以格律、乃爲死水。故不但不得肥大、且不能活也。苟知此者。則於古今中外賢君賢總統賢宰執賢縣令仁愛恭謹之治理。思過半矣。

豈有目無社會原狀之政治家

政治順序而進。萬年一係。似蕉葉之抽。雖逐層進展。而子葉不離母葉。離母葉則立槁矣。故政治家但應有補偏救弊之革命。帝王之爲物甚小。不過爲偏弊之一端耳。萬無翻根撥本之革命。何謂根本。社會之原狀是也。乃今之政客。鄙視社會原狀。奮筆鼓舌。憑空另造一至善之格式。欲一切改換以塡入之。石曾在某學堂大書於黑板曰。不守東西舊。固善矣。然須知不守舊與翻根播本迴乎兩義。自以爲大智大慧中外所無。大慈大悲古今第一。殊不知削足以適新履。使人人流

血蹄斃而已。姑就工作八小時一端而論。若當年之德意志。交通迅捷。與四鄰如血脈之灌輸。吐納自如。全國烟囱如林。廠工亦皆優秀。故畢思麥畫定八小時工作之時。實不過迎機順理。持之於微。絕非一人作法。如今日中國政客之所鋪張也。今我民自道光以後八十年不見天日。多在側足屏息。心疑目眩之中。能集資利用機器者。尙無萬分之一。而社會傳衍之千行百業。心計各具。取徑不同。豈能一旦抹殺。全班另造。以合若輩紙上之格式。今教員每日講演指

委每日訓詞皆曰共產之目的達到人人各有均平之勤務各得充分之享用心泰身安永無爭競大道惟公其樂何如有以蘇俄事詰之者則飾之曰彼俄人前此失敗因俄民程度不足之故吾國民公德較勝俄民大同之化一鼓可成將爲世界各民族之大救主是在同志熱心奮鬬耳驢唇不對馬嘴詞氣狂躁心思單簡一至於此　石曾好奇已久聞此等語正合脾胃余今仍舉一隅以冀石曾一悟吾國今日之勞工除極少數之大公司工廠外可律以作工定

刻者能有幾何。請觀鄉野情狀。不特家庭工藝、時緩、時急、相機因勢。家人婦子自有權衡。我民天賦之主權、不應受外來之干涉。即肩負工具、一日巡行數十村之各項工藝。其種類亦指不勝屈。萬非枯坐一村待人來就者所能替代。每一日中所遇主顧或僅得二三小時作工。或僅得六七小時作工、亦或得八小時以上作工。其作工之時與空過之時、或多或少、非可豫定。忙閒互補。本人自爲調劑。政客何術代爲計算而齊一之。茲略舉其例如下。如補田器、補鍋、小炉

匠、修理桌凳、鋸缸、錐鞋、剃頭之類。皆作工不定朝夕不定時刻多寡者也。如小磨豆腐、小磨香油。粉鍋炸、燒餅油炸鬼之類。皆早晨於各村賣完而其費工力則在五更以前全家燈火忙亂者也。如布擔、布小車、肉架、蒲簾埽帚醫獸藥、之類。則性質在工賈之間。而實以脛脚之勞易錢者也。此皆略舉其例。實不勝枚舉。更有終年周流遠近。萬不能拘勞動時刻者。如不順鐵路之土道。水道。脚驢、脚車、脚船之類。有僱主時。則應命奔馳以獲其利。無僱主時。則連日袖手以補

其勞。而且白晝趲行之外。深宵三視芻秣。半夜聽風張帆。倘遇此等人、問其每日勞動幾小時。蓋無一能答者。而謂高高在上之學生政客能代計鐘點以定得利之標準乎。凡此各類。占民數不下三之一。學生政客不能以紙上之格律制馭之。亦不能使村居之農人工廠之工人替代之。若如列寧手段。則不問需用之實際。凡政策所未規定。概令殄滅盡絕焉耳。今吾國政客意氣盛於列寧。口給禦人。於此可悍然曰。是皆不必存在之小行業耳。吾黨有萬能之吸收消

納大計畫何勞小民奔走售技哉吾姑不與詳辨吾
且問即農人一項或連日拔星戴月或連旬無力可
施政客所謂平均勞力享用相當之格律對於六七
千萬之農人將以何爲標準請石會有以答我農人以外
如桑蠶業果木業蜂業菜圃業棉麻業漁業等等類
似農而較農更不能律以勞力時刻者又指不勝屈
況千行百業在全民中皆係輔車相依必不可一時
埽滅政客將執其勞工之格律十羊九牧一一隨而
監視之核算之乎抑別有令其自然齊一之神術乎
既無其術則所謂計勞授食何以普通公共施行請

今報紙及學界著作對于蘇俄事。皆隱惡揚善。害民誤國。良心何在。

按中國本部田畝。與人數分配每一人可得十幾畝。與蒙回藏混一。則每人近三十畝。此另是一問題。姑不論。

石曾有以答我。時髦紙上之空談、與實情鑿枘、明明如此。況蘇俄覆轍、窮於補救。明明如彼。且工廠工人不足以概全民。農人亦不足以概全民。大凡土地肥瘠均平。約計三畝之產物。足以供給一人飽暖日用一切必要之需。而一農之力。平均能任三十畝之工作。可知四萬萬人口之國。有良農四五千萬。林圃等業亦在內。即約略供足應求。若有農六七千萬。斯兩歲餘一。足以防天災及他意外之耗。然則其餘三萬數千萬之男女。除耄稚官役學生外。皆在工商及家庭協助

既非煙囪林立之國。機器尙不能奪八工萬分之一。則多勞多得酬少勞少得酬本爲社會中自來天然互劑於平之常理何勞政客加功唆動且繼以悍然威逼。

之數。中矣。此所以社會之組織、千行百業、或繫要或非繫要皆有互益之功。非大公司工廠一類之所能該括。豈得由心思粗率之政客定爲格律、以馭制之。政客之心理。欲通國人不啻兵丁之一律聽兵官之指揮。毫無自由伸縮、自爲活動之餘地。自古有此專制太甚之政體乎。

將來之禍烈于蘇俄

時髦對於經濟問題論調雖多激昂而抑其實際則並無增加產生之計畫惟以大借外債爲長策美其名曰吸收夫外人非愚誰肯無條件而被吸收至若有條件之區區外債則杯水車薪所補幾何須知我全國之民千行百業雖以錢幣爲媒芥而資財之力實有超乎錢幣之外者蓋承平之世信義相孚子母循環流通不息涵嘘濡沫之中一金隱抵百金之用今設如有千戶之村人口五六千以每人衣食雜用

此段實事眞理。恐石會不能明。余更抽出一緒。冀石會尋繹。凡甲之消費。仍著落於乙丙丁戊之身。乙之消費。仍著落於丙丁戊甲之身。千變萬化。皆如是。若以官派民。則此情此事。皆化爲無。金與人皆爲死物。請石會作三日思。

年費至少必三十元計之。則一年全村消費之總數、必在十五萬元以上。其實此村未必有一萬五千元。其所以一金能抵十金之用、長年養育五六千人、而不見匱乏者。皆因承平日久、必無意外之變。緩急互濟。習俗交孚。於輾轉騰挪流通活潑之中。遂能成此偉大之力。蓋民眾親切之自謀互相補益。如風之塡空、水之浸地、豈乳臭時髦持金分配所能比效於萬一。此中情事、細如牛毛。非久居民間者不能曉喻。余無法使石會瞭然。倘一不加意於涵育之功。以培養增進社會人

太不開眼。況教育普及。民德。民智。發達。之後。借洋。款亦。何。必。由。官。

人自謀之天然能力。徒恃洋欵區區數萬萬元、以至十萬萬元、支配於粗浮政客之手。是政客堅握政權之計耳。豈能補我民傷損之萬一哉。此外時髦計畫以重稅吸收本國商民之資本。創爲各種大公司。令人人日用所需皆聽命焉。究其實際則係以官代商。吾非敢謂若輩所委任之人必皆貪惏也。就令皆係三頭六臂之神聖。亦必至敗壞不可收拾。況明明趾高氣揚腦筋單簡如若輩哉。人腦筋豈有單簡因一念之驕盈卽單簡矣其禍必烈于蘇俄。有萬不可逃者。觀於列寧之原政

水東

策、任縱同黨之狂且。於通國施行辣手。將良民殺死逼死、餓死。而奪其田屋工廠商店、盡入附和新說者之手。名曰歸國人公共。實由一派人任意把持。迨至民窮財竭。產物日見減少、日見敗窳。始變而行新經濟政策。而農商工新財東、皆由舊日之窮光蛋搖身一變而成。此純爲強盜行爲。爲各國所不齒。故吾國時髦亦多羞之。然口頭反共。實陰師蘇俄之意。且無論將來結果也。卽如目前北平黨部勾引各行業中少數敗類、挾黨部勢力、以立各項僞民會。黨部出語

一味偏側。以致原來本無勞資衝突之社會。到處皆生出爭端。遍地荆棘。已令大小資本家、人人痛心疾首。原有之工廠商店、皆存收拾關閉之想。更有何人大膽敢出資本新張事業。而集股營業更無論矣。而舊習慣中之資本家借給貧人小本營生、更絕望矣。是名義上雖無列寧之強盜行爲。而隱然逼令資本絕迹。如此二三年、商店工廠各業、非盡由有威有勢之新派人替代不可。此等新派人能力如何、姑不置論。但有威勢者之爲主管、與民間業主之爲主管。其

活潑通融之力、相去不可以道里計。數年之後。實害盡中國多數之勞工。吾見餓殍之多必有過於七八年前之赤俄數倍者。推翻五千年先民經驗得來之涵育培養政策。而改為竭澤而漁之政策。可勝痛哉。

孔子智者利仁一語。絕不必作高尚之曲解。

原有民德不可抹煞

自衛之心。求食之心。乃人物自太古以來共同所有。賴有先覺為之消弭衝突耳。故利他之心實根於自利之心。惟智者人己互利。愚者損人利己。而智愚分於生初。雖有神聖化導。亦非萬年之內所能融釋。故凡佛家捨身飼虎。黃老不必為己。（漢朝黃老為皇室尊崇之教。故戴氏兼采其說。白虎觀諸儒以之攙入聖經。與孔訓全體鑿枘。）與今之標語不恤犧牲以利他人等等美談。學者用以揭示公理。不妨存其說耳。若竟以是為經國之道。謂但憑宣傳高論。即

能令人人埽除私念不數年歸於大同。此亦佛老及時髦問心不能自欺者也。請偉人皆一自問其心乃但為一時聳聽之計。以明知必不能實現之事。執偽亂眞。反抹煞我國中智以上原有之民德。離間原來之感情。破壞原來之秩序。其造孽之深。可勝量哉。即如國內大小資本家。百之九九皆原與勞工同其氣類。至貪官汙吏軍閥買辦在資本家中不及百之一耳。若輩借彼百之一而妄加惡聲於此百之九九。危詞聳聽。喪盡天良。故前此無論何省何縣。凡平民口中所稱發財的人。皆心中認為好名詞。奈貴公子生平不知何。大凡能發財的人。

凡文字中福善禍淫等語。余皆不引以爲證。嫌其與標語爲一類之物。惟此社會中不識字人。口中之習語。乃眞五千年教澤之結晶耳。自今以

必有刻苦之志。必有堅忍之能。必有信義之聲。必有寬容之量。必有高遠之識。不兼數長鮮有幸獲者舊聞

國際貿易中。洋人驚中國商人能守信義。篤乎各國。不知由舊俗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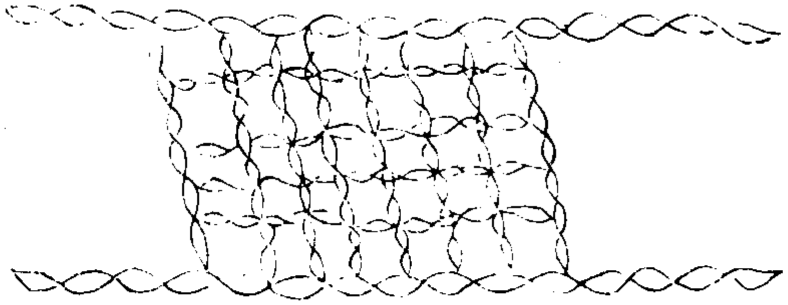
故各處市井通行之習語曰好人緣。又曰望長久遠。又曰忠厚成家。又曰刻薄成家不久長。又曰與人方便是自己方便。又曰老天不負苦心人。此等俚俗之語出於平民之口。非如文人有飾美之心。實由中流以下人人腦中印像。各處皆然。亦多數貧苦未發財之人至死承認者也。此等習慣之俗語。請石曾微服往鄉野游行一日。訪諸四十歲以上之人無論男女口耳中無

後此等老民習慣語亦將被時髦滅絕矣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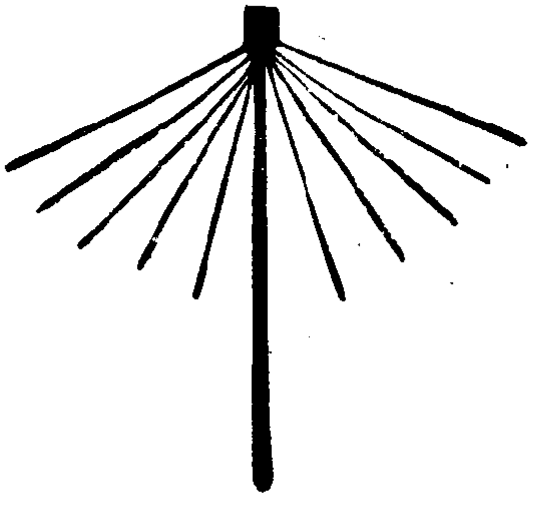
不熟此諸語者凡發財人偶有違此原則者則鄉鄰詫怪謂老天無眼然違此原則者實極少數凡一工廠主人一商店掌櫃對於工徒皆負有指授勸戒保衛之全責終歲苦心維持而後能得其力而政客以賊心測人三個鼻孔多出一股氣動加以壓迫剝奪虐待等詞自居救主唆使其中一二不安本分偷惰之工徒藉勢生風而該政客卽借以鋪張其代抱不平之功將我國數千年教澤遺風一概抹倒起於貪出風頭之一念其結果卽是縱匪殃民坐使人心渙散從惡

如崩基礎既頽他日仁人君子欲再恢復社會之元氣。豈可得哉。新官僚之秘密心法。石曾不自承認爲官。小航抵死認定爲官。欲大權永無旁落。故對於民與民相互之感情。必破除淨盡而後快。余近日見學童作一論說。畧曰「我國前此千行百業直接間接關係密切原似網目之細繩絲絲交互以成全網之功。今新政治家設法割斷其關係。使人人但知倚官不知倚同類。將原來網目之式。變爲破傘蓋之竹條式。傘一支起則條條之梢距離益遠。再不得相親相附矣。此說最切。余今爲

繪其式如左。



此大繩古名曰綱。古之政綱所以維護全網之細繩使互結之力不至因偏重而斷絕者也。其全網之作用自屬於細繩之互結也不屬於綱也。



傘桿支起之力愈高各條之離愈遠

中山先生平腳不平頭一圖最宜體會

中山先生民權第三講中有第三圖平腳不平頭式。以才智愚劣等八字爲不能平頭之理由最爲明通。吾國舊日腐敗語有上流社會中流社會下流社會、之名目最爲懞混因其所謂上流乃指官僚及大富豪而言其所謂下流乃指工農貧人而言其實官僚富豪多含有驕盈之氣其因驕而昏者實較良工良農爲卑劣何得目之曰上流惟所謂中流社會實默指能發財之商賈及賣氣力之讀書人而言此實爲

社會之中堅國家之元氣謂之爲中流也可謂之爲砥柱也可中山不平頭之前四字正應分贈此一流中人耳乃今之時髦專以驕盈之氣鎮壓全民使之甘居愚劣一聽指揮而對於原來之中流社會反肆意挑撥以寇讐待之顛倒是非其與中山平腳不平頭圖式中八字分等之眞諦相背而馳矣此彌天之大案不翻卽是滅國之禍

不徹底覺悟。必難挽救。

中國廢封建後。二千年來政治實際原以社會爲主體。雖創業之君。張牙舞爪。實不過自取尊榮。於政治何嘗敢輕於置喙。而歷代名相。來自田間。於社會之相承狀況。但有維持補救。不敢創爲方案、以炫一己之能。夫布衣而致卿相。亦多人傑矣。旋乾轉坤之爲美談。孰不知之。而乃二千餘年陳陳相因。了無生氣。致使今之政客視一部廿四史皆爲冷血動物者。非皆苟安祿位卑鄙圓滑之故也。實多深察人情周詳

書曰無偏無陂。莊子曰偏無令無出此之謂也。豈小見之時髦所知乎。王小航回憶少不更事時。藐視大官僚之慎重自愧淺之乎測人矣。

慎重之故也。今夫十人之長發言不敢輕率。實知片言輕發意向偶偏則所轄十人之中必有隱受其害者。故前清時不負責任之官、任意空談、無所限制。小王航亦在此類中而休休相度則無一如是。不可藐視外官實李文正公缺知府以上十之八九。沈穆雍容。不敢輕說是非。此由於經驗親切深知議論一偏則關係方面必有受弊之處故也。凡當權者之意向。不可偶示以偏也。如是。況儼然自居爲平天下之人。攬四萬萬命脈於一手者哉。而乃宣傳之具滿紙尖棱。句句偏側。以致蝗

方閻百川初來北平任事時。市黨部因欲爭財政部印刷局。李樂三等闖入該局分派工人立十四個工

蝻偏生。火種布滿。始於其中斷斷分辨。亦自覺口頭囁嚅。尙冀以毫無確據、是共非共之空名抑止燎原刺天之禍。何異用油壓火。逐蝻以蝗也。五千年傳統之生靈。豈可姑作兒戲、以儌倖於意外之全。吾仍望仁人君子澈底一悟也。

數月來北平城中逼散舊商會、欲以黨部派出之僞商民協會代之。而各色工會、店員會種種名目。多如蝟毛。皆由黨部勾引少數偷惰害羣之人、冒充民意。狐假虎威、以脅制市民全體。暗中嗾使向

會。李等大言日。此即我黨部之武器也此一小事。足以表出黨員之心理矣同國人能不羞死。小航臉皮最厚。

古之官爲平爭。今之官爲攏對。古之官爲了事今之官爲找事。

工廠主人商店掌櫃藉端搗亂。無理取鬧之事、指不勝屈。夫前此北京從未有勞資衝突之絲毫影響。實因資本家亦皆草草勞人、原無壓迫勞工之權、何從有屈抑之事。乃一經煽惑。則平地風波。所在皆是。而調停衝突遂爲新官之無上勳勞。請查邇來數十日間各報所登、河北各縣之民控縣黨指委、毆縣黨指委者、已不下二三十起。夫我直隸民情平日最畏勢力。苟非忍無可忍何至紛紛冒死與威權無上之黨部衝突哉。仁人君子、於此何

不大澈大悟。而欲以朝四暮三之術、敷衍搪塞。豈有濟哉。小航上籲

最舊之天朝大將義和團半新半舊之尚武張之洞與最新之利用腦筋單簡宣傳起鬨之時髦三者操術不同。而心理無二。七八十年吾國人皆輾轉陷溺於此一心病中。

實心救國不暇張大其詞古人言兢業、言篤恭、豈有以誇張治天下之理、

我國自李丹崖何沃生虛心一派不得見用。由曾紀澤張之洞袁世凱等尚武一派、貽誤數十年矣。今幸天誘其衷。武人消滅。虛弱已極之病體得有安心調理機會。實已危險萬分、不容再誤。我國人苟能自省缺欠。洞見瘢瘕。則必殷憂惕息。知三年蓄艾、必不能急遽見功。奈何全國人喜聽蘇俄誇大之言。苟爲自寬之地。而不顧外强中乾之更不可救也。昔段祺瑞

以陸軍長兼任內閣總理欺壓黃陂余陰恨之數月不與交通時有政治月刊主筆湘人尹仲材訪余於湖西論軍人內閣之害與余甚契然仲材熟於外交情形謂此時惟外交內閣足以救國余曰不然外交得失在一時皆小事耳我國非教育內閣不能挽救特其功效不能一時遽見耳仲材默然迄今紛亂又十餘年矣民生益蹙軍閥雖除而滿目瘡痍岌岌不可終日語云緩則治本急則治標若有人焉奄奄一息生命已在呼吸之間元氣極微不堪搖動則挽救

之道在於標本兼顧心細手和不容再有一毫鹵莽乃醫者高談濶論謂一劑熱藥可令嗷然一嚎蹶然奮起體力驟强則此病人尙有生存之望乎我民經二十年浩刼室如懸磬久已人人無營業之心而政治家又施以換骨奪胎之術昂首伸眉自誇絕技請先生降尊一看眼前屬纊之人已成何景象也天下事那有捷徑我望仁人君子大澈大悟及早將偏詖之技煽動之詞一概收起平平正正安撫遺黎定其驚魂先求恢復原狀培護社會自謀之能力佐以政

自古無爲而治。因民所利。蓋官勢力乃死力。民之自謀乃活力。不明乎此者。不必妄談政治。

三十餘年拙論不離普及教育一語。余亦自覺大頻俗。

府保育補助之功若中山先生所指出之濬河、修道、兵工政策、分配之社會化、特種業國有用洋債開發財源、等等条欵固皆爲補助之端多屬可行要必以無偏無陂尊重社會間人人之自謀爲主幹。且亦萬不能策以速效。此治標方面之大畧相機盡力得尺則尺得寸則寸。而又非待治本有效之後必不能收全功者也。倘有急遽見功之心恃偏側之權謀。以飾爲速效則一如蘇俄之破敗不可收拾矣。至治本之道。專在普及教育。收效固遲。而舉辦宜急。孟子苟爲

不蓄終身不得之言。最爲痛切。政治家往往但計本身當國速見之功。不肯費全力以貽他年之效。自前清大老、以及民國偉人、同此心理。戊戌年余與老康講論。即言以今日中國人多數之見地驟欲改變一切。許多辦不動的。我看止有盡力多立學堂。漸漸擴充。風氣一天一天的改變。再行一切新政。老康說。列強瓜分就在眼前。你這条道如何來的及。迄今三十二年矣。來得及來不及。是不貼題的話。遲至今日。世界關係在在密切。無復蒙頭蓋腳之餘地。以吹大氣爲蒙蓋者。無異掩耳盜鈴也。根本之計更不容再緩矣。教育普及之功。非期以二十年不可。二十年之數有多少。無憶三十年前、余在日本時。其國百人中九十幾

三水　東

人識字。蓋幾乎普及矣。是時日本人口共五千餘萬。而同時在小學校之學生四百餘萬。若計五千萬人中、適當義務學年之童、應有六七百萬。而小學校學生有四百萬。輔以家庭之傳習。及徒弟、補習、夜課等統系外之各種學校。故二十餘年、班班遞換。遂近於普及也。今姑以日本當年爲例、我國人口四萬萬。據中山云三萬萬。至少必須同時在小學校之學童三千餘萬。始能有二十餘年普及之望。今僅有數十萬、等於無、計學生三千萬。平均二百人一校。必設十五萬校。其須用之教

員、必九十萬。此非急切所能養成。故三年之內。暫勿詳計小學。必須先設師範四千五百校。所有全國已往之高小畢業生、及初中生、皆令爲師範新生。計九十萬之數。所缺無多。惟此四千五百處師範校之教員。先須二萬餘員。程度不可含糊。薪金亦不可甚薄。以全國以往之高中畢業及大學畢業學員充之。不足則聘外國人。庶可足用。計此項師範校年費。姑假定爲每校二萬元。則共須九千萬元。不得吝惜。但恐當道諸人。各有其所見之要務。不知此爲國家命脈

目前各校中一偏驕躁之言浮華無用之說幾占鐘点之半非人世界。

爲己教育。非爲人教育。積健教育。非退强教育。內充教育。非外炫教育。蓄力教育。非鼓氣教育。今之主講者反是。

之第一要務耳。此項師範講通文語。以一年半、及三年。分期畢業。供兩等小學教授六年之用。所籌備小學之教科。以人羣必然之道德生活必須之知識爲主。凡一偏驕躁之言。與夫浮華無用之說。删除盡淨。各省區皆以本鄉之人充師範學員。倘前此學務荒廢之省區小學初中畢業生不敷額數。則亦可用不甚頑固之舊文學家入學肄業。不可謂用遠省人畢業後爲小學教員時。因未離鄉去井。則月薪可不望甚豐。余昔見日本高知縣村中小學校、教員月薪僅八圓。因享守家之便故也。此亦因人

情而利導之一也。臨時查看師範生之本優者。亦可不待畢業、考選出任教授以應急需。此緊要第一步造就小學教員之大略。三年之內基礎已具。可無甚礙難者也。至第二步、徧立小學校。陸續增設兩等或分或合統限六年。定爲義務教育。姑假定爲學生三千萬、計其完備之時。通國校數、共十五萬。每校教職六員。每員月薪由二十五圓至三十圓。計每校年費三千元。由中央政府定發補助費每校千元。此外由省政府縣議會分籌。其每縣設校之多寡、視戶口而

若實行此救
國之眞法雖
借洋債亦不
難亦合算今
學生政客口
中概以外國
爲虎狼根本
錯誤

定其兩等之或分或合與夫規模大小形式文陋聽
鄉縣自便中央不得妄爲規定凡倡辦學校之偉人
每以飾外觀爲第一義此開創時期
最不宜者也計此項中央補助費每年一萬五千
萬元裁兵一百二十師即騰出此數當道諸公若瞭
然於此爲立國之第一命脈則輟他務而爲之不至
拮据先能實行此二步斯十年後已有蒸騰之勢二
十年後元氣充盈三十年後物質文明蓬蓬勃勃發
生於社會之中而一切自强之策始不啻源泉滾滾
盈科而進矣否則似秋潦縱橫氣吞河海其涸可立

而待爲天下笑耳。一時偉人尙欲揜蓋一世以保虛
聲。其如不久必情現勢絀何。天下事萬無捷徑。余每
言此。不避急功之士所厭惡。昔余官話字母原書第
二十四五頁專斥張之洞張百熙專務人才教育之
謬。有曰。蓋十萬人中得一專科博士。猶酒之有蘖筆
之有穎焉耳。蘖與穎誠爲至要。然非有多數之水。不
能成酒。非有多數之毛。不能成筆。蘖與穎不能自施
其用。國之賴普通教育亦猶是也。余三十年來始終
爭此論點。因至高學府固爲要端。學士博士之所發

水東

明皆爲社會衆人之所實用倘非民衆先有接受之質地則外國博士所發明與本國博士所發明其不能灌入我之社會實體一也國步何由而進哉

補義二則

國之本體在民而民之精神應以九分各謀本業以一分監督政治政府但應一心體貼民意助其發展無須自居萬能譬如無論治何病症必以其人之本身飲食調養爲主力以醫藥爲扶助今時髦狂悖以其醫藥手術爲主力妄之甚也夫教育普及譬諸發

今時髦欲顯才能每專重官力營業一方面姑無論此等由宣傳訓諭而來之

才能本不足以善其後也。天下無論創立何事。必先視其環境教育普及所以造若輩才士之環境也。苟不先以教育普及但由若輩張牙舞爪。而環境關係之人、一無監視之知識二無輔助之知識若輩無論賢否能有好結果乎況官力能有幾何。太不開眼。

育本身血氣心知之能力。俾自然日進其體驗調養之功。其作用、在乎人人自謀。純以全神注於各盡職業之內。凡政府所設施。有與我民之自謀不合者則我民依法起而呼籲、以求改革。必依代議之法必依取決多數之法此卽最高之民權是也。究其實仍完全各守其老民各自爲謀之本分、決非謂人人皆具攬權思想昂首伸眉日以參政號召作雄猛對外之勢也。虛實之判結果相去天淵。苟不認明此病根。則雖教育普及仍被狂躁所亂

此等卑下處望高明人注意倘本無飲食動作呼吸之身軀何從談昇仙成佛之妙也

學童教育爲全民各項藝業之質地無此質地則他年無論自營何業無體驗之能力無論高於我之學者有何新發明不能接受無論就何職業學校亦無傳習之基礎卽於政治方面毫無監視之知識止得盲從晉進被人利用故學童教育爲人人保全人格之本可名之曰質地教育質地教育爲各項職業定然必有之基然與政治教育不可混淆與職業教育亦劃然爲兩事不可混淆今之教育家概皆於發言之際卽欲居功兩步作爲一步但圖動聽不肯潛心

於實際。何怪其永無頭緒。不能入教育普及之坦途也。

小航文存卷四終

方家園雜詠紀事

水東

WC75/06

戊辰仲夏鋟板

自敘

丁卯歲之仲夏。偶與清史館總纂王晉卿先生談及　景皇慈禧隆裕事。先生因服官邊省。多所未聞。謂余曰。盍紀之以文。余曰。從來史官皆以官書為據。今清史當亦然耳。余即紀之何裨。先生曰。否。我固樂為

采錄也。再三丁寧。余歸而分紀數篇。中以拳匪篇爲最長。又爲方家園襍詠二十絕。先生皆謄入筆記。有改正字句處。余甚心服。既而余將原稿聯綴爲一。以方家園二十詠爲綱。而分紀各事於其後。先生爲定其名曰方家園襍詠紀事。因純爲述過去

之事。與現在未來毫無關係。故不亟於付

梓也。丁卯孟秋。水東自叙。

方家園雜詠二十首並紀事

甯河王小航著

方家園者。京師朝陽門內巷名。慈禧隆裕兩后母家所在也。恭忠親王奕訢曾言、我大清宗社乃亡於方家園。

其一 各首皆有紀事或加以附記

甘棠餘蔭猶知愛。柳下遺邱尚禁樵。濮。國。大。王。天。子。父。南。山。莫。保。一。株。槁。

甲午前隆裕因珍瑾二妃之寵、遂不盡禮於 景

皇。故朝寧壽宮時。帝后輒望影互避。以太后祖隆裕故也。及黜二妃後。景皇失愛於太后。更甚於前。內務府大臣有英年者。兼步軍總兵。素講堪輿。嘗爲太后擇定普陀峪萬年吉地。急謀升官。乘間獻媚於太后曰。醇賢王園寢有古白果樹一株。高十餘丈。蔭數畝。形如翠蓋。罩墓上。按地理非帝陵不能當。況白果白字。加於王字之上。明是皇字。於大宗不利。應請旨速伐此樹。太后曰。我即此命爾等伐之。不必告他。他即上也。內務府諸臣雖領懿旨。

未敢輕動。同往奏聞於上。 上不允。並嚴勅曰。尒等誰敢伐此樹者。請先砍我頭。諸臣又求太后。太后堅執益烈。相持月餘。一日上退朝。聞內侍言太后於黎明帶內務府人往賢王園寢矣。 上亟命駕出城。奔至紅山口。於輿中號咷大哭。因往時到此即遥見亭亭如蓋之白果樹。今已無之也。連哭二十里。至園。太后已去。樹身倒卧。數百人方斫其根。周環十餘丈挖成大池。以千餘袋石灰沃水灌其根。慮其復生芽蘖也。諸臣奏云。太后親執斧先

斫三下。始令諸人伐之。故不敢違也。上無語。步行繞墓三匝。頓足拭淚而歸。伐樹諸人、皆先期僱訂山下村人。且運送石灰千包。以及伐樹應用之支架杉杆等物。皆非先日籌備不能集事。宮府內外夥通一氣。使上不得豫聞。此光緒二十二年事也。二十六年英年因庇拳匪斬於西安。二十八年壬寅春。余潛伏湯山。詭稱趙舉人。每日出游。各村皆以趙先生爲佳客。一日短衣草笠。漫游而西。夜臥黑龍潭山下之破廟階上。仰見楸樹隙星斗熒熒。

晨起南行。過醕賢王墓道山下。與村夫野老負曝談及白果樹事。各道見聞。相與欷歔。中有驢夫王姓者。曾代鑾儀衛軍校。親肩景皇乘輿者也。白果即銀杏。其樹七人合抱不交。蓋萬年之物。村人並言。挖根時出大小蛇數百千條。蛇身大者。徑尺餘。長數丈。僉曰義和團即蛇之轉世報讐者。趙先生以爲當日之很戾伐樹。用心實同巫蠱。長舌之毒。乃最大之蛇也。

附記

醕賢王之掌海軍衙門也。太后提用籌備海軍之

積款以大與土木。王不敢違。甲午致敗之由。及王赴煙臺閱海軍。懿旨賜乘杏黃轎。王不敢乘。而心益加惕。力請派李蓮英偕往。出京後。每見文武各員。皆命蓮英隨見。王意在避本生擅權之嫌也。而蓮英恍於安德海之禍。布鞾布衣。每日手執王之長桿煙筩、大皮煙荷包。侍立裝煙。退則入王之夾室中。不見一人。時直魯兩省卑鄙官員。欲乘機逢迎大捴管者。皆大失所望。王之左右與蓮英。皆一介不取而歸。王大贊賞之。此一事足以見一主一奴皆據

忝謹為磐石之固。夫死後之白果樹尚不容。況生前之杏黃轎哉。王之知幾。其神矣乎。

其二

伯禽受撻血糢糊。高坐監刑外戚奴。多少宗人齊戳慄。驚心霍顯示威初。

隆裕胞妹。為貝勒載澍妻。載澍者。景皇之嫡堂弟。顯皇之胞姪。孚郡王之子。成皇之孫也。當隆裕不禮皇上之日。澍妻亦作獅吼。澍與爭。桂祥妻（桂祥慈禧之弟、隆裕之父也、）來責孚王福晉曰。爾子欺吾女。爾何以

不管。福晉曰。彼小夫妻房中口角。你我作老人的、何必干預。祥妻怒曰。你是不管哪。福晉曰我不管。祥妻曰。你既不管。以後可莫再管。登輿去。譖諸太后。太后召恭王。欲致死澍。恭王苦求。始允從輕。褫爵奪府。杖一百、永遠禁宗人府獄。明發上諭。謂澍忤逆不孝。恭王遵諭回軍機處擬旨。面青手顫。入不能語。從來宗人府行杖。但舉杖作虛勢。口呼一二三四而已。及杖澍。桂祥妻遣人監之。言杖不力則復奏。澍受杖流血昏暈。及入獄。藍綢單褲粘於

血肉脫不能下。太福晉避居孚王墓地小屋。獄中不許人入視。惟有兩餐糙米飯。澍無一錢。某司官、亦宗室也。商諸同僚。醵金每月三兩。密託禁卒供澍茶點。及庚子洋兵放獄。澍往從太福晉於墓地。遂家焉。某司官壬寅春養痾於湯山。與趙先生詳言其事。且曰、澍貝勒加罪之重。乃所以震嚇皇上。故恭王當日之顫。不僅痛胞弟孚王之斬祀也。

附記 庚子團匪瀰漫之日。守西陵貝子奕謨、告逃難至西陵之齊令辰曰我有兩語賅括十年之事。因夫。

妻反目。而母子不和。因母子不和。而載漪謀篡。謨
貝子、成皇之胞姪也。

其三

內政何須召外兵。從來打草致蛇驚。詖詞已闢臧三
耳。豈料乘機起項城。

戊戌之變。外人或誤會為慈禧反對變法。其實慈
禧但知權利。絕無政見。純為家務之爭。故以余個
人之見。若奉之以主張變法之名。使得公然出頭。
則皇上之志可由屈而得伸。久而頑固大臣皆無

能爲也。英之維多利亞卽貪財。英人讓之容之。以全大局、慈禧黜二妃、亦因爭買賣之故、此等內容、凡久居京者皆知之、景皇何能制慈禧也、此策曾於余之第一奏摺顯揭之。亦屢向南海勸以此旨。而南海爲張蔭桓所蔽堅執扶此抑彼之策。以那拉氏爲萬不可造就之物。在袁氏奉詔來京之十日前。南海託徐子靜及譚復生、徐瑩甫、子靜名致靖、瑩甫、子靜次子仁鏡也、分兩次勸余往聶功亭處、先徵同意、然後召其入覲。且許聶以總督直隸。余始終堅辭。曾有王小航不作范睢語。迨至召袁之詔下。霹靂一聲。明是掩耳盜鈴。

敗局已定矣。世人或議世凱負心。殊不知即召聶召董。亦無不敗。倘余往聶處。則洩漏愈速。余知之稔。故決不爲也。

附記 當日徐子靜以老年伯之意態訓余曰。尒如此怕事。乃是爲身家計也。受皇上大恩。不趁此圖報。尙爲身家計。於心安乎。余曰。我以爲拉皇上去冒險。心更不安。人之見解不能强同也。後乃知往小站徵袁同意者。爲子靜之姪義甫。義甫名仁錄 到小站未得見袁之面。僅由其營務處某太史傳話。某太史今之大

偉人所徵得者摸稜語耳。夫以死生成敗關頭。而敢應以摸稜語。是操縱之術。已蓄於心矣。

其四

揚言。不豫蓋彌彰。和緩鄰醫競薦。良更有讕言寒逆膽惡聲。中外口難防

戊戌八月變後。太后即擬廢立。宣言上病將不起。令太醫揑造脈案。徧示內外各官署。並送東交民巷各國使館。各使偵知其意。會議薦西醫入診。拒之不可。榮祿兼掌外務。自知弄巧成拙。又嘗以私

意陰示劉忠誠公。忠誠復書曰。君臣之義已定。中外之口難防。坤一為國謀者以此。為公謀者亦以此。榮祿悚然變計。於是密諫太后。得暫不動。

其五

恨他夷狄笑無君。故煽狂徒起惡氛。眉赤巾黃朝玉座。盈廷鼓舞色欣欣。

榮祿已屈於正義。而前此與謀之徐桐剛毅等。仍與崇綺載漪陰畫進行之策。崇綺者。痛心於毅皇后之事。自以為忠於毅帝。就同治十三年當時言。立景帝誠為不當。然既

已立矣。崇綺亦臣之二十餘年矣。譬如宋太宗末年。有老臣出而革太宗之命。自以為忠於太祖。可乎。且景帝之立。非景帝自欲篡奪。是為毅帝之愛弟。非毅帝之讐敵也。毅帝有靈。能不視崇綺為賊乎。

載漪者。惇王長子。夙以兩次不得承大統為憾。久已謀為不軌。暗結團匪。己亥冬。裕祿在直隸。毓賢在山西。北五省皆已安插同黨。載漪之胞弟載瀾。為京師步軍統領。內外布置已就。於是徐桐崇綺擬就內外大臣聯名籲請廢立奏稿。先密請太后一閱。太后可之。諭曰。你兩人須先同榮祿商定。是時榮總統董馬張聶袁五軍。勢最大也。二人往

見榮口稱奉太后旨意。以此稿示爾。榮相接稿。甫閱摺由。以手捧腹大叫曰。啊呀。這肚子到底不容啊。適纔我正在茅厠。瀉痢未終。聞二公來有要事。提褲急出。今乃疼不可忍。言畢踉蹌奔入。良久不出。天正嚴寒。二人納稿於袖。移座圍鑪。榮相之入。乃尋樊雲門議答法也。(雲門名增祥)及出。曰。適纔未看明何事。今請一看。復接稿閱數行。急捲而納諸鑪中。以鋼筯撥之。燄騰起。口中呼曰。我不敢看哪。好榮祿。徐桐不知愧。可謂悍賊。某文豪記事。多以小巧之技。濟其毀譽之私。其罵榮祿李蓮英。亦大失其

眞夫奸雄亦多術矣。就令二人果純爲奸。其高處立潤處行。眼光四照。脚踏實地。豈小說戲劇中之行徑所能彷彿哉。況二人皆非甘爲小人者也。榮祿是年曾與高陽李苻會言。皇上性暴內實忠厚。太后心很令人不測。徐桐大怒曰。此稿太后閱過。奉懿旨命爾閱看。何敢如此。榮相曰。我知太后不願作此事。二人言實出太后之意。榮相曰。我即入見。果係太后之意。我一人認罪。二人怏怏而去。榮相見太后。痛哭碰頭言。各國皆稱皇上爲明主。非臣等口辯所能解釋。倘行此事。老佛爺的官司輸了。老佛爺辛苦數十年。完全名譽。各國尊仰。今冒此大險。萬

萬不值。倘招起大變。奴才死不足惜。所心痛者。我的聖明皇太后耳。言畢碰頭作響。太哭不止。太后懼而意回。勸令勿哭。另作計畫。於是改命新皇帝溥儁暫屈爲大阿哥。入宮養育。承嗣穆宗。稱今上曰皇叔。徐剛。漪。崇。輩。稔知太后。久已覬覦。於洋人。非先制。洋不能振。太后。之氣。於是急煽拳匪。不數月而燎原勢成。庚子三月、剛毅往涿良撫匪。還朝面奏曰。民氣可恃。皇上駁之曰。民氣。兩。字。是虛的。怎能倚。靠。民氣兩字是虛的。惟我景皇一言之。太自道光至今中國虛氣之病未瘳也。

后及諸大臣皆若不聞。拳匪之口號曰。不斬一龍二虎。不能成功。二虎者榮相及在外之李文忠。一龍者。皇上也。王公及宮監爭迎大師兄。聲言大師兄能望氣而識二毛子。二毛子者信洋教之人也。又言女拳師能飛行空中取人首級。太后召大師兄入宮。令其徧視妃嬪宮女。以察是否二毛子。太后平日甚聰明。亦不惡洋教。此則佯爲迷信實陰令拳匪豫識宮中部位路徑以備臨時作用也一日太后引皇上召集大學士、軍機大臣、外務大臣、

六部九卿大師兄眾師兄開御前會議於前殿。或紅頂珠褂。或短衣紅包頭。濟濟盈廷。凡紅包頭者。皆忠義奮發。慷慨陳詞。諸紅頂附和之。榮王文韶諸相不敢一言。惟徐用儀楊立山許景澄微有駁詰。許景澄因久駐外洋。故陳說各國之實力。大師兄斥爲奸臣。皇上離座。下執景澄手。哭曰。不想我朝二百餘年。滅於此輩之手也。景澄亦哭。剛毅厲聲喝曰。許景澄失禮。皇上驚縮急退。太后命景澄下去。景澄叩頭呼曰。求皇太后保護我皇上。是日許公已拚

死矣遂遵命退出。於是全場無異議者。㵒洋之計遂定。各地戕官殺掠。營汎不敢制。提督載瀾亦設拳壇。先兄湘岑公、為載瀾之部將。以不信拳被戕。其京內外攻刼洋人、焚殺良民等事。有拳匪紀畧等書。各述見聞。茲不多序。

附記

先兄湘岑公、諱燮。以世爵供職京營。任左營游擊。管轄東便門及朝陽門外一帶。已亥秋。余因張廷彥由江戶回北京之便。（張廷彥字少培、京旗人、為東京中語教員。）密函告兄。以大亂在卽。請早託病去職。兄未以為然。及

載瀾奉拳。二閘分壇之師兄。召先兄拜壇。先兄不應。往告毋舅華祝萱。公言提督奉拳召亂。擬告病退職。祝萱公大怒。斥之曰。你曾祖剛節公被洋人打死。今國讐家讐一齊報復。你反而出此洩氣的話。天良何在。兄不敢辯。歸署盡遣家人他徙。隻身待命。不數日而被戕。祝萱公時為直隸京官領袖。與洪德殿師傅高賡恩等（洪德殿、大阿哥書房也、）召集同鄉補行團拜。演劇慶賀。祝萱公旋奉命往福建主考。福建考官用侍郎者甚稀。此蓋銜命宣傳大計。一

路勸化魯蘇浙閩四省督撫也。其子華學涑曰。父親借此逃難。好極了。天津北京不久必失。不能走者苦矣。祝萱曰。你小孩子懂什麽。天道六十年一變。今滅洋之期已近。我豈逃哉。學涑答曰。無怪乎。人說三品以上皆渾蛋也。學涑字實甫。外兵入城時尚在京。與壽伯茀太史比鄰。伯茀之殉難。曾先告實甫。實甫阻之曰。洋兵入城。與國祚無關。何必以身殉。伯茀曰。我亦確信洋人不滅我國。但我知太后拉皇上去。則將來議和之後。皇上終不能脫

出太后之手。大淸不久。仍必滅亡。吾何必多活數年。實甫無以難之。伯茀遂將身後事託實甫焉。

戊戌十月、余居日本東京高橋氏之花園、伯茀以考察學務寓中國使館曾往花園唁余而日本保護國事犯之警士、堅拒不納、且不受名片去、後而以曾有使館偵探來門、告余及余歸京見實甫、始知其爲伯茀也、伯茀名壽富、宗室寶竹坡侍郎之子、戊戌庶常、與弟妹共三人閉門自經甲辰余出獄後往視其家、見伯茀子年十六貌魁梧、氣溫厚

妯娌兩寡婦共守此孑乃又一年而以喉疾殤因
果竟不可憑

其六

壁。衣。牽。出。難。相。活。井。底。臙。脂。海。底。冤。南。內。他。年。彈。淚。
處。姍。姍。望。斷。帳。虛。懸。按珍妃信用王有貽累主德固應貶黜但罪不至大辟也

外兵逼京。太后將奔。先命諸閹擲珍妃於井中。諸閹皆不敢行。二總管崔玉貴曰。都是鬆小子悔。我去。於是玉貴拉珍妃赴井口。珍妃跪地。求一見老佛爺之面而死。玉貴曰。靡那些說的。一腳踼之入

井。又下以石。辛丑回鑾後。上始知之。惟懸妃之舊帳於密室。不時徘徊帳前飲泣而已。

附記 慈禧賣各色肥缺以爲常事。珍妃曾一效之。遂立敗。然牆茨之言。惟珍瑾無之耳。凡太后所賣之缺分爲數類

一粵閩海淮崇文門張家口殺虎口山海關各監督。寧蘇杭各織造。此皆專爲應賣之品。可以明挂招牌者也

一各省三品以上大員。此爲帝心簡在。公私不易分

晰者也此類買主多是旗員漢大員不屑鑽狗洞者十之九然如袁樹勛丁寶銓等亦往往有之一學政主考此乃淸貴之官似不至有此卑鄙實因考差例不發榜帝簡在心自祖宗朝已如此此原爲元首之特權絕非含有他意亦所以防閣卷大臣之舞弊然心簡所在必有御筆暗記之名單則近侍窺及得以出而招搖入之而風氣自然敗壞翰林官與閹人遂成密切之地位此奇怪之象實始於慈禧而珍妃之太監王有一試其技而立敗於是有黜二妃

事王有充軍黑龍江、
一道府內放之缺、遇有素稱肥缺者、部中書吏將應
開列請簡之名、賄與太監而招搖之、多爲撞木鐘
非眞太后出賣也、至宣統年、則外省出應外補之
缺、如歸綏道某人忽由內放、攝政之破壞祖法、竟
有過於慈禧者、然亦由於女謁、實亦慈禧之遺毒
也、俗以或響或不響爲撞木鐘、攝政王綸音一下、
而各省無數之候補道、不啻盡化爲虛銜、事雖
不大、足以見徐世昌
輩無一骨鯁之臣矣

其七

胡騎原來識代宗共欽中國有英雄早教撥霧青天
見單騎何勞郭令公
太后之將奔也皇上求之曰無須出走外人皆友
邦其兵來討拳匪對我國家非有惡意臣請自往
東交民巷向各國使臣面談必無事矣太后不許
上還宮著朝服欲自赴使館小閹奔告太后太后
自來命褫去朝服僅留給一洋布衫嚴禁出戶旋
即牽之出狩矣鑾輿出德勝門暮駐貫市李家明
日至昌平遇岑春萱以甘肅馬隊來迎上求春萱

分護太后西巡。上自回京議和。春萱仰體太后之意。佯不敢任。於是西。狩之。局。遂定。而中。外。之。交。涉。擴。大矣。不必李合肥始能議和、諸臣始終不解此理、

附記 貫市非大道。李家爲京北一帶鏢行頭領。富而俠。迎請駐蹕其家。任糧芻捍衛。壬寅余遇其保鏢之武士於湯山店中。言皇上至李家時。尙身著藍布衫。亦奇觀也。李家鏢車高插黃龍旗。云是太后所賞。是時國內商民尙無插國旗之例。以爲異數。

其八

狂。濶。拍。岸。沒。龍。津。從。徑。壺。瓮一。个。臣。乞得村農將伯助。帝王那及太平民。

鑾輿之出也。肅王不知。後數小時始聞之。王慮太福晉牽裾。乃布鞋布褂。罩一旱傘。潛出府門。奔德勝門。其頭等護衛鳳林後聞。亦步追之。因王未騎。護衛不敢騎也。過某街。問路人見王爺過此否。井旁木槽賣水人問王爺何狀。鳳告之。賣水人曰。曾有此狀人在此一停足。飲涼水一勺即去。其步極速。離此已久。你如何趕得及。鳳急回。借得一馬。騎

而追之、出德勝門十餘里及之。王見鳳泣曰。鳳林、你是我的好兄弟。快同去。安慰太福晉。我自去追皇上。鳳曰。奴才願跟爺去。王急而口吃曰。你不可不聽我的話。你再不回去。太福晉如何。於是鳳以馬授王。灑淚自回。王得馬。尋及鑾輿於貫市。數日過洋河。不趨宣化府城而渡洋河。因太后膽虛。懼大路洋兵或追及。故奔保安、趨懷安天鎮。路崎嶇而捷速也。洋河秋水正狂。輿馬不敢輕過。停於河岸。尋土人之識水性稔知淺深處者作引導。命多

人助擡太后之輿先過。許以到下站厚賞。文武官
校及內侍等全班隨太后輿過河。僅賸皇上一輿
支杵留於此岸。輿夫之外。尙有一个臣。則肅親王
善耆也。肅王心以爲諸人送過太后。必分班渡回
助擡乘輿。久之遙望彼岸全班擁護遠去無影矣。
上在輿中忿極。向肅王大發雷霆。肅王奏曰。臣是
皇上的人。臣知皇上生平因好著急喫虧多矣。事
已至此。臣勸皇上以後莫輕著急。上不語。肅王乃
往村中。求村人助擡而過。直至追及太后輿。未見

諸臣有一人回迎。可見若輩平時之習慣矣。

附記 後肅王詳述此事告余時。並敘家中之險難。且謂余曰。他日皇上得親政時。我以鳳林託你。替他脫去奴才皮。我報他替我侍奉我母之大德。緣清制王府家臣雖賢勞不得升爲朝官。非王所敢薦也。

其九

召亂人。知是牝雞來蘇我。后正同。徯將軍手把黃金印。不許回鑾願向西。

駐蹕太原多日。上仍求獨歸議和。太后及諸臣堅

持不放。其實是時早歸。賠款之數可少。而外人所索保險之各種條件。皆可因倚賴聖明而無須提出。公論昭然。懷慝蔵欽之禍。萬萬不容擬議。其理至顯。而諸人因識見腐陋。不知此者十之九。明知而佯爲不知者十之一。此十之一則爲太后榮王岑諸人也。時岑幕中有張鳴岐者。年少銳敏。力勸奉皇上回京。收此大功。岑詞窮而不語。蓋岑春煊好人之雄。不論是非。專視多助者而助之。且素以貪緣太監得慈眷。至是因力主幸陜。得升陜撫。與

袁世凱寵遇不相上下。高歡宇文泰分道揚鑣。非偶然也。

其十

辛苦揮戈盼日中。談言微中狄梁公。那知陰蓄滔天勢。禍水橫流漢火終。梁文忠以疏逖小臣言人所不敢言。較狄仁傑更難也。

自溥儁入宮。宮中諸人心目中皆以儁為宗主。視上如贅旒。而儁性驕肆。謂上為瘋為傻。昌言無忌。上佯若不聞。及西巡。所至。太后皆命儁與隆裕同室。意因上性剛烈。可以挫辱致死。而上知其意。始

終以呆癡應之。張文襄之以才堪大用薦梁文忠於行在也。實因文忠欲請廢大阿哥之故。既得赴行在之詔。文忠由豫入陝。程愈近而心愈懼。籌思措詞之難。夜不成寐。因請律臣下言及立太子廢太子。皆大辟也。一日至潼關。登山遠眺。仍自心口相商。推敲字句。心忽開朗。口中自語曰。不如我們自己料理呀。默自諦審。不誤。是夕始能熟睡。至西安召對。歷述本國臣民及外人傾服皇上之情。且云臣自南方來。聞洋人在上海已先議決。除殺端

王外。尚有專條干涉立大阿哥事。倘至洋人提出時。傷我中國體面太大。以臣愚見。不如我們先自己料理呀。太后正陰。懼洋人。追索本身。聞此連連點頭文忠出。密告榮王諸大臣。不數日而廢溥儁之議遂定。此文忠最得意之事、丙午余至武昌、文忠為余詳言之、而世人多不知、

附記 已亥殘臘。余在日本土佐。聞廢立之變。即日渡海至神戶。乘火車赴東京。庚子元旦大雪在車中。有愁雲罩海濃之句。至東京閱各種報紙。始得立大阿哥之詳。即著論一篇。登日本報紙。並以報紙封

寄武昌督署。武昌督、即張文襄公、篇中畧謂。絕次不絕長。此士庶之常例耳。士庶無嗣位之重。但以嫡庶伯仲之序分大宗小宗。遇大宗小宗皆無子。援旁支爲嗣。則專承大宗不得兼承小宗。敬宗尊祖之道。僅如此也。至於皇帝。則一日履帝位。即已與祖爲體本身已爲大宗。不容復論伯仲之次。無所謂小宗矣。故以蕭詧嫡長而黜梁元帝。是亦逆也。況旁支入繼者乎。宋高宗已居帝位。則孝宗入嗣無復禰欽宗之理。尊帝統。即所以尊祖也。夫穆宗之廟由

今上主祭二十餘年矣一體相承今上之大宗卽穆宗之大宗亦卽列祖列宗之大宗何人敢萌逆念歧而二之溥儁生而臣於今上未及穆宗之世將來受寶位於今上之手而不父之有此理乎以小宗名目加諸天子之身徐桐輩僞儒之不通一至此乎且皇叔之稱前代謂皇之叔也假令溥儁稱今上爲叔皇已不恭矣況皇叔哉此徐桐輩之陰謀指光緒二十餘年爲僭爲閏而欲消去之如燕棣之直接洪武消滅建文之世次大逆不道已

顯著矣

其十一

當年煬竈壞長城曾賴東朝恤老成豈有臣心蓄恩怨到頭因果自分明

外人於北京所提條款原有黜廢太后請皇帝親政一條持之甚力李鴻章再三磋商始允刪去溯甲午之役翁同龢延攬僞清流之淺躁書生文廷式志銳等蒙蔽聖聰多方掣李文忠公之肘軍政出於多門而責勝敗之效於一人七十老翁蒙漢

奸之惡名。幾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勢。賴太后。干預。變計。倚文忠。求和。始收殘局。而翁黨仍百端諉過。無識之清議。仍暗地潛煽。丙申文忠歸自歐美。翁氏仍以私游頤和園之細故。張大其詞。使皇上明發上諭。斥辱甫息征驂之老臣。此當亦戊戌以後之景皇帝所痛悔者也。及翁之死。慶王爲之請卹。上盛怒。歷數翁誤國之罪。首舉甲午主戰。次舉割青島。太后不語。慶王不敢再言。故翁無卹典至宣統初。無識之某王始爲追卹焉。世人以光緒

變法與翁同龢事併爲一談。誤矣。

附記

兩宮不駐頤和園時，京員給守園者以微賫而私入游覽，乃習慣之事，凡久居京者皆知之，文忠歸來，自以優游閒散之身，一領京官風味，不料有何隙者也。昔左文襄留京，遇年節朝賀，隨班於宮門行禮。文襄年過七十。初不料其跪逾刻非僅叩頭也。未備膝墊。既而痛不支，暫作俯伏以緩其力。明日總憲延煦劾其驕蹇。太后召軍機示之。時禮親王爲領袖，同軍機處立繕一短摺。劾延煦謂毀老

臣奉旨褫延煦職旋命文襄督兩江又有江甯將軍某劾文襄酗酒怠荒有廷寄交左宗棠傳旨申飭文襄召某至喝令跪下某怒文襄曰跪下聽旨某始跪文襄讀廷寄畢問之曰皇上命我來養老你不許應該申飭否某叩頭曰應該慈禧待元勳國老如是此其所以握大權至死不失也若張延賞之侮晟燧珹豈唐德宗之利哉

其十二

矯詔連篇盡滑稽翻雲覆雨太支離金甌撞壞由誰

手卻託興元罪已詞

西巡後揜飾縱匪強顏回護句句不通之詔書皆令皇上自承之辛丑元旦下太后變法之詔。令皇上先自罵二句曰。康有爲之變法。非變法也。乃亂法也。夫康有爲一小臣耳。何能尸變法之名。聞此詔。非軍機所擬。出自榮祿袖中。人皆意爲陝臬某君所草云

其十三

炎涼世態不堪論。蔑主惟知太后尊。丙夜。垂裳。恭待

旦。膝前嗚咽。老黃門。

黜太后之條雖已删去。太后心仍疑懼。和約鈐定。始敢回鑾。如白晝之鼠探首出穴。聳耳側聽。行行且止。留汴最久。入直隸。心始放。袁岑夾輔而至保定。保定行宮。太后寢殿鋪陳華美。供給周備。李聯英室次之。皇上寢殿極冷落。宮監及內務府諸人趨奉太后事畢。各散去飲博。或休息。李連英伺太后已睡。潛至皇上寢宮。小閹無一在者。上一人對燈兀坐。連英跪安畢。問曰。主子爲何這時還不睡。

上曰。你看看這屋裏。教我怎麽睡。連英環視之。時正隆冬。宮中除硬胎之坐褥椅墊靠枕外。無他物。連英跪抱皇上之腿。痛哭曰。奴才們罪該萬死也。連英出。旋抱衾枕至。曰。今夜已深。不能再傳他們。這是他們爲奴才所設被褥。請主子將就用之。奴才罪上加罪。已無法也。余嘗聞上駟院卿福啟言。上還京後。每追念西巡之苦曰。若無李俺答。我活不到今日。俺答滿語。如漢語之奶媽也。自戊戌以後。太后宮中。卽二總管崔玉貴獨攬大權。因連英

出言謹愼。不敢附和逆謀。故太后疑忌之。以貲格仍居大總管之名。

附記

袁世凱於京中事。先未明瞭。繼合肥督直。專以楊士驤爲導師。保定籌備行宮。亦楊所指揮。楊宦京久。酒食徵逐。習聞市井之談。以李連英爲主人翁。故行宮中。太后褥墊皆重以黃緞狐皮褥。他物稱是。連英室亦然。帝后宮皆無之。以是爲深媚太后也。連英鄙之。至甲辰年。世凱尙遣候補道唐小山者。入京先見連英之妹壻白壽山。後見連英。言欲

奏保壽山為保定所練旗軍之幫辦大臣。原來壽山不過一內務府郎中耳。貌堂堂，不甚識字，人却謹樸，力餅之。唐向連英求其勸白壽山同意。連英曰：歸告宮保，壽山不敢違命，乃我教之也，萬勿再囉嗦。至是世凱始恍然於連英之無他志，遂改途專媚崔玉貴，卒成大事。

其十四

徼惕無忘蒙難艱，盈廷獻媚壯觀瞻，卧薪嘗膽空賫志，傀儡重登獨汗顏。

回鑾未數日。大臣即議籌款建正陽門樓。皇上曰。何如留此殘敗之蹟。爲我上下儆惕之資。而太后以諸臣之議爲是。月餘。太后即召外優演劇。外城各班名伶皆與焉。故事。太后觀劇。開場之先。必皇帝華衮先入後臺。出自上場門。作優伶式環步一周。以表示萊綵娛親之意。其制不知始自何年。至此次入臺。上羞之。小語曰。這是何等時光。還唱得什麽戲。小閹怒曰。你說什麽。上急央求曰。我胡說你千萬莫聲張了。是後太后頻邀各國使館婦女

遊園觀劇。改變其防避外人之態。以揜從拳之蹟於政務。則專飾外觀。靦然自大。而皇上益不得發言矣。

附記 徐世昌之總督東三省也。先以數十萬金建新公署。其奏章曰。以聳外人觀聽。而此摺且發刋宮門抄。外人騰笑。此一小事。足以見中國大臣全班之愚陋矣。令人每憶及輒作嘔。

舊制。宮中自有優伶。皆閹人充之。自孝貞顯皇后崩後。慈禧一切不遵祖制。廣召外優。外優寵遇過

於南上兩齋。且有連日值宿宮中者。然此猶慈禧違祖制之小者。舊制司法對於皇帝。本爲獨立。亦自慈禧始破壞之。凡熟悉近世掌故者。當無不瞭如也。

其十五

手。訂八音無奪倫。讀書善悟。自通神。一夔足矣原餘事。傾側堂前老斫輪。

囘鑾後。上之身體較庚子前稍自由。而監視仍嚴。上每退朝還宮。惟以觀書消遣。所觀皆有用之書。

於西學書尤留意。內務府供給御用之小吏。一事一物。各有專司。惟無修理鐘表者。因祖宗時所用鐘表甚少也。各宮修理鐘表。可由太監隨意招鐘表舖人承辦。皇上宮監所招。爲東華門外萬珍齋之張雪巖。一日張入宮領鐘表。宮中有業已破壞之八音盒。皇上於其大滾輪周圍。用筆點定新釘眼。命其去舊釘而依所點定插新釘。張雪巖詳諦聽命。莫名其妙。歸而依法插釘。搖輪聽之。乃中國曲調也。北方鐘表匠。雖能修理八音盒。從無敢涉

想自製八音盒者。皇上不待外人指授。得諸書籍之中。而老斲輪手始歎讀書之益無所不有也。諸傻旗人至今尚有謂景皇瘋傻者。而吳光耀遂以入其書中。張雪巖爲吾官話字母學生。

附記

光緒三十四年十月十九日。阜甯縣知縣周景濤詣南海子瀛臺爲　德宗診脈見御案上有四庫全書提要醫家類一册貞觀政要卷八一册太平御覽卷三十二一册大學衍義卷十二一册。又有理財學四册。似新購尚未開封。景濤語余日。宮中

陳設極爲簡陋。視兩江總督端方書室。相去淵霄矣。江瀚補記

其十六

敝袴韓侯待有功。浣衣魏主亦稱隆。豈知龍袞莊嚴裏。終歲無襦悴聖躬。

內務府專司洗衣之馬姓。馬君家曾設官話拼音分塾余忘其名字矣一日入上寢殿領應洗之件。見御榻旁架上掛一極破小褂。不在領洗件內。亦不堪洗。問留此何用。上悽然曰。此乃自陝至京數月不換之小褂。與我

患難相依故留爲記念不忍棄也蓋行在各色人等仰體太后之意但飾外表借上作傀儡而切身之端無人顧及上亦不求人而心蓄之也此與懸珍妃舊帳一類事皆爲抑鬱之深不能自援逆黨不能不注意也

附記　德宗嘗親祀　天壇聞陪祀人言是日御前大臣前趨甚疾　上謂之曰爾等著好韡可速行找著破韡安能及曷少緩之此蓋光緒三十三年事也

江瀚
補記

其十七

錦衣衛尉氣桓桓。小弱桐圭敢問安。禁籞嚴防如大敵。殺人滅口事多端。數年中帝宮太監被那拉氏杖斃數十名

某親王之幼弟濤公。濤公宣統初晉封貝勒亦上之本生胞弟也。天性獨未漓。一日因循例遣小閹貢食品於太后。囑以事畢順路往皇上宮一叩聖安。既而太后聞之。立遣多人來尋濤公。言奉旨拿適纔入宮之小太監。濤公問誰的旨意。曰老佛爺的旨。濤公大言曰。無皇上旨意。不能拿我的人。諸人恃眾。不

理濤公。分頭入內。逼索縛去。交愼刑司拷問入宮何語。小閹抵死不承。遂杖斃之。是時濤幼。太后不疑其有他。所防者皇上或有訴苦之言傳出耳。

附記 榮祿女早有豔名。太后常召之入宮。認爲養女。某親王先已訂昏。係勳舊將軍希元之女。太后勒令退婚。改訂榮女。某王之太側福晉入宮哭求太后曰。我之兒婦已向我磕過頭。毫無過失。何忍退婚。教人家孩子怎麽了。太后堅執不許。希公女聞而仰藥死。某親王既被此牢籠。惟視太后爲聖明。日

見親任。太后用以抵制慶王。亦如任崔玉貴以抵制李蓮英。蓋凡老臣老奴皆務妥愼。對於干犯禮義之端。不敢有一字唯諾。故太后皆防其掣肘而豫制之也。若某親王之童騃則可玩之於股掌之上。慈禧慈禧可謂知人也已。革命之元勳。豈孫黃哉。辛亥冬。上海報頌袁世凱之功德。日破壞戊戌政局。爲推倒滿淸之先鋒。其實先鋒應屬慈禧

其十八

不容並立勢昭昭。闇樂兇謀奉趙高。幸有老奴營救急。暫時收却笑中刀。

上雖久知韜晦。而英銳之氣。往往不能自抑。王士珍之補副都統也。上曰。你這要與旗人共事了。他們都糊塗哇。袁世凱之留京議訂憲法也。上冷語曰。你的心事。我全知道。袁不敢對。八字空言。耐人尋味。適足激成勾結逆黨之決心。凡此等處實太后所陰喜也。崔玉貴既知太后一日不在則其生命一日不保。而內外上下抱此危懼與之同情者。又指不勝屈。上宮中舊閹。被太后歷年杖殺及他調者已略盡。左右近侍皆玉貴徒弟。玉貴恒對其

徒弟歎息曰。老佛爺活一天我活一天。其徒有孫敬福者。曰、師父不用愁。我一个人給他抵償就結了。他、指皇上也。孫敬福綽號孫小胖子。侍太后最得寵。一日皇上宮中。忽得太后恩旨命孫小胖來侍。意甚殷勤。旋有他闖於共宿時窺見其身藏利刃。互相密告。皆大懼。謂一旦有變。同被死罪。乃共於要路伺李連英至。環跪曰。我等皆活不了。求大總管救命。連英問何事。以小胖藏刀告之。連英。乃託。外。間。風。聞。向玉。貴。揭破。請。其速查。連英至此不復顧太后之

恨矣於是小胖不敢動。此光緒三十三年初夏事也。

時瑾妃宮首領太監趙姓、家住沙灘。暮夜介田際雲來訪余於南池子。余立携二人往尋鳳林。相與夜見肅王。密議於東花園三層小樓上。屏去侍者。王曰。孫小胖子容易勸化。這事湊巧。我明日即有辦法。切莫聲張。又數日見王。王欣然得意曰。孫小胖子業已被我收服。萬無一失。因小胖子家欺負鄰人成訟。凡有錢之太監、皆有家在京中、本係小胖家理曲。健訟不休。我先不受其請託。今因此事乃命工巡局昧

心偏斷。令小胖家得直。小胖來謝。我以利害是非勸之。小胖言萬無其事。指天誓曰而去矣。是時工巡局兼理京城民事訴訟。而肅王以民政部尙書轄之也。旋聞太后諏問小胖。而李連英屢因他事被責。心知太后忌之。遂以老病乞假家居。而宮中勢力。崔更統一矣。

其十九

袁崔晨夕通消息。線索新加小德張莫赤匪狐同利害。可憐忐忑肅親王

袁世凱入軍機。每日與太后宮。進奉、賞賜、使命往來。交錯於道。崔玉貴。更爲小德張介紹於袁。小德張。隆裕宮之太監首領也。三十四年夏秋之交。太后病即篤。又令太醫日以皇上脈案示中外。開方進藥。上從來未飲一口。已覗爲習慣之具文。當日江侍御春霖向李侍御浚言曰、皇上知防毒、彼輩無能爲、豈料彼輩之用意、不在於方藥中置毒哉、其前歲肅王曾謂余曰。我所編練之消防隊。操演軍械。無異正式軍隊。以救火爲名。實爲遇有緩急保護皇上也。至是余自保定來。題及前話。謂倘至探

得太后病不能起之日。王爺即可帶消防隊入南海子。擁護皇上入升正殿。召見大臣。誰敢不應。若待太后已死。恐落後手矣。王曰。不先見旨意。不能入宮。我朝規制。我等親藩。較異姓大臣更加嚴厲。錯走一步便是死罪。余曰。太后未死。那得降旨。王曰。無法。余曰。不冒險。恐不濟事。王曰。天下事不是冒險可以成的。你冒險。會冒到刑部監裏去。中何用來。余扼腕。回保定。又百餘日而大變釀成。清運實。終矣。家必自毀國必自伐所謂自作孽不可活也

水東

疽。成。附。骨。最。難。醫。豎。據。膏。肓。孰。達。之。方。信。武。鄉。非。過。
慮。曾。憂。肘。腋。伏。梟。姬。

其二十

隆裕自甲午以前卽不禮皇上。雖年節亦無虛文。十五六年中。從未改行。上崩之數日前。隆裕忽以侍疾之名來守寢宮。令瑾妃避去。是時崔玉貴反佯爲事外人、告假出宮、以避物議、小德張之名尙微、人不注意也、上暴崩後。隆裕仍守牀畔。頃刻不離。雖太后。大漸。亦不顧。直至奉移乾清宮大斂後。始離去。赴太后宮。太后已不能語。承嗣

兼祧之事。問諸他人始知之。隆裕。對於皇上。蓋如是之忠也。自上崩至奉移大斂。親王大臣以至介弟。無一人揭視聖容者。母后在旁故也。君臣大禮蓋如是之肅也。吾聞南齋翰林譚組庵內侍教師田際雲皆言。大變之前二日。尙見皇上步遊水濱。意態活潑。證以他友所聞。亦大概如是。昔穆宗之以瘍崩也。尙殺內監五人。此則元公負扆休休有容。粉飾太平足光史册。雖有南董無所用其直矣。此五千年未有之奇冤。遂爲五千年國體之結局。

王小航曰。近代人謂傳春秋之左氏非論語所稱之邱明。不巧言不足恭不匿怨明明一南董之本色也而謂非春秋之嫡派歟因以三傳概爲戰國以後所作。妄也。余觀於春秋隱桓閔及子般子惡被殺之諱。知我孔子。痛心必不異於南董而國史例。承舊文。不能大改。苟無傳文以傳事。實於後聖心。豈能恝然。故春秋僅修字句。而傳文可別記見聞。傳也者。補經之闕。濟經之窮。經與傳共爲一業。如車之不離馬。首之不離身。故舊稱曰某氏春秋某氏春秋。是經傳一物也。而千餘年後之豎儒擅擯傳者。

於聖門之外。聖人有靈。能勿恫乎。今之史官。春秋之類也。余不忍不私記其事實。體雖非傳。其意則同。內大惡諱。魯舊史之私例也。非理之應爾也。不然。彼董狐晉國之史官也。不諱大惡。夫子何以善之哉。余故曰。補經之闕。濟經之窮。經傳一業也。且弟子記論語。亦可擯之曰非聖人之書哉。南宋以後多文妖。一切動翻古案以誤後人。借以標榜盛名。可恨。

隆裕不過趙穿耳。史所應誅者盾也。唐韋氏毒弒中宗。事亦秘密。而相王父子明正其罪以示天下。蓋爲君爲兄報讐情切。必不忍掩惡以粉飾太平。況以介弟而兼執政者哉。清末王公大臣概皆麻木不仁。識

見迂謬。一切用假面具以欺飾天下耳目。天理滅絕。雖不遇國民革命。亦無不亡之理。小航又識

江叔海題詞

景皇時代語多誣直筆端應賴董狐當日東朝爭獻媚不知幾輩　帝恩孤

葉赫居然復世仇　高宗垂訓已先憂純廟嘗有那拉氏不得立后之訓宣統二年在汴聞之佛尼音布佛葉赫後裔其言當非無據也深宮秘密分明在長使彝臣君曾入獄涕泗流

長汀江瀚

按叔海自註所舉佛尼音布即懷塔布之胞弟也為人有奇氣都中號為佛六與肅王之胞弟善二

水東

齊名　水東識

倫哲如題詞

斧聲燭影出中宮委鬼茄花擬不同野史猶存南董筆分明誅逆與褒忠

二年瑣細宮娃記某女士清宮二年記百首淒涼學士詞吳侍讀士鑑清宮詞何似從亡程濟錄臣心慘澹帝心知

彈指人間變海田開天遺事倩誰傳拾遺老去詩成史倘賸春心拜杜鵑

草野聞名過卅年般勤顧我枉高軒談經未了兼談

史何幸今時識古賢

絶句四首錄呈

水東老先生削正　後學倫明拜讀并題

楊雲史題詞

誤國淸流亡大夫是非今日總模糊千秋留得眞消息猶是前朝一董狐

骨肉孤危涕淚多眼中眞箇見銅駝原來慈孝關天下家事都成國事何

會見金門荆棘中胥門抉眼此孤忠珠簾玉砌春寒

夜都付詩人夢故宮

當年李相收京闕雪涕還宮萬馬行曾見范陽舊行殿柳絲一樹碧無情

裘馬清狂感歲華從前門巷近君家宗之瀟洒今斑鬢猶得江頭拜浣花

艸堂花竹應傷神喜見開元一老臣多少樓臺烟浪裏月明西內更無人

俚句奉題方家園雜詠郎希

水東世丈教正　世姪江東楊圻拜書

附雜記數則

光緒以前司法原自獨立。但無司法獨立之名詞耳。自慈禧擅國。始破壞之。略舉事例。如同治十三年吳可讀之案。皇帝之威。不能屈最小之法官。先是、甘肅烏魯木齊提督成祿、誣良爲匪。屠數百人。大吏據實奏劾。拿解入京諭令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訊。成祿滿人。時都市謠傳上袒成祿。已諭末減。其實上未有從寬之意也。御史吳可讀遽上疏忿爭。有請斬成祿以謝某縣之民。斬臣之頭以謝成祿等語。毅帝暴怒。謂可

讀誣毀朕躬。即交刑部治罪。且面諭必殺此獠。是年毅帝久已中病。喜怒任情。嘗因一言不合。褫恭親王之爵。隔一日又降旨開復。國史於此等事。及慈禧欲殺護軍。杖斃職官等事。必不書也。刑部尚書桑春榮。鄉愿也。即命遵旨科以斬決。故事。凡死刑必三法司全堂畫諾。缺一押即不得繕奏。時刑部六堂。都察院四堂。大理寺滿漢正卿。及滿少卿。皆已畫押。惟最末之漢少卿王家璧堅執不允。謂言官例得聞風入奏。不應科以重罪。案不能定。諭旨嚴催。十三堂官與家璧一人爭十餘日。家璧卒不屈。乃改擬流宥。家璧始遷就畫押。毅帝不

快無如何也。家璧字孝鳳。湘人。粹然儒者。為先兄師。余得一見之。恂恂似不能言。光緒五年。慈禧遣閹人赴太平湖之舊醇王府。出午門。凡閹人出入例由旁門。不得由午門。值日護軍依例阻之。閹恃勢用武。護軍不讓。閹歸告慈禧。謂護軍毆詈。時慈禧在病中。遣人請慈安太后臨其宮。哭訴被人欺侮。謂不殺此護軍則妹不願復活。慈安憐而允之。立交刑部。並面諭兼南書行走之刑部尚書潘祖蔭。必擬以斬立決。祖蔭到署傳旨。訊得實情。護軍無罪。秋審處坐辦四員。提調四員。皆選自各司最精於法

律者也。時刑署中有八大聖人之稱。同謂交部即應依法。倘太后必欲殺之。則自殺之耳。本部不敢與聞。祖蔭本剛正。即以司官之言覆奏。慈安轉告慈禧。慈禧大怒。力疾召見祖蔭。斥其無良心。潑辣哭叫。捶牀村罵。祖蔭回署對司官痛哭。於是曲法擬流。自是閹人攜帶他人隨意出入。概無門禁。迨慈安殁後。則刑部一聽宮中嗾使矣。如光緒二十九年。湖南沈漁溪名藎被吳式釗譖陷入獄。夜半宮中傳出一紙。天未明而沈已碎屍矣。其明年。余入獄所居即沈之屋。粉牆有黑紫暈

迹。高至四五尺。沈血所濺也。獄卒言、夜半有官來遵
太后手諭就獄中杖斃。令獄吏以病死報。沈體極壯、
羣杖交下。徧身傷折。久不死。連擊至兩三點鐘。氣始
絕云。余聞而惕息。沈死後、廣西提督宮保蘇元春先
余居沈之屋、得生出、余入居未久、
亦得生出、獄卒賀喜、共謂此屋吉利、且自圓其
說、謂沈先生想已成神矣、今回憶之、亦有趣也。慈禧
破律亂法之端。指不勝屈。右所舉不過見一斑耳。前
此兩太后垂簾。萬幾實決於廷臣協議。不敢違法。如
德州知州趙新捆送安德海於省城。丁寶楨殺安德
海。旋保薦趙新升道員。宮中不能爲梗。自慈安太后

無疾暴崩。而垂簾始變爲專制。萬事皆驟於冥冥之中。久居京者自知之。吳光耀、秦樹聲、因個人一時得意感慈禧之私恩。遂以頌聖稱神自飾榮顯陋哉。

戊戌五月以後。新舊互軋。余請特設教部。意在仿英國國主兼任教部總監督之意。以西人尊教之法。尊我孔教。使舊學儒臣皆有所事。新舊兩不相蒙。余之第一奏章第三段。明明揭此。而諸人所計或與此相反。陡然降旨裁去翰林院國子監詹事府等衙門。與余此策相左。夫余之私見。姑無論合宜與否。而所策

固自如此也。乃某文豪於其清議報中。捏稱余之請設教部為戒飭守舊大臣之不忠者。不通已極。且綴以譽余之語。曰、皆至言也。以揜其毀余之迹。文筆狡獪不可思議。今孔教大學校長陳仲達處。尚收藏當日轉登余原摺之廣州報一紙。全稿不缺。豈容捏誣。仲達名煥章、廣州人、康南海高足弟子、與某文豪之忌克大異、

方家園襍詠紀事成稿後。擱置經年。未付剞劂。居今而追論昔事、亦覺無謂、因近日見吳某印行其所著之慈禧三大功德記。識見卑陋。滿紙皆市井之讕語。顛倒是非。甚

至謂恭王奕訢謀簒。李鴻章賣國於日本。光緒帝讓位於康有爲。種種怪謬。而人或信之。不得已刊印此編以破其妄。考歷史者。盍一閱之。戊辰初夏小航記

王小航京卿三草删存序

詩也者。載其人之性情以出焉者也。人之性情不可見。發之爲詩。則雖千載以上。萬里之遥。而其人身世之所遭。及一切悲歡哀樂得喪窮通之故。儼然相與晤對於一堂。而莫之或遁。至詩之淺深工拙。則又視其功力之至與不至。更有不可强致而僞爲之者。吾嘗持此以讀古今之詩。而向論其人。蓋十得八九焉。甯河王小航京卿。懷奇抱異。性伉爽剛直。宅心精白。意所不可。不以絲毫假人。官京師。屢言事。侃侃不避

權貴亦不與人標榜以博聲譽戊戌政變爲忌者株牽避居海外壽返滬上韜晦窮棲其流離瑣尾飢戹顚連之狀罔不於詩焉發之京卿自訂其雪泥一印草照膽臺吟草下里吟草三編刪存之以彙爲一集此蓋自戊戌以迄壬子十五年中所爲之詩境愈困而興愈豪其慷慨悲歌以自寫其抑鬱無聊之思者讀其詩可以想見其人太史公謂詩三百篇皆古人發憤之所爲其性情之感觸實有足以動人興觀羣怨之思者故曰言者心之聲而詩則言之不足而又

長言之者也。余居都下。時時與京卿相過從。每值風晨月夕。對酒長歌。其雄心壯志。與昔時無稍差異。莊子所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熱者。非耶。余故爲道其性情之故而樂爲之序。新城王樹枏。

三草刪存合編自敘

余生平不能詩。先兄湘岑公夙耽風雅。年未及壯、棄舉業、襲右職。步兵嘯傲。康樂風流。余弱冠。先後兄以古近體誘掖之。余不克領受自安於門外漢、不深求也。既而蒿目時艱。妄以有用之學自期。更不暇留意聲律。迫至志事挫衂。艱險迭經。而每至困厄瀕死之際。他人視我爲抑鬱無聊。輒强自振拔。寄情閒逸。反覺形神開朗。而吟咏出焉。此戊戌至庚子之雪泥一印草、丙午之照膽臺吟草、壬子之下里吟草、所由

來也。三草皆在余側身無所之時。不過自矯其抑鬱、自解其無聊而已。迄今覆閱之。其詩不足道。其情則可悲也。不忍盡棄。爰刪其尤劣者十之三四。以其餘彙爲一編。以備偶一回顧。至氣骨本來卑弱。無從自醫。亦無須自飾也。乙丑仲夏小航自敘。

雪泥一印

天江欽題

江馬欽狀畧

姓江馬名欽號天江日本西京人漢學家甚博通不好作詩而吐囑每饒詩趣題此時年八十二鶴髮童顏鬚髯長過膝體幹雄偉爲彼土所稀有水東追記

雪泥一印草删存自叙

自戊戌寒露節東奔日本至庚子清明後在日本各地共得詩二百四十六首臨行擇[illegible]一百五十六首付託西京俠士河井仙郎遂以僧裝歸國其後河井君乃與余之門生田中慶太郎謀付剞劂至辛丑余潛伏天津之日河井君寄來所印之册五十今久無存矣茲從蘆台本族家覓來一册重自删去四十餘首而又附盖以庚子奔歸道中數首勒爲一卷將與丙午秋所印之照膽臺吟草及癸丑春所印之下里

吟草各加删擇合爲一編以爲紀念焉乙丑歲孟夏水東老人自敘於爽襟樓。田中慶太郎、東京大書肆文求堂之主人也。余在東京時執束脩請余爲講孟子。

附河井仙郎小傳

河井氏名仙郎字荃生號荃樓日本西京人以漢學稱。且精研古文篆隷以鐵筆名家又邃於禪學。所交多屬禪宗壯年不娶而任卹無吝。小航記

福原周峯雪泥一印草題辭四首

憂國文辭見刷新。嶄然筆力膽輪囷。幽燕自古風雲地。河嶽英靈出若人。

客路危難蔑以加。扶桑仙境遠離家。風流旋結詩襟夢。斷雁孤燈天一涯。

黨獄何遑訟厥冤。纔逃奇禍出都門。蘆中思否舊棲止。歲晏冥鴻留爪痕。君鄉地名蘆臺故有石章曰蘆中窮士　周峯自註

蠖屈須期他日伸。同文交誼道相親。動人言論切時勢。不是尋常觀國賓。

光緒二十六年一月　福原公亮撰　時年七十六
明治三十三

福原公亮號周峯山城縣人當孝明天皇時與吉田寅等奔走勤王明治後不樂仕進隱於西京爲詩界巨擘余見其語言戆直純爲書生本色與其他偉人能搖身一變而爲官僚者不同科也

雪泥一印草删存

淩滄子著　時因濱村藏六贈一石章曰淩滄洲故卽以爲號小航補記

從大島軍艦諸君於嚴島游讌

無情日月照孤臣。如夢如癡飄泊身。今夜山阿同雜坐。招魂楚些更傷神。

贈南海先生卽步先生箱根溫泉韻

長嘯滿天地。餘音落川谷。乾坤一草堂。生機回萬木。晚近士風歇。庸狀走碌碌。異俗耀文明。嗤我陷昏濁。哀哀五上書。危機陳沓複。主明嘉臣直。新政資啟沃。

百日振乾綱。羣邪毒怨宿。凶燄忽蔽天。忠良頭血浴。奉詔方在途。望闕淚難掬。東來共一慟。悲風捲寒瀑。

贈大限爵相

維新進步仰鴻名。大限爲進步黨魁 八百桑株傍錦城。東亞經論常繫望中年。絲竹偶怡情。安排雨露林開樾。調燮陰陽花競榮。時殘冬園中有極大玻璃暖室百花盛開 幸被春風贍綠野。登高何處望燕京。

贈森林監督高橋琢也 琢也專門植物學會游歐洲歸任森林監督日本全國花木脩整暢茂培護有法琢也力居多

周官九職重山林。橐駝名言悟道深。並蓄無遺同相業。因材而篤是天心。梗楠杞梓王孫寶。榆柳梨桃庾子吟。坐對楸枰吾有慨。中原灌莽幾沈沈。豕也家小圃花木甚盛余每以奕至焉

觀雪二首

雪花飄一夜。萬樹靜無風。向曉禽鳴樂。深藏綿絮中。吾鄉風勁樹枯雪著枝上厚積卽墮故無此景

晴旭射林端。微風搖屑窣。松竹透玲瓏。着多漸欺白。

日暮感懷

朔風萬里暮雲連落照橫穿海外天。悵念銅駝待荊棘。驚聞鐵騎戲烽煙。時新聞紙言中國用俄人練馬隊八千　蘭成去國常懷痛。梅福潛蹤豈學仙。每望勾陳環指處。帝星隱隱幸光全。

夜雨

板牆雨打屋如舟。永夜孤燈照楚因。別夢勞勞續復斷。瀛車聲震海潮秋。

春曉

早鴉噪何樹。密林蒸曉氣。蓬島正春融。雲開晴旭麗。

瞻上野西鄉隆盛像及彰義隊義士墓彰義隊忠於德川以孤軍抗西鄉者也今西鄉銅像即立於彰義隊墓前日本革命黨不敢以舊黨爲非也

墓前點綴新翁仲。像後回環舊石阡。往復徘徊論不得。一般欽仰一般憐。

己亥歲元旦次南海先生韻

肅拜如瞻卅六屏。依然綿蕝漢官儀。天涯耿耿孤忠在。海內滔滔大義微。難望兩軍呼左袒。更無九頓謝無衣。六龍天健終騰馭。莫感銅駝舊蹟非。

偶成

瀛車震曉天迷。離春夢短。蜷卧未出衾。鳥聲知林暖。

自大森歸途中作

萬花馥郁擁樓臺。酒氣連花宕不開。回首紅燈漸縹緲一鈎新月送人來。

小園春雨

點點梅花悄悄風。如酥小雨潤青桐。滿園多少新生意。却帶悲酸入眼中。

游靖國神社 似我國之昭忠祠亦春秋二祭中有園林池沼並藏功臣手用之軍

器及戰時所獲之物直隸提督葉之大纛巍然監於堂中

遨遊神社景穹碑。東海波平息鼓鼙。士女三春蜂逐隊。英雄千古豹留皮。綠沈金鏁思前烈。紫姹紅嫣觸我悲。直北江南兩祠宇。先剛節公兩祠陰風慘淡捲靈旗。

游小石川植物園

驅車小石川。春色何蓬蓬。籬落籠暖日。比舍梅花紅。兒童放紙鳶。喜躍弄午風。香煙裊林際。士女趨梵宮。道路窈曲折。漸入香國中。卉木紛億萬。竹葦雜葱蘢。攀條復穿花。邱壑意外逢。鑑影環碧流。小橋隨處通。

亭樹迴折拗泉石點綴工藉草坐高坡俯瞰豁吾胸
老松枝垂地晴雲淡遠空對之忘所在澄心制毒龍
彼人方競巧心勞終自窮三生坐此石休哉吾所宗

松崎君招飲並示以古刀十餘柄

寶刀能殺酒（殺酒二字主人所述西人勸酒語也）神光刷膽寒千年戰士血醉眼認斑斕

宿元光精舍（在東台山上）

酩酊東台夜懶歸老僧引我入禪扉香爐暖閣歡言息曉雨花殘夢不知

都市閒詠

往來熙攘靜無譁。物阜民康百萬家。花柳溪橋衢路濶。每從塵市見淸華。

馬龍車水湧春潮。綠靄紅光接碧霄。燈火繁星三十里。游人夜夜踏元宵。

贈藻洲子土佐人爲時事新報文翰主任

南國有君子。游學來東都。心棲萬古宅。手掇二酉書。靜觀世運參消息。北邙山麓作隱居。嫌他禪院多塵俗。長淸會裏踪跡疏。陰巖松柏參天黑。往往山鬼覷

其廬五洲三島獨神游摘華掞藻淸而腴老魅星妖莫來瞯老魅星妖皆長淸會名士戲號去尋燕市舊屠沽

小樓憑欄俯見蝴蝶

可憐春去太匆匆蝴蝶猶來弔落紅繞樹三周魂忽斷斜飄嫩翅墜牆東

送某君歸北京　張廷彥也

快帆指邐海咫尺是吾鄉旅館人孤影離亭酒一觴狐邱非遠隔舐乳邈空望落葉辭根久春回氣不揚

贈碁友

施范程粱百代雄。嗣音今在海之東。屈伸變化兵機合。進退存亡易理通。偶爾爛柯欣寓意。悠然折屐喜成功。神仙將相皆游戲。傲睨乾坤一橘中。

種竹山人用予和揭南子之韻惠贈因復疊以和之 種竹姓本田

荆棘豺狼繞闕庭。子山去國感遇星。遽難西顧回天眷。莫卜東歸賦雨零。南内宸襟猶獨苦。遼陽塞草爲誰青。敢當吾子高歌望。種竹元作用斫地青眼等語 且借糟醨晦性靈。

移居即事贈房主人並呈種竹

半載屢移居。東台得佳境。主人闢小園。閉門獨愛靜。依山更傍水。高下變暉景。林木幽以豁。庭樹疏而整。我來當盛夏。泉石浴清冷。相晤每無言。世態胥祛屏。小亭翳芭蕉。虛窗消晝永。我時一坐卧。借地不須請。蒲藻覆蘇條。花草蔭松頴。融融禽鳥樂。忘機自居頃。蜻蜓著人衣。游魚窺人影。擾擾徧塵寰。藏息我獨幸。有客說西行。中宵觸耿耿。時種竹將西游中國

贈雨山

薄雲淡蕩早秋天。閒臥山窗聽暮蟬。隣有詩翁方汲井。泉聲洗耳共泠然。

贈清潭上人用其游華紀行首章韻

彼此渾忘相。東西盡是家。我方瞻富士。君却覓棲霞。富士亦山名且瓻中元月。是日中元清潭袖詩來休談北地笳。山前自飲啄。隨意伴歸鴉。

中元夜與種竹同飲芝濱海樓

靈鼇聳背拓宏規。雄都高枕海之湄。海風震蕩沁心脾。臨流樓閣爭崔巍。萬里奔濤湊睫眉。藐矣洞庭與

彭蠡。小寓遙在北山陲。暮出里閈倩由夷。蟬鳴綠樹早秋時。六街景物何熙熙。驅車十里路逶迤。披襟快到海天隈。惟時黯黯黑雲垂。月光隱約星光稀。黿鼉動宕形難窺。寒流瑟瑟簇琉璃。紅燈數點廢壘基。珠光浮沒現龍驪。高下軒敞豁遠思。酒酣意氣橫天池。長嘯高擎白玉巵。笑問嫦娥何嬌癡。幾處筵前停竹絲待君圓滿歸遲遲。

自海樓歸天忽晴

練光掣動海天澄。可意嫦娥喚郎膺。頭刻流雲無著

處。乾坤同在玉壺冰。

和行山鶯谷

渾俗能超俗。同塵不染塵。鶯谷自號半僧如君誰得似。烏佛是前身。

移寓上野旅館三首

幻態聊同戲劇看。且移棲息一枝安。幕天席地何須醉。始識劉伶未達觀。

仰面陶然臥異鄉。夜深星斗有光芒。左書右畫紅燈裏。忘却身居鬧市旁。

電火芒騰照乘珠。天衢徹夜走雲車。五更夢覺銀河近。意氣飛揚到五湖。

同逆旅主人閒步湖山遇清潭上人

陰晴高下變。雨氣戴微暄。黛色千門潑。香風兩岸連。鐘搖亭午樹。蟬噪早秋天。笑謝山僧去。行歌混市廛。

自上野移西黑門町旅館

我在塵緣不說空。百千曼衍戲魚龍。喧闐境裏聞歌歎。行李飄然楊柳風。

爲厦門事投書於外務省極言閩俗之重墓地

風水勸其柔和辨理並書此以示近衞公

政俗從來異。閭閻可憐豈蠢弄戈矛。旁觀待享漁人利。遜聽徒深杞客憂。報聘鄧芝消宿怨。上書黃歇亦忠謀。廟謨宜與民情準。一發終須計善收。

題稻廼家語友君居

幽人不擇地。塵市即山林。其居去市咫尺而松蘿掩之殊幽雅 水靜游魚樂。松蘿蔭自深。

旅館夜景

碧天涼露月西沈。隔巷絃聲出綠陰。最好燈光高下

映對山樓閣見深深。

日暮樓頭有感

悽涼暮靄雨新收。久客如凝不復愁。大地東西皆逆旅。百年得喪總蜉蝣。遠山燈火似生暖。隔巷笛聲偏訴秋。雲散風遒星歷亂。遥天默禱退蚩尤。

贈靖盧居士卽用其所示北海游草首二章韻

綰符小試任宣旬遺愛猶傳西海濱。居士有良二千石之目 黃趙他年終入相豈徒循吏傳中人。

詩書蕭閒半榻橫。忘年忘勢話生平。座中觸起風雲

志且借碁兵試一行

同龍澤生閒步上野二首

飄泊孤身一葉輕湖山那覺氣峥嶸秋光落寞等閒看摘得野花不問名

重經髮塚步遲遲（明遺臣戴曼公埋髮處）灌莽離披没斷碑二百餘年窮滋味冷風送入我心脾

與橋詰益彌學士對飲

我之易醉如淵明君之豪飲如太白我之無力如淮陰君之倚嘯如石勒眼前不見風雲事一酒一魚王

侯敵願君養就淩霄翮天地逍遙是吾宅與君邂逅開胸臆他年此會君須憶

題龍澤畫斷枝梅竹

玉潔冰清對君子虛心折節爲高人托根何必會同地臭味相投意自親

又盤枝老梅

雪霜凛冽壓寒空猶見枝撑老幹雄盤鬱虬龍勢屈曲肯同柔質舞隨風

接老友周子畏書

初到日本其政府派警士二人保獲出門則跬步不離余屢辭不獲至是始裁去故云

幾人意氣勵前途得志相須將伯呼今日雁魚非盡杳每來問訊是寒儒

贈某老宿 齋藤一馬也晤言半日始問其名

邂逅閒敲一局碁盤桓半日共忘機觀君意態殊超俗暫爾停杯問是誰

同橋詰君游王子村

北郭有村曰王子久識其名在吾耳罪逋未獲自由身跬步莫越有繩軌邇來放任頗優優天地寥廓節逢秋今日晴朗無箇事客曰王子盍一遊聞之喜躍

佐久間一名修理號象山因唱尊王被殺與吉田寅齊名葬於飛鳥山上游人有獻花拜墓者

若還鄉飯酌草草便偕行。輕衫敝襪翛然去。秋風吹我芰荷裳。滊笛一聲出塵市。迎車晩稻堆雲黃。竹樹扶疎透日景。蔀屋短籬皆修整。平疇繡錯入閒立。海雲淡淡遙天影。野田風味原素諳。久不寓目成奇境。邐迤瞬過幾村墟。田端（地名亦停車處在東京王子之間）之北又停車。王子原來不寂寞。遊人幾輩已先驅。三三五五各選勝。面雖不識來同途。飛鳥（山名）之山風泠泠。象山（佐久間象山名儒也）碑旁松柏青。爲問王子今何在。客云乃是古神靈。亦有碑記語荒幻。欲詳其說不可聽。左望筑波

藤田蹟。義士藤田小四郎勤王建義旗於筑波山終古岌業負蒼冥。半晌低囘吟且去。密林隱隱聞瀧聲。路轉境開山環抱。雪獅怒吼危杠橫上引木槽高過顙。潺湲壯瀾分流行。盤盤幾折入仙寰。王子之居在此間。琳宮巍煥亦幽敞。老松棵棵多古顏。兒童畫地相問字。清涼院宇何寬閒。登降移時吾未倦。斜陽歸路猶戀戀。同游誰氏亦多情。手握野花雜藍茜。車中囘首望青帘。他日霜楓或相見。

天長節觀日皇觀兵式

春秋時雖讐敵之國彼此臣民敬鄰國之君無降禮者其爭強專以内攻不在語言至南北朝互相蠻虜以尊己卑人爲自強而吾國人輕躁之氣乃日以盛重虛輕實是受病之大原余素不以爲然戊戌第一次奏章己表此意故此詩

小春駐景堯天長風飄旭彩草木香滿城笑語歡盈耳士女奔走相呼望云是天皇臨大閱小大于邁許觀光鸞旂左纛辛赤坂離宮之外黃幄張平原環列明鎧仗貔貅十萬氣騰驤山苞川流齊步伐渾渾沌沌復堂堂期門衛士尤整肅元戎十乘先敵行白羽赤幘如荼火金甲照耀錦泥幛桓桓威武大元帥韡琫靺鞨親戎裝免冑趨風古君子有虔秉鉞眞帝王（每隊過皇前皇以手加額）敷奏其勇荷天寵爲國駿厖敬不忘父老扶杖多歎息拍手嵩呼徧路旁上下相親不相慢

乃天眞流露。非因寄身彼國而始然也。此詩出住天津之浙人沆保儒。於報紙見之。乃特郵寄一函。勸余勿歸化日本。人心之莫能相喻也。如此。鳴呼。吾國人躁氣。何日始消乎。

古樸如是風泱泱。中有外臣尤感羨。回首西望淚盈眶。

游上野

秋山有意弄新姿。黃菊丹楓畫裏披。最是老櫻尤作態。斜飄紅葉挂疏枝。

戲嘲團子坂菊花三首

本講探幽來訪菊。誰知菊裏起喧闐。商標攔路呼人買。高叫新奇大轉盤。作戲臺狀上列菊花所製之人名大轉盤

彩棚紛列女人形。傀儡場中走不停。轉動菊人能物既不

倫事不類。鳴金伐鼓送芻靈。菊人之頭如吾鄉送葬所用紙人之頭且塲中大作洋樂

傲骨於今一些無。霜姿向頓粉脂塗。借他要得纏頭利。切莫讕言人淡如。

同橋詰渡部二君獵於赤羽之野

心緒全無著。隨人又獵游。馳驅聊且喜。少壯愧非儔。霜後風偏暖。林間野却幽。晩菘黃葉路。寒水那邊流。

夢中與家兄分韻詠蟬

隨處枝棲好借將。餐風喜得夏生涼。一聲嘶入紅塵

裏叫破人間午夢長。

祭詩龕中談夢卽步主人對潮山館韻　祭詩龕　永坂周

之齋名也齋中陳列無一非中國物

週星奔命滯華陽。用庾信天道週星物極不返華陽奔命有去無歸語迴轍呼來叟遇莊主人名周一夢蘧蘧生感處。西風萬里暮濤光。

赴高知發東京道中作

歲暮陰陽短景催。恰逢南至逐南來。土州聞說花開早。秋未全凋春已囘。土州地名

兩京輪路似穿梭。千里關河一瞬過。半月雲帆達消

息西鄉當日苦奔波。

海氣浮空溼曉天。波心螺點鬱成煙。日高三丈人無影。雲樹黏連幾釣船。

傍水依山總樂郊。迎陽開戶幾團焦。橙黃不摘菜畦綠。留待盤飧供歲朝。

關原（地名）莽莽舊河山。千載興亡彈指間。當日霸圖誰勝負。野人話到最情閒。

對景茫茫百感生。昨年來路認分明。青山笑我無聊賴。攪入人羣受送迎。

題二十一回猛士獄中手飭品川子墨軸 二十一回

猛士乃吉田寅之私謚

努目左忠毅。獄中叱道鄰千載傷心事並烈見斯人。

游西京之東山

紫宸太極列班班。三面嵐光紫翠環。樓閣萬家斜照裏。回頭恍惚見燕山。

水輪長索倒相牽。鵠首飛升林鳥邊。陸地行舟何足異。岸旁仰看上山船。船之上上山生平未聞而於此見之

風洞雲根望窈冥。巖頭洗耳碧泠泠。水自半山洞中出渟於巖上以

鐵管引至平地爲電機之用而舟之上下則不藉於水而藉長索輪機牽引焉千山萬壑琵琶水。鳥道穿來似建瓴。琵琶湖水奔騰百里穿數重山洞而來舟由洞中通往還

日皇舊宮

故宮摩闕過。朱雀向南明。日本太極殿紫宸殿朱雀門等舊名蓋皆仿中土豐鎬遺規在。周行似砥平。

北野神社觀祭禮社中祭菅原道實日本古忠臣也

北野觀神社。東邦見古風。堂戶遞相跪授雍容和笙肅穆樂聲亦清雅堂上下。三獻禮菅公。

金閣寺

袈裟來宋土。左奉大宋太元大師之像。冠冕拜明廷。右奉足利義滿之像寺本足利之舊居也千載同塵刧東西一佛靈。

嵐山西京之西山也

行行幾蘭若。山麓通一徑。仰面惟見山。西日已沈景。徑絕境忽開。返照澄波映。舟子知人意。艤舟待乘興。入座一甌茶。蕩漾翠微影。水曲山逾奇。山深水逾淨。灣灣清見底。峯峯綠到頂。磯渚傍溫泉。捨舟攀石磴。澗底奏琮琤。松風帶泉聽。半山大悲閣。萬籟此俱靜。遠山如列屛。遠水鋪明鏡。遙見東山下。煙樹萬家擁。

小憩方下山。惟時暈墅暝。緩緩尋來途。童冠歌相應。
驅車過夜市。電光燭天炯。眷戀山中游。追寫曷能罄。

品川子座中讀福原周峯先生二十一回猛士

四十一年忌辰詩因步其韻

豪傑生當大劫年。生常憤激死欣然。胸中磊塊欲塡海。身後籌謀竟補天。桃李一門成偉業。馨香千載奉遺編。我來瞻拜慙形穢。偷息浮沈死不全。

弔楠子墓（逆臣足利尊氏犯闕行廢立楠正成戰死湊川今墓在焉）

七生毅魄托誰家。（正成臨死誓曰願七生於人世以討賊並囑幼子成立後討賊後其

子全家殉於王事 逆種綿綿衍瓞瓜。而足利後嗣昌大傳十餘世義滿其第三世也
昨日我游金閣寺。有人碧殿獻香花。

過湊川橋

賞罰多私再啟戎。太阿授柄養梟雄。建康朱雀橋邊血。敢怨優柔蕭老公。楠子所奉之後醍醐帝性行頗類梁武亦嘗捨身爲僧

至高知囘寄片岡議長 高知縣在四國島內

海南通寶筏。爲我指迷津。余之至高知因片岡介紹高知本片岡之鄉國也 錦里容遒客。青山代主人。蜻蜓此爲腹。日本全境有蜻蜓洲之號九洲稱蜻蜓尾則四國可爲腹也 螻蟻且全身。泛梗原無定。隨緣得

善鄰

陽歷十二月二十九日至高知明日至日下村

元旦村中小學校觀禮紀事

陽歷十二月。己亥歲將除。我行入南海。土佐舊藩都。土佐故侯國都高知適當雁回日。嶺頭梅已舒。兩山迎客笑。一港鏡流鋪。新花雜舊草。滿山五色俱。江楓泊舟處。繁盛小姑蘇。白頭老翁媼。迎我到市區。橋詰盃彌伴余至而其父母迎侯來市我友趨膝前。告語情怡愉。導我入旅舍。明日詣其居。翁媼又先發。薄暮我命車。燈火映高下。夜過幾

山湖扣門無犬吠。酒肉已盈厨。舉家陪笑語。歡然共
圍爐。陳設多雅潔。夏屋頗渠渠。我友敘家世。遠祖舊
田廬。襲職有藏甲。承家守賜書。至翁善居積。駟馬壯
門閭。山田與水田。贍族頗勤劬。繞宅千萬樹。中有柏
一株。年齒與翁同。七十三齡。初童孫十餘輩。樹下相
嬉娛。我聞三歎息。厚德積慶餘。詰朝親族集。村士多
彬儒。婦孺亦來窺。附耳相喁喁。元旦行慶典。學校集
生徒。階下先部勒。進止依傳呼。童弁數二百。父兄亦
蹌趨。中堂宣敕詔。颺拜禮教敷。孝親兼愛國。勉爲楨

艅儲。諸童鞠躬聽。和聲答笙竽。禮罷行慶宴。家家醉人扶。一村瞻禮俗。全國盡斯如。變法三十年。髦士蒸海隅。嗟嗟我中土。羣姦廢聖謨。迄今日而背馳愈遠矣何天厄我國之甚也

橋詰氏宅

門左梅初綻。門四菊尚開。小寒時節冷。摘橋佐新酷。

登山望日下村用村字一韵

村外有水水外山。山外有水水外村。山凹環抱幾點水。蜂房水渦又幾村。山山水水多曠邈。遠近高下無

數村。村樹如雲連山綠。澗水穿竹流到村。山樵水漁
村農樂。此山此水長此村

本多天耕和余寄片岡之韻又指其廬中匾額
索題因疊以應之其額之字曰乾坤一草亭
本杜詩也

千載浣花水。後來誰問津。瓣香分異域。茅屋一詩人。
鸞鶴鬘遊地。龍蛇小蟄身。巴塘（高知有巴塘）與夔峽。自古
本爲鄰。

送橋詰益彌至港外瀛船

亂山水郭繞紛紜。滿目青蒼冷戴曛。回首遙峯殘雪白。北風吹斷海天雲。

千里舟車君送我。送君我又至山前。斜陽小艇我歸去。目送又勞君立舷。

酒灑江濤澎湃聲。餘酲一棹返孤城。丹楓翠竹寒無色。却記來時照眼明。

和三浦一竿老人惠贈韻

蘆中淒冷待漁船。且喜聯盟鷗鷺邊。百里絃歌多古調。一家坡頴並名賢。一竿即璞堂之胞弟也 懶聞風虎雲龍事。

共寄煙花雪月天。惟有蜀都西望處。難消隱痛是黃權。

贈武士小松繁馬

豚酒招我來。狂喜又狂怒。盤中血淋漓。欲餐羅刹肉。

談及俄人其背欲裂以拳搏地狂叫其勸酒也叩首無算而又以巨掌拍吾肩痛不可耐

和天耕連贈韻二首

狂飈孤舟久泊灣。美人蘭芷夢魂間。羨他掠眼浮雲影。黃海東西任往還。

亡命于期空戴頭。智窮難望國恩酬。梅枝冷落天邊

驛。霜鬢煩冤鏡裏秋。妝點雅人爲徇俗。支撐困境諱
言。憂同文且幸多相愛。吳胥入通邪上溝。

陰歷十二月二十八日聞立皇嗣之變去高知

留贈諸君

南枝小息未安巢。凄切風雲起昨宵。眼底橫塡酸意
色。四山花草一江潮。

白衣蒼狗半空浮。塵劫勞勞那得休。夢裏昨朝添夢
話。豔陽載酒孕山舟。(天耕會豫約游孕峽)

入谷車箱一路通。也思佳興與人同。此山多少苔岑

感。悽斷回頭一望中。此首次一竿韻

至瀛船贈送者

烟横南浦外。白日淡於秋。一月鴻泥感。千山草木愁。
風雲來眼底。輪淚震心頭。人事空留戀。須臾水上漚。

庚子歲元旦在東海道瀛車中

除夕車中過。晨窗慘淡容。荒林低野水。平地見孤峯。
積雪遥天白。愁雲隔海濃。連宵已不寐。此日倍忡忡。

觀小川靖齋絶命詞即步其韻贈義配河鳥女名直子工書通史漢文門人甚多

身後勤王志已伸。成仁取義在斯人。苦心抱得殘灰骨。女史收夫骨事甚艱難長共芳馨萬劫塵。

贈福原周峯先生以下四首西京作

同志勤王幾策勳。飄然一鶴更超羣。爭推大雅扶輪手。洛社班頭天下聞。先生壯年鞅掌王事時平歸隱久為西京詩社領袖日本西京亦稱京洛

呈周峯天江姓江馬年過八旬好詩碁諸老及張翁子簡

方壺圓嶠勢陂陀。天府中央安樂窩。祇園內外盡檀那。中有文星壽星多。鬚眉皓白容顏酡。三三五五時

相過。叢桂之賦紫芝歌。橋中天地山中柯。我生歲月擲如梭。塵刧勞勞竟柰何。西瞻霣淚幾滂沱。計窮思遁參維摩。塌來居近碩人邁。杖履春風解宿痾。幻場夢境付煙波。老輩更過張志和。張子簡吳人

於知恩院寺名山內甫聞品川子爵病隔一日遽

聞訃

病耗關心昨日纔。匆匆噩夢自何來。半山泉石聲皆慘。別館棕櫚徑尚開。尊攘堂棕櫚夾徑卽品川子之別墅也在西京客路解衣虛縞帶。余此日身着之衣猶是子爵所贈卷端潑墨泣瓊瑰。雪泥一印

草掌子爵題眞淚眞情四大字吹簫行乞如蓬轉嗚咽空思挂劍回。

陰歷二月十八日復至高知

江山依舊好花信十番過酒店當春盛漁舟趁暖多。故人喜無恙佳興更如何記取前時約滄浪問棹歌。

訪天耕於北山圓行寺

連句避世洞中天採藥烹茶火自燃怪我纏人太無賴闖來山裏捉神仙

高知士大夫三十八人宴余於鏡水樓丁野遣影首唱一句以示衆人意欲成柏梁體時余與

田中璞堂酬答小詩致負丁君之意衆亦無賡者隔日丁君補成長篇投贈因次其韻謝之

丁丁道人南邦賢。丁君別號甚多曰丁丁道人曰鶴性老人曰南洲漁曰丹山學宗姚江又好詩畫家藏書頗富遺棄世俗全其天。米家書畫載盈船。琴峯坐對時譜絃。其門前一峯名琴峯我來避地殘生延。諸賢惠我一堂聯。登樓無賦慙仲宣。不飲又負流杯傳。道人豪情邁謫仙。一斗未醉徵醺前。綵筆一揮樽俎邊。邀人賡續座屢遷。一語已堪窺豹全。窮哉臣朔才非便。

四座默默渾如禪。皆避君家壁壘堅。璞堂別調詩成先。我亦和聲未輕圓。崔顥已題百尺巔。餘子饜飫逡巡還。道人餘興歸未眠。揮灑長篇句麗娟。飛花滚淚風迴旋。投我以玉引我甎。君自愛客忘年。情同夏屋承輿權。拈韻傚顰豈徒然。伯牙今日歎成連。

附錄丁君元唱於左　諸君唱酬之惠章概多佳搆編臨不及載錄此以見一斑

庚子三月二十九日同諸友宴小航王君於鏡水樓席上得首句以示諸友無賡者還家爲二十八韻

鏡水樓上待名賢。孕門恰及櫻花天。樓近水涯低似船。坐中不復奏管絃。對客無由酒杯延。酬賡何

以乞一聯。況復言語口難宣。僅寫情緒倩筆傳。王
君本是赤縣仙。合侍玉皇香案前。何爲謫來東海
邊。波濤萬里此播遷。扶桑影裏金輪全。明哲保身
安且便。莫言行脚學枯禪。滿腹忠義鐵石堅。君富
春秋察幾先。破鏡他日將再圓。出岫孤雲不離巓
知棲故林鳥自還。四百餘州草木眠。富岳朝暾長
麗娟。好帶此光賦錦旋。磨鏡何用磨瓦甎。晉文在
外十九年。六旬歸國握霸權。天道人事豈偶然。不
擬當年
魯仲連。

鏡水樓之宴天耕因故不與隔日贈一律敘宴

事因次其韻和之

飄泊東南萬里天。踟蹰代馬北風前。窮途敢望桑榆
績。道左慙非杕杜賢。隻影沈吟湘水曲。諸君追步永

和年。天耕元作引脩禊事老人勸酒尤殷厚。强答高情說曠然。

鏡水樓飲亥丁君謂余曰憂國慷慨之士不宜不嗜酒余答曰我心本曠然

次一竿韻二首

老筆無煩獺祭堆。天然風味得甘回。先生自比羊裘志。晚節何誇熊夢才。劍氣斗牛隨涙落。簫聲吳楚隔江來。相逢秖怕添詩債。孤負吟亭爲我開。老人前後惠贈不下二十首余僅和其半而已

敏捷詩才過八叉。蒲輪今已謝徵車。秋風鄕國饒蓴菜。明月高天宿葦花。三食神仙丹換骨。重論文字玉

礲沙。風流互結西堂夢。鼎立詞壇屬一家。璞堂一竿之兄也近日又見老人之弟逸齋者亦能爲詩

嵐峽游春 自高知又返西京

春色春聲沸水涯。春光已老興偏賒。櫻雲爛爛癡無語。滿路風香不是花。櫻雲爲日本詩中習用字櫻花之盛遥望如雲也我國無此花

璀璨林巒七寶裝。臨流士女樂洋洋。寒風舒嘯登臨地。余去冬曾游此峽迥異今日之景忽作繁華歌舞場。

山花飄落酒旗風。裙屐穿林綠映紅。繞岸盈盈多笑語。繪聲繪影碧流中。

斜陽西墜尙喧闐。上溢樓欄下滿船。料得夜深橋畔路。燈光酒氣欲沖天。

嵐峽天然挺秀奇。四時風月總淸輝。得名却借嬉春盛。八世鄉評在錦衣。嵐峽嬉春爲西京八景之一

弔品川子墓

孤身落落此乾坤。俯仰低回弔墓門。一颯迴風花雨落。滿山靈覺是英魂。

與朝鮮安君中植及河井萇生往游宇治道中作二首

嵐山蜂蝶正如狂。憶昨神疲應接忙。今日淸游奈良道。奈良地名野風一路菜花香。

長駕疲勞六十州。坐成煨燼待人收。汪汪八道成渠血。灑到孫兒兩顆頭。河井君指一墟曰此豐太閤遺蹟也故代安君作此

吉水園偶題

雨餘高下綠沈沈。寂歷花光春已深。向晚鐘聲搖不動。溼雲濃結幾煙林。

自疏水入琵琶湖紀游

相約泛湖舟。東山先拾級。山上一潭淸。石屏四爲塞。

旁開一洞深。澎湃通呼吸。掉舟欲入之。望之窅而黑。
遥見一線光。明滅小於粒。未信管中窺。疑是燐火出。
舟子亦燃犀。攀索殊逼側。水石激砰訇。靈怪想伏戢。
須臾天光大。豁然自穴出。花竹世外明。雞犬人間別。
九曲如蟻穿。煙霞紛紆鬱。桃源已屢經。尋常不足說。
最後一洞長。十里黝如漆。石罅迸欲崩。寒流如箭疾。
舟吞入山腹。冷氣自嘘翕。幽閉神鬼號。沈錮蛟龍泣。
閃爍炬餤青。時虞陰風襲。洞盡忽登陸。雲山開異色。
碧波三萬頃。如玉羣峰立。繞岸恣探尋。仙境邈無極。

瀛輪巧濟勝。百里馳驛息。嵐光映畫橋。帆影明點雪。既觀唐崎松。復問石山月。雁落鐘聲晚。歸路殊怏悒。天許幾時閒。此游能再得。畫橋帆影唐崎松石山月皆琵琶湖八景中字

和天江先生贈韻是時義和團之亂益熾余已整備歸裝

風雲大陸變陰晴。唇齒同洲亦共驚。楚客懷沙常寫怨。吳江贈劍自推情。虞淵未得揮三舍。塵海徒勞誤半生。中夜偶聯觀日句。世人莫復問儈名。此後即接山東行脚記矣

附詩餘三首

西江月 三浦一竿老人宅作老人曾爲縣令歸隱高知縣北郭

彭澤當年斗米。少陵此日漁翁。北山傾黛膩波中。濃蘸一竿翠重。　圜果肥添雨雨。林花亂舞風風。老仙不醉總顏紅。手摘金團如甕。是日老人贈一柑大徑六寸

滿江紅 高知港外舟中作

數點征帆。凭欄處海天蕭瑟。試側耳鯨鯢鼓盪。風雷消息。蚩蠢羣生誰濟渡。時機萬變難窺測。歎兩年髀肉暗中生。增悽惻。　望燕闕。妖氛塞。連海岱。雲頭黑。

爲關心添幾許鬢邊霜色。潭底龍囚思致雨。阱中虎伏飛無翼。待何當奮力再騰驤除姦慝。

南鄉子　宇治橋作

山水氣空靈。兩岸林巒列畫屏。倚枕灘聲淸刷耳。泠泠。況復深宵月下聽。　芳草未流螢。對面樓簾捲水晶。幾處憑欄夜無語。冥冥。高下疏燈影帶靑。宇治以螢名勝宇治流螢山城國八景之一也然此夜尚無螢

雪泥一印草删存終　以上共一百二十首

雪泥一印刪存附頁 詩二首又附記一則

偶清理故紙堆覆閱已删之稿又選其有關事蹟者二首增刊于雪泥一印册後

庚子八月上旬入大沽口

海翻地動浪花開 各國海軍泊大沽口外連檣數十里余自上海至煙台由日本駐煙領事送入日本運軍需之船以赴天津是時大沽不許中國人入口已三月矣余混在日本船員中船至海軍陣地停輪船主駕舢板赴日海軍司令部約一小時由海軍團派員入船撿視始放行余入天津是夜宿於都統衙門都統衙門者各國共同組織管理地方之機關也日本小村俊三郎爲秘書長後十日李合肥始北來

往返蟾圓廿四回更覺補天非易事敢云捲

土果重來戊戌八月初八之夜小村俊三郎力勸余出奔手蘸茶水書于案上曰大丈夫當作捲土重來之想奈何戀此不可爲之殘局猶疑不決乎雨零桑野三年感秋冷槐宮萬戶哀西望崤函氛正惡乘輿喋血擁狼豺

甲辰三月獄中作

獄神祠畔曉風微刑部南監大院中有坐南向北之獄神廟頗軒敞官犯可以隨便游憩案有神籤製一籤留錢一二十枚獄卒即大喜乳鴿聲聲戴暖暉因果尋思多變相幽明近接暫忘機閒觀獄卒施威福偶對階囚鏡瘦肥誰道此中生意少榆錢柳絮繞衣飛

附記余投獄事

李符曾莟石曾之胞兄也。

自辛丑秋、余伏北京、詭名趙世銘。舊友皆呼爲趙先生。癸卯二月。在裱背胡同租房立官話字母義塾。將原書刻木版。又刻木戳活字版。排印授課之書。余不便與多人覿面。用門人王璞爲教員。余隔屏聽之。仍不時往來於津保。是時天津辦學務之林墨卿、保定大學堂總辦錢少雲、皆極力提倡勸學生傳習。直隸督署中袁大公子克定、由李符曾家持去余之原書一本。其弟克文、年尚幼、無師自通。能用官話字母寫信。其後袁督之間接助余、克文與有力焉。是年袁督

批准保定大學堂學員何鳳華等請推行官話字母呈文。飭保定蒙養半日各學堂及駐保各軍營試辦何鳳華等呈文稱爲自嚴太史修家傳出之官話合聲字母伴若不知何人所作者。冒險進行用心頗苦。事漸張大。友人多以危險警余。而余尙不覺其危險。至甲辰正月忽有沈漁溪被吳式釗計發指爲戊戌餘黨入獄杖斃一事。沈漁溪名藎湖南人譚復生之友。余庚子在津卽與相得。後沈亦來京。寓木廠胡同劉鐵雲家。而吳式釗亦寓鐵雲家。二人同住西偏小院。余往訪漁溪不避吳式釗。因其亦戊戌後革職者、

沈被捕之前三日尙來官話字母塾中視余

十、二攝豈始于康熙字典、某甲雖進士出身其知識甚陋姑不深論

故不防其作惡也。豈料吳貪綠內務府人、許告漁溪以媚西太后。欲開復其翰林原官。乃僅得主事。未滿其意。至是而余之危險益甚。有友人爲余謀謂自首例減一等、可以免死。余尚遲疑。乃適于此時、有高陽某甲將余之字母註以五方元音、刻版印行。封面妄刊袁督批准何鳳華呈之批文。書中某甲不具名。却具余之蘆中窮士別號。其最謬者、將十二喉音大字標名曰康熙字典十二攝。按余之原書自序表明謹遵仁皇帝御定音韻闡微合聲之法。遵其法者。非用

三　水　東

時某甲之親屬段幼軒及其姪鶴峯皆助余勸某甲謂五方元音乃不登大雅之堂的東西何必附會而某甲不悅堅執益甚

其音毋韻毋也余之十二喉音迴異康熙字典十二攝今乃假冒御定書中之十二攝是嫁禍于余也余尋某甲勸其燬版某甲不從余責以你印此書理應先徵我同意某甲瞪其三棱眼曰你先印書何以未徵我同意余曰我印自作之書何用徵你同意你所印乃是冒充我之書何可不徵我同意某甲不通人理反對余囔鬧余無可如何傷心莫可告語至此始悟人之對我橫逆實因我為藏匿之罪犯也於是決然具呈赴提督衙門投案請代奏領罪提督那桐親

接呈文。將余藏諸該衙門之西小院花廳兩日夜。命
耶中承璋招待酒肴茶烟碁具書册、甚爲周備。時西
太后駐頤和園。那桐先赴海淀、密謀于慶王。奕劻言倘
罪有不測、則不如及早放之逃去。倘王爺能保罪不
至死、那桐纔敢具摺出奏。慶王曰。此時上頭萬不能
再作刻薄之事。我敢擔保。萬一上頭有不測之怒。我
們一齊叩頭央求、也沒有求不下來的。你只管辦去
吧。那桐回京、始繕摺再赴頤和園奏明。而余遂陷入
牢獄三閱月。慶王終向西后痛陳輿論向背、影響甚

大。于是有除康有爲梁啟超孫文外皆赦並開復原銜之特詔。余出獄後、有接近慶王之陶大均艮弼等、告余以慶王之厚意。力勸余往見致謝。余堅辭曰、我從此作我的一品老百姓。誓不再見朝中人矣。辛未春小航追記於獄中詩後

照膽臺吟艸刪存

照膽臺吟草刪存三十首

丙午端午後自杭州城內移居孤山南麓之照
膽臺曉起即事

曉起臨湖漘。碧流可鑑影。樹陰聚游魚。依人意無警。
環望隔湖山。丰茸綠到頂。初日射曈曨。溼雲結西嶺。
浦溆藏人家。堤橋列小艇。萬息無一動。宿鳥尚未醒。
水天一氣清。獨立襟懷迥。回首視塵寰。了然心炯炯。

初夜

蛙噪暗潮平。蟬鳴遠風爽。新月挂高林。殿宇燈未上。

仙花氣郁紛深院何幽倣卧聽羽客談流螢入書幌

晚自錢塘江歸乘夜泛湖

健步繞城三十里曲江觀潮日將暮肩輿穿城趨湖濱輕舟順風歸山麓道士殷勤供盤飧飯罷興來未肯宿呼童命棹再出游停棹湖心任去留仰卧舟中數星斗素雲流月凉於秋波聲拍舟清泠泠起視飄近湖心亭以手弄波金光碎水天平闊四山暝一童迎風作口技以手握脣吹如笛一童翻身脚插天頭頂船尾身倒立我亦拍掌驚跳魚滿船嬉笑迭歡呼

孤山回應聲遍背。爰命掉舟指後湖。隔林望見燈火明。鑼鼓喧闐徹水聲。村人賽神夜演劇。男女雜沓逾三更。兩童登岸恣游戲。我且舟中獨偃息。歸來餉我以果餌。歡談戲齣頗得意。錦帶橋邊放棹歸。猶看堤柳人依稀。道士開門待迎我。夜深斜月助餘輝。

第二日邀廉雅希讓之兄弟及銕仙道士泛湖至夜分

昨日曲江去觀濤。江流平靜天清寥。今日湖邊看平靜。湖中頃刻起驚濤。風雷摧山勢欲倒。塔影矗立林

怒號魚鳥竄伏舟子散萬舟簸蕩輕如瓢二客欲歸我堅挽此景奇絕興增豪湖山第一憑欄處岳王一閱雨瀟瀟須臾雨收風亦定殘雲流散青天高客言世事概如此猝逢險阻志毋撓登舟頓喜炎歊失四圍濃黛如新描酒家樓外暫停槳割鮮淅米羅蒸肴舟人兒女聞舟至供張奔走煩分勞邀來羽客助清興焚香攜燭備夏宵移棹湖東一客去再返湖心風飄飄退省庵旁明夜火扣門犬吠人無囂深院茶煙月下坐更穿竹徑過長橋突兀怪石驚夜立南望黑

潭潛龍蛟。淨慈寺後亦演劇。燈光彼岸聲嘈嘈。昨宵
景物恍相似。南北十里隔迢遥。歸來談罷足清睡。安
排明日更游翺。

門前即景

兒童嬉戲綠波澄。逐餌游魚唼喋爭。石路寬平淨如
洗。柳陰背坐一閒僧。

雨後至清漣寺觀魚

雨後游觀岳墓前。捨舟西去境悠然。草豐林密疑無
路。水抱山環別有天。列嶂翻青雲墮壑。孤村籠白竈

凝煙無心偶得濠梁樂小憩凭欄到玉泉

游龍井登行宮故址回望孤山

林深菁密接雲隈繞澗羊腸路幾廻只道攀躋入幽僻忽從回瞰見蓬萊夾堤明鏡畫中畫照影孤山來處來第一品題經睿藻摩崖欣得御書碑乾隆御筆曰湖山第一佳

自龍井歸補記

環湖皆好山深淺各入妙南北兩高峰其間最深窵舟指西南行荷風香一道登岸入山村歧路殊紛繞

北路通靈隱。地幽名已噪。輿馬日盈門。猨藏不敢嘯。滴滴清泠泉。香火熾欲燥。列肆雜僧徒。酒肉恣閧鬧。松石非不古。人物異所料。南路通龍井。其宅曠而奧。依澗徑繚曲。人迹良罕到。林薄間松篁。異禽時啼叫。山半過溪亭。辨才曾此笑。石罅出甘洌。風泉資嘯傲。鑒影慕鬚蘇。鬚眉那能肖。過此再拾級。蹊徑更奇峭。蘿磴俯廻谿。山花垂欲掉。幾折近寺前。寬敞尤靜悄。無扃亦無門。水石相還抱。中懸一匹練。灑落銀瓶倒。竹裏五角亭。遺址引登眺。林缺豁雙眸。全湖列樽沼。

相違已十里。孤山儼對照。杭城浮一葉。遠勢吞壺嶠。
轉上再攀躋。萬象更籠罩。高嶺舞鸞鳳。低巖踞虎豹。
明朗宜圍碁。淸幽宜琴操。山僧惟質樸。闢草爲前導。
歎息指廢礎。屢屢誦佛號。純皇曾駐蹕。品題多睿藻。
上下十二亭。規制各別构。兵燹餘刼灰。無人議修造。
蹲鴟埋殿基。盤蝸落碑帽。檀樾善男女。布金多虛耗。
惟此神聖蹟。廢棄竟無告。湖山第一佳。不及村野廟。
余謂僧言誤。廢興難預兆。時局正顚危。此事今誰誚。
玆山最佳處。卽在乖俗好。天爲我輩留。莫爲外人道。

照膽臺卽景六絕

昨夜泛湖倦。今朝懶出游。閉門添嘯傲。別有小滄洲。

客起我未醒。客去我未送。枕簟荷風香。朦朧又尋夢。

蝴蝶掠花片。蜻蜓抱柳絲。小僮嬉水曲。掀石捕螺螄。

林薄雨初收。水雲遙滉瀁。凴榭自觀書。時有魚吹浪。

道士尋山歸。歡談助清興。蟬聲噪晚晴。蛙鼓亦相競。

游客紛入城。隔林馬蹄響。獨坐對池塘。流螢度三兩。

閒步夜歸

晚煙山麓明村墟。一湖新漲碧波腴。四圍螺黛共涵

濡朱塔綠毛平岡踞樓觀雲水澈清虛淺深濃淡色色俱愁殺十洲難爲圖百千詩筆那能摹行宮御道草平鋪暝色流連歸趁趄繁星倒影氣如珠臨流石上人模糊歸來睡卧氣寬舒無些煩惱可驅除夜深一覺身蘧蘧靜聽荷池跳大魚朱墖綠毛句至今雷峰墖頹後世人應不信有此景矣己丑記

紫雲洞

步上棲霞嶺言尋紫雲洞山路縈紆曲風蟬迭相送澗水漫地流野竹非人種盤折到嶺巔深堂羅清供

聽經善男女。潮音佛號誦。冷氣出石穴。探深如入甕。
其中寬十丈。黑潭疑虬動。仰視一線光。綠陰罩缺空。
出洞陟樓窗。嶺北堪目縱。百里錦繡鋪。草木多鬱蓊。
行人依村路。藐若虱循縫。大千本無大。擾擾憐羣衆。
玆山非高深。妙幻萬象控。超然明鏡臺。願與知者共。

平湖秋月送程伯嘉二首 平湖秋月四字地名也

傑閣深堂覆綠陰。水天無月靜沉沉。紙窗燈火有人在。邂逅傾談恰素心。

樵漁混迹兩相忘。臨别相逢再舉觴。落落行踪今去

也。海天雲鶴自飛翔。

韜光觀海

朝出戴微陰。遠涉步愈健。靈隱再探尋。洞壑識已徧。
盤磴上韜光。紆徐遵迴澗。脩竹彌山谷。時窺天一線。
隔嶺引寒泉。筧迸珠飛濺。幾折到山門。投止憩佛殿。
蒲團當戶坐。觀海良已便。僧言此尚未。上方請憑檻。
盤折躋丹臺。稚川此修煉。回望益豁然。跬步景物變。
西湖小如杯。浙潮細如練。遠天浮浩渺。普陀若隱現。
惟時林鳥鳴。海風來拂面。入坐清芬閣。壁題多顯宦。

韜光與龍井孰勝難裁判龍井今荒凉吾爲重詠歎

同王際唐由映波橋越南山登六和塔

攬徧湖光興未闌穿山十里度江干驚濤齕岸危巖竦孤塔凌虛磴道盤黯淡浮螺千嶂小琮琤簷馬半天寒富春山色知多少便欲乘風去上灘

三潭印月放生池

欄外池荷池外樹樹外湖光湖外山面面環觀盡如此亭橋臺榭雜其間諸峯諸塔在籠絡淺深高下相迴環朝夕晴雨無不適移步換景足開顏我來憩此

百不厭。游船往往去仍還。

偕張善亭鄭新三銀繩武三學生由毛家埠游

靈隱天竺至巢居閣

舟行五里入青溪。兩岸紅蓮夾柳堤。折得高荷擎作

蓋。香風直送小橋西。

野村竹樹午陰清。幾點山花照眼明。石徑穿林平似

砥。鳥聲不斷接蟬聲

參天古木蔭溪亭。石筍峆岈洞壑靈。行到冷泉多笑

語。解衣盤礴浴清泠。

忘情佛國久爲鄰。時有頭佗對美人。莫謂禪心墮凡俗。山中魚鳥亦相親。

舟迴望見蓬萊島。又向西泠舊路還。樓閣深藏多氣象。耐人久對是孤山。

過郎當嶺入五雲山尋友不遇

南峰北峰非眞高。龍井靈竺非眞深。吾人附和囿於孰。高深在郎未探尋。我有一友神骨淸。海上琴操移我情。聞說徑入雲棲寺。超然物表誰與爭。消息傳來神馳去。遣僮探之初未遇。猶疑仙境路多歧。故爾雲

深不知處今朝鼓勇往相從路自風篁嶺上通小嶺已過復大嶺厥名捫蘚氣尤雄此山高峻冠武林俯視羣嶂羅森森雙峰秦望皆峼嶁浙江匹練湖蹄涔盤道陡絕如天梯下臨萬仞上嶔嵜五步一歇十步坐幾回顛蹶呼噫嘻過嶺下投梅塢村數家雞犬自爲鄰飲我茶湯定喘息了無德色古風敦山回路轉更豁然世外桃源別有天四面雲山境曠邈茶桑稻黍陌連阡邐迤漸去多松竹流水涓涓鳥鳴谷野徑風迴有雉飛小橋響徹聞鵓鴿晴午不知日當頭瀰

漫夾徑翠篁稠御碑亭畔木合抱。琳宮廳出磬聲幽。入詢我友仍不見山僧燒筍供齋飯臨安佳勝攬無窮。我友未來殊餘憾。

六月初四日賦照膽臺中之景留別銕仙

偷閒匝月此棲遲。異景應縈去後思。南牖紅嵌孤塔秀。北軒青映一峰奇。英英蘆絮標叢薄。灼灼蓮花點綠池。螢火蟾輝宵入座。荷風蕉雨晝催詩。卧看壁隙穿藤蔓。坐拂磯頭宕柳絲。交語簷端嬉燕雀。忘形葉底熟魚龜。相觀濠濮能知樂。暫得林泉便息機。已覺

浮生無罣礙。不難鷄黍訂來期。每日餐飯皆鋏仙之母手供

附詩餘二首

照膽臺東軒賞雨調寄臨江仙

風雨滿湖游未便開軒靜對荷塘搖搖數點泣新妝蓋傾珠亂撒蒲柳不禁凉　枝蔓繞池雜疏密透來一角湖光隔湖縹緲見青蒼模糊城郭是一抹綠煙長

由照膽臺散步西行調寄南鄉子

信步繞湖邊雲懶山慵近午天柳岸荷塘度人影蕭閒梵宇鐘聲宕碧煙　幾折路迴環邐迤行過竹素

園。池館亭臺數不盡。綿延。雞犬人家半是仙。

照膽臺吟艸刪存終

下里吟艸删存

下里吟草删存三十六首

壬子八月南京新寓十首

其一

海上厭喧豗。每思背人境。邂逅入桃源。自疑得天幸。

其二

幾經兵燹後。城市變山林。幽靜兼高爽。閒雲落碧岑。

其三

七度游秣陵。常羨水竹好。今番徙家來。可能此終老。

其四

北窗三面開。川原多薈蔚。竹樹野人家。爲我增點綴。

其五

晩菘貼地綠。霜楓照水紅。蘆花間葵蓼。煊染畫圖中。

其六

秋暖風日清。生氣蒸未已。紛紛白蝴蝶。撲落復翻起。

其七

星光點池水。燈影颭山麓。夜靜窺林梢。森森如鬼物。

其八

一盞碧螺春。欹枕待月上。朦朧忽睡去。夢中得幽賞。

其九

去年重九節。苦憶菊花開。今歲饒秋色。連朝快舉杯。

其十

勝地恣游觀。主客了無異。堪笑築隨園。富人多勞費。

遣懷四首

其一

息影依仁里。柴門晝不扃。鳥魚覩相熟。農圃話堪聽。山作古銅色。花呈白璧形。本來無酒量。特地一樽擎。

其二

斯世本如寄。何方不是家。委心任塵運。隨地有煙霞。
米賤老妻喜。花繁稚子誇。生平多缺憾。垂老復何嗟。

其三

奔走萬餘里。崎嶇二十年。知交多作鬼。鞞鼓尚連天。
鏡有盈頭雪。家無一畝田。那能情自己。强說謝塵緣。

其四

直北關山晚。陰雲總不開。每聞秋雁唳。疑帶歎聲來。
虎陘占曾示。羊亡逐不回。金風已蕭颯。蚊喿尚成雷。

自樂

擇地移金陵。卜鄰三德里。路從市廛入。舍後邱壑美。咫尺别有天。闢徑殊堪喜。北樓臨奧宅。三面見塘水。左瞰舊公園。亭榭堪數指。竹樹近深曠。連山外隆起。繞窗十八峯。峰峰異青紫。朝夕變陰晴。光彩映窗几。樓下環菊籬。柴扉松徑裏。有時短衣出。園林任迤邐。避嫌無李瓜。共井如桑梓。三里五里間。行行隨止止。景物恣嬉游。畛域忘彼此。垂釣喚荆妻。拾豆攜稚子。晚食足當肉。野蔬腴且旨。非復諱言憂。（雪泥一印草中有句云支撐困境諱言憂）我心實樂只。萬象皆適然。不爲物驅使。人生

計有無。勞勞何時已。

曉晴

醒來鴉噪報淸晨。窗影熹微暖勝春。宿霧初開林混蕩。小陽猶見菊精神。芡菱葉斂塘如鏡。菘芥苗齊圃似茵。慚愧此中容老拙。野人負曝共相親。

小雪節後他圃菊皆敗惟余菊尚似少艾

物色多方手自栽。和油澆酒日滋培。淡穠肥瘦分班列。先後高低取次開。帶雪瓊枝如鶴立。負暄珠蕊引峰來。似酬悅己何曾倣。占寵隆冬不讓梅。

滄浪歌

我生祿祿無短長儻來毀譽準相當枉說濟世空拳張世途險巇多豺狼我先哲人號野航比物此志奈何忘回頭一棹入滄浪雲松水竹饒清光自笑生平太愚狂昔何苦惱今徜徉親交時有餽貧糧雖貧非病樂糟糠鴉聲歡噪林相望爾我莫逆拙同藏秣陵天氣近新霜城隅幽曠即山莊箇中領畧菊花香匏尊野蔬好排場青山對坐勸餘觴高吟跌宕無宮商天風入耳雲蒼蒼凌虛直欲呼鸞凰

自秦淮河畔夜歸

小閣碁聲罷。長橋月色微。途中買霜栗。稚子候人歸。

世外語

傷對外之計謬。不以教育普及爲本。而日鼓虛驕之氣也。

蟻珏無風雨。峰房有餘糧。經營出智慧。豈伊牙爪張。所以明哲人。保身在自强。內詳榮衛理。外著謙尊光。托足務實地。入世合通方。奈何今之人。鹵莽尋蹐殭。

其二

黃金高北斗。詎能延春秋。咫尺有壺嶠。境曠神爲遒。入風旋丹鼎。鼓橐金光浮。瑤草無冬夏。佳氣籠滄洲。

流霞無醉醒長嘯鳳鸞傳和風布祥雲雞犬亦優游可望斯可即跬步在人謀胡為役塵囂坐使霜盈頭

樓中即景

向陽明淨竹千竿老樹煙村氣不寒三面樓窗山對映平看睥睨作欄杆

南京光復紀念日（時人以為國體一變即為世界之强國）

光復紀念樂大酺軍學官界紛歡呼女子隊來氣雄武路人側覘行趦趄斬松結綵林為禿旗旛金鼓盈街衢街衢屋宇半傾圮商民依律皆歡喜跳躍勉為

愛國人。盛況鋪張盈報紙。我里忽有頑梗聲。哀哀哭孫又哭子。問知其家無男丁。老婦龍鍾伴弱媳。一年兩次遭焚刼。男子奔逃無消息。三歲孤孫共撫乳。樵蘇行乞難爲畜。積欠鄰家十五金。催討無錢抱孩去。姑媳性命盡在此。不如早被焚殺死。我聞此語心骨悲。扣訪其鄰婉勸之。鄰人淚隨語聲墮。彼家困苦誰家樂。小人楚籍旅食吳。夫婦數年强生活。因彼老婦尤顛連。故爾節食分杯勺。此地逃者多未歸。欲再作工無工作。山窮水盡到今時。怕塡溝壑動鄉思。質孩

欲使償半債。小人何愛螟蛉兒。助我川資共井誼。同死於此亦何裨。我聽斯言無可說。歸來傲篋苦搜索。知交恤我爲憐貧。彼窮更甚我何嗇。持贈彼鄰兩生全。姑媳悲喜抱孩還。孩投母懷知墮淚。耳中但聞提燈盛會鬧喧闐。

枕上偶成

蕭條衢巷遠傳更。寂寂寒窗燈火明。殘菊留盆仍逸致。野蔬佐酒得微酲。翻書恍遇童時景。聽雨渾如夢裏情。詩思朦朧還睡去。蘧蘧一覺已雞聲。

感懷寄呈族叔穡廷夫子

萍水皆新友。巢枝非故鄉。乾坤久牢落。巖野且徜徉。明月平生影。黃花晩節香。所思惟老輩。情語積中腸。

幽居卽事

棲神便到羲皇上。乘興無虞老病侵。對客忘情捐世態。與兒作耍共童心。臥聞鳥噪知林暖。行見魚吹識水深。往日風波多險惡。年來名字幸銷沈。

冬至後曉起

滊車破晨夢。寒氣正凛烈。擁被窺窗櫺。玻瓈聚冰纈。

盆菊含古姿。婆娑映書帙。起來坐朝曦。習寫漢碑碣。

學書

老夫塗鴉因無事。學草不成學分隸。氣庸骨俗難自醫。癡肥失眞笑不類。邇來倣居得奧區。繞舍松菊殊可意。花葉玲瓏發古姿。枝榦盤拏出奇致。樸拙之中饒逸態。蘊結之餘多雄勢。每日坐對百不厭。含咏嗟歎熟尋味。偶然乘興復揮毫。古人之意會三四。嘗聞張旭草書成。得之公孫舞劍器。我謂分隸孰旁通。顏直魏徵殊娬媚。心中了了欲追摹。堪恨腕劣不如志。

赴滬道中四章

其一

青葱麥隴秀。瀰漫溝澮平。江南大寒節。似北地清明。

其二

滊車破曉霜。千里融芳甸。冬柳氣蒸騰。臘梅光燦爛。

其三

野老負暄來。編髮垂若若。不知曆數更。憨態殊自得。

其四

寒林縈菜圃。原隰多翳蔽。舍後轉片帆。舟疑行陸地。

陶賓南座中四章

其一

老拙頗自知。廢物難利用。轉徙湖江流。有若虱循縫。

其二

咫尺淵明宅。相投托一枝。北行如作客。歸夢在東籬。

其三

河北尚嚴寒。江南已溫煦。人正慶春回。我却背春去。

其四

白門千樹柳。送我意依依。春雨杏花日。先生歸不歸。

下里吟艸刪存終

航泊軒吟艸刪存

辛未春鋟板

自序

航泊軒乃淨業湖西岸水西草堂前軒之名航泊云者既無普渡之能亦無利涉之志也遷居水東仍移置軒額於水東草堂之爽襟樓下前後十七年水西水東總以淨業湖爲吾之小世界偶一外窺如觀劇

焉耳病軀衰老我固無責然惻惻之情自不能已此中吟草總以航泊軒爲名删其半而存之以誌吾悲庚午冬水東老人自敘於爽襟樓下

孫師鄭題詞

十丈紅塵飛不到湖光山色染吟毫西來爽氣盈襟袖東去江流付浪淘垂柳幾株縈畫閣新荷千葉拂輕篙羨君真作長隄主高珩水關竹枝詞云德勝門前菡萏鋪漫誇江上有西湖阿誰更作長隄主與種垂楊一萬株樓臥元龍百尺高

議禮容臺帝曰賢恩綸特降許超遷如天聖德高千古似水臣心勵廿年蕉夢難忘悲往蹟芥舟不繫泛清泉城西樓閣今如畫話到滄桑意惘然

石螭噴水鬱湯湯碑訪元明剔蘚荒燕都遊覽志云水關在德

勝門西里許水自西山經高梁橋穴城阯而入有閘爲之限下置石螭迎水倒噴旁分左右旣驗復吐淙淙然自螭口中出　又云舊城巍然傑構是元時舊阯

學紹文中卑將相詩吟陶令薄侯王天閑洗馬風流盡。陸啟泓北京歲華記有六月十二錦衣衛於積水潭洗馬事濮上知魚物我忘我欲誅茅依淨業焚修一瓣爇心香。

附驥慚爲同歲生殿前作論憶孫卿。光緒甲午朝考首題爲荀卿論次公狂態非因酒子政更生欲隱名。君子前歲贈余詩云記得琳瑯詠傳呼第二聲新名易劉向舊學守東成與寄觀濠契山水。君園內有亭曰觀濠念攄懷舊賦都京草堂許下陳蕃榻。風雨中

宵話不平。

年愚弟孫雄師鄭氏初稿

航泊軒吟草删存卷一 乙卯陰歷九月起

甯河王小航原名照著

喜得營構水西草堂

數頃風潭别有天。清泠猶是在山泉。酒碁任我疏狂性。雲水隨來自在緣。栗里詩篇排甲子。桃源世界入神仙。何須更作嚴阿想。且傍京城混幾年。

白葭囑題精忠柏圖

人生限百年。木壽以千計。壽千壽百卒同歸。萬物孰能逃此例。所以儒希三不朽。佛說無生非遯世。何者

為生何者死顛倒眾生在此際檜很構懦為貪生壞汝長城實自斃烈烈岳王無論矣異哉此木太通慧本來具一必朽身心也多堅死不斂兵燹無能損毫末斷而為九氣愈厲縱經萬刼盡消磨猶有性情彌天地嗚呼白葭為爾執役亦雄豪笑彼呼救爨桐何其細

步南鄰壁詩原韻並贈住高廟之某君

白露蒼葭久溯洄今番竟得卜居來近光五柳先生宅可意三人太白盃嘯侶呼朋情共慰抗塵走俗駕

應迴少陵瀼上南鄰咏依樣尋幽闢草萊

小陽二十二日獨坐航泊軒偶成航泊軒在水西

出谷鶯遷喜可知陽存剝果亦亘時晴曦射到冰生暖冬樹凋餘柳弄姿白髮孤舟常泛泛青氊故我此依依開軒憶雪兼思月移護梅花訂會期

再題航泊軒

會依水竹寓樓明曩在南京寓所有水明樓倉卒拋來別夢縈誰道緇塵京洛地一般淸曠勝金陵

和茅子貞兄寄韻

前年北徙意躊躇情戀金陵玄武湖都市寄居猶旅食聲華避謝近禪枯金蘭欣喜重來會筆硯觀摩兩不蕪斯世斯人難合矣書生面目總如初

獨坐寒窗偶成

老柳排列如鼎彝嶙峋肅穆饒古氣十數晚鴉掠隄飛三五兒童踏冰戲晴雲斜照何鮮明遠岸叢條自蒙密莫云景物正凝寒我觀寒色皆生意

題王紹珊從軍紀事詩四首

壯氣豪歌過陣雲果然俊逸此參軍山川歷歷兼風

士韻語聯成記事文

其二

露布篇餘一卷詩墨磨眉鼻太淋漓縱橫盪決成音節想見征鞍顧盼時

其三

荆豫雍涼急羽書先生得意樂馳驅前人每寫行軍苦那識吾宗性自殊

其四

興來鼓盪是天機白首能爲幼婦詞顧我年庚小一

歲心如秋水守寒陂

茅子貞兄來航泊軒觀雪並登滙通祠小山其

明日惠寄二章依韻奉和

未得茅仙洞裏方只依梵宇托慈航（湖因淨業寺得名）蟄居消盡龍蛇氣甕牖收來雪月光敢曰羲皇人以上居然葭露水中央輞川畫幅分明現不羨先賢耀盛唐

其二

積水潭澄萬象虛登高小憩瞰全湖崇祠獨踞孤鬟秀曲岸周環一鏡鋪枯柳夕陽藏凍雀短蘆殘雪落

饑烏。子貞在此坐時蘆雪上有十數寒鴉尋食草子請君他日重來賞。應見窗梅綠萼舒。

疊前韻又寄子貞二章

早知入世異圓方。故爾先人遯野航。氾宅安貧殊范蠡。披裘作態怪嚴光。惠來白雪難爲和。迹遠青門樂未央。欲向君家問眞訣。神仙故事豈荒唐。

梅雪精神照太虛。孤山何必在西湖。瓊樓歷落諸天接。航泊軒門前隔水望見鼓樓鐘樓關岳廟德勝門內外二樓滙通祠共六樓迤邐四里餘銀海瀰漫大地鋪潔白無從表鷗鷺。渾同那得辨狐烏。北

風一任其涼。至我輩隨緣意自舒。

自水西步歸小石橋路過德勝門

兩地皆幽靜。行穿鬧市中。疏燈明列肆。夜色正融融。

孫師鄭同年寓書於劉玉棠問余果否移家因以二律寄之

記得琳瑯詠。（甲午朝考詩題天祿琳瑯）傳呼第二聲。新名易劉向。（師鄭朝考名同康今改曰雄）舊學守康成。已覺游仙夢。應多懷古情。校書異投閣。（為軍學編輯局修纂故云）同作老書生。

其二

舊鼓樓西路依依小石橋湖邊雖葺屋歲暮未移巢
惠我聞音喜思君引領勞何當共樽酒風雨聽瀟瀟

水西寄諸友

欲玩莫愁湖須上清涼山欲玩清涼山須往莫愁湖
湖山隔城距十里顛倒其途勿直趨此余遊觀之妙
訣前在秣陵語同車君今訪我航泊軒莫遽造門請
紆徐德勝門西約里許水中一嶼背城孤上有崇祠
名滙通磴道盤登出清虛數里陂塘來眼底西南樹
隙見吾廬短垣籬落蔭老柳小軒幽敞對全湖遥指

此中應歎息斯何人哉其仙乎然後下山來惠顧繞潭數折到斯區爲君擁隼執觴壺狂吟竟日其樂諸

柬邀常州某君坐冰牀

臘八湖腹冰盍壯冰牀宜人如暖炕擁裘欹枕藉餘醒排蕩雲烟同破浪此日南人來北地愁煩瑟縮多苦狀請君到此共一嬉把酒高歌定神旺

步茅子貞寄韻

吾生自憫逐無涯焉用名言滯一家泥雪回頭非舊迹鏡潭澈底是空花忘機偶爾通元理隨意何妨聽

法華信宿老漁常泛泛問君可亦息仙槎。

予貞又以盼雪二律見示依韻和之並邀除夕會飲

逍遥綺季伴黃公信口歌詞不計工豈有閒評薄湯武敢爲隱諷懟熙豐芰荷初服原無改裘葛時宜本不同渾俗和光堪慰老莫因塵起拂西風。

無復當年斫地哀相關樂意在檐梅夢游每到江心寺舊迹猶思照膽臺蓮社聽經欣半解蓬門待雪枉頻開。予貞原訂雪後來邀君除夕來寒圃備有山鷄佐綠醅。

某君來訪余適不在明日來函責余失候兼告將往居庸關觀雪因柬覆之 丙辰正月

曩約踏冰戲。大寒正凜冽。遲君久不至。倏過雨水節。今君不速來。佳興值春雪。責我失期會。私心殊未折。陽和湖上動。淑景堪共悅。開我航泊軒。與君爲後約。

城中望雪寄某君二首

閒步湖東岸。西山照眼明。此中饒氣象。何必到長城。

其二

枒槎冬樹淨。破曉紫雲開。特作驚人勢。銀山劈面來。

題鄧和甫令姊古山孝女行狀

立國在民德。民德基家庭。古先重陰教。內則矢兢兢。世風今鄙惡。習語託文明。流蕩無底止。其禍烈戎兵。大城鄧氏多邦媛。獨爲禮教作干城。貞子風範古大家。貞子古山之姑 古山明慧令憲英。嗚呼古山尤奇特。殉母殉志樹儀型。矢志奉母終身不嫁因爲學堂教習積勞吐血病歿 白楊如蓋立亭亭。鄧氏居里名白楊橋 蕙風載路播芳馨。千古今範式其名。古山一號今範 大哉坤六利永貞。

訪淨湖別墅主人不遇小僮傳主命以前日共

飲所餘之老紹酒相餉適陳明侯左慰農繼至相勸暢飲賦此留呈主人

一醉別三日懵騰雨又晴小僮延入室餘酒出盈瓶且喜春光滿焉知大廈傾引觴更邀客爲廣主人情

湖上偶成

暮春天氣半陰情柳岸蘆汀一水盈小鳥騫騰揚喜色羣蛙鼓噪出憨聲世途狐狸豺狼界井里家人婦子情得得行來遊釣侶忘形無語意相迎

端午後一日 是日某巨公亡

海棠實大榴花吐雨雨風風惱一堆忽見市人欣告
語分香佳話出銅臺

緘古疊去夏唱和韻寄示因疊復之

海飛雲變日臙碎又餘生已久甘人下遑云素位行
荆妻禪共定（內人奉菩薩）樵侶笑相迎覓醉過燕市頹然
玩世情

寄呈六叔父式之

季父寡欲惟嗜飲幼年十斗不辭乾中年境遇多違
願時從麴蘗寄悲歎小子追隨得仰視三盃慷慨顏

遲丹。戊戌三月最後別。風奇雨怪興波瀾。小子奔走無喘息。老人自守青氈寒。邇來滄桑雖屢易。重重浩刼尚騰翻。小子賃舂寄廡下。不退不遂羝觸藩。咫尺故園歸不得。淨湖東望橫氿瀾。蘆葉青青雲水白。菱花如琖荷如盤。此景此情亦不惡。箇中滋味雜辛酸。安得此湖變爲長川酒。朝朝載去長奉暮年歡。

湖居卽景

密林叢薄氣氤氳。暫隔塵囂意自欣。綠水鳧鷖逐新漲。碧天燕語戲晴雲。卽從北地風沙界。遥揖西山鬱

鶴群。老去不須云避世。流淸流濁向誰分。

次韻李彰久

老友尋我淨業湖。杳嗟歎是輞川圖。十載舟車兩飄泊。一朝觸景會城隅。君話鷄林邊塞柳。我憶錢塘隄上蒲。白髮對觀相警省。追思自笑勞征途。人生朝夕宜爲樂。寄身何礙容一壺。天地蘧廬孰主客。趙州說性還無無。濟世本非窮士事。惟期無孽到妻孥。仰視天雲自卷舒。欲何言哉其已乎。

於德勝門曉市見趙純溪乙未年書品茶看畫

亦不俗飲酒食肉自得仙一聯以十錢購得

上款係某仁弟挖補填小航字以句記之

聯語可人意。字畫氣亦雄。乙未至丙辰。埋沒紙推中。末後十錢購得此。德勝市場東純溪趙氏何許人。願爲仁弟我卑恭。

閒步入高廟

曉市人聲遠。空林旭照明。短衣過禪院。叢竹弄風清。

劉聿新及某將軍邀南北軍界政界名流二十餘人共飲於長安飯店老朽得與陪焉即席

鄧和甫嘗時話曰。在座皆龍耳。誰肯爲蛇。余曰尔我爲蛇。

口占

老夫酒量窄。三盃飲已痛。眼底光陸離。屈曲龍蛇動。

自長安飯店獨歸航泊軒途中作戲贈某將軍

主人送客猶餘興。駿馬驕蹄未遽還。門尉慣看應不問。將軍夜夜獵南山。

六街月黑市燈稀。迤邐長途帶醉歸。豪興今宵終屬我。荷香擁護到柴扉。

夏夜

荷香靜無語。初夜碧沈沈。月色籠雲淡。燈光隔樹深。

湖邊不知暑。酒後便成吟。繞岸行歌久。銖衣有露侵。

某君以江湖一聯書贈感其意而貂續成之

江湖有遺逸。滄海覩橫流。行住皆萍梗。淪胥共杞憂。
濁醪不可醉。匣劍向誰酬。與子臨風別。蒼茫氣已秋。

曉晴獨酌

連日破炎歊。宵來雨初止。曉起坐胡牀。隔窓望瀰瀰。
浮鴨拍翼鳴。昂首似報喜。林氣黏雲綠。花光接霞紫。
鷗影淡於煙。蟬聲沸如水。爐有未忘情。一樽傾綠蟻。
悠然宇宙寬。萬物無終始。邱壑何須深。游神致足美。

書窓靜坐觀德勝門樓

林表古城樓。京城各門皆經塗飾惟此樓未脩反覺古色可愛望中神肅穆碧瓦多凋殘芳蕪補新綠。今是樓竟被市吏拆賣矣　癸亥補記

秋夕

半規斜月碧天秋。偶聽鄰牆話女牛近水涼生嫌酒薄遠林風颭見燈幽疏星倒影魚龍覷濃露懸空河漢流坐覺淵澂涵萬象。湖居不羨在杭州。

雨中靜坐

水雲黏結樹蒼蒼半晌人稀鳥雀藏。獨坐草堂方靜

攝。滿湖花雨入幽窗。

晨起喜見湖漲

久旱今番快甘澍連日連宵疊傾注曉來暫勒未開晴漠漠雲濤仍布濩芙蕖淡白凝煙樓閣冥濛青隔霧水禽探首出蘆叢溼翅低飛猶疑怖瀰漫新漲到離根老柳當流似橋柱柴門不啟可垂綸蕭寺欲遊須喚渡居恒動止任自然宜雨宜晴足佳趣遥憐朋輩陷緇塵此日泥塗困衢路

贈常稷生鄧和甫因二君託余購湖濱地將營

別墅也

此地三伏不知熱。溪塘林薄生蕭颯。此地三九寒不凄。叢條鬱勃多生機。春秋佳日更無論。無窮勝概換陳新。宜雨宜晴宜雪月。四時風物總宜人。都人但誇十剎海。幽勝如斯莫探采。元明舊蹟多湮沈。乾嘉諸老如有待。熙來攘往日浮囂。市朝畫地等爲牢。十丈紅塵穿不過。留與我輩安窠巢。後先來者皆同調。環坐滄浪舒嘯傲。怕他張蓋遊山來。切莫輕爲外人道。

晴曉

風擘蕉葉綠窗明坐見魚吹細浪生曉旭曈曨藏雉堞碧天流潤紫霞橫

秋曉

湖天秋爽積窗櫺昨夜風高聽采菱人影穿林趁曉市蛩聲徹水隔前汀平蕪涸綠浮隄白密柳凝煙染屋青坐待熹微靜無語猶餘殘月伴孤星

曉市 德勝門外

曉起出城闉西山如咫尺清爽風煙開泬寥天宇碧小市傍溪流負擔趨絡繹男女雜城郭後先爭阡陌

百貨當路陳。茶蔬猶露溼。日出漸收場。經營殊蹙迫。
我亦趁雞鳴。漁樵鬧混迹。勞逸態何殊。對之情莫釋。

步某君再寄中元節湖上感事韻

極目停雲徑屢開。足音遝在海天隈。疊貽佳句從頭讀。又似西湖入眼來。風土歲時原可喜。其來詩意譏杭人信鬼屠沽飲博更無哀。何當會我登高節。準備餐英飽一回。

中秋節舟中迎月贈張鼎臣

丙辰中秋節。日暮天無雲。小航攜稚子。倚棹候張君。

張君銘勛吾燕傑棲身朝市意出塵幅巾安步翛然至一笑相逢謝俗氛呼茶飲罷便攜酒薄殽三五舟中陳移舟幾曲背落照蘆花覆水入黃昏小山磴道盤林黑山根繫纜窺嶙峋四圍老樹密如幕沈沈對酌樂微醺移時方訝月已出光穿樹隙射瓶罇張君顧謂今夕月祇應偏照在吾人滿城競會中秋節飲博爭逐鬧紛紜煙熏氣炙忙未了幾會一眄月華新我聞此言興愈旺舉杯邀月倍情親返棹到門更留戀殷勤後會約重申夜深分手天宇淨露凉高柳拂

星辰。

五更早起

深夜月明風竹戰。拳石窺窗如獸面。起來閒呷半甌茶。流雲吞吐星光爛。悠揚嗦吶隔重城。斷續蛩螿鬧遠岸。默吟予厚西圜章。坐覺清泠遂至旦。

九月二日於舟中接讀式之叔父手書並寄示病中舊作七首敬步第一首韻奉复

家書未得報平安。魚雁迢迢雲水寒。正在移舟郵寄至。欣爲倚棹拆封看。庭槐蔭老風猶古。籬菊霜高氣

不殘。羣季蘭階方挺秀。百年遥祝酒盃寬。

題廉仲偓所贈未燬斷之精忠柏圖（石刻搨本石現尚在）

木以人傳人以木。傳。乾嘉道中三獄吏附名石搨赫然存。百年流轉滄桑感。好古程君莫搶先。（何以不敘述石刻）

晴曉

秋水呑平地。秋雲排遠天。隔城揚氣笛。對岸起墟煙。白鳥風前戲。金烏霧外懸。明窗觀曉汲。樹底浪花旋。

和甫約重九登煤山與之商改在高廟

我願乾坤小。一邱一壑間。衰年避感慨。不敢上煤山。

贈周熙民

儁俗周夫子。追踪陸稼書。（周前爲縣令後爲肅政史）循良冠畿甸。匡濟本眞儒。舉目今何世。愚生老此湖。君懷猶慷慨。天意倘昭蘇。

暮秋門前即景

殘荷都斂盡。湖水靜無波。小艇魚叉試。橫橋蠏斷羅。禪林明罨畫。寒菜綠陂陀。最是佳時節。秋光屬菊多。

醉語

閒來小酌花叢裏。低處藏身水一涯。若問世間何處

好我云惟有小航家。

自警

偶自誇清福無端臂骨傷。惡盈天道顯。一念已招殃。

和甫遣人送藥來折菊花二朵同寄之

東籬方灌菊。送酒白衣來。解事花迎笑。無煩羯鼓催。

五弟叟將赴江北來書自表其字曰政臣余嫌其不雅函勸即用其乳名五章二字爲字既爲之說復繫以二詩

心存濟世莫爭強。水不居功五色章。五服五章歸有。

德。吾家終屬白眉良。其一

濯來江漢曝秋陽。六弟字曝秋 水火同功並發光。我愛水流心不競。百般能力出尋常。其二

初冬即事

即緣養疴避塵囂。利害天然互抵消。厚著棉衣勝狐貉。靜聽藥鼎似笙簫。三冬旨蓄聊堪慰。十月園林未盡凋。同井農人存古誼。贈來稻秸護芭蕉。

題武峙東先生遺稿

七歲通經有夙根。文章氣節邁群倫。寄情陶咏原餘

事漫許詞人共比論 其一

每從思古發幽情揮灑無煩雕琢成此道自堪觀底蘊不因勳績掩詩名 其二

雅好生平碁與詩風流儒雅亦吾師達人自有箕裘績手澤如新永護持 其三

遺編千里寄慇懃世德馨香一瓣分淺學自慚難附驥兩番 去歲曾為序奕譜 三沐更三薰 其四

座客觸落菊蕾

我有好菊花共賞喜迎客客意不在菊坐拂花蕾落

爲此詩時尙不知爪牙之舞愈後愈烈也。

我情不自禁對客三惋惜放翁作莉枕忍哉自摧折。
責我失禮我不辭自知爲癖情難割。

因臂傷自惕函告子畏子畏來書略云我兄中年以來諸艱百憂歷嘗苦境無一非爲國家社會今此區區清福何至遭造化小兒嫉耶讀之觸悲遂成篇答之

我生當憂患激厲思進取目中無勢利救亡心實苦。
强聒觸官僚危言動明主陰雨綢繆亟教育爲根柱。
萬物競生存絕種先豺虎爭勝在內强奚事牙爪舞

一十二五句乃世故周旋其實虛驕之氣陡增數倍一十何能仍二五也

吾國痼疾深自滿恨人侮竊人以小術欲雄惟說武
或亦言救貧誇張實偏舉愚蠢不足藉虛氣何能鼓
論學但官材高遠相期許平民何狀況熟視若無覩
徒爲無益爭實際毫無補哀哉黃炎民魚肉待刀俎
病根不自知吾言動齟齬浩刼屢騰翻暮途更修阻
國體雖云更一十仍二五所如皆鑿枘痛惜徒膺拊
奔走此餘生時賢笑迂腐自顧垂白年不堪待鑕斧
邇來營室家烟迹漁樵侶周之亦可受賃舂尙有廡
生平歷苦境回首難縷數囹圄雜死囚奔亡等逃虜

足胝繭常續腹餓草甘茹而今頗自怪婦稚竟生聚
天道最惡盈清福忌誇詡況我數奇人胡不情恒恒
老友過垂愛書詞動肺腑願乞惕厲言藥石俾我瘉
百年本徭役危哉吾燕處三益先直諒微君其孰與

晚照中望和甫別墅

寒水淨無滓疏林綠間黃粉牆度人影倒寫入湖光

感事

江河流日下世變太離奇城社妖憑穴膏肓豈困醫
忘身爭鷸蚌斷尾免雞犧未得塵緣絕能無刼運悲

寄贈張荆璞

當年盃酒餘温在。廿載風雲剎那間。殿柳丰姿如昔否。我猶出沒在人寰。

和和甫

准備連畦十畝桑。繞籬一水便流觴。和甫新購屋與余園爲鄰風塵荏苒征途苦。傀儡紛紜度影忙。覆手興雲常作怪。驚心雨雪又其涼。幽居也抱淪胥感。棖觸無端發短章。

冬至日大雪寄茅子貞二首時子貞在滬

神工特地起人驚糚點乾坤照眼明徧襯枝枝柳如畫分黏葉葉竹尤凊傳林鳥語風無力把酒蝸廬氣獨醒海上詩襟猶昨否年年此際憶君情

十旬養疴避風塵轉盼陽生景色新萬里同雲飄浩蕩一年今日振精神粲漫城郭如生暖粉托樓臺入望眞老友幾人堪共賞恨難飛來到春申

贈日本友井上一葉有序

昔厲東京得鐵筆第一名家濱村藏六贈玉印三方歸國後倉卒遺失已二十年矣聞藏六已歿每

追念之井上一葉君。新聞訪員也。與余素未謀面。丙辰歲杪、偶游正陽門古物攤。見二印。識爲濱村贈余物。購歸。介高部君以贈余。余感甚。飲以酒。即席書此誌念。同飲者有常稷生。

還珠合浦新緣結。攻玉他山舊友思。遠禍埋名吾老矣。猶慙姓字有人知。

步茅子貞寄韻

六陰龍戰苦相持。蓄艾遲遲日已馳。三策治河空念切。子貞著水利專書三上政府不省五噫入海識時危。我藏燕市非

摩挲君愛鍾山偶勒移子貞眷屬半住上海半住南京一撮紫芝容易飽烟霞逐迹有餘師

新年丁巳元旦

秋菊尚有花春梅更舒蕚家人營歲除兒童甚歡躍香楮薦雞豚爆竹驚燕雀跪拜事無餘飲福肆大嚼

立春日

正月十三立春日盆菊苗條尚著花病體靜持似禪定湖居淸曠如山家梅罇小酌葡萄酒竹窗閒試龍井茶兒童放學添喧擾滿牆滿地字塗鴉大兒唱歌

小兒和名詞可厭肆吚呀乃翁情懷近老嫗顰蹙不忍呵叱加狺狺小犬忽遭暴蒙頭倒抱露尾巴有時跳躍出門去紙鳶挂樹線橫斜冰脉之戲漸冷落日暖泥融喜噪鴉風光流轉念歲華默爾關心牡丹芽

某君錄寄詠菊舊作二首並寄贈宋畫大士像漢宮圖各一幀因步其韻分題四絕

慈恩甘露灑楊枝法相能添信仰思付與山妻虔供養（內人素奉菩薩）戶齋牖下戒常持　其一

何須淨土見如來佛說心為明鏡臺莫笑茅庵塵不

埽。某君屢笑吾齋中積塵不埽滿庭花雨自天開。其二右題大士像

隨地鶺鴒息一枝。雕梁畫棟匪吾思閒來會語銜泥燕。與世無爭自護持。其一

那得神仙世上來。漢宮圖中有王母仙駕漢皇侈念悔輪臺。蟬鳴黃葉今何處萬里西風閶闔開。其二右題漢宮圖

次彰久見寄韻

盆菊尙餘一朵開。秋華未謝春已來湖上雪融風颭柳。遊人不復踏冰走。廿年已是殘廢身況今常作病中人。病裏閒中忘歲月眼前觸景知立春。白髮青春

換儆裘。故人此際兩悠悠。郵詩總帶寒酸氣。兩地一般窮骨頭。

步趙堯生韻贈某君

去年立馬長城日。應節重來似雁歸。去歲雨水節某君往居庸關觀雪有立馬居庸關之句今又以雨水節北來白戰依然思快雪。緇塵可奈涴征衣。新詩疊贈關情厚。古畫頻貽所見稀。只爲赤貧難避俗。相期歲晚共漁磯。

謝姚謙深州姚謙著書言兵事再三索序余不得已勉應之姚不滿意乃擅改字句仍假余名弁諸卷首焉

姚君功名士。頭角甚崢嶸。引我爲同志。無乃太過情。鬼谷眞鬼物。黃石實妖精。遯世却弄人。所祖陰符經。余也非其儔。字辭可足數。老出舄裹包。那得氣縱横。敬語告姚君。憂時不在兵。（姚所改句有憂時諸君等語）嗟今遊說者。喋喋不堪聽。

步大鶴山人贈某君韻

春去春回又一年。風雲飄忽盍紛然。孑黎糜爛呼天遠。戰鼓崩騰匝地圓。振臂有人詡雄武。捧心不自鏡媸妍。危邦那有潛身地。強作吟哦淚灑箋。

書悶

滿目風霾積盛陰。潛鱗惕息羽藏林。酒從悶裏難爲醉。山在寰中那得深。當局覆枰原任意。旁觀箝口枉關心。挈鋤不管龍爭事。染到玄黃陸共沈。

爲某君題所印安重根傳

艱難委曲洪鐘字。慷慨淋漓安重根。賈志同堪泣神鬼。成功一例動乾坤。義聲特著春申浦。壯氣長留哈爾濱。憐我中原久無色。故爲荆聶表歸魂。洪安皆借中國地成事。亦可異也。

寄李彰久於趙州

人事相關悉夙緣。偶然拈韻發機先。去夏次彰久韻有趙州說性之句今彰久乃忽到趙州今君來訊無他語。仍說徘徊古寺前。

營構水東草堂

誅茅分構水東西。來往扁舟任水嬉。東閣對山饒暮爽。西軒藏鴎靜朝曦。萬家烟雨千重樹。數頃風潭四面溪。不羨秋心樓上客。朗吟高坐壓蘇堤。

朝暾

開戶迎朝暾。照眼湖光赤。上下接雙輪。水天黏不隔。

雲林紛紺碧城郭現烜赫未知日觀峯此景便奇特。

呈六叔父

憶我七歲時先君罹二豎。奔走紛祈禱。母叔困支拄。
家室日飄搖。命我依季父。叔祖逵仕晉。季父年十五。
赴學朝夕歸。仁慈能煦嫗。庭前老桑樹。婉轉共摩撫。
冬日淡無光。明春我失怙。距今五十年。大夢一仰俯。
中間罹百變。備嘗人世苦。家難復國難。傷心難縷數。
行乞慣吹簫。賃春常寄廡。談笑出戈矛。跬步陷囹圄。
邇來惜餘生。卵育營巢宇。季父遠來顧。髮飄如鶴羽。

不敢話滄桑。且謀續清酳。幼子與童孫。一堂欣鼓舞。

翼堂六弟亦隨侍來京。婦孺樂承歡。但覺能長聚。命駕忽言旋。

那禁紛淚雨。白絮亂東風。碧波橫南浦。歎恨古桃源。

胡不留漁父。他日芰荷開。願得壽觴舉。六叔壽日六月二十八正

淨業湖景最勝時也

寄題碁師高部道平新居

我遊仙島曾聯座。君就金臺更卜鄰。花笑鶯啼二十載。枰間歲月夢中身。

哭曝秋六弟二首

三十年來一夢。如塵中現影太模糊。騰空氣勢行天馬。轉眼光陰過隙駒。秉性剛强原易折。抗言介節已成虛。弟先爲某營掌軍需。不肯聽從長官浮報。余致書謂恐不見容於今世。弟來書言我家世代清白。必不枉道事人。後李秀山督軍知其守正。調入軍府。早知如此收場速。悔向南昌作薦書。

將母由來已不遑。當歸分寄兩淒涼。五弟六弟同母五弟亦從軍江北。半途那得抽身去。一霎胡爲撒手忙。家國邇來方岌岌。孀孤前路更茫茫。玉樓詔促無情理。難把癡聾問彼蒼。

爽襟樓成初登

挹爽登臨第一回換形移步畫圖開全湖景物和盤出百里雲山縮地來澹蕩水光搖碧柳清和天氣近黃梅小兒倘記持螯約屈指端陽快舉盃

和某將軍題爽襟樓韻

延平寶劍橫秋水割斷紅塵脉膈涼儒將風流騷客蹟嚴公小隊浣花堂

暑日開航泊軒後窗靜坐 航泊軒額舊懸水西州堂北上房抱厦

涼風來北牖岸柳繞森森一片聲中影蟬鳴帶水音

次彰九韻

蓑笠烟波張志和。幽居不羨翠雲窩。從知彼岸回頭近。那管斯人覆手多。獨寐寤言容我懶。曲高和寡聽君歌。（君前贈五言長篇余未和也）瓊瑤拜賜尤滋愧。四紙塗鴉當換鵞。（君贈我北魏碑三本而以四紙命書）

溪遊卽事

山雨宵行湖水漲。曉雲錦爛波光漾。呼童鼓棹泛前溪。船首驚魚跳潑浪。尋僧到寺僧猶睡。祗林靜寂秋花放。摘花兩朵復登舟。東出溪頭益清曠。紅蓮塘外

見吾樓。重重荻蓼疏風颭。容與中流自去來。西圃東圃相回望。年來領略茱根香。祛除百憂得天倪。村童喚我老頭兒。我固皤然興猶旺。

和甫夙不習畫忽寄來湖居圖一幀約以雖拙勿嘲因慰答之

信手潑墨成烟雲。含古氣。不可以迹求。渾然得大意。自昔癡顛狂。各能蹊徑闢。勉旃勿自餒。惡乎測所至。

贈唐炤卿詩伯

唐君幼歧嶷。神童冠黌序。佳話問仲熊。十歲赴試文戒甚速學使

戕家兄之賊乃本營被革之兵入義和團者也。用淩遲律。焰卿與有力焉。

疑非已出摘仲熊二字問之對答如流　才名追伯虎。
原原本本學使乃握君手歎爲無雙
磨礲期遠大。所急非簪組。盤鬱二十年。揚廷始鵬舉。
先兄早傾蓋。久敬兩無忤。東華朝踏塵。南窗夜聯雨。
酬詩富元白。論文密李杜。權奸忽煬竈。堯臺囚聖主。
豺虎逐縱橫。喋血盈三輔。可憐陸士衡。中道供刀俎。
書史隨散亡。積玉淪玄圃。君時在西曹。刑暴適所主。
迨我奔亡歸。兇讐已膏斧。此後變愈大。背癰終潰腐。
纖兒弄國柄。揭竿移鐘簴。追溯廿年間。鑄錯難縷數。
君亦嘗伏闕。齟齬固無補。遯來刧重重。四方靡寧宇。

無田可歸耕。隨地且環堵。嘩嘩歌紫芝。離離賦禾黍。冬青時抱痛。楊花肯逐舞。予也黃門貞。側身本無所。勉强習吟嘯。謬承君過許。拙匠弄班門。巴音和郢曲。推情不我棄。鍼砭幸錫予。所期保令名。永言終念祖。

題炤卿詩册二首

故交生死未渝盟。會識窮途阮步兵。先兄湘岑官步軍統領衙門千載遺山傳信史。幾人月社度餘生。編分甲子陶元亮。哭入中宵蔡子英。盥誦那禁揮淚雨。動人悱惻雅騷情。

其二

從來燕趙足悲歌。況復生辰感雉羅。拄腹詩書供潦倒。滿腔忠義剩吟哦。黃鐘大呂元音壯。玉珮瓊琚寶氣多。青眼望中吾亦老。過從幸邇碩人薖。

和甫寄贈深柳讀書堂圖並題句依韻同環答之

臨風啟素緘。一幀清光滿。妙致屬幽人。翹瞻茹蘆遠。

其二

三絕畫書詩。高情出淡遠。珍重寄雙魚。江湖秋水滿。

其三

東籬菊蕭肥。小山桂叢滿。三徑月明時。玉人疑近遠。

其四

本是此中人。買鄰原不遠。半月前和甫來書有重價買鄰之語矯首望南天。世途荊棘滿。

清曉

曉起窺窗如鏡裏。隄草蘸黑湖光紫。東望平林接碧天。曈曨未出霞成綺。扁舟人影尚模糊。搖漾波光動蒲葦。此中興味自悠長。私幸生涯曳龜尾。

此首以前皆居水西作以後遷水東矣

某君來書云將飲一盃熱酒於爽襟樓余復書並約以坐冰床因以一絶綴書尾

苦酥澆腸熱。冰床徹骨寒。豈同塵俗語。泛泛一寒暄。

廣蘇戡來書語意即以奉復

福州會館秋光慘。漢口江樓夜色寒。此戊戌庚子兩人晤對之事無第三人知之雲捲風馳二十載。那堪振觸萬千端。其一

攀斷龍髯日已馳。晤言慷慨竟何爲。老民擬是無懷氏。無復傷時話義熙。其二

某君錄示擬和日本某君之作囑爲修飾走筆

覆之（日本人名齋藤運三號有無庵）

示我新詩許參訂敢不竭誠酬雅命吹毛反覆欲求疵通體雪霜語明淨以此瑶玖報李桃不愧僑札相投贈詞壇樹幟上國光足當明珠照十乘惟有爭韻叶塵鄰是否合古難援證愚意原唱本四韻首句用仄正相應僭擬改為爭未了還就之詞欠雄勁可否采用任君裁勿罪妄言斯為幸鄧君和甫在病中前約日期尚未定謹此拜覆頌吟祺以詩兼書恕不另

航泊軒吟艸删存卷一終

航泊軒吟艸删存卷二

甯河王小航原名照著

輓王藎承

馬足沈香佛有緣。神通詩識識機先。二事俱見君家傳屈身屢救紅羊刼。厭世慵爭綷叟年。君壽七十二愛我深情同郭揖。辛丑余投獄於定州君勸慰之如郭揖之勸范滂歸田亮節比陶潛。入民國君卽解組歸無錫以終干戈滿地君長卧。萬古清泠屬惠泉

袁際雲丈夙號馬癖得意之赤兔於南下窪逸去余爲作書託魏海樓旅長於各營探詢之

旋聞魏已南游於是改託劉石林園長書此

報際雲

曩日因尋馬馳書問海樓今朝聞客話前路已南游已覺多歧誤聊爲逐類求塞翁齊禍福得失莫深憂

晚春小園卽景

新栽桃李已成蹊柳絮團團滾菜畦雲淡天青風力輭一雙紫燕掠池低

睡醒枕上偶成

薄暮移花冒雨栽一樽自勞膢蝦胎覺聞濿鷺扇波

響知是西山夜漲來。

曉陰坐石候藝圃寄耘二丈偶成

雲天低壓葦青青。滮滮泉流坐石聽。林鳥飲池三五下。與人相識久忘形

晨起往水西草堂斫竹護筍遇雨

探筍過水西。一雨快霑浥。歸路萬卉濃。湖雲望周匝。吹浪魚始歡藏林鳥猶怯。緩步到柴關涼風梳荻葉。

曉起登樓即景

雨餘佳氣散空濛。萬彙蒸騰鱗羽豐。水木成圖文待

韶峯巒潑墨米南宮。蛙鳴斷續呑新漲。燕語呢喃戲曉風。小立樓欄無限意。還來收視小園中。

邀琴師孫叔逖

水流花放野鷗閒。風牖雲屏總不關。莫笑主人未操縵。要君介紹此湖山。

晨游小市遇袁伯華先生偕歸往普濟寺路中

口占

湖山澄霽曙光開。小市相逢結伴回。更往尋僧穿柳徑。皓然鬚髮畫中來。

晨起待叔逸

籬根溪溜入潺湲。窗外水禽迎晛睆。張琴拭几待客來。獨坐一樓清韻滿。

雨中

四圍環望盡葱蘢。無限生成一雨中。半晌凭欄魚鳥靜。滿湖濃黛浸簾櫳。

夏至日獨坐

默待陰陽定。潛知長養深。圓花光灼灼。湖雨綠沈沈。詩會句中眼。琴流絃外音。不從三昧改。長此老禪林。

西山

西山氣擁穆。兀對久不厭。閒雲繚繞之。巒岫出奇幻。余意自悠然。相知在眞面。

黃秀伯賃屋於滙通祠邀予往陪法蘭西孟君小酌是日和甫寄到贈秀伯詩因步其韻贈秀伯

千頃汪汪黃叔度倦游萬里暫枝棲。中年眹麗猶城北廿載聲華溢泰西。笑我秋容似蒲柳。誦君新句勗薔薇。秀伯新印游東西洋詩一卷 鄧林密邇尋幽趣。一帶衡門共

樂饑、黃居水北鄧居水西予居水東共繞一湖

贈袁寄耘丈菊十盆繫以二章

逸氣貫秋冬。偃蹇有餘態。自有箇中人。相賞風塵外。

其二

知性可同居。寒齋度九九。每年立春予皆有未殘之菊屋少爇火之故倘受洪爐熏。絢爛不可久。

園菊盛開逸態百出余應接不暇久不登樓立冬前三日有客來登樓開窗見雪峯照耀湖水空明相與嗟訝

黃葉西風晝掩關。銀濤突兀湧窗間。客來笑我太孤僻。只看菊花不看山。

題孫師鄭感逝詩册

黍離降爲風。懷舊攄蓄念。衆鳥夾日飛。開卷義自見。分詠光緒以來朝野著名人物冠以　德宗景皇帝蓋棺方論定。生者不立傳。限於已歿者傳聞姑闕疑。眞知在素驗。所詠皆作者之師生故舊詩人忠厚旨。寓懲卽於勸。豈有諛墓詞。從長存所善。全卷有褒無貶如宋教仁趙秉鈞各有詩兩無諷詞於呂惠生姊妹四人譽其三有無言外之意耐人尋味短章紛錯采。纍纍如珠貫。全卷二百餘首皆七絕一體冠以自序實與高祖名臣頌

會紀澤躁氣
誤盡後生誤
盡中國南海
何沃生博士

三國名臣贊等文爲一類。五詠及八哀情同體自判。
非隨意拈題之作可比
士衡漢臣頌。彥伯三國贊。鱗次成鴻篇。比擬庶無閒。
俛仰桑田三。欷歔鬼錄半。招魂具精誠。撥灰發光燄。
詞不盡已出。他山供鍛鍊。篇中好用逝者及有關係人之成句益顯翔實卓
哉一家言。足徵備文獻。

某君囑爲湖南某君題其醒亞廬彼所謂醒猶是時人振臂揚胸之意耳

後醒曾氏論。鹵莽未探源。侚武空皮相。談兵悉蹇言。
虛驕蒙虎似。眞面沐猴存。教育爲根柱。應尋不二門。

曾痛論之。張之洞袁世凱之流皆誤認尙武爲不二法門。皆中曾氏先睡後醒一篇之毒也。

疊和徐藝甫韻

相逢今日是何年。互訝霜堆兩鬢邊。老去莫題傷感事。看人游戲是烽煙。

不見貞元會合年。滔滔孽海尙無邊。回首懋勤枚卜日。（藝甫曾蒙德宗記名懋勤殿顧問）治功虛望付雲煙。

李彰九來書問菊花已未二月也（吾齋菊未謝）

盧龍春色上平蕪。惠我春風一紙書。不問春花偏問菊。旁人應笑是糊塗。

託鄉人車友三寄呈六叔父新酒

破曉鄉人來問訊。有無寄物往蘆臺。請君石上須臾坐。我向城邊貰酒來。一路香風穿菜市。盎然春氣潑新醅。水雲逸興飛千里。頭見酒鋪小匾額日春在水雲鄉遙上槐堂壽百杯。

四月二十七日爲翁常熟生日孫師鄭召集同人於陶然亭作冥壽爲柬謝之

早知柏社旋爲屋。箕尾先歸是福星。小子故情怕棖觸。稱觴不敢上江亭。

草亭新成有吳客來游爲題額曰觀濠爲句謝

平生心迹本相通。默對濠梁樂意融。此地秋風添興之趣。蓴鱸何必在吳中。

輓表弟李丙君二首

曾從旅櫬送歸舟。三十餘年隱痛留。余遭多難丙君之父樹軒表伯病中夜執余手呼曰小航小航我心疼你呀病革召丙君至二日而卒迄今三十七年余每憶之未嘗不悲填胸臆也轉瞬光陰過兩代。未盈花甲遽千秋。門羅桃李遺風振。庭衍芝蘭世澤流。中上壽登竟何益。我生修短等蜉蝣。

頭角峥嶸起弱齡、縱談時事早惺惺。四十年前鄉間除詩文外無所謂學爾時吾邑討論地理及外洋事者惟丙君子畏我輩數人而已老輩以魔道目之甘居淡泊成高節偶出詠諧總獨醒。君每出語解頤魂夢不來悲夜月親交益少數晨星蔦蘿松柏離披甚集霰歌終不忍聽。

八月下旬菊已盛開東邀魏勛臣慰三父子慰三之妻吾姨也

東籬霜色發奇姿水淨山明恰好時記否看花曾豫約倘非閏月已逾期蒹葭宛在頻凝望喬梓遥瞻總

繫思。更有細君煩寄語，恕無另柬致邢姨。

爲齊小山令堂八十三壽

喜見梅開嶺上枝。年年此日祝期頤。飲黍恰值周時臘，受祉常符魯頌詩。昆季承顏齊反哺。孫曾繞膝仰含飴，從來孝養傳歌詠，豈獨循陔善補詞。其一

陽月春回黍谷溫，六爻卦氣叶坤元。與三錫夢他年卜。下二如身舊日論。示教荻灰勤夙昔，娛情萊綵奉晨昏。孟鄰會近名賢里。北學根源世澤存。其二 欣山小山學宗顏李今刊行李恕谷論語中庸大學傳註

壼教成名屬大家。太姑兵農致用各分途。百年愛日舒羲馭。千里慈雲覆蠶吾。堂北樹萱迎燕喜。籬東觀菊却鳩扶。小山善藝菊每年獻壽皆見盛開九旬豫計增康吉。八座環來問起居。其三

德厚無疆利永貞。金身不老集光榮。豐亭未改居艱度。耄耋猶殷報本情。見徵文啟戒逸敬姜昭懿則。習勞鮑母念平生。倚閭今接淸修地。壽堂現在福祥寺胡同萬福千祥善果成。其四

贈周孝懷

當年射虎奇男子。壯采英光照四鄰。匣劍弢弓觀世變。不夷不惠半閒身。孝懷於已亥往日本曾唁余於旅館意氣甚壯今亦老矣

送黃秀伯時自大連來又往大連應日本人之聘也

幾度遙天望客星。勞勞送別又斯亭。鄭郊誰為迎椒舉。遼海胡然滯管寧。定卜歸時人贈策。也同昔日我飄萍。小山叢桂終相待。三徑柴扉未忍扃。

題師鄭讀經救國論稾本

東方病夫病垂斃。指摘足瘇兼跋鼇。羣醫雜投施猛劑。斲根變本日加厲。盧扁置旁不一試。呼籲進言痛

師鄭以一切軍政財政製造皆納入經句中。余不敢贊一詞，四十年前楊仁山郎如此，反授人以攻擊之柄。欲尊經者不必如是。

流涕。元氣先培汝榮衛。今病古方不可易。病候方藥編鱗比。癥瘕洞見情無閟。言所不言甘觸忌。膏肓豎子應奪氣。我撫斯編重歔欷。掊擊之來狂如猘。良醫割股無辭避。生死人禽茲轉捩。天命聖言人心契。吾且斷章表一義。家族破壞國曷寄。此理不屈吾敢誓。其餘軍國諸大計。不敏一辭未敢綴。祝君醫國宏施濟。概勿吝如杭中祕。

式之六叔父及叔母七旬雙壽二首

同心甘淡泊。百忍歷艱難。孝友根天性。詩書結古歡。

早年賡屺岵。晛景毓芝蘭。偕老如賓敬。刑于自本端。
竹林清節倡。梓里令名完。堂構方詒厥。瓶罍庶慎旃。

其二

俗習逢稱祝。繁文尙吉祥。茲惟恭紀述。不敢涉揄揚。
世亂途多蹇。門衰運未昌。桑田增感慨。槐蔭守清涼。
小子嘗垂愛。遐齡望永康。慈懷通孺慕。語短繫情長。

於曉市得蟋蟀盆沙土侵蝕款識漫滅似曾埋地中者歸而洗刷之始辨爲恭信主人盆趙子玉製也

恭信主人係何氏。獨留子玉標姓字。太平年間老瓦盆。慨念釜鬵無限意。

念袁際雲 時歿三日矣

南浦無情綠。西山帶恨青。存亡共終古。無淚灑新亭。

八月二十三日晨往送袁際雲葬帶贈張松鶴卧枝菊一盆途中口占示松鶴

仍題曩歲菊花詩。另紙錄前年贈寄雲菊詩示松鶴 薤露晨歌共寄悲此是雪中高卧影願君珍重慰相思。

已約定和甫同遊極樂寺看海棠至期不至其

明日寄來二絕言昨因移石傷足故爽約因依韻答之

拜石奇情似米顛。與君所事竟同然。是日余亦只因自插石筍有約頻凝望。未往拈花獻佛前。

連朝蜂蝶鬧枝頭。淨業湖東即勝遊。余家海棠之盛不讓極樂寺視履考祥占速吉。道周噬肯此間休。

廉孝子追悼會步孫師鄭韻

邪說誣民天理絕。斯人禽獸去幾希。眼前世變成魚爛。毛裏情深著鸒飛。麟出應時傷遽死。鴞音憬彼冀

撫萬幹蠱蓋愆者也

知非。精誠萬刼當無滅。華表歸來望令威。孝子名繩同其事見余所作廉孝子傳

齊撫萬之封翁壽

列鼎承歡極養尊。醴泉芝草重根源。親親爲大能端本。善善從長莫閒言。蔚矣聲華騰子舍。洵哉仁義出侯門。敬恭桑梓宏施濟。歸美揚名直道存。

壬戌孟春李彰久就館天津來函索新詩以二絕復之

連日寒陰不放晴。無端庭鵲噪歡聲。一函報道君移

硯。喜得鴻魚近一程。其一

佛性如如一字無。年來禪定學糊塗。驥兒也誦金剛偈。莫把新詩問老夫。其二

寄丁問槎 時猶幽于日本兵營 其地乃舊肅王府

笙歌舊是岐王宅。笳鼓今爲日出營。矛淅劍炊堪玩味。坐關三載得丹成。其一

眼前幻態如芻狗。世外全眞養木雞。我欲問津頻悵望。御溝十里隔東西。其二

和堂弟靜宜韻

西風撩亂雁行輕。猶有同堂鬩寡兄。蜀虜何嘗甘去國。來詩有此問樂語楚騷無那強餐英。難從泡影尋成敗。莫向橫流論濁清。且幸吾宗遺澤在。芝蘭玉樹繞階生。

步素園老人惠韻大興朱芷卿先生名寯瀛年七十九莊敬日强粹然儒者也

萬里隄防決。誰能捍怒潮。素園遺老在。黃綺寄情遙。悲憫心猶切。窮愁骨未銷。一陽存碩果。珍重過瓊瑤。

壬戌除夕自嘲

消息花風度水仙。萬家爆竹五更前。迎神俎豆香燈

耀。守歲兒童笑語喧。且喜九儒勝十丐。還依舊例慶新年。寒窗學友來朝會。人壽年豐祝硯田。每元旦欽天監奏風從艮地起人壽年豐此君主時代故事也

題高陽李子美詩稿四首

桃源不知秦。栗里不知宋。高陽一酒徒。此情千載共。

格調出天然。學陶得神髓。三復暫停披。淸風生未已。

伏酒露詞鋒。憫時非競勝。醒則聖之淸。醉則淸爲聖。

信手閒拈韻。時多見道言。何須苦鎔鍊。僞體昧根源。

拙園主人來束借爽襟樓召客共賞其所藏秦

璧及劉聿新家藏之摩詰畫軸旣復函允借

更作此篇寄之此詩原在自嘲等章前因與隔年上巳之會相首尾故移錄於此

政客縱橫爭捷巧拙園挺拙與之拗西風不染元規塵東方每讓侏儒飽詩中悟畫畫通書一一緒餘超物表救時偉略未逢時懷瑾握瑜相知少袁江開府故將軍聿新曾任江北護軍使駐節淸江浦夙具逸情追庾鮑倦游孰與伴琴鶴一幅輞川襲裝縹兩賢潤別逾五年京華重晤歎雲擾丰采襟期喜如昨各出緗囊互傾倒仇

杝石換韓幹畫。東坡計較見猶小。物非誰屬皆暫權。何苦祕藏誣世寶。慷慨召客共賞觀。選勝謀諸采芝皓。水東樓外茱畦黃。落葉舞風寒不埽。蓬門駟馬非倫類。款賓無乃太潦草。諸賢降就我何辭。眞率會中容野老。他年此地藉人傳。幸獲聯題多績藻。時聿新忽接齊督軍電促歸南京此會遂罷

題滄州劉氏世藏摩詰畫册 有序

癸亥上巳日和甫再邀劉將軍攜摩詰眞蹟來於爽襟樓展覽預會者尙節之松岩和尙

皆於繪事夙有研究同聲欣忭謂爲得未曾有而和甫旣云作主人臨時因議院開會反未至余固先聞和甫極讚此册今見其氣勢深厚精光內蘊雖細如牛毛之筆諦視無不生動知和甫賞鑒不虛也

勝日幨帷駐水濱。百朋錫我示奇珍。顧厨米舫傳家寶。竹里華岡滿目春。余於水東草堂習爲禪定坐對遠山近水每悠然想慕輞川今睹此册盎覺親切有味 一瓣心香嘗慕古。千年手澤竟如新。分明破壁神光在。盲論胡爲議贋眞。

清晨由新街口浴室往二一廬因被獰犬所拒

不見秀伯而歸

朝步至新街。燂湯試一浴。浴罷肢體輕。穿林訪高躅。當門見獰犬。逡巡未敢入。繞舍隔窗呼。閴如探空谷。叔度道行深。馴犬如虎伏。我自無道行。瑟縮甘屈服。頗聞有菩薩。低眉忽努目。前虎而後豺。捨身供攫肉。宋襄盟鹿上。卒貧人逐鹿。後世笑疏愚。當時被荼毒。無狃戒其傷。守雌豈非辱。時馮王諸軍人圍困黎宋卿

師鄭以五十八歲自壽詩函示作此答之

明德毓達人。高曾遺矩矱。師鄭詩歷述其五世先德澤遠及雲礽。昭然理不誤。況承鞠育親。生辰毛裏附。所以三閭吟。庚寅念初度。人窮則反本。天親切呼訴。孫卿今醇儒。至孝終身慕。年年懸弧日。悲思類嬰孺。師鄭十年來每逢生日皆有自述詩今歲歌益哀。淚灑珠璣句。木水溯本源。春秋感霜露。魄動鬼錄登。神馳他山助。師鄭篇中歷舉存沒諸師友百餘人周道既傷哀。楚都仍懷故。歷述喪亂滂沛鬱寸心。迸作江河注。汨汨三千言。洪瀾翻尺素。勸君歌勿哀。剝復自有數。勉爲碩果存。艱難會天步。臨風侑一觴。祝君永終

伯茀侄遣一子兼祧。余歸京後見其貌甚魁梧。謂忠臣有後矣。乃不二三年以喉症夭。天心難測。

譽。

應漫社諸公徵詠溥侗書辛酉元旦父子飲酖事

庚子禍猛烈。人知亡國徵。會飲壽伯茀。同產共捐生。

庚子都城破。殉難者甚多。宗室鎮國將軍翰林院庶吉士壽富與胞弟富壽及胞妹闔戶自經。其前一日。壽君託後事於華實甫。實甫曰國不至亡何用死。壽君曰吾知外人不滅我國。但以皇上被脅於太后。終不能脫奸人之手。清祚之亡終亦不遠。我何待焉。

辛亥柏社屋。都人未創懲。麗億服殷冔。趨蹌祼周京。恍如溺猶笑。渾似酒方醒。勢窮夢始覺。溝瀆務自經。惟有溥宗伯。先覺大義明。

當時哭九廟。刺腹絕復甦。轉念繫實錄。公改名爲岑玉坡假充供事爲清史館恭繕德宗實錄徒死目難瞑。遺山爲金史。況乃貴戚卿。居東朱舜水。面北趙吳興。先生兩不居。託命在崇陵。公遷居易州數載依拾卽薇蕨。仰庇盡冬青。國體久益定。一姓不再興。慷慨椒酒會。父子爭巨觥。彭咸隨所適。何心歿後稱。黃種有特色。所欲甚於生。此非一姓私。廼是五族榮。誄謚何加損。配享何降升。我聞辛亥秋。獨有陸中丞。橋梓殉忠孝。血沫晉陽兵。兩家聯沆瀣。十載接芳馨。陽餘存碩果。夜盡數晨星。迄今又三載。

殺刦盃飛騰箕疇孰攸敘。天胡醉未醒可憐月社裏。哭笑幾詩朋。

贈侯疑始 疑始以名儒每現身於劇場

依永和聲戲劇祖。夾振盛威演大武。伶官翟籥隱碩人。廉吏衣冠動霸主。觀蜡迎儺皆戲場。子輿人歌見論語。而今世上面具多人首其蛇冠其虎。怪君披髮不入山。特來都市寄歌舞。蕭蕭一闋易水風。淵淵三通漁陽鼓。老夫默識英豪情。骯髒塡胸借此吐。悲歌慷慨此地多。厭世厭今不厭古。

師鄭寄示與諸家唱和疊韻蠅塵二律韻璧合
珠聯積至三百餘首屬亦賡和既不獲辭爰
借其韻自題石經時代辨誤册再疊應命

變移黑白惡靑蠅。東北西南久喪朋。麟筆傳宗炎漢
盛。厖言沿誤末流騰。毫釐差謬猶堪諒。口給紛呶太
可憎。手捧貞珉觀子細。中宵三歎對孤燈。

棲身人海苦緇塵。自慰惟將尚友親。祇爲深研情益
切。豈同私訟理求伸。雲波詭譎羣言亂。日月光華百
代新。幸有友聲賡伐木。嚶鳴共得氣之春。

攀附追隨驥尾蠅。嗤他嘯侶更呼朋。熹平文獻心傳古。正始清談口說騰。史筆彰彰原不闕。喬夫喋喋實堪憎。訛言妖惑知何似。篝火狐鳴夜閃燈。

兵燹中原幾刼塵。先儒手澤幸能親。千年隱現龍潛躍。九地升沉蠖屈伸。江酈膚詞由誤解。宋清肓說藉翻新。簡編衆証分明在。門近開陽萬古春。王玉山言去年發現此石處去今之洛陽城東南十八里其近處有村名東南角云即古洛陽城之東南角也與開陽門外之說脗合

贈蔡省吾先生步趙書村韻

市廛隱一叟。爻占蠱上九。學繼九峯宗。社聯香山友。臂能開十石。腰不折五斗。風高彭澤令。材過北平守。荆棘弔銅駝。先機燭已久。先生文武全才宣統年以內廷侍衛告病家居設帳授經吾友張石林其高足弟子也脫籍羽林郎。三徑樂詩酒。簞瓢有高弟附驥知不朽。我獲淑諸人。瓣香許分否。

贈劉退溪

蜀地周迴萬餘里。川流蜒蜿山伏起。左蔽巴峽右岷峩前通秦隴後越嶲。中江高踞涪江濆。退溪中江縣人氣聚八方鍾毓美。劉子績學今淵雲。早歲名齊宋芸子。邇

來匿跡寄春明。砭俗箴頑鞭入裏。文史頡頏袁彥伯。時退溪與表豹岑並助侯疑始爲輿論報附張之翰海主任風雅聯翩侯壯悔。沈實益進避聲華。別號庚詞特恢詭。退溪於報中署名曰古髑髏余勸其勿用此號而退溪不聽百年誰不是髑髏。我豈畏之如瘧鬼。愛護欲君履平易。貞吉幽人祥止止。尼山致謹在庸言。幾者動微叅易理。前已自嘲暮氣深。獻曝之愚非得已。今又從而爲之辭。應笑蟪蛄猶聒耳。

送劉退溪歸蜀疊前韻

鸞鶴回翔輕萬里。蓴鱸何必秋風起。非同駟馬駕歸

邛那管籌邊軍駐巂支機聊去問君平浣花依然容

子美中江文物冠梁益（退溪歸中江縣總纂邑志也）志乘鴻篇待

巨子惆悵送春兼送君併入哀絃悽竹裏於情於義

兩難留盱豫之占戒遲悔十年木鐸警愚頑（退溪久爲各報主筆）

秉義則正託詞詭老朽邇來獲詈丐不啻孟蘭施

餓鬼棄我而去我何言桑梓欽君能敬止黃牛峽上

陣雲高忠信涉濤懸定理龍蛇歸壑宅可安勞燕分

飛情曷已雙魚他日接郫筒更有鼠膏醫我耳

張子銘癸甲七大案記實書後五絕

神姦鑄於鼎。檮杌名於書。方諸懸虛淨。怪象自紛如。直筆兼衮鉞。紀實意無頗。醜穢竟盈篇。史氏無如何。晦盲極五代。於今乃過之。機變無用恥。人禽去幾希。嗟爾百君子。豈特千夫指。陰盛至剝盧。亢極應有悔。船頭自踏沈。苦海入彌深。喝以當頭棒。慈悲一片心。

贈李子深侍御 寶坻人名浚挂冠十四年矣某巨公曾以公府顧問招致不屑就也今年已八十因避兵荒來京見一教讀之館余爲之三歎

流風存老輩。儒雅是吾師。滿目皆荼毒。何山覓紫芝。行藏無待卜。驅走只因飢。剝久終難復。猶從碩果窺。

其二

淵明歸不出。所賴有田園。惟此崎嶇節。方知齒德尊。霜髯藜火照。塵篋繡衣存。莫厭書城小。烽煙且閉門。

次韻師鄭壽子深前輩二首

清班蘭省接松廳。子深由禮部轉御史屈軼當年殖帝庭。表聖全身伴墮笏。伏生閱世喜傳經。洪流已潰難歸海。詐力相傾甚毒涇。曾殿歸然今有幾。固應珍重式前型。

其二

山無薇蕨畝無桑。亂極何方得退藏。甲子回元仍造

切。攙槍徹夜更騰芒。漫將尚武窺顏李。謹案顏李之學以禮法爲要故莊敬日强力戒文弱而近年某大博士之提倡專借以附會其軍國民之說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吾鄉已受其弊可勝浩歎茲因師鄭元作有絕學師承。紹顏李之句感觸時變不能已於言還就艮知證陸王耄耋猶能商舊學詢芻斷取板三章。

疊和鄭齋並呈深老二首 有序

前日次師鄭韻壽深老去後不及二日師鄭又以兩疊郵示且云爲小航壽不得已勉復一疊聊作應敵之勢實已解甲投誠固知我竭彼盈餘勇未可當也

莫話同車試鑠廳。孚號有厲誤揚庭。君承高密終劬學。我愧河汾敢僭經。師鄭前此惠贈之句有曰學繼文中卑將相又曰王子今之文中子擬不於倫何敢當也滿地干戈胡及越。時蘇浙奉直皆在戰中出山泉水渭同涇。人師畢竟推遺老。喜接龍門奉典型。

水東樞戶緝蓬桑。十載鳩安得拙藏。屈指晨星懷舊雨。驚心太白耀寒芒。東坡益友推莘老。摩詰餘生乞梵王。鬭健詞壇吾固怯。步趨竭蹶不成章。

讀賈佩卿碣石辨等篇感僞說相沿積習之重書此志慨

支離附會笑經生。碣石飛來意造成。山海挾超憑廢置。燕齊界畫任縱橫巧爲狠狽漫天謊。幻出鯨鯢縮地程。彼派造爲五百里地淪於海之說事在何年無據也三策淵源追誼讓。傳家實學屬高城。

顧壽人同年枉顧話舊有感

雞犬閒庭晝掩門。跫然老友枉相存。霓裳記詠渾如夢。騶律來吹乍覺溫。硉矹西山呑落日。婆娑冬樹繞荒園。眼前浩刼猶無底。遑說前朝海底寃。

江亭修禊因滿城叫囂辭謝之

漫天妖霧尙氤氳。花柳凝寒不見春。桃菊可能除穢惡。膾肝猶縱九千人。

疑始寄來江亭分韵之鶯字勉應之

湖邊疏柳未藏鶯。連日陰寒不放晴。我懶吟詩兼怕酒。巳甘棄甲作逃兵。何圖緩逸仍懸案。未肯勾銷體下情。餘韻風流收不住。飛來片紙越重城。

秦瓊廟戲題 有序

佩靑僦宅於帥府胡同、余往賀之、見廐院有小廟、頗莊嚴。窺其像設、則秦瓊及黃驃馬也、戲爲作歌、

舉主也、須叔也、于如也、老山東口音、一斛血見唐書本傳

化俗爲雅、倘疑始來、乘輿對泥像唱賣馬一齣、神之聽之樂可知也、二簧戲曰、店舉東牽過了黃驃馬、不由得秦須寶兩淚于麻、君不見繪像淩煙同赫奕。昔日丹青今瓦礫。君不見秦王六駿刻昭陵。禾黍離離一望平。叔寶身傾一斛血。當日勛名亞敬德。胡爲千載獨彰聞。婦孺輿臺盡能說。頂禮神明依末光。馬官廝養薦馨香。磊落騰驤瞻廟貌。也如赤兔件關王。野史支流傳戲劇。通俗之文具大力。管絃嗚咽趁歌喉。萬人忍淚塡胸臆。嗚呼英雄義烈馬權奇。抑塞昂藏失意時。金臺市骨猶風

動優孟衣冠可厚非典籍有無分眞贗請君不必斤斤辯過崇南董黜齊東渥洼神異誰曾見莫笑無稽賣馬詞黄驃悲壯等烏騅成室獻文應禱爾來賓張老定歌斯

和韻二首 有序

與某君不通消息四五年矣今來示我一編爲辭呼韻二律諸家疊和積有二百數十首謂將付梓囑余爲之題詞倉卒應命貽笑大方某君應任其咎

君今譽我是誣辭。貴王兼收無當巵。鸞鳳和聲騰上界。蝸鴣自笑控低枝。錦囊已滿排編日。羽檄初催火急時。殿後自應招勁旅。穢加佛髻更胡爲。

胡爲詩聖僭相呼。某君來書云詩聖王小航可無一疊以光卷首乎婪尾春餘興已孤。題句樓頭讓崔顥。聞鐘飯後趁毘盧。千金集合皆稱駿。一腋蒙茸未是孤。莫向大方多獻醜。乞將一紙姓名糊。

師鄭以六旬自壽廿四章見示未能全和步其首二章韻奉祝

鬌斷龍騰瞬已馳。塵寰臭味久差池。胸襟獨豁蘇門嘯。甲子猶編栗里詩。閱世自堪藏柱下。求仙何用學安期。相形松柏臨蒲柳。壯氣豪歌發我思。

六旬吾髮已霜華。七載添籌每歎嗟。今見奇花盈老樹。勉呈秋卉綴春葩。衣毛聊澤山中豹。旗鼓難當陣上蛇。律管重吹鸞鳳集。可容啞啞兩聲鴉。

因師鄭自註其詩言生平應試不幸而失榜首者二次又言被某相國屈抑事余函勸删去並繫以詩

先迷後得玩坤元。消息盈虛定理存。作作有芒多缺折。温温無試每安敦。塞翁禍福非關馬。腐鼠貪嗔敢嚇鵷。回首可憐爭逐侶。夢中覆鹿那堪論。

廉琴舫舅祖評註蘇詩册書後四首 應雅希表弟囑

老人泉冷難囘轍。陽羨田空未把犂。易簀津門無片瓦。琴公歿於天津問津書院 千秋兩地等悽悽。

名臣不幸作騷人。風雨龍湫半屈伸。九地九天了無礙。別開生面異靈均。

無怨無尤無懼憂。天機活潑會源頭。九原可作歸隨

武。汝水梁城共首邱。

瓊樓玉宇已乘虛。嗣業斜川亦早徂。以蘇過比仲偓先生寂寞江山搖落後。猶欽符籥守遺書。以符籥比雅希兄弟

題孫子青母林太夫人涅槃事狀 有序

玉田孫氏孝友傳家子青母太夫人一生事佛孝慈睦恤鄉里無間言年八十八自知死期戒備後事至期忽有二大蝴蝶飛來太夫人氣絕飛繞許久始冲天而去時正隆冬三九也

我聞江東陶母播芳徽。雙鶴冲天墓上飛。又聞西蜀

姜門奉賢母。舍旁雙鯉出泉肥。從來靈異難推測。感召休祥若應機。舊籍所傳非臆造。莫將常識茂精微。而今孫母是菩薩。暫離蓮座托蘭闈。恭儉孝慈昭世法。婆婆淨土兩無違。君不見西方接引簇雲旂。來如寄兮去如歸。隆冬仙蝶耀雙輝。金童玉女是耶非。指點羣生獲歸依。皆大歡喜勿歔欷。

乙丑中秋後十日陪日本文學博士狩野直喜步登經心齋後殿狩野欷歔含淚余感而賦二章奉贈

洛都祭酒文章伯。狩野掌教西京大學西京居日本全國之中心故日人詩中恆指西京爲京洛云噬肯來游賦道周。僑札肸蠁通肺腑。豈徒傾蓋意相投。我曾留戀山城國。西京今名京都府舊名山城國舊宮正門名朱雀門仿中國也朱雀門前仰故宮。嘉客今來弔禾黍。興衰兩地不相同。

乙丑歲重九日爲朱芷卿先生八旬有一誕辰

奉寄俚句以當稱觴

去年菊花酒。綵觴紛獻壽。孝敬心則然。先生意自否。中年絲竹情、於我乎何有。今年重九日。計齡適九九。

相望試登高。孛芒長貫斗。匪風念溉鬻。茗華傷在留。大耋不堪嗟。昃離奚鼓缶。天運鉄旋樞。地維絶回紐。嚴節正霜寒。松柏鍾獨厚。屈指洛下賢。共說陳州守。抑抑德爲輿。懸車健趨走。博學兼篤行。歸然推壽者。我亦何所求。弱植愬蒲柳。消息叅剝盧。俟命覩其後。

重九日會於淨業寺步定可盦韻

故舊相逢感萬端。山河蒿目怕憑闌。禪叅玉版猶尋約。卷展瑤章不忍看。（是日展覽寺僧所藏先年重九日詩軸作者大半登鬼籙矣）菊酒盛筵今得附。楸枰歡會再追難。（可盦胞兄定鎭平都護余之碁

友也前年故去年來集霰驚爲雪。鼙鼓烽煙骨半寒。余亦在期喪

重九後一日靜對案頭盆菊偶題二絕

他花在香色。菊妙在丰神。端靜兼瀟灑。翛然世外人。

其二

與我久忘形。會心於淡遠。鶴頸任屈伸。雲容自舒卷。

姚丹坡同年寄贈墨梅及牡丹二幀爲二短章

致謝

蚪盤龍卧閱風霜。富貴浮雲謝玉堂。指點遙峯三十六。綿延千里接餘光。丹坡家保定其堂名三十六峯

鹿鳴回首上林春。轉眼滄桑刧後人。怪底筆多生耐氣。祥雲瑞靄接仙椿。丹坡尙有嚴君年近九十矣

丹坡和章到又疊答之

菊籬兩地傲秋霜。蘭臭親如聚一堂。書畫並詩三絕備。琳瑯入眼迭生光。

慈祥愷悌一家春。俯仰無憂見此人。哲嗣靜瀾世兄亦才德兼優寶墨生香堪壽世。計年長伴八千椿。

朱叔文於濟南城南營構別墅名曰適園屢諉其幽勝余爲之神往賦此贈之以爲他日往

游之豫約

昔我僧裝過濟南。林泉幽勝未窮探。驚弓疾去如飛鳥。時余亡命爲行脚僧一瞥所得無二三。曾記小吟明湖上。南山倒影鏡中涵。迄今嵌胸三十載。夢魂猶到千佛龕。濟南城南之千佛山照入明湖自顧衰年厭僕僕。棲息且依積水潭。歷下朱君吾老友。時從碁酒恣清談。自詡其家新卜築。背城面水踞巉嵒。珍珠金虎歸私有。珍珠金虎皆泉名廉泉割據不爲貪。適園名繼怡園起。朱氏爲濟南巨族怡園者其先代之園名也。緬懷祖德君無慚。香楓蒼雪壎箎和。子青子聰兩先生與

澤延十世慶猶覃。漁洋山人爲詩友子青遺稿有楓香集子聰遺稿有蒼雪山房皆漁洋題跋甚爲推重今叔文尹孚兄弟競爽詩書碁畫雅名於時洵足濟美。淸鬯雲根艮福地。烽煙蔽目空遐瞻。何日重游吾所願。後車幸載附歸驂。

孝子孫靜波行狀書後

捨身飼虎全兄命。庚子冬有大盜綁票劫孝子之長兄子青孝子跪求代兄受綁盜遂刦之去子青破產贖回服賈牽牛解父憂。麟角鳳毛今有幾。挽回薄俗鎮狂流。

五十不毀禮經言。孝子年正五十哀毀殉母至性如斯莫概論。火

裏青蓮奇欬吐。佛儒通貫道彌尊。孫家一門皆奉佛

無錫高老愚先生及德配喬太君家傳書後

孝友傳家四百年。積深培厚性無遷。柴參至行根愚魯。顏仉嶶音媲聖賢。古道照人堪厲世。深心恤緯亦呼天。一門風教敦三物。砥柱狂流國脈延。傳中有喬太君因國變禱天語

書胏山詩存冊後疊昔年唱和韻

茅子貞兄沒數年矣、今文孫唐臣博士枉顧、以胏山詩存印本惠贈、讀而愴然、仍疊卷中所載子貞

來航泊軒觀雪元韻書於卷後、計連當日奉和之作爲三疊也、丙寅夏至後小航自記、

飄然虬駕已乘虛。我尙浮生伴此湖。鍾阜英靈空想望。淮濆烽火屢敦鋪。淸聲且喜傳鵷鳳。老屋猶來愛舊烏。聞道治河留賈策。唐臣言遺書中水利芻議一種亦已付梓澤遺身後志應舒。

周少樸師甲午房師沒十四月矣今接告期啓將自阜成門遷柩葬於玉泉山麓之紅門村旣獻輓聯更繫以一律

丹旐飄搖落日邊。九原環顧氣淒然。早知洪水吞雲夢。葬不歸鄂亦因豫知漢南陸沉在即也、故指佳城傍玉泉。反葬周京情可見。縈懷魏闕望猶穿。黍油麥漸離離草。萬古松楸社柏連。附錄輓聯曰故國關心。華表迴翔仙未去。崇陵翹首。太行起伏恨難平。

去秋師初薨。余輓詞曰。我夫子懷此故都。直看到魚爛而亡。決去騎箕抛濁世。老門生久違函丈。不自料龍鍾未死。却來投杖哭英靈。余年長於師。故云然。今覆閱之。實嫌不恭矣。而投杖二字。遂成惡讖。已矣夫。天奪吾魄也。已自守恆兒暴死。除萬不得之酬應。不復作詩

航泊軒詩餘附卷

再題精忠柏圖調寄滿江紅步武穆韻 乙卯

世宙無常。總萬彙終歸衰歇。貫今古精神鬱勃。惟茲義烈。讐陷亞夫羣甲楯。中傷斛律歌明月。抱不平江水咽胥濤。同悽切。　莫須有。寃誰雪。湟背字。幾埋滅。計偏安一任。方輿殘缺。大厦知難支一木。痛心忍濺忠臣血。輪囷姿恥伴幕烏巢。卑延闕。

贈南鄰彭翼仲調寄西江月 乙卯

咫尺仙源有路。此中人不知秦。時籌安會正熱鬧數家臨水

自爲鄰。三斗俗塵撲盡。莫說蒹葭倚玉。忘形爾我無分。綠楊宜作兩家春。霑得流風餘韻。

仲冬望日獨坐航泊軒迎月調寄如夢令

林隙燈光明滅。遠岸暮鐘敲徹。風定碧雲凝。托起一輪寒月。清絕清絕。照見滿湖澄澈。

閒窗遣興調寄鷓鴣天 丙辰

遠近鳴蜩迭送聲。浮空雲影弄陰晴。小齋鎮日明窗啓。不待迎秋氣自清。 同鶴夢。共鷗盟。坐觀垂釣水盈盈。荷香趁暝來尋我。簾榻初眠未掩荊。

曉色調寄如夢令

萬樹團圞籠霧。旭影彤雲遮護。人起不驚鷗。負手隄邊輕步。淸趣淸趣。領得一湖風露。

新置小舟邀友未至調寄西江月

雨潤芭蕉葉大。涼秋百卉增妍。草堂凝望樹雲天。佳客空懷繾綣。　准備煙波載酒。不須書畫盈船。小航鎮日自蕭閒。老柳根邊繫纜。

晚景調寄搗練子

新雨後。碧天長。秋入蒼葭一味涼。獨坐移時雲水靜。

月鈎斜挂柳梢黃。

蜂雕窗紙孔密如紗喜而有作調寄憶江南

花光滿。深深屋隔簾重。怪底游蜂能解事。碎雕窗紙透玲瓏。陣陣入香風。

雪後湖東回望調寄點絳脣

春雪初晴。遠峯頭戴斑斑白。雲山開廓。高柳搖城郭。移棹東西。一曲穿溪彴。環湖宅。水天不隔。一點塵無著。

寄贈黃秀伯調寄西江月 庚申

二一廬前春滿。先生報道遷居。秀伯家於滙通祠榜其門曰二一廬。大有出世之致。去臘忽往大連鸞爲南滿鐵路顧問。今遣人來移眷。持書告我。林花慘淡鳥欲獻。似怨薄情輕去。不是薄情輕去。先生實被飢驅。

此間老友賦卭須。他日能無還顧。

航泊軒吟草删存卷二終